GAMER ORIGINAL STORIE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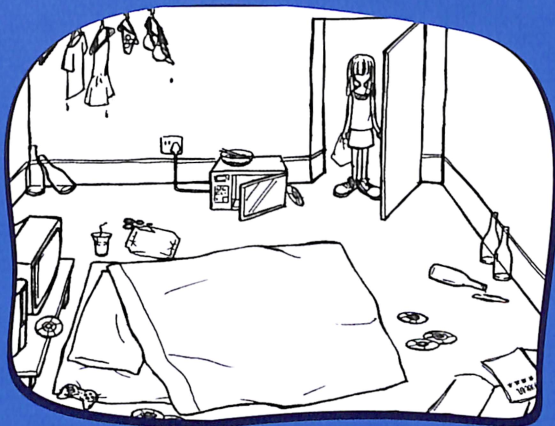
游戏·人

第1季

小说版

2008.4 ¥1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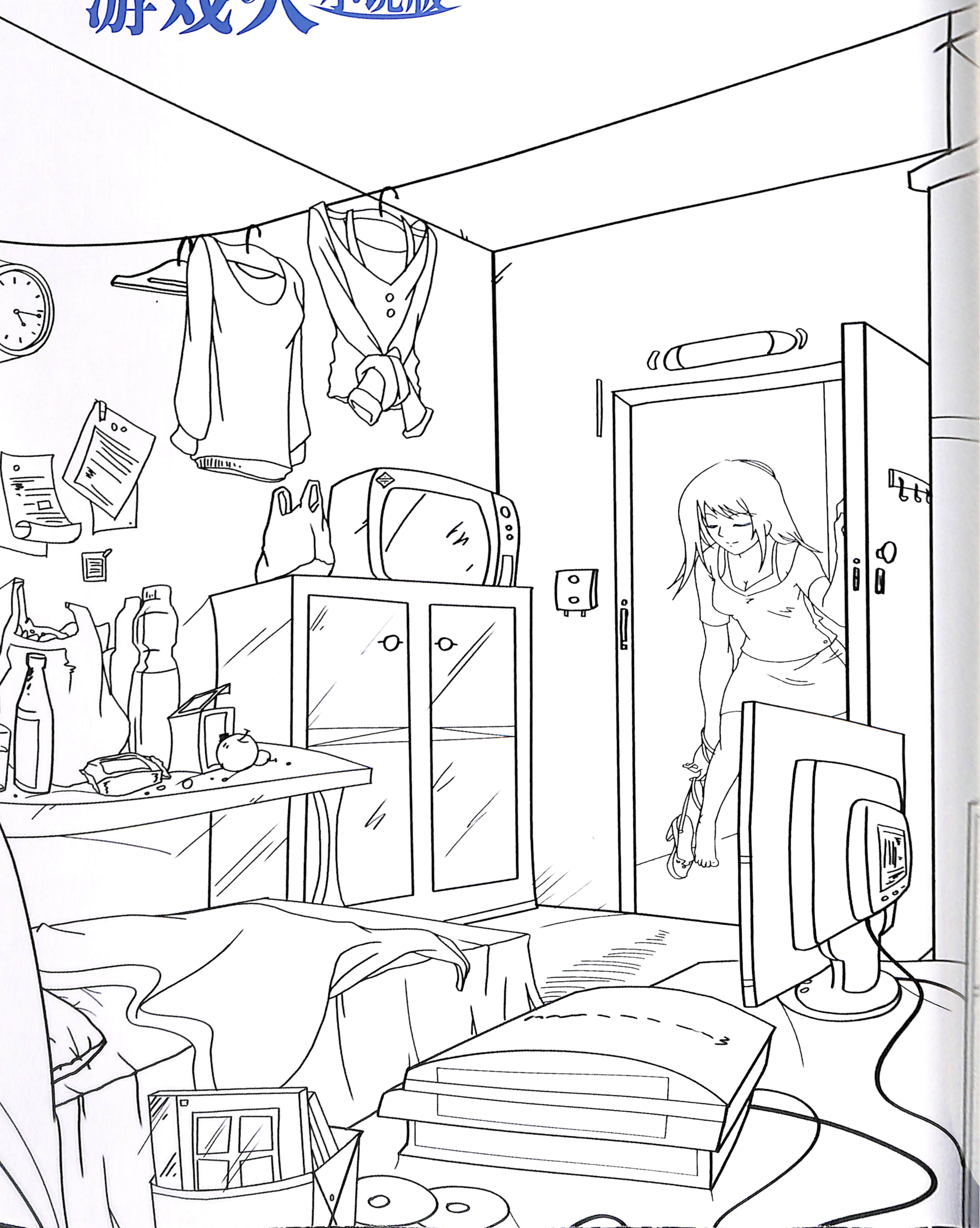


孩子与成人的区别，通常是孩子比较单纯，不了解成人世界的麻烦，也没什么复杂的心思。但这个男孩，却非常地成熟。一首李斯特的曲子，本意是表现对自然的热爱，刚刚那个女孩弹得很到位，但同样的音符在男孩的指下却变得沉重起来，旁听的专家们皱起眉头，老师不断提醒男孩改变拍子的节奏，但男孩始终按照自己的意图来弹奏，刚刚通过考试时的乖巧好像完全消失了。曲终，老师说：你一定要学会尊重作曲家的意图，即兴发挥不适合这首曲子。男孩不做声，陪他来考试的姐姐用很平静的语调对老师说：请问您是这首曲子的原作者吗？如果不是，请允许我弟弟按照他的方式来演奏，请不要把您的理解强加给他。当时，所有人都认为这个当姐姐的疯了，这男孩也前途未卜。但是——

这个男孩现在是一位闻名世界的大师，我朋友的父亲，一所著名音乐学院的教授，是他的学生。听闻此事，我把我对本书中那些文章的按语都删掉了。我写的无非是“这篇文章通过……表现了……”，“作者凭借对……特别的感触，带给我们……”等等。我们又不是在上语文课，又不需要做阅读理解题，总结“中心思想”的按语的确蛇足。如果你曾有过相似的生活，简简单单的一句话就会让你感动，如果你不同意作者的观点，再精彩的描写也只会让你厌烦。

相信这本书中会有你熟悉和似曾相识的情节，希望你会喜欢这本书。

Featured Stories



SQL入门指南

SQL是Structured Query Language（结构化查询语言）的缩写，主要用于操作关系型数据库。在这本书所刊登的小说中，你将会读到下面这样一条SQL语句：

```
SELECT *
FROM People_around_me
WHERE What_they_look_like = My_favorite AND What_I_look_like = Their_favorite
```

这个语句的意思是——从我身边的人群中，选择所有同时符合以下条件的人：我喜欢的 + 喜欢我的。

从懂事那一天起，我们就在跟这个语句打交道。我们从世间万物中选择我们想要的、同时也有可能得到的一部分，这就是我们每天在做的事。比如找工作：

SELECT *

FROM Any_possible_work

WHERE （这份工作符合我的兴趣，不太忙，薪水可观）AND（这份工作正好需要我去做）

现在我们只说WHERE子句部分，不考虑语法：

（我需要一个漂亮、温柔、会做饭、会拼魔方、年龄不能太大的女孩做妻子）AND（恰好有这样一个女孩愿意嫁给我）

（他应该是一个喜爱动漫、勇敢、幽默、体贴、帅得不得了的男人，好吧，也不必太有钱）AND（这样的男人被我的Cosplay相片萌到然后……）

（我要用自己挣的钱养活老婆、孩子，并且把父母从平顶山接到上海来住）AND（上证指数突破8000点）

（我需要学会十种外语）AND（我能学会十种外语）

（我想买一个不三红、可以玩到全部次世代游戏、价格便宜、性能好的游戏机）AND（有公司设计出这样的游戏机卖给我）

（我要每年举家出国旅游三次）AND（我有时间、有财力、所有家庭成员都能办下来签证）

……

我们一直不停地执行SELECT语句，其实很多时候结果是一无所获，即便如此，我们还是乐此不疲；我们不断地更换搜索位置，不断地搜索，偶尔有匹配，偶尔有所得，终于确定属于我们的东西，我们又漠不关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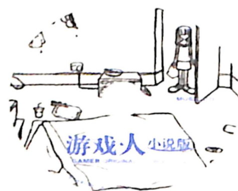
我们一生都在学习SQL的各种使用技巧，以期在未来的选择里，让“FROM”后面可以填写更宽广的选择范围，让“WHERE”后面可以填写更满意的匹配条件。除了课本里教的和老师讲的，我们还学习如何与人相处，如何保护自己，如何满足老板，如何鼓励下属，如何关心家人，如何用最少的成本获得最多的收益，以及，如何利用BUG玩潜规则……

我们一辈子都在学习SQL的入门知识，却不打算更进一步——SQL并不是只有“SELECT”这一条功能，你知道吗？

泰坦

2008年4月1日

GAMER ORIGINAL STORIES Contents



STORIES BGM CD

●这11首音乐顺序对应11篇文章的配乐。

投稿须知

1.文责自负——投稿人必须拥有其所投稿件的完全著作权（版权），对于侵犯他人著作权及其他任何权利的内容，《游戏・人》不予承担任何责任。

2.独家授权——对《游戏・人》采用并支付稿酬的稿件，作者授权且仅授权《游戏・人》以任何形式使用、编辑、修改此稿件，《游戏・人》不必另行征得作者同意和另行支付稿酬。

3.凡向《游戏・人》投稿的稿件，在反应期内（以书信方式投稿的，反应期为60日，起始时间以邮戳为准；以Email或其他网络方式投稿的，反应期为30日，起始时间以《游戏・人》收到稿件的时间为准。）作者不得再向其他刊物或媒体以任何方式一稿多投，如果造成《游戏・人》或其他刊物、媒体的损失，由投稿人承担一切法律责任。

封面设计 泰坦
封面文 泰坦
封面图 琉库
封二图 李珍珠

《游戏・人》通信地址：
兰州市邮政局东岗99号信箱《游戏・人》读者服务部（收）
邮编：730020
Email：gamers@263.net
读者服务部电话：0931–8674805

本刊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将原杂志寄回读者服务部，由本部负责调换。

两个人的距离

●雨滴

虽然是五月左右，但广州的天气早已炎热不堪，文可缩在自己花500块租的小房间内，一手拿着早已凉透的咖啡，一手有节奏地敲打着桌面，在她的面前是一台老旧的台式电脑，电脑屏幕的右上角凌乱地贴着一排黄色的便笺纸。

说实话，文可已经整整一天一夜没有睡觉了，架着超厚眼镜的眼睛一直紧紧盯着电脑屏幕上主角的一举一动，眼镜下面深深的黑眼圈，头发虽然绑成了马尾，但看起来却更加凌乱，脑袋早已经昏沉到需要用咖啡的苦味去刺激才能有所反应，但文可现在还不能睡，因为最重要的工作还没有完成——

“该死，怎么又失败了？”揉着眉头，文可失望地把手柄甩在一旁，一边抓着头发一边烦躁地看着电脑，黑色的屏幕上，硕大的红色英文单词是头痛的根源。“GAME OVER，啊……这游戏怎么这么变态，这BOSS实在太变态了！这游戏简直不该给人玩！”

知道没有人能听到，但文可还是很大声地在电脑面前抱怨发泄，直到把本来就所剩不多的力气吐干净，只得叹口气，把咖啡放在一边，抓起刚才甩在一边的手柄打算继续，但就在手指刚触碰到手柄的时候，文可又决定改变主意，果断地关掉那个让她厌恶的游戏窗口。

电脑屏幕瞬时由一片黑色切换到普通的文本文件画面。上面密密麻麻排布的文字攻略正是她24小时不眠不休折腾出来的结晶，也是下个月伙食的惟一着落。自从上家杂志社倒闭后，丢了饭碗的文可只能靠之前的关系找熟识的朋友写稿赚稿费糊口。这次的工作是之前认识的编辑推荐的，虽然是个动漫文字编辑，但文可的电视游戏功力在圈子里也算小有名气，甚至在工作之余为游戏杂志写过不少游戏研究心得，这样一来二去认识了

不少相关小编，这次的活就是其中一个杂志社主动找上门的。虽然文可知道接手的游戏非常麻烦，但为了房租和口粮，也只得硬着头皮扛了下来。

在快速浏览了之前的文字记录后，根据刚才攻关时的记忆，文可快速地在文字描述中找出有问题的地方进行修改，一边抱怨着游戏制作商的不厚道，一边职业化非常认真地修改着攻略内容。本以为按照这样的情况可以在约定时间内完成攻略，可没料到正在紧要关头，一向只当闹钟使用的手机却不合时宜地想了起来。文可听到熟悉的《MOMENT》铃声稍微犹豫了一下，便把眼神重新转到电脑屏幕上继续打字。

文可觉得对方会很快挂断电话，但没想到滨崎步的歌声都唱到高潮部分也没有停止的意思，被吵得受不了的文可只得放下手中的工作，无奈地接起电话：

“死女人，现在是半夜2点！”按下接听键，文可想都没想直接吼了过去。可电话对面的人却丝毫不介意文可的口气，径自在电话那头一个劲傻笑，让本就不舒服地文可更加烦躁：“有事快说，别笑得那么恶心，没啥事我挂电话了。”

“等一下，”听到文可打算挂线，对方只得停下笑声，稍微顿了一下才不好意思地开口：“我告诉你哦……他，他刚才向我求婚了……”

“什么？”文可愣了一下，“求婚？然后呢？”

“没有然后了。”

“没有然后了？”

“嗯，然后我现在正在和你打电话……”

“女人，你是不是睡糊涂了？”揉着眼睛，文可嘟囔道，哪有神经病深更半夜找人求婚的？

“切，没有啦，事情是这样的，刚才我们约会，去看周杰伦的那部……呃……《不能说的秘密》，讲啥我没注意，然后看完电影，他送我回家，我们一路走……”

“说重点！”听着对方的叙述，文可忍不住抽搐，她可没兴趣在这种性命攸关的紧要关头听别人的风花雪月。

“你听我说完嘛，我们一路走，走到祥宁路的时候他问我要不要吃东西……”

“重点！”文可的声音又提高了几分。

“重点就是他向我求婚啦！”

“然后呢？”

“没有然后啦，然后我就和你打电话了……”

一种无力感顿时侵透了全身，刚才的话题绕来绕去却根本没绕到重点上来——“那你答应了没？”

“我说让我考虑几天……”

“然后呢？”

“没有然后了啊，他‘哦’了一声后就回家了。”

“那你什么打算，和他结婚还是拒绝。”

“肯定和他结婚的嘛。”

“那不就结了，你说你‘愿意’不就好了？”

“可是我马上回答会不会不够矜持啊？所以我想问问你的意见……”

“……”文可觉得自己似乎应该有很多话可以说的，但却有什么东西堵在嘴里，让她莫名地想抓狂，“你这么晚打电话给我就为了咨询啥时候答应他？”

“嗯……你说什么时候给他答复比较好？”电话那头的声音瞬间从刚才的亢奋变得很可怜。

“姐姐，抱歉，这种问题我没遇到过，我没办法给你任何参考，你可以找佳佳，或者小猫她们商量。”

“可是她们电话都关机了……”

“……那你等明天打电话给她们不就好了？”

“哦，是呀，我怎么傻了……啊，你现在有空没……？”

“没空，我还有东西要赶，你明天早上8点多打电话给她们吧，我就不陪你聊了，等我弄好了以后打电话给你。”

“那好吧……你先忙……”

虽然对方明显没有想结束对话，但文可还是很坚决地合上了手机，对于她这种吃了上顿没下顿的人来说，结婚远远没有工作来得重要和现实。摇摇头把刚才那段小插曲忘掉，文可重新回到电脑前，她悲哀地发现，经过刚才的小插曲，自己根本就没有心思再去挑战什么极限打法了，看了半天电脑屏幕死都想不出一个字，本来今天晚上打算写完的东西，看来是泡汤了。揉揉头发，既然没了思路，她决定还是补眠算了。

把电脑设定为待机状态，文可躺在床上，刚才那通电话传递的讯息仍然以《EVA》那种黑底白字突显在脑海中，甚至闭上眼睛时脑海里全都是“文靖居然要结婚了？”这样的文字……

“结婚啊……”闭着眼睛，文可在黑暗的房间里幽幽地叹了一下。

说起文靖来，文可心里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感情，文靖和她差不多高，大眼睛长头发，虽然称不上什么绝世美女，但走在人群里也是数一数二的，加上家境良好，一直都是班级里的风云人物。但就是这样的女孩，却和一切看起来都非常平凡的文可是好朋友，好得甚至连性格都很像。文可和文靖的相处模式很怪，除了在一起聊最喜欢的动漫游戏外，还有暗自较劲的互拼，文靖的理科很好，文可就必须在文科上超过她；文靖用两星期打通了《最终幻想Ⅷ》，文可就算捂嘴躲在被子里玩也要打通《生化危机2》。对于这个和她一起长大的女孩，文可觉得自己做的每件事情都是为了证明自己不比她差。她们生活在同一个南方中型城市里，都是钢铁厂里职工的孩子，然后就读同一个钢铁厂附属小学和同一个钢铁厂的附属中学，文可甚至有一种错觉，如果钢铁厂有大学的话，她们会在“钢铁厂”里一直终老。幸运的是，钢铁厂毕竟只是钢铁厂不是教育部门，所以她们的道路在大学的时间产生了分歧。经过钢铁厂18年的锤炼，文靖和文可都恨透了这个充满黑烟的地方，两人商量了许久，决定一起考到外省的大学里去创出一番新的天地。两人报考了同一所上海的大学，文可选择了中文，文靖选择经济。那时候的高考报考志愿在考试之前，在老师家长都只顾着盯着“高考”和考前状态的大前提下，填报志愿其实有很多漏洞可以钻。

文可和文靖瞒着家长在志愿书上把父母强行规定的本市重点大学换成了上海的大学，本以为这样的计划天衣无缝，但天真的两人却忘了老师和家长的关系远远不是开开家长会发发成绩单这么简单。她们的小把戏很



快就被班主任上报给了父母，最后，在双方父母的强烈要求下，她们只得把第一志愿乖乖换成了本市的重点大学……两个人虽然不情不愿，却也无计可施，只得乖乖上了考场。

在拿到高考成绩的那天，8月1日，距离文靖的生日还有24天，风和日丽鸟语花香，文可和往常一样吃过中饭打算跑到文靖家继续打游戏。她们两家都住在同一个小区，不过文可家住的是老区的那种80年代的6层楼砖房，文靖家在老区后面的新区，全是10层楼以上还带电梯的复式建筑小跃层，虽然说是工龄25年以上的工人都有资格申请买这样的房子，但真正能出得起钱的，也就是那几个有头衔的人而已。文靖在搬新家的时候曾经向文可显摆过，对着新房子夸了又夸，不过后来看文可兴趣缺缺也就住了嘴，只是不断提醒文可说这房子的隔音效果非常赞，以后在家里偷偷玩游戏不用那么小心了。

高考成绩经过政府的各种人性化改良后，那年可以通过座机拨打特定的号码查询，但两人在电话前播了半天，一直占线的忙音很快让沉溺于游戏的两人放弃这种劳心劳力的举动，专心致志攻关。下午三点，当文可正在开心地挑战《最终幻想IX》DISC3最终BOSS的时候，文靖的父母冷不丁地提前下班，而文靖正在一旁拿着GBC玩《心跳回忆》不亦乐乎。

“玩玩玩！你们就知道玩！”文靖的父亲看到自高考结束后就一直疯玩的两个人忽然发起火，把文可吓了一跳。

“文靖，你知道你高考考多少分吗？”不顾文可在场，文靖的父亲走到文靖面前，一把夺过她手中的GBC甩在一边，将一张白纸塞到文靖面前。

“你自己好好看看你都学了些什么？！”边说边愤怒地指着白纸上的几个数字。

见眼前的状况实在称不上和谐，虽然最终BOSS还没打死，但文可还是偷偷关上了电视，转头看了看死盯着白纸的文靖，发现对方没有理睬自己，便悄悄地走到客厅角落，对文靖的父母打了声招呼快速离开了文靖家。

一路上文可大约猜出来文靖这次考砸了，心有戚戚地马上跑到路边的电话亭打电话，拨了10分钟才把电话拨通，温柔的女音在文可的操作下报出一串数字，文可估算了下，比上次的文科重点线高了不少，当下放宽了心，愉快地打了个电话报告自己老爸后，哼着小调快乐地回了家。

“陪我出来聊聊吧。”才到家没多久，文可就接到文靖的电话，电话线那头的声音里带着明显的哭腔。

文可想都没想就答应了文靖，两个人在小区里找了个僻静的地方坐了下来。

“你……还好吧？”想了半天，文可也只能刮出三个字安慰自己最好的玩伴。

“还好，你考了几分？”

文可想了想，还是如实报出了自己的分数。

“考得不错啊，肯定能进第一志愿了吧？”文靖抬头，笑着看着文可，文可的分数比去年他们市重点大学的招考分数高了30分。

“嗯……没啥问题的话，是够了，你呢……？”

“一本是肯定不够了，二本应该还好……”文靖沉默了一下，忽然转过头看着文可：“如果我说我是故意考砸的……”

“……什么意思？”

“重点的志愿全部被他们定死了，我改不了，二本的志愿是按照我意思写的，所以，当初我就想过如果考砸了，去上二本该有多好……”

“……”

“啊……”文靖吸吸鼻子，“其实，我还是想考好的，可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考试的时候老是不在状态……其实我明明知道怎么做的，但是我就是写不出来……”

面对这样的文靖，文可说不出一句话，只是在一旁安静地陪着文靖，她知道，依照之前模拟考的成绩，一本的线文靖是轻松可以达到的……

“虽然能出去读书，但为什么我还是那么不甘心呢？”见文可没有回答，文靖继续说道。

“算了，别想那么多了……”文可拍拍文靖的肩膀。

文靖最后还是考上了东北的一所大学，虽然不是重点，但口碑还是不错的。文靖的父母在文靖那次大哭后也没说她，收到录取通知书后为了安慰文靖，还和她去必胜客好好吃了一顿。而文可在那天之后就没再找过文靖，直到文靖在临走时主动找上门来，把自己的PS寄存在文可家。

“替我好好保管它哦！”

作为成天在试卷中生活的高中生来说，大学生活是多么得妙不可言，但作为本地人来说，文可的大学生活其实就是没有家庭作业和各种补习班的高中生活加强版。除了上课就是放学回家吃饭打游戏与文靖煲电话粥睡觉。

文靖刚去东北的第一个学期，几乎每天都要和文可聊电话，毕竟大姑娘第一次出远门，同住宿舍的都是东三省的，就她一个南方人，而且三个人从来只关心穿着打扮，自然和一心

扑在游戏里的文靖聊不到一起。百无聊赖，文靖只能花重金打长途和文可聊天打发无聊的时间。

2000年的时候虽然被誉为互联网的冬天，但对于刚脱离高中生活的文靖文可来说，大学生活正是互联网萌芽发展的时期，加上校区网吧鳞次栉比，两个人的交流重心也逐步转移到了互联网上，赶时髦地注册了一堆邮箱和IM通讯工具，拼命在各个聊天室、论坛出没，一时间在虚拟的网络世界找到不少志同道合的朋友，一群人窝在自己创建的小论坛里聊得不亦乐乎。

文可有时觉得，那段时间可以说是人生中最快乐的时光，虽然这样的快乐是以3元/小时来计算的，不过其中的非凡乐趣却是后面的日子所无法媲美的。对初尝了互联网的甜头的两人来说，那时电脑是最迫切渴求的东西。因为文靖一个人跑去东北，生怕女儿胡来的文靖父母一听到女儿想要电脑便马上汇了一笔钱过去，但对于文可来说，电脑却那么地可遇不可求，文可的父亲一听一不能吃不能穿的破机器居然要1万多，马上和文可的母亲一起打消了购买的点头，反倒是劝女儿全心全意好好学习。

文可虽然很郁闷，但一点办法也没有，毕竟钱是不是自己赚的。去网络上和刚买了电脑的文靖抱怨，文靖也一副不以为然的样子——“知足吧你，你爸不是直接给你买了台PS2嘛。现在你是贵族阶级！我可是还在用着GBC啊……”

文可一想，觉得有理，也就乐滋滋地沉浸在次世代游戏的华丽画面中，偶尔上线和文靖炫耀下。

大学的时光总是能在混沌中过得很快，虽然文可觉得自己根本还没来得及做什么事情，但转眼之间她已经从懵懂的大一新生混成了大四毕业生。其中也发生过诸如补考奖学金英语四级考试这样的小波澜，但总体来说，文可的大学四年可谓是平淡得有点索然无味。这让她非常羡慕在外地读书的文靖，文靖的四年可谓过得丰富多彩，除了和文可聊天玩游戏外，因为住宿的关系认识了不少朋友，大二那年的黄金周还邀约一起去了不少地方旅游。文靖也很喜欢在和文可聊天的时候讲述她的学校住宿生活，比如中文系的谁谁谁为了一个女生和外校打架打得进了医院；宿舍里的女生在生日的时候收到不知道谁送来的玫瑰花，却被舍监扣压了下来等等……听得文可心里痒痒的，恨不得也出去混个几年体验下宿舍生活。

但好日子总有到头的时间，大三一过，濒临毕业的大四学生们人人自危，都在为了找工作不停奔波。老师们也很理解地基本上不对学生的考评做任何要求，反而积极地让学生利用在校时间寻找各种工作机会，增加自己学校的毕业生就业率。但这样的大环境丝毫没有影响到享受高中升级版的文可。

即使父母再三催促，每天三点一线的文可似乎还没感受到生存的危机，依然每天上学上网玩游戏吃饭睡觉和文靖网聊。直到有一天和文靖聊天的时候，“就业”的压力才逐渐爬上了心头。

“你找到工作没？”文靖在QQ上忽然问文可，文可愣了下，如实回答文靖说没有。

“我投了几家公司，不过貌似希望不是很大……”

“你学的国际贸易应该很好找工作吧？”

“读了国际贸易又不代表自己成了CEO，而且我对国际贸易没什么兴趣。”

“那你想做什么？”

“当然和你一样想做编辑，可惜当初我是理科，没办法到中文系。”

“但是中文系的人也不一定能做编辑啊……”

“现在专业对口很重要的，实习经验也很重要！你给杂志投过稿，也登过，这就是优势！”

“可是要做编辑似乎很难，除了编辑，你打算做什么？”



“不知道，先看哪里能要我吧……”

“那你还打不打算回来的？”

“不打算，都已经出来四年了，我现在发现，我们那里真得很闭塞！我想留在这边找工作……”

文可看着文靖发过来的话，久久没有回话，末了，打了个鼓掌的表情回给文靖。

“那你打算出来吗？”见文可没有说话，文靖主动问道。

“不知道，如果我在这里找不到工作就去找你混吧……”

“没问题！”

当时文靖的问答很坚决，但事实却明显没有如两人希望的那样发展，文靖在东北找工作屡屡碰壁，无论文靖去了多少招聘会，负责招聘的人一听到文靖是应届毕业生就马上摇头，最后好不容易有一家企业愿意聘用文靖，可是上班的第一天她就发现这小企业就五个人运作，于是一怒之下愤而辞职。结果就这样折腾到了8月份，文靖仍然没有在上学的城市找到工作，在QQ上不停地找文可抱怨。

文可也找过两次工作，结果和文靖差不多，对方才听说文可是应届毕业生就立刻摇头，碰了几次壁后文可也就实在懒得再去遭罪，乖乖呆在家里。父母看文可这样十分着急，但也不敢太过催促，只得偷偷拜托了亲戚朋友帮忙留意周围是否有合适的工作。

在几次拜托后，文可的小叔叔帮忙在一家小广告公司找了份策划的工作，虽然工资不高，但被求职过程吓到的文可想都没想就立刻答应了下来，成功成为了班级里为数不多的工薪阶层。

文可本来想把这件事告诉文靖，但是那段时间文靖一直在为工作奔走，根本不上网，文可自己也觉得不该用自己找到工作的事情刺激求职不成的文靖，于是双方就暂时断了联系。

在就快过国庆节时文可忽然接到一个陌生的电话，文可觉得奇怪，不过考虑到有可能是客户的电话，还是接了起来。

“女人！我回来了！”电话那头传来文靖爽朗的笑声。文可一愣，旋即也想到了其中的缘由。

“要不要出来聚聚？”

“好啊好啊，我现在在家，你在哪里？”

“我在解放桥，我们去哪见？”

“就在解放桥吧，那里的烧烤我挺怀念的！”

“好，现在6点，我们6点半在解放桥中间那家喜欢穿波西米亚大花群的老板娘那家店见吧。”

“没问题，到时候见！”

文可半小时后果然在那家穿波西米亚大花裙的老板娘那家店里等到了文靖，对方还是之前的那种学生气的打扮。文靖告诉文可，她前几天就回来了，她父亲在钢铁厂给她找了份财务的活，目前算是实习，拿的工资虽然不多，但起码安稳，也比较清闲。

然后两人天南地北开始瞎扯，但文可隐约觉得，文靖对于回来靠父亲的关系找到工作这事还是有些不甘心，但已经没有之前在东北的那种势在必得的坚决。

如果按照普通人的故事，本该两人就这样在小城市里安分地生活到老，但一通电话却让平静地一切掀起了波澜。次年的3月份，之前文可投稿的那家杂志社忽然有一天找上门，问文可是否愿意来广州工作，这让一直渴望出去闯荡江湖的文可喜出望外，没有多想当下就答应了对方。晚上回到家，第一时间兴冲冲地便把这个消息告诉了父母，文可的父母并没有如预料中的那样为女儿能独立找到一份薪水还不错的工作而高兴，反而一个劲劝阻文可不要去。这一盆冷水淋了文可一个透心凉，她气不过又打电话给文靖，希望自己的好朋友能够支持自己，但事实再一次让文可失望，从东北回来的文靖不但没有支持文可去广州做动漫杂志编辑，反而和她的父母一样规劝文可放弃打算。

“为什么不能去？”

“外面一个人生活真的很苦……”

“可是你之前不是也想过离开这里？现在机会就在眼前，怎么反而不让我去了呢？”

“你自己想好，外面不是你想的那么好，一个人生活真的非常苦非常累……”

“……”文可握着电话半晌没有说话，文靖见她这样生气也不敢再说什么，本来一触即发的气氛忽然沉寂了下来，末了，文可吐了口气——“其实你是嫉妒吧？嫉妒我能找到一份自己喜欢的工作，嫉妒我能出去工作！？”

之后也不管文靖的回答，径自关闭了手机。

早上九点，在广州独自生活了已经一年半的文可被一通电话吵醒，本来迷迷糊糊的她一听到电话铃声是《英雄交响曲》后便一个机灵从床上翻了起来，眼睛眨巴半天吊了吊嗓子才敢把电话接起来。

“文可，稿子写完没？”

“呃……还差一点，今天之内一定给你。”

“你昨天也说‘今天一定给你’，还是没给，老大，求求你，快点交稿吧，我也难做啊。”

“这次真的就只差一点了，最后隐藏BOSS那弄完就结束了，也就百来字，我下午一点前一定给你好不好？”文可努力把自己的声音弄得很有活力，希望对方不要听出自己放着稿子不写倒头大睡。

“那你先在QQ上把之前的给我，后面的研究我给你空位置来。”

“啊？”

“啊什么啊？！你快上QQ把文件给我，今天截稿，你老人家的10页攻略还全部都是天窗啊！”

“哦，好的好的，等我上QQ。”

“……你是不是在睡觉？”编辑忽然问了一句，文可立马反射性的进行了反驳——

“没有啊，我一直在打BOSS，头痛死了，等我退出游戏就把文件传给你。”

懒得深究，编辑只留下一句“你给我快点”的呐喊挂上了电话。

文可听到电话里断线的嘟嘟声，又愣了好一会儿才从床上爬起来，顾不上洗脸漱口就爬到电脑面前，把半夜弄好的文本稍微浏览了下，忙不迭地在QQ好友列表里找了半天，把注释为“恐怖大魔王”的好友点开，把文件传输了过去。

“还有图片！”

“图片我还要整理一下，你先排文字吧。”

“那你快点！”

不敢接茬，文可迅速关闭了QQ，叹了口气呆呆地坐在电脑面前。以她现在的精神状态就算打过去也不知道自己到底干了些什么，文可呆了半天决定还是先洗脸漱口把自己弄清醒再继续接着干活。

就在文可刚把脸洗完的时候，电话再次响起，铃声是属于让文可安心的普通来电《MOMENT》，于是想也没想就接起了电话。

“喂？文可嘛？

“嗯？”

“昨天晚上抱歉了，你在广州还好吗？”

“还好……”听出是昨天晚上骚扰自己的文靖，文可只得揉了揉眉头，“怎么了？”

“你8月份有空吗？”

“应该有吧？”

“那你8月份能回来吗？”

“干嘛？”

“我们打算8月份结婚……”

“那么快？”

“嗯，小猫说早点定下来也好，他的意思也是这样。”

“……8月几号？”

“这个暂时还没定，我就想告诉你一声。”

“哦，我也不知道到时候有没有空，有空我会提前告诉你的。”

“那好吧……”虽然文靖还想说点什么，但听出对方不耐烦的语气，也只好住了嘴。自从文可不顾众人的劝阻独自去了广州，两个人聊天的时间就越来越少，原来每个星期两人还会通次电话，后来逐渐演变到半个月才联系一次，半年前除非非常必要，文可基本不会打电话给文靖。而且就算是联系上，也只是把事情说清楚就挂上电话。

就像文可那样，文靖也把这个好朋友当作竞争对手来看，从小到大一直默默地和对方比较。高考的时候文靖的分数没有文可高，但文靖实现了两人的理想——离开自幼生长的小城市出外闯荡，让她对在分数上输给文可这点稍微找回了些小安慰。在面对文可的时候不停地和文可吹嘘外面的生活多么美好，以掩饰自己的挫败感。

后来找工作也是，虽然文可没做什么努力，但她确是两人中第一个找到工作的，让一直在外应聘的文靖再次挫败。为了不输给文可，文靖只得选择回到家乡依靠父亲的关系找了份工作。

但最让文靖感到挫败的，是文可在她回到家乡后的半年就离开了这座小城，去实现两人学生时的理想。而在外读了四年大学的自己反而只能局限在这座小城里终其一生。

叹口气，文靖看着自己手里的电话，非常的失落。

“刚才口气重了，真羡慕你能找到可以依靠的人，新婚愉快，我8月份尽量回来。”就在文靖感到空前的悲伤时，文可发了一条短信给她。

“文可，其实我更羡慕你，能实现自己的理想去那么远的地方工作，不像我，我现在一生都困在这个城市里了……”

“呵呵，别这么想，我现在总算明白当初为什么你不让我去广州了，理想，是很累的东西，人还是现实一点比较好。”

“……等真正生活在现实，才能了解理想的珍贵，能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总得需要一些付出。”

“唉，真是悲哀的围城效应，靠理想生活的我羡慕活在现实社会的你，结果你觉得我这样很好，算了，我还有工作，你婚礼上我们再聊吧。”

合上手机，文可其实想告诉文靖，自己现在的生活很不好，没有工作没有人陪一个人住在广州狭小的屋子里看不到未来，她非常羡慕文靖一个月能拿4000月薪还不用工作得很累，她更羡慕文靖能有一个长得不帅却非常有钱非常爱她的老公，羡慕文靖有一个非常稳定的工作。她想告诉文靖，就算是理想，最后还是得屈服于现实，与其费那么大劲绕那么多弯，还不如一步到位直接追求现实好了……但是拿着手机文可却根本无法打出上面的文字。

最后，文可面对写着“GAME OVER”的屏幕，长长地伸了下懒腰，重新拿起了手柄……



正义少年

●迷路男

我曾经的梦想是当一个杀手。“杀手三大原则：一、不能爱上目标，也不能爱上委托人。二、不管在任何情况下，绝不透漏出委托人的身分，除非委托人想杀自己灭口，否则不可危及委托人的生命。三、下了班就不是杀手。”

这三个原则真酷，酷到每个杀手都希望游走于原则的边缘，但又不敢逾越，原则之内，就是一个杀手，原则之外，就是一个故事。

我终究当不了杀手，这在我小学一年级遇上了那个一脸怨气的中年妇女教导主任时就知道了。

——“他欺负女同学！”

“你给我站到墙角去！”

——“他掀女同学的裙子！”

“你给我闭嘴！”

——“我要杀了他！”

“你，把你家长给我叫来！”

当时的情况就是这样，当办公室里教导主任的怒斥，另一个墙角掀人裙子男孩的嘲笑，和教室里被掀裙子女孩的哭泣，混合作用在我的脑海里时，我决定开始寻找新的正义。

杀手，这个既空虚又梦幻的职业，距离我们日常生活很遥远，却又常在好莱坞电影、坊间廉价小说、过期八卦杂志中看见其许多形迹。

还有，《街头霸王》是我最爱玩的游戏，记得我最先接触格斗游戏的时候，最先只知道隆和肯，当被威严的父亲从街机厅里面拉出来狠狠揍过一顿之后，就知道了《街头霸王》里面所有的角色。后来，街机厅老板和我说，你不要再来了，我知道他的意思是让我爸不要再来了。于是我真的没有再去，街机厅里面从此留下了一个关于10岁小男孩天下无敌的传说，那个小男孩再也没有出现过，直到街机厅所在的那个小弄堂化为一片废墟。可我仍然喜欢《街头霸王》，原

因只有一个，当拳脚之间血肉横飞的时候，我觉得那很正义，我是个热血的人，总喜欢把游戏玩得莫名其妙的热血，那时候我就知道这一点。

于是我选择了一个和杀手相近的理想，玩游戏。这份理想实在很卑微，即使你在江湖上已经成为一个响当当的传说。就像你在弄堂的街机厅里无论怎样天下无敌，得意洋洋的还是整天在那里坐着喝茶的老板，而且得意洋洋的老板见到身为政府官员且和工商局文化局公安局熟门熟路的"天下无敌"他爸还是会心虚到浑身颤抖，当然，最后这一切的责任都会被最终转移到"天下无敌"的头上。

高处不胜寒，传说就是这么悲凉地被流传着。

但是，我们一样有原则。

"游戏玩家三大原则：一、不能爱上同好，不论异性还是同性。二、不管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把游戏当作自己的生活，杀人、放火、尾行、狩猎、养宠物小精灵，离开游戏，什么都不是。三、上了课就不是玩家。"

原则之所以为原则，就是让需要遵守的人享受游走于边缘的乐趣。原则之内，就是一个游戏玩家，原则之外，就是一个故事。

于是听我在这里细心地描绘这个故事。

一

直接略过小学的故事，因为我没有遇见一个脏兮兮的老头，叫我一声靓仔，说我骨骼精奇，夸我是万中无一的武学奇才，还将维护世界和平的重任交给我。直到学校拐角的书摊上出现一大堆秘籍，见者有缘，10块钱一本，上书《游戏机实用技术》七个大字。那时候的我心比天高，对这种大众普及读物没有丝毫兴趣，所以自然也不会惊为天物，谁知一晃就是十数年。

进入初中，和每一个开始进入蓬勃的青春发育期的少年一样，数种复杂的情感在我的脑海中开始觉醒，我越发觉得正义和游戏于我来说有多么的迫切，而环境的恶劣也激发着我热血的斗志。从小，因为父亲是政府官员的原因，家里的经济条件就算很不错了，所以那些在同龄的孩子中诸如有一个彩色电视机看动画、去吃一次肯德基麦当劳、拥有一个美国原装的变形金刚之类的社会道德范围之内的梦想，我不用一点点的挣扎就可以从宠爱我的母亲那里实现，父亲虽然知道后会责骂两句，但那也是之后的事情了。

太过容易实现的事情，是没有所谓的热血可言的，所以我才会走上了玩电子游戏这条道路。而如果说，越发放肆的小学生活里，我一年年长大，在父亲那里还能用小孩子调皮捣蛋蒙混过去的话，升入初中的那一刻，他就决定了要培养一个继承他政府官员优良品格作风的下一代了。

我被送进了寄宿管理的学校。母亲自然是百般不愿意，可家里一向是大事情父亲说了算，母亲最多也只是把犯了错的我抱在怀里保护起来。而当我跨入初中校门的那一刻，这种保护也就随即消失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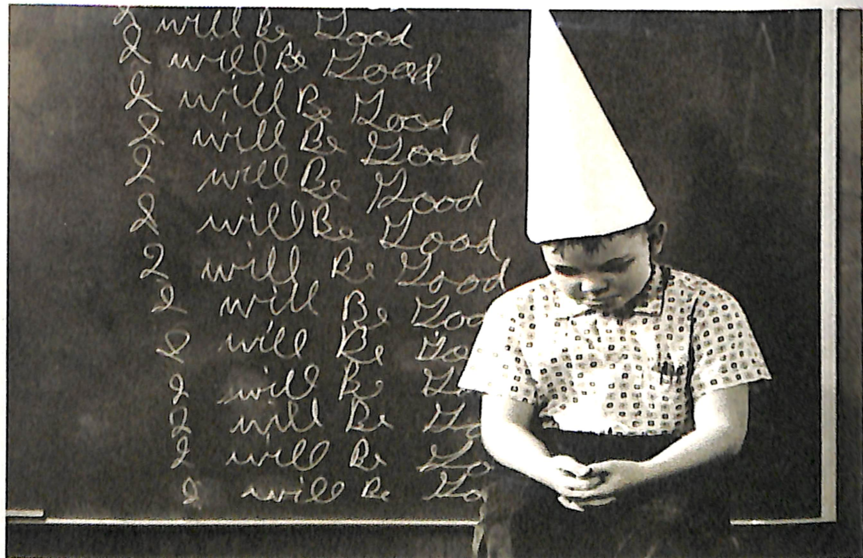
通过为期一个月的考试，学校将我们这批新生分为了A段班、B段班、C段班三种，当然，为了照顾学生——家长们的面子，学校把这些称之择优班、普通版、文体特长班。

A段班的学生都是成绩优秀，早自习前的教室中学生们总是整齐端坐着发出朗朗的读书声，考试的红榜都是由这批人在那里争得头破血流，他们是学校的招牌，老师也自然都是学校里面最好的；C段班的学生虽然学习最差，但是正如它的学名，文体特长班，那些被招来代表学校出征各种运动比赛和文化演出的人汇聚一堂，他们根本不需要上课；而B段班，被夹在中间，情况显得尤为尴尬，既没有学习成绩，也没有文体特长，大概就是那种"被忽略的人"的感觉，但也正是这种被忽略，让B段班的学生可以把生活过得自由自在无拘无束。

很不幸，凭借着一点点的小聪明，我被分配到了A段班，但就像《笑傲江湖》中的令狐冲身为"正派人士"会和"邪魔歪道"打得火热一样——被寄宿学校严加管教的开始一段时间，没有了游戏玩的我只能待在百无聊赖的学校里偷偷翻着武侠小说——身为正义故事的主角总是这副样子。在我看来，A段班的学生过得太无聊太死板，而B段班，有我向往的快乐生活和志同道合的朋友，更重要的是，跟着他们混，有游戏可以玩。

寄宿制的学校当然是全封闭的，并且每当夜晚的时候，高高的围墙周围，总是有值班的警卫不停地来回巡逻。和监狱的差别，就是只有高高的天文台，没有高高的瞭望台，而且那上面没有一个举着狙击枪的神射手可以不开镜就把翻墙逃跑的学生一下子击毙——这居然也是我们研究了好久才明确的事情，可见这样一个学校的环境对于正义是多么恶劣的打压，而我的热血确实也有些莫名其妙。

"起码你们头上的青天是自由的。"富有浪漫气息的语文老师总是这样安慰或者说麻痹我们。于是每次准备翻墙逃跑出去玩游戏的夜晚，我





们总是轻轻的哼着郑智化的歌曲悲凉地实施行动。

抬头的一片天
是男儿的一片天
曾经在满天的星光下做梦的少年
不知道天多高
不知道海多远
却发誓要带着你远走
到海角天边



二

其实所谓逃跑，付出和回报的性价比实在太低，除了麻烦又复杂且技术要求极严风险指数奇高的翻墙过程，我们还要在黑灯瞎火中走上一个多小时郊区的路，一个多小时后才是偶尔有飞车党和辣妹出没的城市街头，才是通宵营业里面却更加暗不见天日的娱乐厅。台球桌、麻将桌、赌博机，烟雾缭绕中，我们就是为了那几台《格斗之王》的街机——恩，几年过去了，《街头霸王》已经难寻踪迹，正义有了新的代言人。之后是昏天又暗地忍不住的流星的几个小时的搏杀——有些时候，我们也会在玩了几把之后走回学校的后山，然后坐在斜坡上等着看日出，那一幕美到泪流满面——然后我们要在黎明的时候出发回到学校，重复刚才的过程，装作若无其事的在早自习前走进教室，并保证在一天的无聊课程中不打瞌睡。

但我们依旧孜孜不倦、乐此不疲，而且，抬头的一片天底下，也不只是男孩子。那时候我们的队伍有10多个人，但是一来并不是每次大家都有这个兴致，二来10多个人一起行动实在太过危险，三个可以通宵的娱乐厅里也没有那么多《格斗之王》给我们玩，所以一般都是5、6个人行动，而这其中，几乎不会落下的，只有我，于洋，和小柔——一个叛逆的女孩。

关于于洋的记忆，记得我们是兄弟，而关于兄弟，也只有记忆可寻。

于洋是从上一届留级下来的，传说当时一门关键科目的考试，还是他的班主任，因为实在太过讨厌这个逃课打架玩游戏的家伙，所以故意在批试卷的时候把他叫到了办公室，边教育于洋边在试卷上打上无数个红叉叉。于洋一个初一的孩子当然还不至于对老师动手，只是默默不做声地站在边上。

“错那么多，算一算，59分？差一点就及格了？你看怎么办吧？”老师阴阳怪气地对于洋说出成绩，但并不把分数打在试卷上。意思很明显：快求求我，快说你以后再也不会淘气了。

“看来老师你教得很差，我需要跟着更好的老师再学一年。”

于是他便留级了。

故事还有另一个版本，说于洋是为了能和小柔一班而故意考砸留级的。这个故事没有任何说服力，因为那一年小柔和我一样，只是刚升上初中。而为什么会有这个版本存在，一种可能是于洋自己流传的，用这种付之有趣的态度和相信冥冥之中的宿命论；另一种可能是因为我之后的另一种爱好，而基于平淡的事实杜撰了这个情节，事实是我和于洋都喜欢小柔，平淡得则是什么都没有发生过。

在平淡里，小柔多多少少还是更偏向我，最有力的证据是一起玩街机的时候她大部分时间都是和我一组。于洋当时应该很想和我打一架，打一架然后再做兄弟，我当然知道，我当然也不会给他机会。

故事里还有这样一个情节。

小柔劝说于洋不要做傻事了，为了自己而留级，但自己什么都做不了只会内疚。

于洋说：“我喜欢你，关你屁事。”

若干年后，母亲从监狱探望因贪污罪入狱的父亲回来后，和我说了一个笑话。

因为打架而入狱的于洋在里面认出了我的父亲，上去讨了根香烟，两个人坐在空场旁的长排凳上讨论起我来，我父亲告诉于洋，我现在是个游戏杂志编辑，还在去日本出差时玩了《街头霸王4》的测试版——我偶尔会给我父亲写信告诉他这些内容，我觉得这样的话他在想我的时候就可以读很多遍，事实上也的确是，所以他会把这些当初最讨厌我做的事情记得这样熟路。于洋说出去后一定找我挑几盘街机，我父亲就说，玩游戏可以，不要打架哦。

我问母亲，父亲有没有说于洋还提起了谁，母亲想了想说没有，我有点失落。

关于小柔，就有太多话可以说。甚至很多时候，会觉得我那个为了正义而玩游戏的少年时光，其实只是为了和她在一起，我那么轻易就违反了第一条原则。

小柔的母亲很早就过世了，父亲是做生意的，常年在外，她从小是和爷爷奶奶一起长大的。小柔留着还不到肩膀的短发，所以我从来都没有机会真正把她想像成我梦中情人的模样。我固执地认为，我的梦中情人是要梳着一个俏皮的马尾辫。

没有马尾辫，甚至什么都没有。《格斗之王》的世界里总是充满了各种颜色的头发，似乎是为了将街机基板中那绚烂的发色数机能淋漓尽致地表现一般，赤橙红绿青蓝紫。

有一次，小柔问我，“红色好看吗？”

“马尾辫比较好看。”我实话实说。

小柔不答。

“红色，好看！”我说。

“那我去染一个吧，我爸爸昨天回来了一下，给了我笔零花钱马上又走了，我要花出去。”小柔继续说。

“好看是好看，但是校规不允许。”

“校规还不允许我们晚上偷跑出来玩游戏呢，我们不是一样在玩吗？”

“但是我们玩游戏学校不知道，你染了红头发，谁都看得见的。”

于是另一天，小柔一头红发出现在学校里面。学校终于把小柔的父亲从外地叫到了学校里，那是一件不可能不引起轰动的事情。但更轰动的是，隔天小柔把头发铰到贴着头皮的样子出现在学校里。

“你爸爸那么凶吗，比我爸爸还要厉害！”一个月后，等小柔的头发稍稍长长，我才小心翼翼地问起。

“他才没空呢，那天打了我一个耳光之后就走了，我自己铰的，反正学校规定你们男生不许留长发，不许光头，不关我的事。而且，他们一定以为是我爸爸干的，还是他们不让我染红头发的，量他们也无话可说。”

无话可说的还有我……

三

我们总说小柔像个男孩子，但自我看见她第一眼起，就把她认定为是个女孩，那种女孩的气质是她的外表和性格掩盖不了的，自然会有很多人喜欢她，更多的，大概是不敢喜欢，即使是以臭美为正义的我。印象中有个C段班的体育生，两人完全不认识，他大概是看上了小柔，又出于讨人厌恶的虚荣，就到处宣传自己和小柔怎么怎么样。

有一天晚上，我对小柔说：“那个男生好讨厌，要不要我明天去揍他一顿，就像这样！”

屏幕上，那位能操纵火焰的少年草雉京一个十连击将小柔控制的八神撂翻在地。

小柔并不回答，朝我笑笑，我很默契的感觉到那是在说“谢谢”，而不是“就你小样”。正义的我身材矮小，甚至站在小柔边上都得特意踮起脚走路，而那个体育生比我高出了整整一个半头。

事情当然没有这样结束，街机厅这样混乱的地方，自然少不了打架斗殴这样习以为常天经地义的事情，不过和我无关而已。那天，我和于洋还有小柔一起在玩游戏，恰巧那个高大的体育生也和几个朋友在玩。

“唉，你不是说和那个小妞很熟吗，不是说经常和她接吻吗，怎么见到面也不去打个招呼？”那几个朋友朝体育生打趣道。

那时那刻，我深吸一口气，我已经决定举起我正义的拳头，为了我梦中的那个少了马尾辫的女孩。

没等我运气完毕，体育生已经向我们走过来，表现得很熟似的用他那肮脏的手搭在了小柔的肩膀上，一脸不知廉耻的坏笑。我和小柔那么熟，都从来没有碰过她的手，更何况是肩。

“你他妈把手给我放开，滚！”小柔操起机台旁的凳子就往体育生头上砸。护头，倒地，这场决斗只持续了5秒钟，体育生就倒在了地上，头上流着一滩鲜红的血。

什么都没干的我有点晕。

“快跑。”从小对打架就家常便饭的于洋看见着阵势也有点傻了，而且对面是一群远比我们的年级和身材都高很多的业余体校流氓。

“跑。”小柔拉起还没反应过来的我的手。

我的记忆有点模糊，那应该是在结束初一马上要进入初二的暑假。正因为假期，所以出了那么大的事情，学校才没来得及追究责任，而在进入初二之后，我们夜晚翻墙出去的行动，也终于被抓住了。

四

我说过翻墙是件麻烦又复杂且技术要求极严风险指数奇高的活，如果写成游戏攻略的话，大抵上是可以这样描述。

“在学校东北面，男生宿舍4号楼，再向里走100米，经过一个放置破旧物品的平房之后，有一处围墙，因为年久失修，且处于不被人注意的位置，所以存在着翻越的可能性。但首先，我们必须爬窗进入放置破旧物品的平房，取得梯子，因为围墙太高，所以不能直接跳下，而要单臂悬挂。学校在晚自习后到熄灯前的1个小时，会派警卫在围墙外巡逻，警卫会在100米的路上来回走动，手电筒的可视范围约40米。所以我们要迅速翻过墙之后跑到5米外的大树后面躲藏起来，直到警卫第二次远离，然后快速跑出警卫视野范围，而最后两个人要配和将梯子拿到墙外，一来不会被发现，二来以备回来时候使用，难度和精度要求更高。

PS：每逢单周的警卫较为愚钝，每逢双周的警卫较为机灵，需更加小心。”

一开始，我们总是小心翼翼，而且因为动作要求太高，每个人身上总是残留着永远好不了的伤，乌青的地方更是数不胜数，后来实践的次数多了，我们的动作也越来越熟练，但就因为这种得意，那一次，我们忘了把梯子拿出来藏好。

那一次，我一下子被记了5次大过。

5次，因为实在过于触目惊心，所以我记得很清楚。

翻墙逃离学校，一次；晚上夜不归宿，一次；擅自使用学校的梯子，一次；进出未成年人不许进入的娱乐场所，一次；在娱乐厅里面抽烟，一次。

学校知道有人爬墙后很快通过询问宿舍里的人谁夜不归宿找到了肇事人我——之所以是我，原因很简单，A段班的人在“正义”面前普遍比较容易讲实话。而B段班的人个个把嘴关的紧闭，特别在我被揪出来有了众矢之的之后。学校当然知道我没这个能耐一个人行动，学校也通过一些风声多多少少知道这其中少不了于洋和小柔，但没有证据就不能定罪。关键是我，打死了也不说——从小到大，我从来没有感觉像那一刻般伟大，正义，热血，莫名其妙的热血，都让我坚定不已。

我想象着就算被教导主任揪着头发往死里扯，痛得撕心裂肺都没有掉一滴眼泪的小柔看见我的正义而热泪盈眶的样子，这一刻，玩游戏那么多年来，我等了很久，很久。

5次大过，是足以将我从这个学校扫地出门的次数，我的父亲暴怒了，惟一能保护我的母亲这次也只能



在角落里面偷偷地哭。但还好身为政府机关领导的他有足够的威严也足够爱面子，于是他直接找到了学校的领导。

"你们怎么能这样，我的儿子又没有杀人放火，没有图财害命，没有违反法律，就是违反了校规，你们把他开除出学校，知道会对孩子将来造成怎么样的影响吗？这样就葬送了一个好孩子的前程，你们付得起责任吗？这样的校规谁制定的，给我出来！"当时的父亲因为在市里面的地位而一个人把整个学校的领导震慑住了，最重要的，在学校看来，他代表了足够的"正义"。

这种学校代表"正义"对我进行惩罚，和父亲代表"正义"对学校进行威慑，以及很多年后法院代表"正义"否定我父亲的"正义"，都充满了讽刺性，从而促使年少的我不去相信现实世界中的规则，企图在游戏中寻找某种纯真和原始的东西。这是我坚信的东西，虽然也可能我和小柔一样只是在游戏里面逃避现实，虽然而已，所以后来，当有个女孩每天对着我，对着我喜欢的游戏说"你真幼稚"时，我没有气急败坏地反驳，反而热血到莫名其妙的我，相信她是需要我用真正的正义去拯救的天使。

5次大过最终被改成了2次大过，2次中过，1次小过。但这也意味着，我翻墙出校玩游戏的初中生活已经彻底结束了，我只能规规矩矩地做我的A段班学生，因为即使一次周一晨会没穿校服的小过都有可能通过累积升级制度达到三次大过的标准，葬送我的前程。

而对于其它人，没证据不处罚不等于不管不问。小柔的父亲终于忍不住把她接到了自己的身边，亲自管教这个女儿。分开前的依依惜别，最后一局《格斗之王》，代表着感激与爱觉醒的初吻，这些浪漫主义的东西都没有出现在这个故事里面，当然，我站在办公室的墙角里被斥骂的时候，也没有看见小柔因为正义而热泪盈眶。发现小柔消失不见的时候，我才知道她不见了，那个没有电话，没有QQ，没有手机短信的初中，随着我青春年少的梦一起消失。

于洋还在这个学校，但是一个如此小的地方，每天来来往往，说不联系，也真的能够没有交往，说见不着，也真的就能不再擦肩而过。就像学校和老师为了监督我这个问题学生，让A段班里学习成绩最好的杨若林负责每天形影不离地看着我时，这个大眼睛梳着马尾辫女孩对我说："你难道不觉得你这样的行为非常幼稚吗？"

这是每天在同一个班级里上了一年多课的我们第一次单独对话。

之后，那又是另外一段故事了。

五

"游戏玩家三大原则：一、不能爱上同好，不论同性还是异性。二、不管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把游戏当作自己的生活，杀人、放火、尾行、狩猎、养宠物小精灵，离开游戏，什么都不是。三、上了课就不是玩家。"

我依旧不爱学习，我依旧喜欢着游戏。于是我开始试着在原则之内寻找着我的正义。

第一点，我开始慢慢喜欢上了那个整天对我唧唧歪歪像个欧巴桑一样没完没了说我幼稚的女孩，后来我不再需要她管教，她也不用再管我，但我还是喜欢听她说话。

第二点，母亲给我买了家用游戏机，那时候算是很贵重的奢侈品，从此我不用再出入街机厅，我失去了很多快乐，但很长一段时间里，宅在电视机前，离开了游戏什么都不是的生活也让我乐在其中。

第三点，上了课我不再玩游戏，甚至后来掌机流行，有人敢偷偷上课时拿出来玩的时候，我依旧不为所动。可我不爱上课，于是我拿起笔，开始写小说，我发现这是份很有趣的爱好，热血、正义、游戏、梦中的女孩，都可以被我一一描绘。



以后会想起三叔吗

●栾东

一

太阳还没从地平线上升起，东方蒙蒙亮，云很低，冷风轻轻吹过，天地间一切都是灰色的。直到眼前笔直的一排导航灯突然熄灭，栾东才意识到新的一天又开始了。空气很凉，但带着一丝甜味，世界此时像一幅素描，只有清淡的线条，还没开始喧嚣，植物们静静地等待着清晨的阳光。

气温低得要命，栾东冷得瑟瑟发抖，他望着天边的浮云，心想太阳升起来之后，一天又要开始，生活简直就是一种无聊的重复啊。

真冷。到了这个时候，还要受这种罪，人生真是残酷——也不对，生活也不是对所有人都这么不讲道理，这个时候，城里肯定有不少跟自己一样大的年轻小伙子，正和心爱的媳妇一起睡在柔软的双人床上，这时刚刚醒来，顺手就抱紧身边的女人，等着对方把温暖的胸脯贴上来，没准小伙子们还能借着清晨的勃起幸福地做个爱。

可是在栾东来说，这种梦已经没机会做了。

来往的车辆间歇地从栾东身边经过，车并不多，栾东搜寻着可以帮助他完成最后一个心愿的目标。远处终于驶来一辆让他中意的大型货车。栾东深深吸了一口气，心里想，好啦，好啦，就这样结束吧。

货车开过来时，栾东闭上眼，冲向高速公路的中央。这种事儿，毕竟有成功经验的都已不在人间，栾东以前没干过，所以这第一次冲得稍稍过了头，货车擦过他的腿，把他带了一个跟头。栾东在地上打了几个滚，腿上一阵剧痛，心里充满恐惧，还没喘过气来，他就看到迎面奔来一辆丰田SUV，求生的本能让他奋力向侧面翻滚，可这回没来得及。

接下来的半秒钟里，栾东一声惨叫，被丰田碾在了轮胎下……



开始下雨了。冰冷的雨打在车窗上，模糊了车外的世界。

熊若明从出租车里出来，吸了两口新鲜空气，猫着腰跑向街对面的咖啡厅。

赵蕾已经点了两杯热咖啡和一个水果拼盘，注视着熊若明从门口进来。

熊若明用手抹了抹凌乱的头发，四下寻视一番，走到赵蕾对面的位置坐下。

“说吧，什么要紧事。”熊若明搓搓手，端起咖啡喝了一小口，开门见山地问。对于赵蕾将要提到的事情，他已经有了一点预感。

“老熊，栾东前天早上……”

熊若明心里一沉。

赵蕾顿了一下，续道：“这是他的遗嘱。你看看吧。”

“遗……嘱？”

赵蕾从公文包里取出一张折了四折的纸，递给熊若明。熊若明缓缓地接过遗嘱打开。

我的遗嘱.txt

爸，妈，各位亲朋，各位好友，各位领导，各位来宾：

大家好！

你们看到这段话的时候，我已经不在这个世界上了。我厌倦了生活，因为我看不到它有什么目的。妈，你花费了半生的心血，把我养大成人，我知道我现在的决定对不住你，可我必须要结束我无法再忍受的无聊。爸，我不知道你现在在哪，但是写完这份遗嘱，我离开人世之后会托梦给你，请你去看看妈妈。估计这次公司的年终评分，我会在及格线以下，我将面临失业，而我们的CTO庞万里娶了我最喜欢的女孩，春节就要出去度蜜月了。好像是他替我实现了我全部的梦想：拿到技术组最高的月薪，买了120平米的房子和20万的车，找到一个爱他的女孩。他真牛逼，而我呢……我觉得——事实上是我已经证明了——我的一生，我这一辈子，也就这样了吧，我不会、也不想再有什么作为了。宇宙是多么辽阔，我这辈子能在地球上做人是多么不容易的缘分，有人说，有生的日子要好好活，因为我们会死很久——我同意后半句，死亡才是永恒的，相比这种永恒，活得好不好，多活还是少活几十年，也没什么区别。从此以后的一万年、一百万年……我想我会以没有思想的微观粒子的形式继续存在吧，原本组成我的身体的元素们都会离开我，估计它们会去构成其他的化合物，到人类离开地球的那一天，说不定某个荒山上构成某块石头的铁元素里就有今天我的鸡巴上的某个质子呢。庞万里，请你照顾好你的妻子吧，我跟她表达我的心意，她说：恐怕我们之间是不可能的。好像是无穷分之一的概率让我有幸在世为人，又是六十亿分之一的概率让我遇到了她，可是她却选择了你，庞万里，我输得无话可说。活着，也就几十年的时间，你们比我活得长些，但也在一个量级上，人生苦短，早点想办法实现你们的梦想吧。最后，希望看到这段话的人，今生都一帆风顺。永别了，各位。

下面单子上列出的物品，留给庞万里。谢谢帮我分配这些物品的人。

アイテム　リスト

PS3，1台
PS3游戏，10张
已经三红灯的Xbox360，1台（不推荐去维修）
Xbox360游戏，5张
索尼的A806 MP4播放器，1台
卡西欧Edifice腕表，1块
彩盒包装正版Windows Vista 简体中文旗舰版，1套

此致

栾东
2008年1月24日星期四

Page1/1
Printer Server1 – 192.168.10.100

熊若明读罢遗嘱，抬起手腕看看手表上的日历，现在是2月10日。他轻叹一声，身子向后靠在椅子上，不知道该说什么。

“栾东是前天早上在高速公路上自杀的。”赵蕾打破了沉默。

“遗嘱只有打印稿？没有手写的？”

“他手写了一个MD5校验码，有签名，MD5跟这份文档是匹配的。他注解说……懒得手写整个遗嘱，还是打字快。”

“……”

“老熊……”

“你刚才说他在哪自杀的？”

“高速公路上。给车撞了……”

“一个……一个没有勇气活下去的人，能有勇气在高速公路上……站在那里让车撞？”

“老熊……”

“就因为一份工作不如意，一个从没喜欢过他

的女人跟别人结了婚，他就真能……我招他来公司的时候，他起码是个有正常智商的人……”

“老熊，他的确……已经……不在了。”

熊若明又陷入沉默，过了一会儿问：“你怎么想到来通知我？”

“嗯……是这样，他还有一个用Word 2007写的文档，叫‘我的遗嘱-限定版.docx’，加了密码，我们打不开。你刚才看的文本，上面也没写什么要紧事情，我们想，可能……可能这个所谓的限定版里面会有点他真正想说的东西吧。我们联系不到栾东的家人，我拷出来了一份给你，栾东是你招聘来的，你辞职之前，公司就没什么人愿意跟他在一起，他就跟你熟，上个月你过来，还请他吃了顿饭吧。所以我想，你会不会知道怎么打开这个文档……”

“你指望我破解Word密码么……Office现在用什么算法加密？RC4？”

“没研究过……当然不是要你破解Office加密，也许栾东跟你说过的某个词，提到的什么东西，就是密码能打开文档呢。”赵蕾摸出一张CD刻录盘递给熊若明，“文档就在这里面。你先拿回去吧。”

“有没有试过那个MD5校验码？”熊若明接过光盘。

“他们试过了，没用。”

“他留给老庞那些东西里面也没什么线索？”

“没发现什么线索……”

“唉……这小子……这小子……还真就这么没了……”

二

一个月前。1月7日，周一。

在北京，这个寒冷的早上像往常一样令人生厌，夏萱恋恋不舍地从被窝里爬出来，穿上衣服，洗漱一番，来到饭桌前。

不用说，父母还在为三叔的事情吵架，现在，他们俩一个气呼呼地坐在沙发上吸烟，另一个在厨房忙碌，故意把锅碗瓢盆弄得叮当响。如果要夏萱来决定，她会不会去看望三叔呢？也许会吧……她现在已经不怎么记恨三叔了，可身为人民公安的爸爸却反对她和妈妈去看三叔。她搞不清楚父亲在这件事上为什么如此固执，父亲十年前大义灭亲，亲手把为非作歹的三叔抓进监狱，爷爷气得一病不起，没过多久便撒手人寰，奶奶随后也去世了，父亲心里多少总会觉得有点对不起三叔和爷爷奶奶吧，那种感觉，夏萱觉得自己能从父亲的神色里看出来。

“萱萱，赶紧吃了饭去上课，下午请个假，妈妈带你……”

“请个屁！给我吃完老实去上学，放了学马上回家！”

“爸，”夏萱拿勺子摆弄着荷包蛋，慢条斯理地说：“我现在读大学了，周末才能回家，现在是周一。”

“我知道！那你就给我老实在学校复习功课。不许乱鼓捣电脑。”

“哦。”

铛的一声，好像是妈妈故意把锅铲摔到了地上。

“你搞什么鬼？”爸爸把烟从嘴里夹出来，朝着厨房喊。

妈妈从厨房里冲出来，拿一双筷子指着爸爸说：“夏宇，老三让你给关了十年……”

“屁！”爸爸站了起来，“什么叫让我给关了十年？是他自己咎由自取！”

“好，好，好，他咎由自取，但老三为了咱们这个家，也做过点好事吧？夏宇你扪心自问过没有？现在老三病危，说临终前想见萱萱一面，这么个请求，你不答应么？你告诉我为什么，当着孩子的面，你告诉我为什么？”

“为什么？老三得的是什么病？你知道他现在是什么样子？你以为我愿意这么做？那是我的亲兄弟！自打十几年前，到今天为止，他就……反正我不想让孩子接近他。这两个月以来，我天天去照顾他，我心里……”

“那是你亲弟弟，你不应该去照顾他？”

“是，是我应该做的，但我不允许你和萱萱去探望他。他想看萱萱，我有一段萱萱暑假的录像可以给他看，这就行了。”

“夏宇，我……”妈妈欲言又止，对爸爸的决定失望至极。

“妈，我现在肚子难受不想吃东西，我一会儿到学校再吃早餐吧。”夏萱打断他们俩，“我要上学去了。你们俩定吧，要决定去看三叔，打我电话吧。”

“好吧，萱萱，路上小心。”妈妈朝夏萱挤出一个微笑。

“爸，鸡蛋你吃了吧。”

“你妈早上起那么早给你做饭你又不吃……到学校记得吃点东西再去上课，早餐不吃对身体影响很大。”

“哦。”

夏萱背上书包走出了门。

走进电梯，夏萱心里有点奇怪，怎么妈妈在这件事上如此歇斯底里呢？爸爸也真是多虑，去看一

眼又能怎么样，三叔还能在几秒钟里把自己教坏不成？唉，说到做坏事，老爸老妈，你们还不知道女儿的本事呢！

“萱萱，我来了，呵呵。”电梯门在一楼一打开，胡斌的笑脸就出现在夏萱眼前。

“走吧。”夏萱简短地说。

坐进胡斌的本田雅阁，夏萱轻轻叹了口气。

“怎么啦，不高兴？”胡斌试探着问。

“废话！你见过有女孩做人流之前很高兴的么？”

“呃……萱萱，那个是……无痛人流，你放心。”

“哼。”

“萱萱，这……这手术咱们是在最好的医院做，你……可千万别告诉你家人啊。尤其是你爸……”

“哼。我告诉我爸有什么用？能挽回什么？你老实开车，别多嘴。”

“是是是，你跟大人说，也还是什么都挽回不了。”

“你自己不是大人么？都把本姑娘弄成这样，还装小男孩呢！我要是……我要是……我要是把孩子生下来，你就得当爹了。”

“别别别……萱萱……你可别吓我。”

“你看你……你哪还有一点男子汉的样子，亏你还家财万贯，我怀孕我自己还没发毛呢，你干嘛这么害怕啊？你还……学校的美女都被你睡光了吧。我是第几个？”

“哪有啊，萱萱，你是第一个。”

“那小蓉呢？”

“呃……呵呵，你……你是第二个。呵呵，我跟小蓉的事也给你知道啦……那是很久以前……”

“那李萌呢？”

“呃……李萌是吧……在你之前，我就跟她们俩好过，骗你天诛地灭——萱萱，你穿这么少不冷吗？今天气温又……”

“那阿欣呢？”

“萱萱……你……你让我安心开车好吗？”

“哼，胡斌，你上我可以，就是别以为我跟那些女孩一样弱智。你带她们做过人流么？”

“没有没有，萱萱，你是第一个……啊……我……我是说……”

“行啦，是不是第一个，我也不想知道。”

“萱萱……你……你还想要什么吗？作为……补偿，我是说……”

“你能给我什么？开你的车吧。驾照的分快被扣光了吧？最近一次是因为什么？违章停车？”

“这……这你也知道……”

“我还知道你这次高数不及格。”

“期末考试？”

“你以为呢？”

“不是……不是还没公布分数吗？”

“我需要公布了才知道么？”

“我抄杨雪飞的卷子，不可能不及格……”

“他们故意整你呢。你真是个傻瓜。”

“不可能！不可能！”胡斌气得脸色铁青。

“那你就等着周四公布成绩吧。”夏萱开心地说。

“他们要真敢耍我，我找人……让他们吃不了兜着走。”胡斌恨恨地说。

“就凭你？”夏萱笑道，“你除了在大家面前吹牛，就是会用下半身欺负女孩子，我真没看出你还有别的什么能耐，其实你也挺可怜的……我问你，一会儿我手术，你敢在旁边看着么？”



"我……我……我为什么要在旁边看？"

"唉……"

夏萱摇摇头，按下车窗，不再搭理胡斌。晨风从宽阔的马路上吹进车里，吹动夏萱的长发。

"萱萱，我喜欢跟你在一起。"胡斌看了一眼夏萱，"在我见过的所有女孩子里，你……"

"你要是不喜欢跟我在一起，我也不会怀孕吧。"夏萱不满道。

"这个……"胡斌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也不作声了。

两人来到医院，停车、上楼，因为前一天已经做过检查而且预约了医师，所以今天比较省事，凭病历卡直接就来到手术室外的接待台，医生查看了B超报告、血检单、尿检单等等单据，问夏萱早上是不是没吃东西也没喝水，又确认了手术方式是全身麻醉，之后开了一张收费单，包括麻醉剂和药剂费用，要夏萱先去付费，然后回来手术。

夏萱把单子递给胡斌，说："喏，你去替我交费吧。"

"呃……我……我不知道去哪交……我……"

"你……你你……"夏萱看着胡斌，气得哭笑不得，"唉……要是世界上所有的男人都像你这样……我真不如死了算了……我自己去吧。"

"啊，卡给你。"胡斌大悟似的从提包里摸出一张银行卡呈给夏萱，"啊，里面还有16000块，应该……肯定够了，我听说手术费用都算下来还不到2000块呢。密码是你的生日。"

"呸！谁稀罕你的钱，用不着你。我自己有钱！"夏萱推开胡斌，气呼呼地往楼梯口走。

"别！这个钱我一定要出，萱萱你站住！"

胡斌赶上来拉住夏萱，把银行卡塞到夏萱手里，夏萱还要甩开胡斌，可是胡斌说什么也不干，硬是要付费，最后夏萱只得屈服，拿着卡去交费了。

交了费，夏萱拿着两袋药回到手术室，胡斌凑上来，想要抱一下。

"行了别抱了，进来帮我拿书包。"

"我……我……不敢进去……"

"你说什么？"

"我怕进手术室……萱萱……我……不敢进去……"

"你……你趴在我身上的时候怎么不说不敢进去？"

手术室的护士和医生都被夏萱这句话逗笑了，夏萱一阵脸红，咬咬嘴唇说："你回去吧。一会儿完了我自己回学校。"

"不不不，我就在外面等你。"

"不用你等！你等我我也不跟你一起回去！"

三

夏萱走进手术室的时候，熊若明走进了Cosdream公司网络组，所有的旧部一个不少都站在他的面前，呈列队欢迎状，这阵势大出熊若明预料之外。

"老熊，欢迎回来！"副组长赵明林模仿冯巩的声调说，"我们想死你了！"

大家点头致意之后，组长赵蕾说："老熊，要不是网站事情紧急，咱们肯定得先吃顿饭，今天要是能搞定，咱们提前下班，一起去吃顿好的，让老站长给我们讲讲，离开网络组这一年多都干了些啥。"

"也……也没干啥啊。"熊若明这才反应过来。

"老熊，你回来啦，"栾东从人群里钻出来说，"这次其实怪我……"

"你给我滚回去！"赵明林打断栾东，"我看见你就一肚子气！"

栾东碰了一鼻子灰，又钻了回去。

"老熊，我什么都服你，但你招栾东这么个程序员来，我真是……唉……"

"呵呵，栾东又犯什么错误啦？"熊若明问一旁的庞万里。

"也不是他的错，老熊你知道现在有一种DDoS攻击工具叫CC的，它最近有一个改进版，叫CCAP，还是比较典型的通过代理服务器来实现对动态页面的Flood。"

"嗯。"

"我们全站都已经静态化了，只有栾东的一部分图片服务代码有问题，没法静态化，现在黑客就抓住这个，疯狂攻击我们。"

"如果暂时关掉这部分服务呢？"

"有时候攻击实在太厉害，我们就停掉了图片服务器，全站有1/3的图片就都不能显示了，其他内容倒是影响不大，不过总不能一直关闭图片服务，这孙子跟我们较上真了，只要我们一打开服务，连接数就立刻涨起来，CPU占用马上100%，我们要是不在线程上限制的CPU使用率，连远程桌面都登录不上。就算图片服务改成静态页，还有论坛是动态服务，要把论坛做成静态的，那就不是一两天的工程了。"庞万里无奈地说。

"咱们到会议室坐着说吧。"赵蕾提议道。

Cosdream公司是一家服装企业，最初只是老板肖总的个人兴趣，为ACG圈子的Cosplay爱好者



们提供服装设计制作的指导和培训以及相片发布平台，经过几次眼光独到的方向性调整，Cosdream眼下已经发展成为国内数一数二的个性化服装定制、设计和培训机构，还收购了一家杂志社，面向全国发行服装会刊。leveldown.cn是Cosdream公司的官方网站，对外提供网上销售、咨询、培训和论坛服务，由熊若明带队一手做起来，去年熊若明因故辞职，赵蕾接任网络组组长，原来负责服装新闻的赵明林担任副组长，庞万里升任首席技术官。

现在，Cosdream与日本合作搞的一个新的服装DIY服务马上就要上线，这个项目将会给公司带来巨额收入，同时给予竞争对手致命的打击，可就在项目上线前夕，网站受到了大规模的分布式拒绝服务攻击。

攻击已经持续一周左右了，这一周里，庞万里平均每天只能睡4个小时，如果黑客看到leveldown.cn的CTO是通过手动过滤特征码来抵挡着一轮又一轮的洪水攻击，还不知道会得意到什么程度。

一周里，90%的时间leveldown.cn的图片服务器无法运行，而与此同时对手网站却刊登了一系列关于服务器稳定性的文章，大意是：稳定的网络质量是一切网络服务的基础。庞万里恨得牙根痒痒，明知这次攻击是对手所为，却找不到任何证据，赵明林提议反击，老板坚决不同意。大家一筹莫展，赵蕾想到当时图片服务的架构师，也就是前任网络组组长熊若明，或许能帮上点忙，于是就从东莞把他请回了深圳。

赵蕾、赵明林、庞万里和熊若明以及网络技术组的几位同事在会议室落座，庞万里简明扼要地介绍了目前的状况。

“老熊，你要是帮不了我们，那我们就只能报案给公安机关来查了。可是交给公安处理会给公司带来很多麻烦。”赵蕾说。

“这种攻击是利用IP协议的漏洞，地址本来就是伪造的，又经过一次代理，一般很难查到攻击者。公安介入也没什么用，除非是非常大的企业，动用一点非常手段才可能搞定。”庞万里说。

“能不能让我登录服务器看看？”熊若明问。

庞万里打开笔记本，连入数据库服务所在的图片服务器，登录之后把笔记本推给了熊若明。

“桌面上有个fuck.txt，是我的处理日志，里面记录有硬件防火墙的参数。”

熊若明检查了当前连接数和ISA Server状态，又检查了一遍机器环境和运行的程序，然后打开庞万里的fuck.txt从头读到尾。

“咋样？有啥办法没？”赵明林急着问。

“你们先去忙你们的，给我一个小时时间，我仔细想一下然后咱们再碰头，好吧？”

“好，那就这样。”赵蕾说。

大家都起身准备分头行事，栾东走出会议室时停下来搔搔头，对熊若明说：“那个……老熊，我看……”

“你看你大爷，赶紧回去做事，”赵明林打断他，“我让你做论坛新闻页加缓存，你到现在还没搞定。你一天都在干嘛？啊？”

“论坛新闻页的缓存你还没做好？”庞万里听到老赵的话，转过来问栾东。

“啊……我……那个……之前忘了，还没搞好，我今天下午下班前肯定写完。”

“两个小时之内给我写完。”庞万里说，“我这几天没功夫管你，你就不老实吧。”

“老庞，我跟你说……栾东这已经是……唉……算了……”赵明林摇摇头，走向自己的办公桌：“懒得说了……赶紧把缓存加好吧，肯定又一堆BUG，你们看着吧。”

大家都无奈地擦过栾东的身边，栾东又讨了个没趣，只好低着脑袋走出会议室，去接着写新闻页缓存。

熊若明叫住庞万里，问：“栾东以前不这样啊，最近怎么了？”

“他呀……你……你问赵姐吧。”庞万里说着也走了出去。

熊若明看着赵蕾。赵蕾等最后一个程序员走出去，又把门关好，在熊若明对面坐下。

“老熊，你走了以后，庞万里带着技术团队，把整个站点进行了一次大升级，栾东呢，当初你聘他是负责数据库结构方面的东西和一小部分.net代码，新站点上线后，基本上没什么能用到他的地方，庞万里给了他几个月的时间钻研新技术，不知道他把时间都花来干什么，反正最后测试成绩一塌糊涂，刚刚被公司列入裁员预备名单……唉，我也是最近才知道，他还暗自喜欢庞万里的老婆。”

“老庞啥时候找了个女人？”

“呵呵，还不算女人呢，是个刚毕业的小丫头，叫朱颖。论坛ID是7A-92-1，你有印象吗？”

“我显然没有印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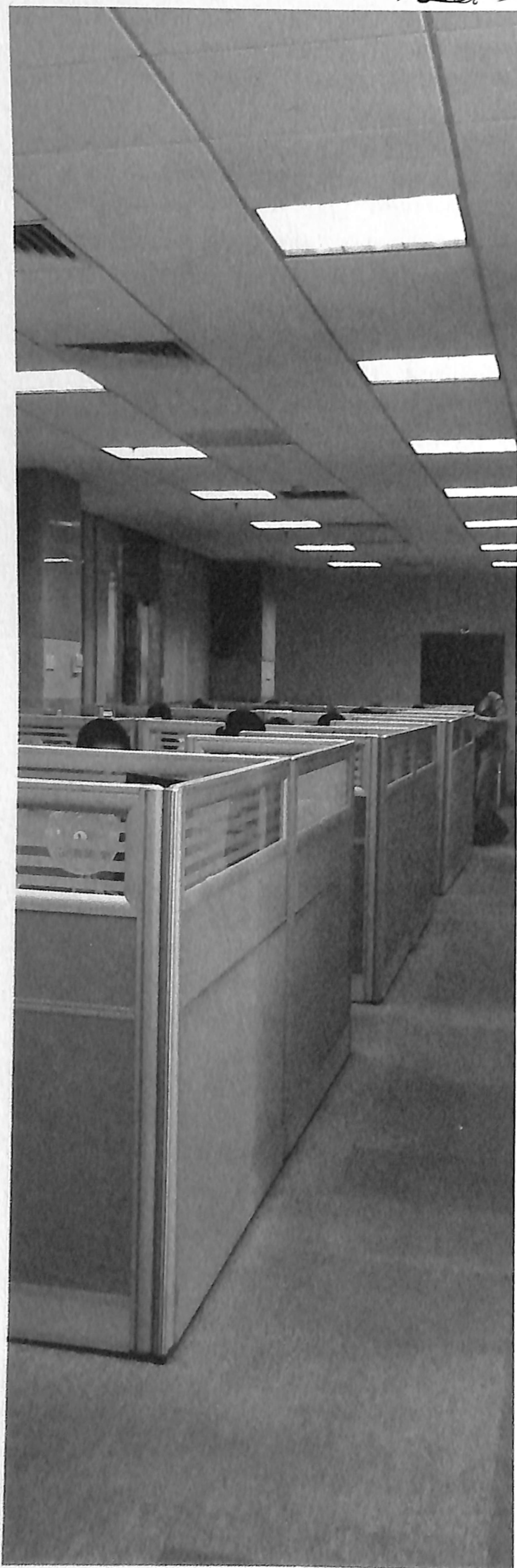
“哟，咱们网站上还有你不认识的女孩呢？”

“是咱们网站的？”

“嗯。Cosplay区的一个女版主。”

“朱颖？Cosplay区？我还真没听说过这个女孩，我们还有女版主呢？”

“不是吧？你真不知道？Cosplay区的美女版



主，挺俊俏的小女孩，听说是星海音乐学院钢琴专业毕业，刚刚在新乐琴行应聘当了钢琴老师，业余爱好Cosplay，我们公司设计部搞的衣服，还请她来做过几次美少女模特。”

“是吗……这么强大？”熊若明露出向往的表情，“你们当年故意瞒着我么？”

“呵呵，你这个老色鬼，后悔当时没下手？”

“嗯。人生焉能无悔呢。”

“你下手也未必能赢得人家姑娘的芳心吧，你这把年纪……”

“能不能搞到手是技术问题，下不下手是态度问题。”

“唉……你还是老样子啊，难怪现在还单身。我们公司现在有七八对夫妻了，晶哥、老赵、老王、祺祺都结婚啦。”

“So what?”

“唉……你专心检查服务器吧，我出去了。”赵蕾起身道。

“你呢？也结婚了？”

“熊大哲学家都没结婚，小女子哪里敢先行一步。”赵蕾说着闪出了会议室。

“Cosplay区的女版主……”熊若明对着电脑屏幕自言自语。

四

微风从半开的窗子外吹进来，吹动白色的窗帘。

夏萱睁开眼，在恍惚中注意到坐在病床边的胡斌。胡斌这时候正全神贯注地玩着PSP，还没注意到夏萱已经醒来。

病房里没有挂钟，手机在书包里，夏萱也不知道自己睡了多久，现在麻醉药的副作用正在生效，她感到一丝恶心，想吐又吐不出来，肚子还有点麻木的胀痛。她哼了一声，清清嗓子，胡斌的注意力马上从PSP转移到她的身上。

“萱萱，你醒啦，感觉怎么样，那个……肚子痛吗？”

“好像不痛。嗯……走吧，我得回学校，我的手机响过没？”

“没响过……别急，你先喝点水吧，歇会儿再走。”胡斌从床头柜里拿出保温壶，倒了一杯清水递给夏萱。

夏萱接过水，胡斌扶着她起身喝了两口。

“唉……”夏萱看着水杯，幽幽地说，“还是有一点难过……本来……可以是一个可爱的小婴儿的。真可怜……为什么我们可以这么残忍，无论我们做出什么决定，它都没法拒绝……我们要剥夺它

的生命，它就这么没了……”

“嗯……我也挺难过的。”

“你难过什么？你高兴还来不及呢。你说，你难过什么？”

“呃……萱萱……那个……护士说你醒了要我叫她过来，说还要给你做按摩。”

“按什么摩啊……真麻烦……”

“那我去叫她？”

“哦。”

胡斌把PSP放到床头，起身出去了。PSP上显示着《怪物猎人2P》的武器合成画面，夏萱侧过脑袋看看，嘴里嘟囔道：烂日本游戏，就是有些傻瓜那么喜欢玩。

不一会儿，一个护士推着按摩仪进来，说是要帮夏萱做子宫恢复。

胡斌站在一旁好奇地看着那仪器在夏萱的肚子上工作了片刻，护士又叫来医师做最后的检查，医师看过后，开了几支缩宫素，说现在注射一次，明天到后天每天两次，明后两天注射之后还要继续做按摩，接下来嘱咐夏萱注意休息和饮食营养，一个月内不要做剧烈活动。

“不是吧……要……要打针？”夏萱咂舌道。

“是啊。要打几针。”这次，医师直接把药剂单据递给胡斌，要他去付费取药。

“呃……我……”

“出门右转，进电梯，二楼下，出电梯直走到大厅，牌子上写着取药的通道，到西药窗口付费取药然后拿来就行了。”护士说。

“啊……好复杂，我记住了……出门右转，进电梯……”

“要不我去吧。”夏萱皱了皱眉头。

“别别别！我去。你躺着别动。我去了。”

过了足足有半个小时，胡斌才拿着药回来，说是第一次经过取药处没看见西药窗口，夏萱又挖苦了他几句，才叫护士进来。护士对耽误的时间颇不以为然，朝两人露出职业性的微笑，然后熟练地取出一次性注射器开始操作。

“要打在屁股上吗？”夏萱不安地问。

“嗯。”护士微笑着说，“是啊。你怕不怕？”

“当然怕了！哪……哪有打针不害怕的！”

“没事的。好多人都不怕打针。”

“我才不信……痛吗？”

“嗯……会有一点吧，没事的，这个药不会很痛。”

“骗人……”

夏萱下意识地摸了摸自己的臀部，唉，打哪边呢？看着护士把药液吸进注射器，夏萱吓得又抽了口冷气。

“嗯……我……我害怕……”

“萱萱，别害怕，有我呢。”胡斌坐到夏萱旁边，陪着笑说。

“就是有你我才害怕！你……你出去……”

“我不出去，我就要看你打针的时候哭的样子。”

“胡扯，我才不会哭……护士姐姐……我害怕……”

“怕什么，不痛的，来吧，你刚才做手术都那么勇敢……”

“那……那是有麻药。”

“放心吧，我技术不错的，很快，不痛。”

“那……那好吧……”夏萱心想横竖是逃不过这一劫了，把心一横，决定先打左边的屁股。

“躺好了别动，如果很痛或者有不舒服的反应就告诉我。”护士拿起注射器，做预备状。

“哦。那我……啊——痛死了……你们……你们欺负病人……我要让我爸把你们院长抓起来……”

“呵呵，那可要等到我们发了工资再抓。”

“嗯……好痛……”

“你爸爸是做什么工作的啊？”护士嘴里温柔地问着，手下推药却毫不留情。

“我爸……是警察……”

“萱萱你不是还说想让你爸抓我吗？”胡斌问。

“嗯……你等着……”

“快要打完了。”护士说，“有什么不舒服的感觉吗？”

夏萱痛得咬紧嘴唇，说不出话。

“好了！”护士快速地拔出注射器，用棉签在夏萱的臀部按压了片刻，完美地结束了本次肌内注射任务。

胡斌弯下腰，想看看夏萱脸上的表情。

“痛死了……让我躺一会儿就走——你笑什么？”

“我没笑啊……”

“还说没笑，你这个表情不是笑是什么？”

“啊……我是关心你。”

“哼。”

“我帮你揉一揉吧？”

“别，我自己揉。你的手太重了。”

“那我轻一点？”

“那也不行！你想都别想！”

“呵呵，回家一定要注意休息和饮食营养。”护士离开的时候温柔地说，“一会儿就不痛啦。”

半个小时以后，胡斌带着夏萱离开了医院，向学校驶去。一路上夏萱晕乎乎的，一面抱怨屁股痛，一面催促胡斌快开。胡斌想带夏萱去吃顿大餐，但夏萱说现在什么都不想吃，只想回宿舍睡个好觉。学校不允许学生自己开车上学，所以胡斌只能把车停到附近的停车场，然后扶着夏萱走回校园，来到女生宿舍楼下，守门的大妈拦下胡斌，夏萱对胡斌说了声谢谢，自己上楼去了。

同寝室的女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只闻到夏萱身上残留着医院的味道，纷纷过来问候，夏萱懒洋洋地回应，说自己发烧刚刚去医院看了，现在只想睡觉，姐妹们便没再难为她。

夏萱一觉睡到半夜才起来，随后去了两趟洗手间，除此之外没觉着身子有什么异常，倒是肚子饿得咕咕叫，想起一天没吃东西，现在宿舍又锁了大门，正自发愁，手机突然响起来，夏萱打开一看，是妈妈的短信。

“萱萱，睡了吗？”

“没。”夏萱回复。

“萱萱，你爸同意带你去看三叔了，后天下午去，你能请假吗？”

“烦死了……为什么非要去看三叔？”

“萱萱，你请个假吧。明天见面妈妈跟你说。”

“哦。”

夏萱心想，后天还要打针，还要做按摩，还要看三叔……烦死了，事情真多，关键是还要打针，唉……还是当男孩好啊，男孩哪里会受这种罪呢？该死的胡斌，唉，自己也是傻，明明不爱他，为什么跟他在一起？如果是为了那个天杀的人，就是这辈子每天都怀孕每天都打针也心甘情愿……对自己来说，世间万物只分为两类，一是最爱的男人，二是其他的一切，因为第一样肯定得不到了，所以别的都半点不重要，胡斌就胡斌吧，这个小子也挺可爱的，要是有这么个傻傻的小弟弟该多好，每天可以摸他的头，嗯，一定要让他留平头——饿死了……宿舍还有没有方便面呢？

“唉，本宫饿死了，诸位爱卿哪个有泡面的？交上来本宫准她明天下载日剧可以占一层楼的带宽！”夏萱在床上发话。

“我有我有！”一个女孩应道，“夏萱你醒啦？我给你泡面，我不下日剧，不过你得帮我解决我男朋友的论坛问题。”

“那你得帮本宫泡好了端上床。”

“夏萱，你太过分了啊啊啊——好吧，为了我的爱情，答应你啦！”

“你男朋友的破论坛又出什么问题啦？”

“我也不懂，我打他的电话，让他跟你说吧。”

“好吧，快去泡面！”

“我先打电话，你们说着，我就去泡！”

“不行，我要先吃，饿着肚子，我什么问题也解决不了。”

“你……好吧好吧，我这就去泡。”

那女孩立即行动，把一碗统一鲜虾鱼板面泡好了端给夏萱，夏萱看到热气腾腾的碗面，顿时双眼放光，接过来狼吞虎咽。趁这功夫，女孩拨通了男友的电话。

“……嗯，当然是想你啦，而且，你跟我好，算是你的造化，夏萱回来啦……你忘了吗？别装了你肯定是故意说忘了……夏萱，就是那个著名的女黑客，去年黑了几个超有名的BBS，被公安监控过一段时间呢，上次你搞网站她不是还帮过你忙么，想起来了吧……你论坛的问题，嗯……好，我把电话给她啊。”

“等本宫吃完的。”夏萱说。

“唉……我的好公主姐姐，你一边吃一边回答嘛！”

“唉，好吧好吧！”夏萱接过手机。

“美女黑客，我记得你，呵呵，最近好吗？”

“不好。你不是论坛有什么问题要问么？”

“啊，是这样的，我们几个搞的游戏论坛，从虚拟主机迁移到一个同学的服务器上，服务器是Windows Server 2003 企业版，装的Sql Server 2005，论坛是Discuz!NT 2.0，结果装上去以后运行提示对象名dnt_templates无效，在官方论坛发帖问，发现是表架构名不一样，他们说之前虚拟主机上建表是用我的数据库用户名做架构名，不是默认的dbo，他们回复说按照要求改表架构名，可是改那个要运行一堆SQL语句，我对SQL一窍不通，都不知道在哪里运行那段代码……”

“你都是独立服务器了，不能操作数据库用户么？给登录名加一个到新架构的映射不就完了嘛！”

“这个……怎么……怎么映射？”

“现在所有的表架构名都是统一的吗？”

“对，是insert_my_girl开头，第一个表是insert_my_girl.dnt_admingroups，应该是dbo.dnt_admingroups才对吧？”

“Insert my girl...这是你的架构名？你这是什么数据库啊……”

“呵呵，呵呵……”

“你确定别的都正确，只是架构名不对？你有没有改过系统表之类的？”

“我都不知道什么是系统表……”

“Sql Server 2005是吧？”



"对对，2005。"

"那太简单了，你照我说的做。嗯……选你的数据库服务器，展开安全性，展开登录名，找一下你用的登录名，右键属性，然后选用户映射，有一个映射到此登录名的用户列表吧，找你的数据库，把前面打上勾，用户栏就会自动出现你刚选的登录名，然后看默认架构，点后面的浏览，你的insert_my_girl应该在列表里出现，打勾确认就行啦。"

"等一等……我看看……我看看……选择登录名……查看默认架构……浏览……等一下啊……打勾确认……要重启数据库服务和IIS吗？"

"不用。如果还不灵就重启应用程序池。"

"好……等一等……我靠！果然好了！太感谢了！夏萱，你真是……"

夏萱没等他说完，就把电话还给了他的女朋友，继续吃面。

"搞定了搞定了！"那女孩挂掉电话之后欢呼道。

"好厉害啊！"几个同宿舍的女孩七嘴八舌地说。

"切！叫本宫解决这种幼齿问题……"夏萱嘟囔道，"要不是本宫今天肚子饿实在没吃的……"

"夏萱，我还有一盒泡面呢，我的Vista不能激活，你帮我激活吧……"

"买正版去，肯定可以激活。本宫今天晚上吃饱啦。唉……还要下去刷牙，真麻烦……屁股好像还有点痛……"

"夏萱……"

"唉……有个自己中意的男朋友，就是幸福啊！"夏萱轻叹着，用手指在床单上画了几个圈圈。

五

栾东翘着二郎腿，坐在会刊编辑室的沙发上，正在发表他对《士兵突击》的看法，顺带胡扯着他的大道理，一群同事像往常一样坐在旁边看他的笑话。

"……所以看到一半，我有点看不下去了，我发现整个剧集根本就是对《阿甘正传》的拙劣模仿。阿甘是在发达国家，发达国家推广 '傻+善良+执着'这种处世哲学有他们的道理。可对咱们来说，翻一翻中国历史，我们屡次栽在这三个单词上面，谁跟这三个单词走的近，谁就挨打受欺没好日子过。比如说清末的人民，愚昧+善良+执着相信封建统治，结果是国破家亡，日本人在中国烧杀淫掠残害了上百万人，最后怎么样？不认账、不道歉、不赔款；今天，微软宣布Windows的首要支持语言为英、法、德、日、西班牙语——看清楚了，不包括汉语，中国用户想第一时间安装Service Pack之类的重要补丁？对不起，等你们步入发达国家行列再说吧！这种例子举不胜举，可是在主旋律电视剧里，傻+善良+执着居然就等于道德和事业双丰收……为什么明明知道不是这样，我们非要骗自己呢？为什么但凡不真实的东西，我们就觉得美好呢？竞争这么激烈，中国人为了国计民生边防外交数十年如一日地忙活，分秒必争，不眠不休，可以说是在30年里完成了西方人用100年才完成的社会进化。时间这么紧迫，以至于，爱X抄袭iPhone、威X棒复制Wii大家都可以谅解，毕竟那厂子为社会提供了那么多就业机会还创造了那么多税收——这种情况下，你们说，哪个公司有时间精力去培养许三多这样的人？许三多的经历放到现实社会能成立吗？是不是许三多让大家很有代入感呢——你看那个样的都能行，那我也行。依我看，如果你是许三多，你将面临：第一，你的机遇将会比正常人少；第二，不会有高人闲来无事指导你如何有效地努力来追赶正常人；第三：因为你处境卑微，即使你拥有美好的愿望，也很难及时去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这个世界从来就不是以道德定乾坤的，从来都是以规则见生死的，而这个冷冰冰的规则就是：弱肉强食。由这个公理可以推导出如下定理：笨的人难以生存，太笨的人无法生存。我们所有的同情心，在这个道理面前，就像数字电路实验课上学生刚插好的两位加法器模型在PS3的Cell面前叫嚣一样可笑。"

"哇，好高深。"几个美术编辑一面吃着饼干一面说。

"这也没什么高深的。"栾东说，"不过话说回来，除了许三多，这个世界上的正常人都已经疯了，所有人都在不要命地争取利益最大化。举几个身边的例子，就拿你们用的软件来说，Photoshop你们在用吧，过去一年也不用更新一次，现在看看Photoshop CS3，刚装上就要下载100多MB的升级包。那个CS套装搞了一堆乱七八糟的软件，恨不得让你把Windows内核都换成Adobe造的，那些破插件天天升级，少则两三兆，多则上百兆……再比如说你们期刊生成PDF交印，刻光盘用的Nero，原来只是个几十兆的刻录软件，现在集成了一堆东西，什么Nero Vision，Nero ShowTime，Nero MediaHome，Nero PhotoSnap，Nero Mobile……恨不得通吃一切媒体。软件开发方面，就举微软的例子，我们网站刚企划的时候还是.net 1.0SP1呢，现在2.0还没坐稳江山，Windows Vista就内置了3.0，Vista还没普及，VS2008就搞

了个3.5出来。网页设计前几年还是HTML+CSS配合CGI或者JavaScript之类的实现，现在怎么样，什么AJAX模型，什么CSS+DIV结构，什么ACID2规范……各种浏览器标准也跟着恶战不休，谁也不服谁，我们新做的页面在Firefox下兼容问题还没搞定呢——当然，AJAX还是很不错的，可以让用户把从前悠闲等待的时间都节省出来去赚更多的钱。”

“哇，好高深！”美编们喝了两口王老吉，冲下噎在嗓子里的饼干。

“栾东你懂的东西好多啊！”扫地的阿姨路过栾东身边，也凑了一句。

“嗯，也没什么，这些都是显而易见的东西，我……”

“脚抬起来一下行吗？”扫地的阿姨说。

“哦，对不起！”栾东抬起脚，接着说：“我刚才说到哪儿了，消费品市场也是这样，手机、笔记本、MP3、数码相机、游戏机，牌子多得数不过来，质量越做越差。拿游戏机来说，X360有一半会三红，PS3有一半光头质量残次，硬件商不求质量，但求利润。软件方面，现在是低成本白痴弱智游戏横行市场，一统江湖，什么大学白痴教授监修成人脑锻炼，瑜伽，旅游指南，电子词典软件大卖特卖，《DQIX》搞成NDS独占，《MH3》改成Wii独占，软件商不求进步，但求赚钱。你们说，NDS、PSP、PS3、X360、Wii发售至今，五个主机，三年里你能说出五个值得一提的原创RPG么？一个十来年前的《FFII》被移植多少次了？SFC、WSC、PS、GBA、PSP……我看快到PS3了。2007年大陆媒体评的最佳电视游戏居然是《COD4》——一个PC平台模式的FPS……电玩书刊市场更是恶性竞争，过去每个月只要买两三家的杂志就照顾过来了，现在怎么样，看看那些破杂志社们加起来一个月能出一百本书，市场上什么都有，PS3专辑，X360专门志，PSPe族、ISO套装，NDS软件工具大全，口袋玩家、掌机宝典、游戏城寨、十年游戏年鉴、游小说、高达全集、街霸画集……”

“哇，好厉害，栾东你专门背过这些吗？”

“也没有啦，现在就是，13亿人要吃饭，不仅要吃饭还都想过得比别人好，大家就拼命赚钱，你死我活的，什么花招都想得出来。就拿我们网络方面来说，互联网上有一半内容是垃圾，另一半内容是广告，Alexa成了各种网站站长的亲爹，百度成了各种网络企业的亲妈，谁最流氓，谁就最赚钱，谁不放美女露点图，谁就没流量——要是货真价实的图还好，大部分是你点进链接，马上被恶意插件强奸。防火墙就是形同虚设，根本不会被惊动；Windows Defender还装模作样弹出窗口想禁用人家——结果自己先被禁用了；360XX卫士最多挡个一招半式，提示‘您的电脑处于危险之中’，然后提示‘要卸载插件请重启电脑’，结果重启之后呢？你们猜猜怎么样，它自己先被卸载了。”

“嗯。这个倒领教过，我的电脑经常中木马……”

“嗯，拿咱们来说，大家天天加班创造收益，你们有没有感觉到，要达到同样的市场效果，需要付出越来越多的机械劳动？这是一种经济现象。我举几个金融方面的例子，据我所知的几家公司的情况，你们都看到了，为什么现在上证……”

突然有一本《健美先生》从不远处飞来，正中栾东的脑袋，把栾东打得一个激灵，从沙发上跳了起来。

投掷杂志的赵明林怒气冲天地闯进会刊编辑室，栾东吓得踉跄后退了几步。

“栾东，你给我过来！”

文编组的组长杨晶迎上来挡住赵明林，问：“老赵，怎么啦？”

“晶哥，你让开，我他妈今天不揍他一顿，我得活活气死……”

“唉，老赵，你跟这种人发什么火啊，犯得着么，真的……”阿红和祺祺也站起来说。

“我求你们，不想挨揍就闪开。”

杨晶、阿红和祺祺闻言立刻分散开来。栾东见状，迅速钻进最近的一张办公台底下，大叫：“老赵对不起，出什么事了你说，我马上去改好，你别打我……”

“老赵，你别打他，有话好好说，又没啥深仇大恨！”杨晶站在一旁说。

“操！让你加个论坛新闻页的缓存，老子更新了一天的东西，全他妈没了！”

“啊，我……我知道了，是我覆盖错了一个文件……那个什么……论坛首页没有直接读数据库，就是……就是……老赵你先别急……你更新的东西都在，只是我调用错了，我覆盖错文件了，我马上改，老赵，你别打我！”栾东在办公台底下哀求。

“我操你大爷，你覆盖错了？你他妈认真看过没有？你又跑这儿来扯什么淡？啊？我们连续几天被攻击，老庞都忙疯了，你他妈好歹也是个技术，狗屁忙都帮不上，就他妈会跑到这儿扯淡！这帮人都在看咱们网络组的笑话，都在看你的笑话，都他妈把你当成一个小丑，你看不出来？栾东，你没有一点耻辱感么？你是不是个正常人啊？”

“老赵，我们没看网络组的笑话，”李晗站起来说，“我们……”

“我操你大爷，你给老子闭嘴！我收拾我们组





的白痴，有你插话的地方？滚！”

“……”

“栾东，还不滚出来赶紧回去改！妈的，我从1数到3。”

“不用数不用数，我这就去改，老赵，我错了！你看赵姐都生气了……”栾东说着从办公台下面爬出来，趁赵明林上当回头看的功夫，快速冲过他的身边，奔着自己的座位去了。

“栾东，你大爷的！”赵明林发现中计，指着栾东的背影说：“老子他妈这个月不让赵姐炒了你，老子就不姓赵！”

赵明林在会刊编辑室放言说，如果今后谁再敢做栾东的听众，就打断他的腿，接下来又发了一通脾气才回到网络组，正好看到赵蕾和庞万里陪着熊若明往门口走，看样子是要送熊若明离开。赵明林于是迎上去，问目前网站情况如何。

熊若明说：“我和老庞刚才重新调整了一下硬件防火墙的参数，现在情况有一点好转。软件方面还有点办法，我们自己写一个过滤器配合ISA Server，我已经和老庞商量了做法，我们各负责一部分代码，现在我就回旅馆写，写好在线发给你们，明天下午应该能搞定。另外图片服务也可以静态化，栾东那部分代码我帮他改，也是明天下午搞定，按目前的情况，如果攻击不再加强，我们预计明天晚上绝大部分访客都可以正常访问了。不过这也是治标不治本，要抵挡攻击，我觉得还是考虑把服务分布出去比较合适，硬件防火墙规模和专项配置也要调整一下，现在企业发展这么快，网络安全方面增加一点投资也是应该的吧，看赵蕾能不能申请到经费了。”

“赵姐就会给老板省钱。”赵明林说。

“呵呵，这回我尽力申请经费吧，我会写份报告发给肖总。”赵蕾说。

“唉……真是没面子，又麻烦你来帮我们收拾烂摊子……”庞万里对熊若明道。

“搞定请我吃饭就行了，不必客气，先办正事，有什么话回头再说。”熊若明说完便离开了公司。

赵蕾把赵明林叫到自己的办公室。两人沉默了一会儿，赵明林先开口了。

“赵姐，对不起。我不应该朝栾东发火。”

“赵明林，我叫你过来，不是为了让你道歉。最近大家压力都很大，我不怪你，只是，你应该注意点你的脾气，你这样闹，别的组都看在眼里，会笑话咱们网络组，家常事都搞不定。另外你这样说话真的会影响团结，你想，你爹这么跟你说话你估计都不高兴，更别说你跟他们只是同事关系，你要所有人都敢怒不敢言，本来你是对的，他们都觉得不服气了，这样下去，你以后怎么推进工作呢？你有没有想过，他们怕的是你玩过散打，不是认为你说得有道理？”

“是……”赵明林说，“我以后小心。”

“我跟你讲一条大道理。你知道，拉登炸了世贸大楼，害死了多少人，但他都不觉得自己做错了；国外有一项调查的统计，有一半以上的杀人犯，记者采访他们，他们都不觉得后悔——为什么会这样呢？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思维方式，你不了解他们是怎么想的，你就没法让他们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你现在是个副组长了，主抓工作效率，你更要去想，栾东为什么会这样做，他为什么不觉得自己的行为很傻，你得了解他，站在他的立场想解决方案，这样才能帮助他改正。你到底是想帮助他，还是想自己发脾气爽快一下？”

"……"

"我跟你说真的，你工作做得出类拔萃，社里很看重你，但你脾气不控制好，如果担当重任，很可能在关键时候坏了大事，懂吗？你不想一辈子当副组长负责服装新闻吧。"

"是……赵姐，你说的是。"

"你怎么这么服帖啊？是不是看我是女人，懒得跟我顶？"

"哪里哪里，"赵明林笑道，"赵姐您巾帼不让须眉，虽然是女儿身，我们平时都把您当男人看待的。咱们公司都是女人当男人用，男人当牲口用，像栾东这种不听使唤的大牲口，您一个顶他八个。赵姐您站在我们面前，我们看到的不是一个弱女子，而是八头牛！"

"你这小子……"

"好了好了……赵姐，您饶了我吧。我以后注意。这次实在是……我跟你说，我忍了他好久了，我今天真的是受不了了，这个栾东，就是一傻逼，真的，狗改不了吃屎，不管用什么教育方式——您不这么认为么？赶紧让他滚蛋走人吧，有这种人在，拖累整个技术组的工作效率，你说网站能好么？你说最近这一年，我跟他发过多少次火了？我自己都觉得不值，我真的是为了网站，要不你说我图什么？我喜欢发火么？我为什么从来不跟庞万里发火？人家工作到位，遇到问题立刻解决，从不推三阻四，雷厉风行的，而且说娶女版主就立即娶到手，嘿嘿，这种人才是咱们公司最需要的。"

"这个我知道。赵明林同志，我代表组织跟你保证，栾东肯定留不下的，这次能力测试就会看出来，即使他过关，我们也会人为调整一下分数，唉……这小子太不上进了。你先回去吧，后面你还有几个要加缓存的页吧，庞万里说，让你去找王文涛做。"

"就这屁大点的事，又要麻烦王文涛……"



六

1月8日，周二。

夏萱一觉睡到下午才醒过来，一看手机有10个未接电话，都是胡斌打来的，还有6条未读短信，5条发自胡斌，摘要都差不多，说是正在楼下等她，一起吃了饭去医院，另外一条来自庞万里。

看到庞万里这三个字，夏萱一下子就清醒了，她揉一揉眼睛，确信自己没有看错发件人，然后点开那条短信：

"把你写的Forward IP Analyzer发给我。多谢。有机会去北京请你吃饭。庞万里。"

看到这条短信，夏萱心里又是惊喜，又是难过。

三年前，庞万里在北京一家互联网公司做技术总监，夏萱黑过庞万里所在的公司的网站，两人由此结识。那时候夏萱还在读高中，情窦初开，一发不可收拾地爱上了这个英俊幽默的大哥哥，可庞万里并不怎么喜欢太聪明又未成年的少女——尤其计算机方面还比自己厉害。他发了一年的愁，本想直接拒绝，可夏萱实在太天真太热情，让他每次都话到嘴边说不出口。两人断断续续地交往，也算是粘在一起了一段时间，夏萱说考上大学就搬出来和庞万里同居，庞万里暗自叫苦。在夏萱来说，那段时光是她最快乐的日子，她从未体验过喜欢一个人的感觉，更是对自己发誓如果不能嫁给庞万里，就一辈子不嫁人，或者随便找一些乱七八糟的男人交往了此"残生"。

过了不久，庞万里因为好友熊若明极力邀请，跳槽到Cosdream公司，正好借此机会离开了北京。离别时，庞万里含蓄地表达了自己不能和她在一起的意思，为夏萱颁发了一张朋友卡。夏萱伤心至极，却装作无所谓，还鼓励庞万里早点再找女朋友，庞万里诺诺称是，心说懂计算机的女孩就是明事理啊。

庞万里离开，夏萱忧伤了一段时间之后，开始和不同的男生交往，但却从未再找回过当时的快乐。

此后，两人相隔千里，各有自己的新生活，保持着简单的联络。庞万里偶尔联系她，都是在技术上找她求教，从没再表示出半点情意。听说庞万里和朱颖订婚，夏萱哭着发了短信祝福，还装作没事儿似的跟庞万里开了几句玩笑，可私下里，她好几



天没吃饭，夜里坐在阅览室的墙角，差点要割腕自尽，要不是胡斌天天守着她寸步不离，还不知道她会做出什么傻事。

庞万里当然不知道这些，这回又发来短信，想要夏萱写的一个IP分析程序。

夏萱把头蒙进被子里，越想越伤心，又哭了一会儿，才渐渐平静下来。

算了吧，夏萱心想，都跟自己说过一千遍了，只要他跟那个什么朱颖在一起能幸福快乐，自己就凑合过吧……何必非要嫁给他，就顾着自己高兴，他要是不喜欢自己，以后的生活多没劲啊。于是，夏萱又摸出手机，输入回复：

"好，我刚起来，马上就发给你。冷死了……深圳还暖和吧？你老婆有没有把你养肥？"

夏萱说是要起来，却舍不得暖和的被窝，探头看看宿舍里姐妹们都不在，磨磨蹭蹭花了半个小时的时间才穿好衣服，下来打开电脑，找到自己以前写的那个Forward IP Analyzer，正准备发邮件，又收到一条来自庞万里的短信：

"懒虫，你也不愁嫁不出去……我早上发的短信，现在已经用不着了。深圳温度还好。我现在胖了点。"

夏萱看到短信，气得直跺脚，把手机摔到床上，大骂庞万里狼心狗肺，骗自己起床挨冻。骂完愈发感到委屈，把手机捡回来又读了一遍短信，看到庞万里说他胖了点，却不是吃自己做的饭长胖的，夏萱心里一酸，咬着嘴唇又想哭，泪腺刚得到命令准备生成眼泪，胡斌的电话就打了进来。

"萱萱，你终于起床啦，我在……"

"呆子！别说啦！我知道了……马上就下去。"

夏萱叹了口气，收拾心绪，扒到窗前看到胡斌正在楼下等她。一阵冷风吹过，冻得胡斌缩起脖子，绕着一个井盖一边转一边跺脚。

这个下午，熊若明和庞万里已经基本挡住了黑客对网站的攻击，两人都一夜没睡，此刻正坐在赵蕾的办公室喝咖啡，同时观察着服务器的运行情况。庞万里早上就写完了自己负责的那部分代码，等熊若明同步的时候，偷闲找夏萱要那个小工具，是打算通过入侵代理服务器追溯攻击者留下的蛛丝马迹，后来想想还是先算了，这笔账暂且记下，自己有一周没好好睡觉了，还是等忙过这一段，回过头来再考虑回敬那些攻击者。

赵明林推门进来，说根据大家的反馈和访客抽样调查，现在网站访问基本正常了。简要说完网站的情况，赵明林提议大家一起去吃顿饭。

"走走走，赵姐，老熊，老庞，叫上王文涛，咱们吃饭去。"

"你们去吃吧。我家里那口子等着我回去呢。最近这一周，我就回去过两次，总计在家待了不到5个小时，再不回去，她估计要跟我闹离婚了。"

"闹离婚？"赵明林笑道，"你也就骗骗老熊吧。你们俩啊，在一起甜得都找不着北了，你老婆要舍得跟你发脾气，我敢把脑袋放进U盘里格了。"

"我……"

"当然新婚都这样，在一起时间长了，各种问题暴露出来，就没劲了。真的，老庞，往后还有几十年的日子要两人一起过，你得悠着点。"

"……"

"老熊，我跟你说，我们都是在外面装作不怕老婆，其实回家还得听老婆的话；老庞不一样，他是在外面故意装作怕老婆，回家就等着人家伺候他。虚伪啊。对了，你见过他媳妇没？咱们网站Cosplay区的美女版主，长得真干净。"

"没见过……"熊若明放下咖啡，对庞万里说："带出来吃顿饭，让俺瞧瞧？"

"那没问题，明天，好吧？明天咱们网络组聚一次餐，大家都把老婆带来。今天我一定得回去……"

"不行不行！"赵明林说，"明天大伙一起吃，今天咱几个先开小灶，老熊来一趟多不容易，你还推三阻四的，我叫我老婆来，你叫你老婆，王文涛叫上他女朋友，老熊和赵姐一起。就这么定了啊。"

"这个……"

"老庞同志！"赵明林把手按在庞万里肩上，语重心长道："我们知道你新婚燕尔，一周没碰老婆，心急，这个组织上都能理解。吃了晚饭，你再回去行云布雨，对身体好，饿着肚子哪能办事呢？"

"饿个毛……我回去就不能做饭了么？"

"哎别折腾了，还做什么饭，吃现成的！就这么定了啊——对了，把杨晶和无双也喊上，最近晶哥帮了咱们不少忙。我去张罗，咱们5点出发！"

"杨晶现在和无双在一起啦？"熊若明问。

"嘿嘿，你走了以后，咱们公司变化大着呢。"赵明林说，"等会儿吃饭我跟你细细道来。"

"不错不错，"熊若明连连点头，"杨晶不简单。我当年还在网络组的时候，他临危受命在文编组抓出品效率，会刊部有现在的成绩，多亏了这小子。"

"也不见得吧。"赵明林道。

"差不多。"赵蕾说，"不过杨晶肯这么拼

命，我觉得有一半功劳来自无双。老庞，你有没有这种感觉？”

“呃……这个……貌似有一定的道理。”庞万里说，“好吧，那就听你们的，我把我老婆叫来。咱们去吃一顿烤肉。”

“好，我安排下工作，咱们5点出发。”赵蕾说。

这时候，庞万里放在桌子上的电话响了起来，赵明林看到来电的图片显示是朱颖，突然想起了什么，一脸坏笑地对庞万里说：“老庞——免提——轮到你了！”

“哎？轮到我了么？”庞万里窘道。

“呵呵，上次是杨晶，上上次是王文涛，这次确实是你。”赵蕾笑道。

“我……要不然下次？我今天……”

“不行不行，愿赌服输嘛，说话得算数，不能玩赖啊！”赵明林说。

“行……”庞万里叹息道，“行，老赵，你下次输给我，你看我怎么整你。”

“哈哈，我会输么？我不会输的！”

庞万里无奈地按下接听键，选择打开免提，扬声器里传出朱颖的声音。

“……喂？”

“啊。是我。”

“嘿嘿，人家刚洗了澡，可干净啦。”

“那也不跟你玩迷你游戏。”

“讨厌，那不行。你快回来抱我吧！”

“我……我回不去了。”

“啊？那……那为什么啊……你中午还说能回来呢……”

“公司临时有事。”

“是吗……可是……我想让你抱我，想玩迷你游戏……你都好长时间没睡好觉了……你回来，我做香菇素菜包给你吃吧！”

“咳咳……你想我不？”

“嗯嗯。想！可想啦！都想哭了……”

“真的？”

“嗯……我想你。”

“那也没办法，网站的事儿还没弄完，今天回不去啦。”

“啊……是吗……那你……那你晚上能睡觉吗？”

“我看情况，你老实在家待着吧。”

“那……可是……我想你……”

“不许想，老实待着！”

“那你得说‘乖，老实待着。’”

“乖，老实待着。”

“嗯嗯……想你……那你看了我上午发给你的图吗？我COS的凉宫春日，点击12000多啦。我发给你的是杂志社选用的。”

“什么宫日什么？春宫图？”

“讨厌……是凉宫春日！就知道你没看。你都不看我的图片……”

“我回去看你就行了，你就COS你自己，什么衣服也不要穿。”

“哼。那……你都不回来……”

“呵呵，好了，不逗你了，网站的事都搞定了，昨天老熊过来了，今天一起吃个饭，你过来公司这边吧。”

“啊……是……是吗……太好了！讨厌……我那么想你，你刚才还骗我……那我现在过去！”

“来吧。”

“那你想我吗？”

“想。”

“那你想抱着我吗？”

“想。”

“嗯嗯。我现在就过去，到了给你电话！”

“好。那我先挂了。”

“好，拜拜。我去穿衣服啦！”

庞万里挂了电话，大家笑着对刚才的通话品评了一番。

“原来你们俩管夫妻例行公事叫‘玩迷你游戏’，有创意啊。”熊若明笑道。

“哎？你听出来了？呵呵……这可不是我的创意，栾东元旦在年会上演示PS2的《战神II》，玩到某场景，有一个做爱的Mini Game，我印象很深，后来就跟朱颖决定用Mini Game代替那个词了，嘿嘿……”

“《战神II》我也玩过啊，怎么没注意有什么少儿不宜的场景？”熊若明奇道。

“我记得就在开始游戏不久，一个有水池的大厅里，这种猥琐的隐藏关只有栾东能发现……”赵明林插话道，“不过话说回来，栾东这小子现在不务正业，《铁拳》玩得还行……”

七

1月9日，周三。

下午，妈妈来到校门口，给夏萱发了信息，说要一起去看三叔，爸爸已经在医院了。夏萱懒洋洋地收拾了一番，背上包离开宿舍。

走在通往校门的路上，夏萱试着回想三叔在自己记忆中留下的种种劣迹。

那时候，夏萱读小学，和爸爸妈妈一起在湖南和江西交界处的一个小县城里生活，还没搬到北京。三叔在县里是出了名的游手好闲，爸爸在县公



安局做警察，没少教训三叔，可三叔毫无悔改之意。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三叔约了一帮人倒卖毒品，那时候夏萱还不懂这些，只记得一次三叔往外省送什么货，被爸爸抓住，三叔气急败坏，吼着让爸爸别管他，爸爸大骂三叔混蛋，结果那伙人冲上来，砍断了爸爸左手的手指。

爸爸到医院包扎，妈妈带着夏萱去看，三叔也去了。妈妈陪着爸爸在医务室里处理伤口，三叔呆呆地站在门外的垃圾桶旁边，夏萱得知爸爸因为抓三叔受伤，恨死了三叔，冲出来拼命用自己的小拳头打三叔，朝三叔吐口水，而三叔只是漠然地站在那里。爷爷奶奶也到医院去看爸爸，三叔本来是爷爷奶奶最疼爱的一个儿子，可那天，奶奶看着三叔，自己哭了，骂三叔造孽，爷爷打了三叔一个耳光，后来爸爸说那是自打三叔出生以来，爷爷第一次打他。三叔挨了这个耳光，用手摸着那半边脸，还是沉默不语。后来爸爸、妈妈、自己和爷爷奶奶都离开了医院，三叔还是丢了魂似的站在原地，直到其他警察把他铐起来带走。

因为这件事，三叔被判了一年刑，爸爸被嘉奖，事情传出去，爷爷奶奶气得病了好久，之后连门都不愿意出了。三叔入狱之后，爸爸把发给自己的奖状砸得稀烂，扔进垃圾堆，妈妈呢……夏萱好像不太记得妈妈当时的反应了。

一年之后，三叔出狱，却依然本性不改，终于有一次，他在本地做一笔“大买卖”，被爸爸抓到，彻底被送进了局子，蹲了整整十年牢。

这十年里，爷爷奶奶相继去世，爷爷临终前连三叔的相片都不愿意看，奶奶最后老泪纵横，托付爸爸将来好好照顾三叔；爸爸则因为这次抓捕行动立了大功，加上一个难逢的机遇，调动到北京工作，于是一家三口便搬离了老家。

去年年中，三叔被放出来，没过几个月就一病不起，到医院检查发现是艾滋病，并且已经病入膏肓，无药可救，只能勉强维持一段生命。

爸爸一直照料他，直到前几天，医院通知三叔病危。报了一次病危，三叔不知怎么又活了过来，还是只有偶然的几分钟清醒时间，却突然想要在永别人世之前再看一眼二嫂和侄女。为了这个事儿，爸爸和妈妈已经拌了好几天嘴。

夏萱看到妈妈在校门口招手，快走几步迎了上去，拉着妈妈的手。妈妈带着她走出学校，娘俩谁都不说话。

夏萱看出妈妈有点不对劲，便开口问道：“妈，你怎么啦？”

“萱萱，你对三叔……是什么印象？”



“一个毒贩子呗……还能有什么印象。”

“唉……”妈妈一声轻叹，“三叔是帮过咱们家大忙的。”

“什么忙啊？”

“以后……以后有机会告诉你吧。”

“切，这有什么好隐瞒的。不过——你不说我也能猜到，即使是十恶不赦的坏蛋，大多也会对自己家人很好，虽然我没看到三叔帮了咱们家什么忙，虽然我只看到三叔砍伤了爸爸，但我也不记恨他了。这么多年啦……其实人活着都挺不容易的。”

“傻丫头，你怎么说这种傻话……”妈妈苦笑道，“又看了什么小说记住的？这种话啊，或许再过二十年，你才会懂……”

“有那么高深吗？”夏萱不服气。

“傻女儿……”

“哼，我可不傻！”

妈妈带着夏萱乘公交车来到三叔住的HIV定点医院，走到二楼住院部，爸爸已经在楼梯口等着她们了。

“我跟女儿说两句。”

妈妈点点头，爸爸带着夏萱走到玻璃窗前。

“萱萱，你还……恨你三叔吗？”

“早就不恨了。”

“你三叔……从前喜欢你妈妈。”

“啊？”这件事夏萱可是头一次听说，不由愣了愣。

“那都是以前的事了……”

“那……那……我妈喜欢三叔吗？”

“呵呵，你妈不是嫁给我了嘛，当然不喜欢三叔了。”

“嫁给你之前呢？”

“之前当然也喜欢我……”

“我觉得……好吧，就算是你说的那样……那怎么从前没听你提过……”

“告诉你这些也没用。”

“那现在干嘛告诉我？”

“你三叔……现在神智不清，一会儿你见了他，要是他胡说些什么，你别往心里去。”

“哦……我知道了。”

“你三叔本来不是个坏人，只可惜……他……他……唉……”

“贩毒、屡教不改、带人砍伤你、让爷爷奶奶因为他死不瞑目，这还不算坏人？我同情三叔，是因为他现在的遭遇挺可怜的，我不记恨他，是因为释迦牟尼说过‘恨不止恨，唯爱能止’，但他是个十足的坏蛋，这个您要否认么？”

“呵呵……萱萱，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会说话了……”

“这是基本的常识……”

“常识……你觉得你能判断一个人是好是坏？我们一直教育你，人有好坏之分，教育你做个好人，这没错。但其实啊，什么是好人，什么是坏人，一辈子也别想说清楚。”

“爸，我觉得你和妈妈今天都好奇怪啊……三叔到底帮过咱们家什么大忙？”

爸爸看着夏萱，半晌无语，妈妈走过来拉着爸爸，说：“走吧，进去看看。”

“等一下……”爸爸转身朝向窗子，望着远处灰蒙蒙的天空，掏出一根烟放进嘴里：“等我抽根烟，咱们就进去。”

爸爸抽烟的功夫，妈妈和他站在一起望着窗外，夏萱在心里回想三叔从前的样子。三叔有点胖，看上去脸上总是不怀好意地笑着，好像听妈妈说过，三叔这微笑迷倒过不少女人呢——可惜自己那时太小，没觉得三叔有什么魅力。小时候，三叔给自己买过不少稀奇古怪的好东西，还带自己去过大水库，那天，三叔约了好多大人一起带着小孩在水库边上野餐，三叔烧的玉米和野鸡肉有一大堆人抢，不过他把最好吃的丁香鸡翅分给了自己，嘿嘿……自己当时吃得满嘴油，给三叔抱着去蓄水池边洗脸，三叔说要把不爱干净的女孩扔进水库，自己吓得大哭……三叔还坐在水库的大坝上，抱着吉他给大家弹唱，好多人鼓掌叫好，后来三叔骑着单车带自己回家，路上还扯着嗓门给自己讲故事……故事的内容是……记不起来啦……

现在的三叔，大概已经病得皮包骨头了吧，现在的三叔，还能不能记起十多年前那些片片断断？

爸爸抽完了烟，说三叔在214号病房，让夏萱打头推门进去，他和妈妈跟在后面。

可是，当夏萱鼓起勇气推开病房的门，擦过周围的医生和护士，来到三叔的病床前时，却发现三叔已经死了。

八

1月11日，周五。

文编组组长杨晶带着女友无双走到栾东的办公台前，栾东正在淘宝的网页上买东西。

“你小子，上班就看淘宝啊？”杨晶在栾东背后说。

栾东吓得一抖，慌乱中不忘按下Windows+M。

“晶哥你……别告诉老赵。”

“行，我不跟他说。你帮我个忙，推荐款手机吧。”

“那没问题！”栾东拍着胸脯，“大概什么要求，谁用？”

“我用。”无双说。

“啊……是吗……”栾东打量着无双，问道：“敢问无双姑娘想买什么样的手机呢？”

“我要用Windows Mobile的。”

“我都不知道什么是Windows Mobile。”杨晶说，“好用吗？”

“呃……这个……好用是好用，不过要花时间才能熟悉，不太适合女孩子吧……”

“有什么不适合的，Windows Mobile写了男性专用吗？”无双不满道，“微软这么大的厂商，既然出了手机操作系统，肯定不会让我这么聪明的女孩学不会使用吧？”

“这……说得也对。敢问姑娘以前用过Windows Mobile手机吗？”

“没。就是想体验一下。”

“你体验还不是我花钱。”杨晶说。

“给老婆买手机是天经地义的嘛。”栾东笑道。

“我没说不是啊。”杨晶摊开双手。

“呃……好吧，推荐你多普达S1精英版，256MB Flash ROM，128MB RAM，OMAP850的CPU，200MHz，TouchFLO界面，挺不错的。买白色比较适合你吧。”

“我不会问价格的，”杨晶说，“栾东，你也不会告诉我价格的，对吧？因为你知道无论多少钱我都会买来送给她。”

“那没错，我不会告诉你这款手机现在的行货价格大概在4000左右，水货3000左右。就算你问我，我也不说。”

“那就好。”

无双听得捂着嘴笑，拉起杨晶的手，对栾东说：“怪不得你工作做不好，天天就研究这个。”

“啊？谁说我工作做不好？”

“哼。上个周末我从昆明赶过来看晶哥，半夜十二点，我们都准备……嗯，准备睡觉了，主编突然打电话叫晶哥来公司开会，就因为你把一个页面搞扑了，害得晶哥好多东西要在第二天早上之前重做出来，一晚上都没回来陪我！”

“这……”栾东红了脸，搔着头赔笑脸给无双，“嘿嘿，我哪里想到……”

“哼，你那些破网页再出问题，我就告诉老赵收拾你。”

“……”

“哈哈……”杨晶大笑，对无双说：“你别拿老赵吓他，现在没事啦，那个页不归栾东负责了。”

“嗯，那还差不多……栾东你好好干活吧。别老出错啦！”

“是是是，姑娘教训的是！”栾东连忙点头。

杨晶带着无双转身要走，看到栾东桌上的索爱K790C，遂停下来道：“栾东，不要用直板手机。真的。我跟你说过好几次了，男人就要用翻盖的才是爷们儿。”

“胡说！”栾东不以为然道：“演《007皇家赌场》的丹尼尔・克雷格就用我这个手机。谁说翻盖才爷们儿？”

“栾东，那是丹尼尔・克雷格，丹尼尔・克雷格用什么手机都是爷们儿。你……不一样的。”

栾东愣了愣，想想无言以对，只好讪讪地调过头，不再理会杨晶和无双，在桌面上不停地点击右键-刷新。

杨晶掏出自己的Nokia 7390，用拇指熟练地推开翻盖放在耳边作接听状，问无双：“怎么样，比直板如何？”

“嗯……你呀，跟丹尼尔・克雷格一样，用什么手机都帅！”无双甜甜地说。

栾东刷新桌面的时候，朱颖正在家里为庞万里准备晚餐，这是一个难得的双休日之前的周五，朱颖买了庞万里最爱吃的几样菜，哼着小曲儿开始烹饪。

庞万里下班之前才想起来检查邮件，打开收件箱发现一封来自夏萱的邮件，看日期是周二的，附件是他之前要的那个IP分析软件，正文寥寥几句，夏萱说她看到庞万里公司网站正在被攻击，也看到了公司的应对措施，其实要黑掉对手也不难，她发现对手网站无数技术漏洞——想搞掉对方，只要庞大哥你一句话，奴家赴汤蹈火在所不辞云云……庞万里回信道：用不着，别做傻事了。好好学习，凭你的本事，将来可以找到比我NB得多的工作。

来到地下停车场，庞万里一眼就看到熊若明正在跟警卫下象棋。

“老熊……”

“哦……等到你了。我有几句话想跟你说，又懒得上楼，就在这儿等你了。”

“你……那咱们到车里说？”

“好，等我马上就赢了。”

“你赢个球！”警卫冷笑道。

然而，熊若明确实只用了三步就将死了警卫。警卫兀自傻傻地盯着棋盘，熊若明和庞万里坐进车子，开出了停车场。

“栾东有没有跟你说过他要自杀？”熊若明开口问。

“他？呵呵……他说了一百遍了。他还说要把

遗嘱放在他的C盘根目录下，要是他失踪，让我们记得打印出来。这人有点不正常。”

“自从喜欢上你老婆之后？”

“嗯……”

“他跟我说，他五年前就认识你老婆了，那时候就下决心打算努力拼搏，娶到你老婆，我招他来公司的时候，他还是相当用心的，做事也很得力。一年前，他找你老婆表白，你老婆没答应他，说已经有了喜欢的人，后来他才知道是你。你们俩领了结婚证，他就觉得人生失去意义了。”

“那我真没办法……我救不了他。”

“我看他的博客……”

“老熊，你别提他的博客了，他写那些东西，我还真看过，只不过没一篇我能忍着看完的。这小子一天到晚自惭形秽，把自己写得跟狗屎一样可怜，好像全球不幸的事都让他一个人遇到了，意志消沉不说，还特别愤世嫉俗，发表一些狗屁观点，全公司都看他笑话。不就是暗恋的女人嫁给别人了么？要是曾经跟你在一起，然后分开，又嫁给我，行，你伤心也有道理，问题是人家从来就没喜欢过你，你们从来就没开始过，你丫什么记忆都没有，你说你难过个毛啊？堂堂七尺男儿，天天愁眉苦脸那个熊样……苏见信有个新歌，名字忘了，结尾是：别再说对不起，心碎没多了不起，这点痛谁会放在眼里，这点痴情我还给得起。我送过他这张专辑。”

“呵呵……你还真够损的。”

“这有什么。不过我怀疑他没听。要说我也不该背后骂他，但是我发现这小子最近跟我玩阴的……”

“什么玩阴的？”

“工作上。好几次我发现他故意把代码写的很低效，还有至少两次我逮住他把几个用得很好的foreach都注解掉了，可能没来得及删除。”

“哦？”

“不知道他心里怎么想的……我估计是没心思干下去了，故意乱搞等着被开除，主动辞职没有遣散费可拿。”

“哦……”

“后来我把他叫到我办公室，奶奶的，我推心置腹，跟他说：栾东，我求你了，你别给我故意捣乱成么？就因为你喜欢我老婆但是没得到，让我在潜意识里觉得我欠你点什么，其实我不欠你什么吧？那么多人在月评报告里要求我和赵姐辞退你，我看老赵都气得快揍你了，我顶着压力由你在这儿混，因为我想留你到年底，让你小子领了年终奖再滚蛋，你说我图什么？你就老老实实的，让我达成这个心愿不成么？”

“呵呵……你这么说的？后来呢？”

“后来这小子老实了一个月左右吧，最近又开始频繁出错了。唉，懒得管他，反正快放假了，由他闹吧。”

“嗯……我昨天晚上跟他聊天，从我的感觉来看，他这回说自杀好像要玩真的……”

“是吗……”

庞万里沉默了一会儿，又问：“你想让我怎么帮他？”

“你跟你老婆春节要出去度蜜月了吧？”熊若明问。

“嗯。我会提早两周左右走，请了一个月假。怎么？你想让我带上栾东？”

“……”





“呵呵，其实挺想跟你一起去，要不你临时找个女人，跟我和朱颖一起出去玩一个月？”

“你还别说，我挺想的。”

“别光想不做。你要约赵姐，她保准答应，哈哈。”

“呵呵……我听栾东说，好像他约了你老婆下周抽空见最后一面。”

“哦。朱颖跟我说过，栾东最近约她见一面，说要送她什么礼物，她本来不想去，我还让她答应栾东，不过没说是下周。”

“到时候……他们见面之后，咱俩一起找他谈谈吧。”

“好吧……不过我不知道谈什么。”

“临场发挥吧，我来主持。”

九

1月17日，周四。

三叔去世一周了，爸爸外出执行公务，妈妈和夏萱一起带着三叔的骨灰盒回到湖南老家，把三叔的骨灰撒在了家乡的山上。三叔是在那座小山下的医院里出生的，一辈子没过上几天好日子，如今变成轻飘飘的灰烬，又回到了故乡。

三叔没有成家，没有遗嘱，也没有任何可供分配的财产，人走了就什么也不剩下了。回程的飞机上，妈妈问夏萱：萱萱，你以后会想起三叔吗？夏萱说不知道，也许会吧。

妈妈沉默不语，直到空姐来分发简易晚餐和水果，夏萱忍不住开口了。

“妈……你是不是……喜欢三叔？”

“傻丫头……为什么这么问？” 妈妈失笑道，“是不是你爸跟你说什么了？”

“我知道的，女人要是喜欢一个男人，不管他做什么，她都会爱他。” 夏萱心想，妈妈的性格原来和自己这么接近，难道……难道妈妈嫁给了爸爸，却爱着三叔？

“你呀，什么也不懂，就会胡说。”

“妈……人家其实什么都懂的……三叔到底帮过咱家什么忙啊，你们干嘛不告诉我呢？”

“告诉你……也行，不说出来，压在我心里挺难受的。” 妈妈看着夏萱说：“你真想知道吗？”

“嗯。”夏萱下决心说：“我想知道。”

妈妈吃了一块蛋糕，喝了两口橙汁，静下心来，一边回忆，一边对夏萱说——

我刚毕业的时候，跟你现在差不多大，我被分配到你爸爸他们那个县的中学教语文，你三叔呢，他是学音乐出身的，拿着学院的介绍信，来应聘学校的音乐老师，结果不知道为什么没被聘上，可能是他那时候油嘴滑舌，校长不喜欢吧。我是先认识你三叔，后来才认识你爸爸的。

你三叔那时候风流成性，见到谁家姑娘都想染指，他有一回到学校来，跟我说喜欢我，我就没当回事。结果有一天我下班，你三叔不知道从哪儿搞来一台钢琴，在学校正门口等我。我在批学生的作文，晚下班了两个小时，他就在那儿等了两个小时，等我走出来，校门口里三层外三层围得都是人。你三叔站在钢琴上，看我过来，马上把我叫过去，在那儿弹了一曲，然后当着那么多人，向我求婚，我这才知道他是要来真的。你想那是什么年代，那时候，哪有人像他那样胡闹的，我害羞得，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根本没心思听他弹的是什么，他那天弹完，也就几分钟吧，我看他停下来，什么都没说就走了。留下你三叔自己和一群围观的人在那儿。

第二天，他又来找我，笑嘻嘻的，问我同意不同意。这事儿在学校都传开了，连学生们都开我的玩笑。我跟他说，给我点时间考虑吧。可是啊，我回去，考虑了一个星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没法说服自己喜欢他，就是没有那种感觉。后来，我就跟他明说，拒绝了他。

你三叔呢，被我拒绝之后，倒也没怎么，还是老样子，见到漂亮姑娘就调戏两句，我看他挺好的也就放心了。

结果没过多久，他又来找我，说：我知道了，你不喜欢我这种风格的男人，但是通过我这么多时间的观察，我知道你喜欢什么样的。我二哥，是个光荣的人民警察，人长得那是仪表堂堂，性格也符合你的要求，我把我二哥介绍给你吧。我当时就说：你这人不是犯混么？我凭什么喜欢你二哥啊？我最讨厌的就是警察！你三叔说：我知道你现在嘴上这么说，心里欢喜着呢。要不这样，你跟我去看看我二哥，你要是真不喜欢他，我当然不强求你，但万一你喜欢呢……

其实啊，我那时候确实是做过梦，嫁给一个英俊的警察，呵呵，不知道怎么被你三叔看穿的。我当时是死不承认，不跟你三叔走。你三叔说：那我过几天再来找你。

后来他又来了两次，我磨不过他，就跟他去看了你爸爸。

我跟你三叔去的时候，你爸爸正在训练警卫，我看到的是个背影，等你爸爸转过来，我一看，当时心里一热，我就知道我会喜欢上他。不过我嘴上说的还是不喜欢，你三叔哈哈大笑，说：什么不喜欢啊，看你脸都红了，你跟我说话的时候，从来就

没脸红过，那天我弹琴看到你脸红，还以为是你喜欢我，后来才想明白是因为人太多了你害羞。我当时瞪着你三叔，也不知道该说什么。你三叔说：你俩的事儿，包在我身上！

接下来呢，他就开始为我和你爸爸制造机会见面，你爸也挺喜欢我，我们俩一回生二回熟，最后，我跟你爸爸在树林子里私定终身，说的话，都被你三叔偷听去了。

我嫁给你爸爸之后，两家都没有积蓄，你爸是个最普通的警察，不会来事儿，晋升什么的从来跟他没关系，我教书，也只能拿死工资。你大伯少年夭折，你三叔还是游手好闲，背着个吉他，到处晃悠，也没正经工作，你爷爷和姥爷身体都不好，我跟你爸俩挣的钱要拿出一部分养老人，所以我们那时候日子过得叮当响，你出生以后，生活就更拮据了。

家里没钱，你爸的脾气越来越坏，有一回我失手打碎一个碗，你爸抱怨了一个晚上，我哄着你睡觉，坐在凳子上淌眼泪，那天你三叔也在，他看不下去了，就起来说：哥，嫂子，你们别急，我出去看看，应该能挣点钱回来。

你三叔这次说到做到，离开了两年，说是在外面做生意，不时给咱们家寄来点钱，好几次解了燃眉之急。

你6岁的时候，一个挺偶然的机会，你爸带你去公安局玩，发现你对电脑特别感兴趣，你抱着电脑不撒手，你爸把你拽回来，你哭得那个凶啊……后来有空你爸就带你去他们单位，让你玩电脑。再后来发现你有点这方面的天赋，我跟你爸都挺高兴，可是那时候电脑多贵啊，家里拿不出钱给你买电脑。这事儿被你三叔知道了，他第二天就买了一台电脑给你。你爸挺吃惊，后来你三叔又经常给你买一些电脑配件、软件什么的，你是玩得不亦乐乎。

你爸越来越感觉不对劲，你三叔哪来那么多钱？后来有一次，你爸跟着你三叔去谈什么生意，才发现你三叔在贩毒。他们大吵了一架，你爸那次没抓他。

从那以后，你三叔给咱们家的钱，你爸就一分也不让动，都原封退给你三叔了。祸不单行，你读小学二年级的时候，你不会忘吧，那次你从滑梯上摔下来，把右眼摔斜了。

我跟你爸，抱着你哭了好几天，你爷爷奶奶跟着急得团团转，也没办法啊，我们把家里的积蓄都拿出来，想带你到北京看病。为了省钱，我们只买了一张卧铺票让你睡，我在卧铺车厢陪着你，你爸挤硬座。那时候正是春运高峰期，二十几个小时的火车，你爸给挤得动不了地方，憋得大小便失禁，结果咱们一家到了北京，先去给你爸做了膀胱手术，钱花了一多半。你爸窝火得，在北京是一病不起，我赶紧打电话找到你三叔。你三叔拿了钱，坐飞机赶到北京，找了当时最好的一家在眼科医院，给你做了眼矫正手术。

你三叔看到咱家这个样子，找你爸谈了一晚上话。

你三叔问你爸爸，为了你能有个好的成长环境，他这当爹的，到底愿意付出什么。你爸说，他看开了，当个穷警察，连老婆孩子都养不活，窝囊透了，你爸说：老三，为了女儿别再受罪，我什么都愿意干，我跟你一起贩毒吧。你三叔说：我怎么会拉你下水，你不但不用贩毒，还可以立功拿奖。你爸问，这话什么意思？后来他们俩就开始商量。

他们商量的什么，我都是后来才知道的。

单位统一给外勤警员买了保险，你三叔和你爸研究了很久，发现“十指任一指节缺失”的赔偿额挺高，就策划了一次抓捕行动。

你三叔带了一队人，故意让你爸逮住，你爸故意让那些人砍断了手指，你三叔因此蹲了一年牢，你爸拿到了保险赔偿。

有了那笔钱，家里一下就宽松多了，可你爸毕竟丢了半截手指，我当时恨过你三叔一段时间。这事儿那时候只有你爸和你三叔两个人知道，我虽然有点怀疑但也不确定，你爷爷奶奶都给蒙在鼓里。因为这个事儿，你爷爷气得这辈子第一次打了你三叔一个耳光，回家把你三叔那几件乐器都砸了，那时候你还在你爷爷家，不知道你还有没有印象。

如果说事情到此为止，那你爸也没什么太对不起你三叔的地方，可事情偏偏要一发而不可收拾。

你三叔出狱以后，本打算洗手不干了，可是你爸恰好遇到一个升迁到北京的机会，就差一件能让领导注意到你爸的大案子。

你爸找了你三叔，让他做卧底。你三叔想了两天，回来问你爸：要搞定多大的案子，才能保证你升迁到北京？你爸大概说了，你三叔就对你爸说：二哥，我不想出卖朋友，但是也不能不帮你，我答应你的要求，但我不当卧底，我也会参与作案，你要有本事，就连我一起抓了吧。

你爸坚决不同意，说：老三，你疯了吧？你三叔笑着走了，接着他居然就背着你爸联络了一次大买卖，最后他把交货的时间地点、参与作案的各级别接头人都差人告诉了你爸。

你爸得到情报，就开始犹豫，抓，还是不抓？如果抓了，自己的亲兄弟这次就不是三五年能出得来了；如果不抓，身为一个执法人员问心不安，而且这次升迁的机会也就泡了汤……

你爸把这件事，连同之前三叔的所作所为，都

跟我讲了，要我拿主意。我说：你自己决定吧。

你爸想了一晚上，决定带队行动。那次算是破了一个特大的贩毒案，省里都知道了。

事后你爸竭力为你三叔辩护，说你三叔是他安排的卧底，可是你三叔坚决否认通知过你爸交货时间地点，倒是其他犯人抖出你三叔不少老底，你三叔一概承认，结果……他就这样被判了十年刑……

你三叔坐上囚车离开的那天，我和你爸带着你去给他送行。你爸问你三叔：老三，我只想问你一句，为什么？你三叔没回答，对咱们说：以后你们一家好好过吧。

你三叔戴着手铐，想摸你的头，你闪开不让他摸，他就问你：萱萱，以后你长大了，还会不会记得三叔啊？你说，呸，谁会记得你，大坏蛋。你还朝他瞪眼睛。

你三叔转过头，他转过去，两个武警押着他，准备上囚车，他转过去，站稳了，才迈开腿往囚车那儿走。车门一关，你爸就蹲在地上嚎啕大哭，我拉都拉不起来他。

那一晚上，你爸像是老了十年。后来他们局长把升迁机会给了他，还发了他一笔奖金，过了两个月，咱们一家就搬到了北京。

再后来，提起三叔，你爸好像有点神志不正常，经常念叨：老三是咎由自取……不是我害了他。呵呵，他这么说，我也只能坐在他旁边，陪着他，不知道能说什么……

妈妈说到这里，转过头看了看夏萱。

夏萱眼里闪着泪花，喃喃地说："三叔……对不起……我不知道……"

"我有一次去监狱看你三叔，他跟我说，在我之前，他喜欢过一个江西的英语老师，叫栾芳，栾是个挺少见的姓啊，他离开之前，那英语老师已经有孕在身，也不知道有没有把孩子生下来，要是生下来了，现在应该比你大几岁吧……你三叔说这辈子爱过两个老师，值了，虽然哪个都没嫁给他。他当年临走，还给那英语老师肚里的孩子起了个名字，叫夏冬，因为孩子应该会在那年冬天出生，他说我要是碰到叫这个名字的孩子，比萱萱大几岁的，没准就是他的儿子。你三叔那天感叹，事到如今，他还真挺想念那个栾芳，后来再打听，栾芳已经不在那个学校教书了，去哪了不得而知，也不知道她们娘儿俩现在过得好不好——可话又说回来，孩子有没有生下来都是未知之数，就算生下来了，这么大的世界，哪里能碰得到……"

"夏冬……我应该叫哥哥呢，还是叫姐姐呢……"

十

1月18日，周五。

门铃响起来之前，栾东正在脑子里默念自己的策划方案。在这个下午，他将面临今生最后一次和喜爱的女孩见面。

方案是这样的——

他打算用1个小时的时间向朱颖演示PS3游戏并邀请朱颖亲自试玩，务必确保朱颖将来喜欢这台主机而不是任天堂的Wii；接下来献上自己的礼物——卡西欧数码钢琴PX-720，请朱颖在上面弹奏一首肖邦的夜曲，朱颖弹奏的时候，栾东将站在她身后往眼睛里挤两滴辣椒油，务求朱颖一曲弹罢回过头时看到自己泪流满面，栾东已经确认屋里没有任何可擦脸的毛巾或者哪怕一张能利用的纸片，如此一来，朱颖势必掏出她自己的手帕给栾东擦泪，这手帕自己就收下了；随后，栾东将会和朱颖一起谈一谈人生的大道理——发言稿名为《生活是一坨屎》，栾东一个月之前就打好了草稿，背得滚瓜烂熟；接下来，视朱颖的感动程度，栾东将邀请朱颖到阳台上和自己并肩站一会儿，或者一起坐在数码钢琴的前方让她教自己认键位，这两个分支都只有一个目的：靠近朱颖，好好闻一闻自己朝思暮想的女孩身上动人的香味——当然，这件事也可以在她醉心某个游戏的时候偷偷做；再接下来，栾东将邀请朱颖跟自己合影，背景是PS3和电视，屏幕上将显示《未知海域：德雷克船长的宝藏》的潜艇一景——早先他还梦想让朱颖看着自己打完这个游戏——这副画面将由索尼的DSC-T200以10秒倒计时自动拍摄的方式记录下来，相片明天洗出来，是留着自己临终时揣在怀里用的；最后，陪她下楼，放她回家。

其实栾东自己也知道，这是个很烂的策划，但他已经想不出更好的方案了。栾东这半辈子，除了计算机、电子游戏、数码产品和这一个女孩，别的什么都没喜欢过。

栾东这个家伙，其实对爱情毫无经验，对生活一无所知，却经常故作深沉，遇事又只会在他的博客和游人小说里意淫，没胆子面对现实。难道他从来没有意识到读者和同事会因此而更加看不起他？难道他从来不觉得自己行为有什么问题？难道他什么都明白却没勇气改变还故意在这篇文章里胡扯？这我就不清楚了……

算了，闲话休提，现在门铃响了起来。

栾东打开宿舍的门，身穿清秀的白色冬装和黑色长筒靴的朱颖出现在门口，朝他微微一笑。

这娇艳的笑容美丽得让栾东一阵眩晕，连"请进"都忘了说。

"不想让我进去吗？"



"啊……那不是……你……进来吧……"

栾东带着朱颖走进他的书房，里面横七竖八摆着四台电脑，各自都点亮着显示器，另有1台平板电视和1台PS3，电视上显示着PS3的XMB界面。现在那台卡西欧数码钢琴还没被拆封，放在外面，朱颖没注意到。

"你有这么多电脑？"朱颖看着那些显示器问。

"呵呵，是啊，那个……你在家里用Windows Vista吗？"栾东挠着头问。

"嗯？哦……我的笔记本是预装Vista的。"

"哦。那个……你喜欢Vista吗？"

"嗯？我……喜欢吧，还行。一般。用着不太习惯。"

"嗯，我也喜欢Vista，比XP改进了很多地方，界面也漂亮。"栾东说，"使用上习惯了就好，实在不舒服你可以关掉UAC。"

"是吗……那你叫我来，就是为了向我推销Windows Vista？"

"啊？那不是，那不是。你先坐吧——坐这儿。"

栾东让朱颖坐在PS3前面，自己坐在桌子上。

"呃……朱颖，咱们有一年多没说话了吧……自从我……找你说……我喜欢你，然后你说你已经有了喜欢的人，后来我才知道是庞万里。"

"嗯。"朱颖点点头。

"你现在ID还叫7A-92-1么？"

"当然啦，论坛ID又不能改……"

"呵呵，我不是说我们公司的网站。我认识你的时候，你还在读高中呢，我也还没大学毕业，你那时候是popMU的古典音乐区版主，我看到你的ID很奇怪，就发短信给你，你还记得吧？"

"嗯。"

"后来看到你发了好多Cosplay的相片，我……我……从……那时候开始，我……唉……算了，不说那些啦。我过两天要辞职离开公司，离开深圳了，所以，就是想请你过来……随便坐坐，待一下午。"

"嗯。是吗？你要去哪？"

"我要去远行，呵呵，以后不回来啦。"

"是吗……那……今天下午咱们就这么坐着？还是有什么游戏玩？你打电话约我的时候不是说有PS3吗？"

"哦……当然，你前面这个黑的就是PS3。"栾东指了指桌上的游戏机。

"哦……这么大？"朱颖看着PS3，"比PS2大多啦……"

"性能也强多了。随便玩几个游戏吧。"

"好。你都有什么游戏？"

于是，栾东开始按照计划为朱颖演示游戏，第一个是PSN的下载游戏《橡皮鸭》，这个小游戏的目的是利用控制器的六轴动作感应功能倾斜容器，让水中的橡皮鸭到达指定小漩涡漏出容器。朱颖大赞游戏可爱，还说自己也想买一台PS3，栾东非常欣慰。

可是，当栾东想演示第二款游戏的时候，麻烦来了：朱颖玩《橡皮鸭》上了瘾，不让栾东换游戏。

"这只是个一百多兆的下载游戏，你还没见识到真正的蓝光游戏呢……"

"我不要蓝光游戏，就喜欢这个，今天下午就玩这个吧，好可爱……哎？鲨鱼……怎么办……怎么会有鲨鱼……"

"啊，用力晃手柄可以把鲨鱼晃翻，肚皮朝上。翻过来的鲨鱼就不会吃掉鸭子了……"

"嗯？怎么弄？嘿嘿，我试试看……"

朱颖晃动控制器，鲨鱼是翻过去了，但一串鸭子也跟着从容器边上掉了下去，她急得大叫，又怪栾东骗她，栾东只好为她演示最佳打法，结果一来二去，一小时的时间已经过去了。

算了，电子游戏就玩到这里吧……栾东心里说。反正这台PS3可以留给她，她将来就慢慢玩吧。

朱颖还在乐此不疲，栾东悄悄把数码钢琴拆箱，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琴身搬出来，架在电脑桌上，插好电源，再把声音输出连接到电脑的音箱上，一切准备就绪。

"朱颖，别玩啦，你看看这个是什么！"

朱颖回过头，看到电脑桌上的数码钢琴，她放下PS3控制器，走过来摸了摸琴。



“这个是我临行之前，送你的礼物。知道这是什么吗？”

“……”

“不知道吧……这……”

“我当然知道这是电钢琴，我是教琴的好不好……”

“啊，对对。没错。嗯……我想请你，弹一首肖邦的夜曲。”

“肖邦的夜曲？行啊，你想听哪一首？我也不是都弹过。”

“肖邦有好多夜曲么？周杰伦唱的是哪个？”

“周杰伦……他唱的是他自己编的……拜托……”

“哦……我只知道那张专辑，没听过，还以为他是改编肖邦的……”

“改编个毛……”

“嘿嘿，你这个‘毛’，是跟庞万里学的吧……”

“嗯……那我给你弹我最喜欢的一首吧，升F大调夜曲，Nocturnes No.5 in F Sharp Major Op. 15-2。”

“不懂……”

“你听音乐就行啦。”

“行，肯定好听。”

“嗯。你怎么不装琴架——踏板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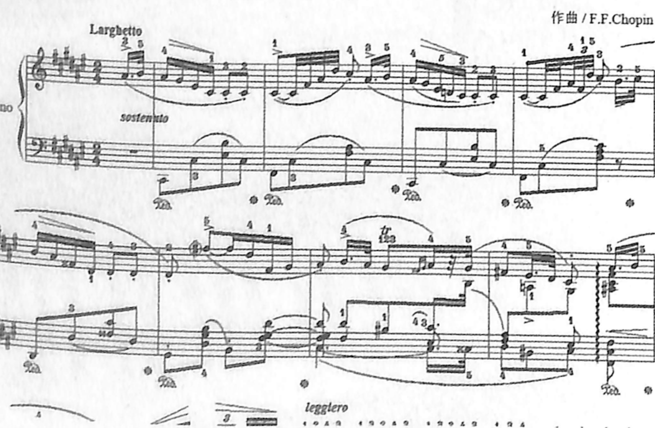
“啊？什么？”

“踏板。”

“什么踏板？钢琴还有踏板呢？我以为踏板只有风琴才有。”

“……”

“呃……我是说，数码钢琴可能没有踏板吧？”



“胡说，当然有，这款电钢我们琴行也有人预订，还没到货。我记得是6000块左右，金属踏板。这是卡西欧的第三代飘韵系列，最大支持128复音，不过触键力度的采样好像还是只有三级。”

“啊……啊……是吗，那我去找找……”

不过，奈何老天不做媒，栾东话音刚落，突然停电了。所有的显示器在一瞬间熄火，PS3也跟着歇菜，数码钢琴的电源指示灯渐渐暗下去，栾东敲了几下琴键，完全没声音。

“这……这……”栾东呆若木鸡。

朱颖看到栾东失望的样子，不忍道：“嗯……要不然你来我家里，我屋里有钢琴，可以弹给你听。”

栾东几乎马上就要答应，但转念一想，到她家里又要看到庞万里，实在太不舒服了，还是……算了吧。现在虽然停电，但好歹是跟朱颖单独在一起，再说，他又不是真的想听肖邦的什么升F大调夜曲。

“唉……要不然……你就陪我坐会儿吧。这个琴我回头打包让快递发给你。”

“你干嘛要送给我？我已经有钢琴啦。再说电钢琴还是没法跟钢琴相比的，初学钢琴的人，还没开始追求触键对应的音色，用电钢琴就比较合适，嗯，你的好意我心领了。琴还是你留着吧。你想学可以到我们琴行，我不忙的时候可以教你。”

“我已经没机会学钢琴了……这个……到底叫数码钢琴还是电钢琴？”

“我们一般叫电钢琴。”

“嗯……这个电钢琴还是……还是……送给你吧，虽然你说它不如真的钢琴，但是……但是……但是它……”

“唉……我帮你说吧，电钢琴的好处是可以接耳机，拿它来熟悉谱子，夜里弹奏也不会影响到别人。还有，一般电钢琴都内置了节拍器，特别适合初学的人用。”

“那……那你要吗？我特别给你买的。”栾东可怜巴巴地望着朱颖，“你在家用这个就不会影响庞万里工作了……收下吧。不用你搬，我安排快递发给你。你不是说它有节拍器，适合初学的人用，你可以拿它教庞万里学钢琴。”

“他才不愿意学琴呢……”

“是吗……对了，你给我讲讲吧，为什么电钢琴不如钢琴好——我坐在这儿你不介意吧……”

“嗯？你坐吧我当然不介意。”

栾东大喜，搬了个凳子和朱颖一起坐在电钢琴旁边，终于可以持续闻到朱颖身上的香味，朱颖开始说话，他也没注意。

“……这其实是声学和律学的知识，钢琴的一



根弦震动，不是在发出一个音，而是以基音为基础的泛音列，包括其他琴弦的共振，才发出钢琴的音效。你压着键盘上的C音不要发声，再用力弹奏比这个音低八度的音，你会发觉你压着不发音的音会有轻微的发音；你按着E弹C和按着G弹C。虽然都是弹C音，但是音色也会不同的。这就是实际的物理共振，电子设备没法模拟，只能采样再播放。”

“那把所有音都采样，现在做不到吗？”

“你怎么可能都采样呢？不同的演奏方法弹同一个音都有不同的效果，踩下踏板和不踩踏板效果又不一样，你对一个音采样，要采多少种音色？”

“统统采集。”栾东根本没听清朱颖在说什么，已经有些飘飘然了。

“那怎么可能，再说，钢琴的演奏技法太复杂了，电钢琴很难判断什么情况下播放不同采样的音。比如说，同一个C，在钢琴上一种特殊演奏所发出的音色被你采样了，那你能不能保证用同一种演奏技法在电钢琴上也能发出同样效果的音，而不是其它采样的音色？”

“嗯……不……不知道……”

“所以说嘛，真正的钢琴才是……才是……”

“王道。”

“嗯嗯。没错。”

十一

栾东正要开始背诵自己关于人生大道理的演讲稿，朱颖突然接到庞万里的电话，说了几句，挂下电话就要向栾东告辞。

“这么快……就……就要走吗……”栾东结结巴巴地说。

“嗯……庞万里等着我呢，突然有点急事，本来我不用跟他一起回去，但这回情况特殊一点，所以对不起啦。”

“那……那好吧……我送你下去……”栾东说着站起身。

“真不好意思……”

“没事，没事……”

栾东万分不舍地送朱颖出门，乘电梯来到地下一层停车场。想到朱颖此番离去，今生今世再无见面的机会，不由得悲从心来，泪水夺眶而出，看来之前准备的辣椒油完全是多余。

朱颖看到栾东哭了，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只好掏出手帕递给栾东，说：“你……你别哭啦。”

栾东花了几秒钟控制情绪，用手帕擦了擦脸，委屈地问：“这个……手帕……”

“这是庞万里买给我的……”

“啊……那……这个……不给我吗？”

“不给你……要是我自己买的就可以留给你。嗯……不过……我有纸巾可以给你。”

“纸……纸巾……那也行吧。”

栾东无奈地接过朱颖递过来的一包纸巾，一看上面还印着“面点王”三个大红字，心中自是万分懊恼。

两人道别，朱颖走了几步又回过头来说：“你要出远门，祝你一路顺风，要是以后还有机会见面，说不定我们都会有让彼此惊喜的变化呢。再见啦！”

栾东苦笑着点点头，心里说，还有个毛机会见面……下次见面，人鬼殊途算不算是让彼此惊喜的变化呢？

不一会儿，庞万里的帕萨特就从后面绕出来，驶向出口，朱颖降下车窗向栾东挥手道别，栾东还没来得及反应，车就开出去了。原来庞万里这家伙一直在楼下等着呢……

反正回去也是没电，栾东索性在地下一层的电梯口坐下来，靠着墙，他打开那包面点王的纸巾，数一数里面还有4张，不错，够自己哭一会儿的。

“栾东怎么样？”庞万里的手指敲打着方向盘问。

“他好像说要辞职去远行。还打算送给我一台电钢琴……”

“远行？唉……没工夫管他了。刚才电话里跟你说夏萱的事，我得去一趟北京。刚订了机票，明天早上走。”

“你要去北京吗……嗯……那……那你还喜欢她么？”

“我从来就没喜欢过她。我既然娶了你，当然是爱你。”

“嗯嗯。那……你再说一遍你爱我。”

“说毛，老实坐好，小心我打你的屁股。”

“就不坐好，你打我吧。”

“……”

“那……你刚才说有人黑掉你们对手网站……真的是她干的吗？”

“我打电话她承认了。这个傻丫头，黑掉对方也罢了，她居然把人家所有客户的资料，连账务、税额、电话、银行帐号、货单、取货密码、全都公布在网上……这不是找死吗？为了公布这个表，这丫头还专门做了一套页面，有超详细的搜索查询功能，还是AJAX实现的，看来她是完全控制了服务器，大爷的，这个傻孩子……造成这么大的损失，弄不好得终生监禁……”

“不会吧……你先别急……说不定……不是她干的呢……”

“不是她还能是谁？我上次问她要个IP分析工具，她回邮件说可以帮我黑了对手网站，我还告诉她别胡闹，没想到她居然不听……”

“那你去北京……就是想找她问清楚？”

“嗯……她现在不接我电话了。我就想当面问问她，是不是脑子里进了水。要真没办法抵赖掉这个事儿……唉……那是神仙也救不了她了。”

“那对方知道她吗？”

“就是对方的技术总监打电话给我的，我接了电话，那家伙劈头盖脸骂了我一通，说我无耻下流，骗一个女孩当箭使，我都不知道怎么回事。他后来说黑客在一个数据库里留下了一个表，表名叫3rduncle，只有两列，一列文字全是三叔，另一列是一串日期。他们那个技术总监也挺神通广大，早就背后调查过我，知道我在北京认识夏萱，这次夏萱当然成了首要怀疑对象，他派北京分公司的人去了解，知道夏萱的三叔刚刚去世，这下子就咬定夏萱了。他们打电话试探，夏萱不理他们。后来我打电话过去问她，她说是她干的，我刚要再说话她就挂了电话，我再打也打不通。那边的技术总监跟我说，他们很快会拿到更多的证据，非要让夏萱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被终生监禁的女黑客。虽说那帮孙子先攻击我们，这次死得该，但是夏萱做得也太绝了……她怎么能把那些绝对隐私的客户数据都公布出来呢……唉……”

“夏萱为什么要留下那个表呢，她故意留下证据吗……”

“我就是想不通呢。你把安全带系好。”

“嗯？嗯……”

这个晚上，庞万里和朱颖做了几个小菜招待熊若明来到家里见面，说栾东要辞职去远行，是真是假他已经顾不过来了，先得想办法救夏萱。熊若明7号来深圳，已经待了十来天，他本打算晚上跟栾东再聊一聊就离开，没想到夏萱出了这样的事。

几年前熊若明游说庞万里来深圳工作时就知道夏萱这个女孩，如今听闻她竟然入侵了对手网站，把所有机密资料都公布到网上，显然犯了重罪，心中不免惋惜，对庞万里说：要不然我跟你一起去？看看夏萱到底留下了什么证据，一起想个办法处理，两个脑袋总比一个好使。庞万里心想不错，大恩不言谢了，立即打电话帮熊若明订票，确认了第二天中午的航班，跟庞万里前后脚到北京。

三人刚刚吃完晚饭，庞万里就收到夏萱的短信，说要上网视频通话，庞万里马上打开电脑，进入QQ视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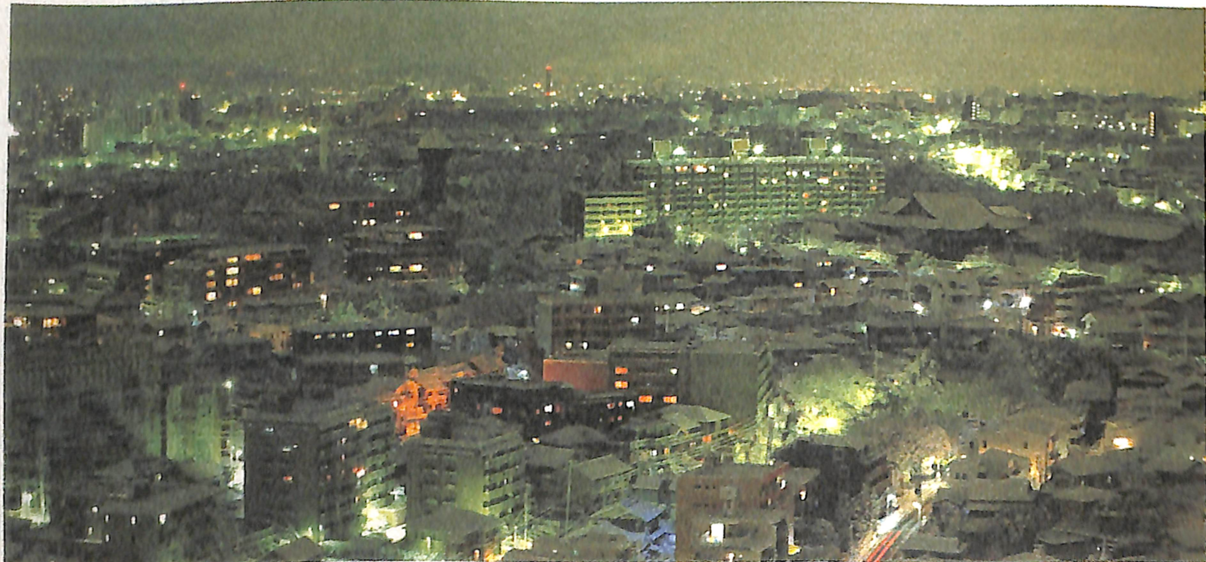
远在北京的夏萱看上去一脸疲惫，正要开口说话，却通过摄像头看到正在收拾碗筷朱颖，夏萱心里猛然一痛，咬着嘴唇没开口。

熊若明走过来坐到庞万里旁边，庞万里示意朱颖离开摄像头可以拍摄到的范围，朱颖吐了吐舌头，闪开到一边。

“夏萱，”庞万里试探道，“这个事儿，如果真是你干的，你一定得想清楚可能留下什么证据，赶紧想办法推脱，你懂吗？千万不能承认，我明天去北京找你，咱们商量一下，这事儿做得太过了，真的，搞不好得关一辈子……”

“我被关一辈子……就不用嫁给不喜欢的男人了，也不会再烦你了，不好么？”

“夏萱，你不想嫁人可以不嫁人，你不想烦我可以把我的联系方式删掉，用不着蹲监狱吧？我知道你是好心帮我，对手倒得正是时候，我们公司借这个机会拿下市场，两年内就有可能上市，但是这件事你做得太过火了，现在情况很糟糕，必须想尽





办法挽回，你……你千万你别再犯糊涂啊……”

“哼。你旁边的男人是谁？”

“哦，这是熊若明，是我们……”

“我知道。你是leveldown.cn的站长。”

“现在不是了。”

“要不是你把庞万里叫到深圳工作，说不定他已经答应娶我了。可是他现在娶了别的女孩。我……我……”夏萱说着，心里难过，忍不住又要掉泪，“我不怪朱颖，不怪庞万里，也不怪你……”

“对不起……”熊若明说。

“夏萱，你别难过，我明天就去北京，老熊跟我一起去，我们……”

“你们来北京干嘛？”

“帮你想办法……”

“帮我想什么办法？”夏萱凄然一笑，“我已经承认了。我投案自首了。”

“什么？你……你……你……你疯了么？”

“熊若明大哥，我问你，朱颖漂亮吗？”

“啊？呃……漂亮。”熊若明看了看朱颖，回答道。

“她是做什么的？”

“呃……钢琴老师。”

“钢琴老师……哼，”夏萱不服气地哼了一声，“会弹钢琴有什么了不起！钢琴连切换输入法都不用，还不是按哪个键就发哪个音……她懂汇编么？她学过Win32么？她知道怎么远程登录别人的服务器么……”

朱颖躲在摄像头背后，委屈地嘟起嘴唇。

“她……不知道。”庞万里木然道。

“她就是什么都不知道，你也喜欢她。哼！自古都是佳人配才子，我也认命了。我问你一件事。你下午打电话问我的时候，说我在数据库里留下了一个表，有一列文字是三叔，对应另一列的日期，你能把日期发给我看看么？”

“你……那个表……不是你建的？”

“不是。”

“那你……”

“庞大哥，你能不能拿到那些日期给我看看？”

“我现在手上没有，但我可以问问他们，看能不能要来给你……”

“算了，那不用了。我还有点时间，我还可以黑进他们的服务器，自己找……”

“别，千万别，你既然没建那个表，那就是他们栽赃，夏萱……”

“栽什么赃啊，就是我干的。”

“真的是你？夏萱，我求你，跟我说句实话。你以前入侵的那些网站、论坛，跟这次相比……”

“你不相信我，又何必打电话问我？又何必要来北京找我？我告诉你，不但这件事是我做的，全天下所有的网站都是我一个人黑的，你让他们杀了我吧。”

“夏……”

夏萱伸手打翻摄像头，退出了视频。庞万里再拨打夏萱的电话，已经关机，他看看熊若明，熊若明摇摇头，也不知如何是好。

此时庞万里又收到夏萱一条短信——

“是我自己要这样做的，跟你没关系，不必来北京了，忘了我吧。祝你们幸福（唉……）。再见啦，庞大哥。”

庞万里马上回拨，对方又是关机。

十二

1月26日，周六。

栾东失踪了，没交辞职报告，没领遣散费，也没拿年终奖，只是在自己的键盘上粘了一张纸，写着：我要去远行了，后会无期，祝各位今后好运。

夏萱投案自首，案件开始审理，根据庞万里打探到的消息，对手网站控告夏萱造成了500万元人民币的经济损失，还因为资料泄密给一位客户造成一次重大事故，夏萱的爸爸四处找关系极力周旋，听说还是难免要判无期。

这两个人，一个喜欢自己的老婆，一个喜欢自己，现在失踪的失踪，判刑的判刑，庞万里心里非常不是滋味。朱颖看到庞万里不高兴，自己也高兴不起来，只能每天劝他开心一点，尽人事，听天命，不能改变的事实，就要敞开心胸接受。

庞万里郁闷了一周，连蜜月旅行的事都没心思提，看着新婚妻子也跟着自己情绪不佳，心里更是过意不去，从头到尾，朱颖毕竟没有做错什么，庞万里心想，自己因为这些不爽的事冷落了妻子，是不是太自私了——于是，他决定收拾心绪，重新开始正常的生活，当然，带朱颖出去玩这件事肯定要落实，顺便也出去散散心。他联系了一家旅行社，打算下周二出发，行程确定后，他立刻打电话通知朱颖向琴行请假，朱颖高兴得在电话里哭起来。

庞万里上午加班，下午回到家，朱颖正在缝纫台上制作长门有希的衣服，庞万里从身后抱住朱颖，拉她起来拥吻。

“我觉得吧，不管怎么说，咱们还得好好生活下去，至少……对得起他们俩的付出。”庞万里说。

“嗯嗯。就是嘛。”朱颖终于看到庞万里恢复了平日的神态，心中喜不自胜。

两人拥抱了一会儿，有人按门铃，庞万里过去看，是送快递的。

这是一个巨大的箱子，外包装除了提示易碎以外什么都没写。送货单的物品名写着：Digital Piano。发货人匿名，收货人是朱颖。

两人收下箱子，朱颖说："可能是……栾东寄给我的电钢琴吧。"

"这么大？"庞万里奇道。

两人把外包装拆开，朱颖看到内箱，惊喜道："啊！竟然是罗兰的HPI–7……"

最后打开箱子，果然是Roland HPI–7，箱子上面还粘着一封信。

庞万里取下信，拆开信封，但见栾东歪歪扭扭的字迹写道——

朱颖：

喜欢这个礼物吗？这台Roland HPI–7是我去的那家琴行推荐的，他们说这是他们那里最好的电钢琴，花了我40000块大洋，这是我所有的积蓄。本来想送你卡西欧那台，结果你那天说那个琴只有三级力度采样，搞得我都不好意思送了，呵呵，这一款听他们说好像采样多一些，具体是多少我就不懂啦，我看上面有彩色宽屏显示电子乐谱挺有意思。以后你练琴，可以带耳机，这样影响不到老庞。为了送你这个琴，我的钱都花光了，搞得我要出去远行，还得透支所有的信用卡——不过也无所谓了，反正不用还了。以后弹琴的时候，就别再想到我了（估计你原来也没想到过），你们读到这封信的时候我正在外面旅行。朱颖，对我来说，你就像一瓶散发着醉人芳香的醇美佳酿，只是我一滴都舔不到，只能闻一闻，庞万里却可以大口大口地喝。庞万里真是个幸运的家伙，好好享受人生吧。告诉他这辈子要珍惜他的娇妻，因为下辈子，我和他说不准是谁先得到你呢。嘿嘿。Farewell, my lady.

栾东

1月23日

"这个小子……"庞万里读到最后，感到一丝莫名的忧伤，心想你去远行还好，只要别想不开。

朱颖问信上写了什么，庞万里他把信递给朱颖，说："你自己看吧。"

庞万里和朱颖一起把这架HPI–7组装好，放置到客厅。吃过晚饭，朱颖戴着耳机开始摆弄它，庞万里看了一会儿书，走过去摘下她的耳机，把电钢琴的音频输出接到客厅的7.1声道音响系统，整个客厅里立刻萦绕起动人的旋律，朱颖幸福地弹奏了几个小曲子，接下来又弹了肖邦的升F大调夜曲。庞万里说：这个音效多棒，比你那个雅马哈的破烂钢琴效果好多了。

朱颖道："那可不是一回事，跟你说，你也不懂。"

庞万里端着咖啡踱到沙发前面，坐下来喝了两口。

"你为什么从来不要求我给你买东西呢？"

"哼，本姑娘勤俭持家，给你省点钱你还不乐意。"

"要不然我再给你买一台钢琴？"

"嘿嘿，行啊，贝多芬的《英雄交响曲》首次演出用的是斯坦伯格皇家钢琴，那还是斐迪南·马里亚亲王送给他妻子的礼物呢！嗯……我想要一台斯坦伯格的皇冠明珠1871皇家钢琴，德国配件中国组装的版本大概90万人民币，你送给你的妻子当礼物吧。"

"我……要不要我把你们琴行买下来送给你？"

"嘿嘿……"

"买90万的钢琴是吧，也不是不可以，行，你真要吗？我卖了房子，买给你。说到做到。"

"真的？"

"你认识我以来，我说过一句假话么？"

"嗯，好像还没有……"

"好，你拿什么回报我呢？"

"嗯……那……我也不知道。"

"你把睡衣解开，让我亲一下你的小乳房，你要是不笑，我就给你买。"

"讨厌……那不行。再说——人家也不小。"

"不小么？来，让我看看变大了没有，亲一下。"

"不行，不给亲。"朱颖下意识地裹紧睡衣，护住胸部。

"呵呵，那你就别想要什么斯坦伯格钢琴啦。"

"那……那要是人家想要……想要买一台PS3呢？"

"买PS3也得让我亲，改成屁股吧，让我左边屁股捏三下，右边屁股捏四下，两边屁股随机亲六下，立即给你买PS3。"

"讨厌！不让不让……"

"来，让我亲。"

朱颖嘴里说不让，还是乖乖地跑过来坐在庞万里旁边，靠在他的肩膀上，好奇地看着庞万里从旁边取出笔记本，打开Visual Studio，写了一个函数——



```
private void button1_Click(object sender,
EventArgs e)
    {
        Random buttocks_of_zhuying = new
Random();
        MessageBox.Show(Convert.ToString(butto
cks_of_zhuying.Next(2)));
    }
```

"你看着啊，1表示左边的屁股，0表示右边的屁股。我执行6次，来趴下，把睡衣掀起来。"庞万里按下F5编译运行，在生成的Form1上单击button1，弹出消息框显示0。

"来吧，先右边。"

"那不行那不行！嗯……0表示左边，1表示右边吧。"

"嘿嘿，随便。"

"嗯……那你能让这个窗口直接显示中文吗？"

"当然可以。"

"那你让它显示中文我就让你亲。"

"你条件还不少啊？算了，我不亲啦。"

"讨厌！那不行！你说话不算数——我趴下啦，你亲我吧。"

"不亲。穿上衣服，咱们看电影去吧。"

"不嘛，人家要睡觉。"

"是想玩迷你游戏吧？"

"讨厌……你才想……"

庞万里把朱颖拉起来抱在怀里，对着她的耳朵说："想不想玩？"

"嗯……想。"朱颖垂下头说。

两个小时后，两人发现睡不着，于是起床穿衣，出了小区，由庞万里驱车往电影院驶去。

路上，庞万里随想着结婚以来一些零散的体会，说到底，男人娶老婆的意义显然在于，此后就不必再多想泡马子的事了——这将会节省大量的时间。比如，在抱着朱颖入睡的时候，庞万里总会思考第二天的工作安排，偶尔也会想想未来怎么赚大钱——而当年抱着棉被入睡的时候，他的脑子里想的可都是女人。赵明林在聊天时曾经谈及婚姻生活的乏味，即使在金碧辉煌的宫殿里、在流光溢彩的阁楼上，和天下第一美人同床共枕，也仍旧是一座围城，有住腻了想出来却出不来的时候。庞万里心想，自己什么时候才会透过眼前幸福美满的小日子，看到远处的城墙呢？自从两人搬到一起住，庞万里能独立分配的时间就越来越少，现在离自己计划的事业顶峰还相差甚远，家庭会不会在某个时候成为一种负担呢？想到这里，他瞧了朱颖一眼。刚才玩迷你游戏之前，庞万里一时冲动在朱颖的屁股上咬了一口，朱颖此刻坐在车里被颠簸得隐隐生痛，正娇羞地看着庞万里准备伺机撒娇，这时发现庞万里注意到自己，立刻挺身道："哼，你……你平时在外面都不怎么说话，装得那么稳重……回家就欺负我。"

庞万里笑着回应道："那当然了，喜欢你嘛。"

"嗯……那……那我还想听一遍。"

"听什么？"

"听你说你喜欢我。"

"不说了。"

"讨厌……再说一遍嘛……就一遍。"

"说个毛。"



“讨厌……那一会儿看电影你抱着我。”

“好吧。”

庞万里又想，逗自己的爱妻开心实在是太好玩了，要是让社长高兴也这么容易该多好——不过技术人员通常是很难被社长重视的，假如代价是亲吻社长的屁股……那还是作罢的好。

来到电影院，两人买了《集结号》午夜场的票，电影结束，朱颖感动得一塌糊涂，庞万里倒没觉得怎样。朱颖把头埋在庞万里的围巾上，隔了好一会儿才抬起头问：“围巾舒服吗？”

庞万里把嘴凑到朱颖耳边，说：“热死我了……要不是你亲手织的，我早就……”

“讨厌！真是的……外面那么冷，就电影院里暖和一点，你就说热……”

“要不然，我先把它摘下来放到……”

“不行不行！不许摘下来！”朱颖不依道。

庞万里暗自叫苦，朱颖伸出手来帮庞万里把围巾整理得松一些，顺便凑上来吻了庞万里一下。

离开电影院，已经是午夜2点，朱颖穿得不多，下来到停车场时被冻得发抖，只好钻进庞万里的怀里。

“看你可怜的……让你多穿点，你还说不冷。”

“冷……好可怜……”

“是一般可怜，还是特别可怜呢？”庞万里笑道。

“嗯……特别可怜。”

“那不用说了，只能抱一抱你安慰一下啦。”

“嗯，抱抱。”

上了车，庞万里说：“下周二咱们就出发蜜月旅行了，这两天好好休息吧。”

“嗯。”朱颖在座位上缩成一团，问：“都去哪些地方，你还没告诉我呢……”

“嘿嘿，行程保密，给你留点新鲜感。”庞万里发动了车，“未来20天里，咱俩要上山下海，游遍半个中国，有温泉、有雪山、有草原、有大海，你想去的丽江、泸沽湖女儿国、香格里拉之类的也包含在内。最后10天要出境，咱俩的日本签证都没过期，就去日本玩一周。到那给你买PS3……将来我挣了钱，买了好车，咱们出去自驾游。”

十三

2月2日，周日。

Cosdream公司明天放假，现在大家正在做终检，找部门主管签字，收拾东西准备离开公司。

庞万里和朱颖上个月底出去蜜月旅行，王文涛暂代庞万里的职务，他走到栾东的键盘前，扯下粘在键盘上的那张纸看了看，心想这小子还真有种，说走就走了，杳无音讯。王文涛准备把纸揉碎了扔进垃圾箱，翻过来时突然发现上面写着一串MD5校验码，旁边签着栾东的名字。校验码上方写着四个大字：我的遗嘱。

王文涛愣了几秒，想起栾东经常开的玩笑，说他看破红尘，自尽之前会把遗嘱放到C盘根目录下，心说这小子不会真的想不开自杀了吧……

说不得，还是先看看，王文涛立刻打开栾东的电脑，登录Windows，双击C盘，果然看到一个名为我的遗嘱的文件夹。打开文件夹，里面有3个文件：

MD5sheet.txt
我的遗嘱.txt
我的遗嘱-限定版.docx

文本文档可以打开，Word文档需要密码，王文涛试了几次都不行，输入那个MD5校验码还是打不开，于是他把能打开的文本文档打印了几份，然后通知赵蕾和赵明林，召集还在公司的网络组员工，到大会议室集合。

会议室里，王文涛简要介绍了一下情况，把栾东的遗嘱大概读了一遍，问大家有什么处理建议。

“6号就是年三十了。大过年的，何必要自杀呢……”有人小声说。

“人命关天，谁跟栾东比较熟的，去他住处看看吧，我刚问了一下行政管理，他入职登记表里没有填写家里电话，谁还有栾东其他的联系方式？”赵蕾说。

“他的住处老庞知道，我给老庞发了短信，等会儿老庞回复了地址，我和老赵一起过去看看，但是估计他应该不在了。”王文涛说。

“别跟老庞说出了什么事，就说要去栾东住处取东西。”赵明林说，“人家新婚蜜月，别让他知道这种事。”

“好。我明白。”

“电话没登记，能不能按身份证地址通知一下家人？”赵明林问。

“这个我刚才要人事部去做了。不过栾东很早就说过，他的家乡地址已经没有人住了。”赵蕾说，“谁跟他比较熟？刘涛，你以前中午经常和栾东吃饭吧？”

“那是去年了，我现在和我女朋友一起吃午饭。”

“杨浩呢？你的饰品专页好像是找栾东做



的。”

“呵呵……”有几个人小声笑了出来，大家都知道杨浩因为这个页被社长亲自批评，还罚了半个月奖金。

“别提了，那个页，我想起来就一肚子气……我让他加一个功能，显示当前是第几张图，一共多少张图，就这么个功能，一共10张图，人家第一个显示0/10，最后一个显示9/10……我都没注意，结果社长自己浏览的时候发现问题，过来找我，说要放我一个月假让我回家学算数。我跟你们说，这个人根本就没有智商，他自杀肯定死不了的，咱们别折腾了，交给警察吧……”

“都这个时候了，你还说风凉话。”席嘉打断杨浩。

“这不是风凉话，你说我们能做什么，要能帮上忙我愿意帮。”

“先尽到我们能做的吧。想想栾东平时还跟谁比较熟？”赵明林说，“毕竟同事一场，栾东是个傻逼，这不假，但他人不坏，不像会刊部门某些油条，做三分事，说七分话。”

“老赵，栾东好像认识文编组的一个翻译，我看他们一起吃过饭。”

“哦，对对，叫紫色的云。是个巨胖的女孩，奇笨无比，跟栾东倒是绝配。”

“什么紫色的云？”

“会刊编辑部的日文翻译啊。虽然长得……谦虚了点，但日语不错。”

“她日语好个屁！”李昌奇插嘴道，“我有一回上楼正看见她扭头问傅聪ポータブル什么意思，真强大，ポータブル都不知道什么意思，你还搞个屁啊，日语翻译，我靠，跟真的一样。要说我日语也不差，请我去翻算了，浪费财力招他妈一堆白痴来公司，大家福利都上不去。还搞什么会刊编辑部，一群吃闲饭的天天去网上抄点资料翻译得狗屁不通就出刊，谁不会？有本事咱们换一换，靠，我们做他们的事，一个顶他们八个，让那帮废柴们来我们网络组试试看，屁也干不了。”

“李昌奇，你别以为你什么都做得来，真让你去翻译，让你去网上找资料出刊，你还真不行。再说，我们网络组不是也有栾东这种白痴？人家其他组笑话我们的地方多着呢……”

“咱不提栾东。我日语一万级，查着Excite，中日互译，也未见得比什么紫色的云差，咱们可以比一比，你让她来给我写个程序，随便她用什么语言，哪怕她用汉语呢，咱也别难为她，从10个数里挑出最大的一个，让她写个算法试试看？她跟栾东，还别说，是一对儿。”

“何必这么刻薄呢？”赵蕾皱眉道。



“这不是刻薄，这是看不惯，赵姐，我们他妈的拼死拼活，每季度淘汰5%的员工，有同事都写遗嘱要自杀了，你说我们顶着多大的压力？你说老板什么时候认可过我们？他们一个个闲得跟屁似的，上班悠然自得，玩着游戏，炒着股票，放个屁都他妈有收益，还搞什么会刊，我日，真有本事……还紫色的云，真他妈诗意啊。”

嘭的一声，赵明林一拳砸在桌子上。

李昌奇立刻住了嘴，整个会议室里鸦雀无声。

赵明林冷静了一会儿，沉声道：“李昌奇，你注意他们那么多事干什么？有这闲工夫，你给老子放在工作上。说这种话，跟他妈怨妇一样，谁听了谁瞧不起你。你要有本事，像杨晶，就去整顿他们；你要没本事，像李澍，就把嘴闭上，老老实实干好分内的事。你听见没有？”

“我听见了，对不起老赵。”

“这个紫色的云，原名叫什么，怎么联系到她？”赵明林问。

“原名叫什么蔚然的。已经辞职啦。”一个声音说。

“辞……辞职了你们提她作甚？什么时候辞职的？”

“嗯……好像是上个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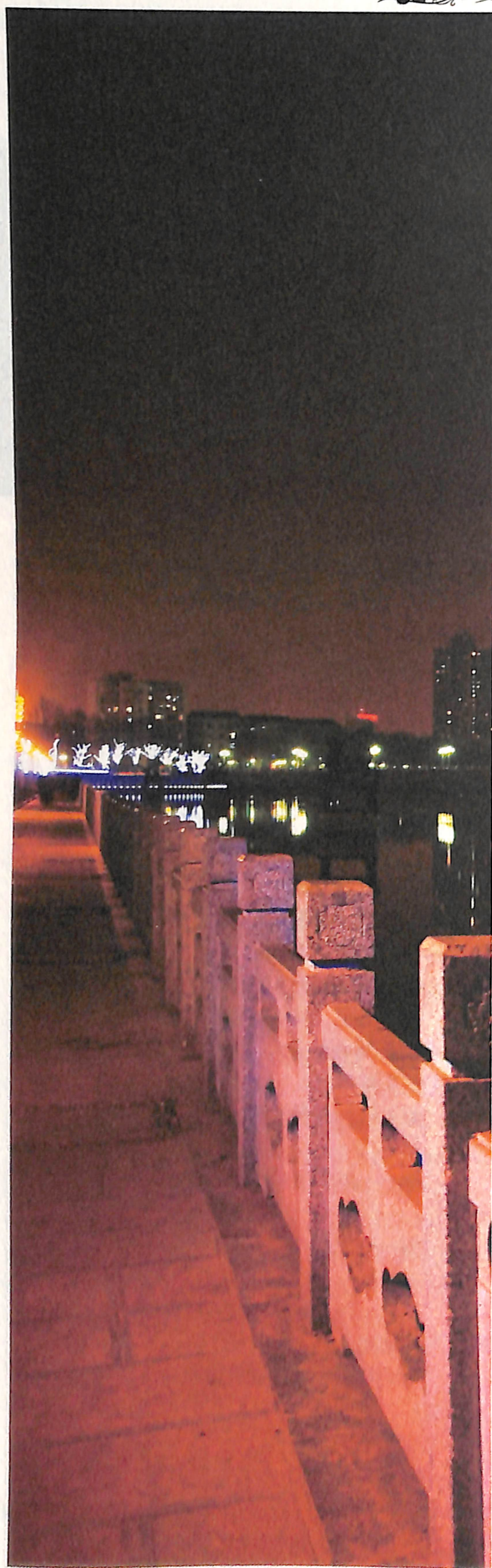
“……”

“我问一下行政管理有没有保留她的联系方式吧。”赵蕾说。

“你们觉得栾东现在有可能和这个什么蔚然在一起么？”赵明林问。

大家都摇头。

“赵姐，要不让大家先回去吧。您看能不能搞到那个离职翻译的联系方式，问问她知不知道情况；我一会儿和王文涛去栾东住处找找；大家回去



如果想到什么能帮上忙的点子，打电话联系我；如果到今天晚上还没有什么线索，就交给警察处理。”

“行，那就这样，我们分头行动。”赵蕾说，“散会吧。”

到了晚上，赵明林和王文涛失望而归，那紫色的云也没有留下什么可用的联系方式。赵蕾打电话给熊若明询问，熊若明也没见到栾东，问赵蕾是不是出了什么事，赵蕾心里很乱，想到麻烦熊若明再过来也帮不上什么忙，就没跟熊若明提遗嘱的事，只说栾东告诉大家要去远行，人不见了。熊若明说，让他出去散散心也好。

第二天，赵蕾请示了领导，给派出所打了电话，请他们来协助调查，依旧一无所获。

十四

两天前，2月8日，周五。

鼠年正月初二的清晨，太阳还没从地平线上升起，东方蒙蒙亮，云很低，冷风轻轻吹过，天地间一切都是灰色的。直到眼前笔直的一排导航灯突然熄灭，栾东才意识到新的一天又开始了。空气很凉，但带着一丝甜味，世界此时像一幅素描，只有清淡的线条，还没开始喧嚣，植物们静静地等待着清晨的阳光……

临终前，栾东并没有感觉到身体的疼痛，只是呼吸越来越费力，他模糊地看到有司机从车里爬出来，他感受到这场车祸，听到人声喧哗，又好像这场交通事故的主角并不是自己，他的身体完全不听使唤，任何一个部位都无法移动。栾东知道，他即将在这个陌生的公路上离开人世，他感到害怕，感到悲伤，想放声痛哭，却哭不出来。他困难地坚持着呼吸，眼前的朦胧渐渐被一片黑暗取代，他无法分辨自己是睁着眼还是闭着眼。

栾东想到和朱颖初次见面时自己一见倾心的感动，想到妈妈小时候带自己去荡秋千，而现在，妈妈还坐在故乡的秋千架下，等着自己回家——现在，终于可以带着朱颖回去向妈妈问候了，可是他却牵不到朱颖的手……

栾东的意识开始模糊，好像无论如何努力都无法再吸进一口空气，他想挣扎，却力不从心。

最后，当救护队员试图把栾东搬上担架的时候，他已经停止了呼吸。

今天，2月10日，周日。

熊若明让赵蕾带他回到了Cosdream网络组办公室。



整整一层楼都空荡荡的，熊若明一个人在栾东的电脑前坐下，他想感受一下栾东输入遗嘱时的心情，却什么都捕捉不到。也许，栾东并不是在这台电脑上完成的那份遗嘱。

熊若明打开栾东的电脑，没有发现什么值得注意的使用痕迹，遗嘱文件夹还在C盘根目录。熊若明打开文件夹，双击“我的遗嘱-限定版.docx”，尝试了几个密码都不灵，包括朱颖的姓名拼音、论坛ID，还有打听到的她的生日等等相关信息，统统没用，最后只能放弃。

栾东的电脑桌面上现在只有空的回收站图标和一个Outlook 2007的图标。熊若明双击Outlook 2007，发现打开邮件夹也要密码，他随手尝试了几个密码，最后试着输入朱颖的生日，居然打开了邮件夹。

熊若明立刻打起了精神，展开栾东的邮件夹。收件箱是空的，草稿箱里有一封邮件，没有收件人。熊若明打开那封邮件，只有寥寥几行字：

或许我此刻能看到你正在读这些文字，因为我和你不在同一个世界上。不管你是谁，你可能会发现一个关于我的不大不小的秘密。请检查我的收件箱。如果现在收件箱是空的，请过两天再检查。最后，如果你发现了这个秘密，而且为时不晚的话，请你去救一个叫夏萱的女孩。谢谢。

栾东

熊若明读到夏萱这两个字，心里一颤，又反复读了几遍，才想起叫赵蕾过来看。赵蕾也是第一次看到这封邮件，吃惊不小，还不知道公安局的人是否已经看过它。

什么秘密可以把夏萱救出来？难道栾东有证据可以证明那次入侵不是夏萱所为？

熊若明再打开收件箱，里面空空如也，关闭再打开检查，还是一无所有。他反复试了几次“发送/接收邮件”，都未收到任何邮件，看来只能等一等再检查了。

赵蕾邀请熊若明下去吃饭，熊若明说还想在这里看一看，说不定还能找到什么有用的信息。赵蕾于是自己下楼，准备买两份盒饭，顺便带买点水果小吃上来。

赵蕾离开，熊若明坐在电脑屏幕前思考，当时在庞万里家和夏萱通过视频交流，他就隐约觉得夏萱是被冤枉的，如今栾东提到可以救夏萱，是真的可以证明夏萱的清白呢，还是……他有什么办法劫狱？希望不是后者……

熊若明坐了一会儿，再次注视屏幕，发现收件箱里竟然出现一封未读邮件，熊若明大喜过望，立即点开收件箱，看到邮件接收时间是一分钟以前，发件人是“Purple Cloud”，邮件的主题是——“三叔，你好吗？”。

这个主题把熊若明惊得心头一阵凉意。他还记得庞万里上个月说的话，入侵对手网站的黑客，在对方服务器的一个数据库里留下了一个叫“3rduncle”的表，这个表中包含的一个内容都是“三叔”的列——难道“三叔”不是指夏萱的三叔，而是栾东？或者，发件人恰好是栾东的侄女？

熊若明双击邮件打开，邮件全文是：

三叔：

你最小的号，人类法师“子云妹妹”，我已经练到70级了，昨天刚买了鸟，可是我想把号还给你。每次打开游戏，我都想到，我们有一次一起飞出铁炉堡，一起降落在藏宝海湾，一起看到那么漂亮的夕阳，咱们站在木板桥上，有人在钓鱼，你故意跳进水里又游上来，结果没赶上去卡利姆多的船^_^，还有……那天在神庙，你单枪匹马来救我……还有，在外域，好多好多记忆。可是现在，只有我一个人，我不想再练了。

不知道你现在过得好不好。

我回到家里，也没找到合适的工作，我害怕面试，每次都紧张……还是挺怀念在Cosdream工作的日子，大家都挺照顾我的。有机会的话，寄一张你的近照给我吧。

以前，快到下班的时候，我就会觉得很幸福，因为回去可以和你一起玩WOW，你会带着我，和你的朋友们一起去历险，你还会叫他们让着我……可是现在，快到6点的时候，我只有失落的感觉，越来越不想玩这个游戏了。

帆妹说，男人都喜欢白色的内衣，有一回我穿了，你都没注意……

想不到我们在一起玩的时间这么短暂，我，是知道你有喜欢的女孩之后才决定辞职的。

现在，你应该得到属于你的幸福了吧。

希望有一天我们还能一起玩游戏。希望……我们永远是朋友。

今天是正月初四，春节过得好吗？

想起我的时候，给我回信吧。

幸せになりますように。

紫色的云

熊若明读罢，闭目沉思，看来，紫色的云是从

Cosdream辞职的一个女孩，很明显她喜欢栾东，但是栾东却对朱颖一往情深——竟然有女孩喜欢栾东这小子，不过这个女孩大概还不知道，她这辈子已经没机会再和栾东一起玩游戏了。她称呼栾东为三叔……嗯……她肯定不会是栾东的侄女，那就是说，三叔，是栾东在《魔兽世界》里面的ID？

三叔，三叔，三叔，熊若明在脑中飞快地寻找着这个单词和栾东可能存在的每一个联系，电光石火之间，熊若明突然想到，三叔，或者3rduncle，会不会是打开栾东的限定版遗嘱的密码呢？

熊若明立刻找到“我的遗嘱－限定版.docx”，双击打开，密码输入“sanshu”，不灵，接下来“3rduncle”——通过了验证，Word显示正在加载文档，接下来文档的内容完整地呈现在熊若明的眼前。

十五

我的遗嘱－初回限定版

（同捆BONUS AWARD）

栾东 著

我猜，你应该是老庞，或者是老熊吧。不是也不要紧，不管你是谁，能打开这个文档，应该都会知道我的一些故事吧。

如果你不认识我，不知道我是谁，请你将这份文档交给Cosdream公司的网络组高层，谢谢，我在天之灵（虽然现在法力还很弱）会保佑你的。最好交给庞万里，赵蕾也行，给赵明林也行，我当年把他气坏了，不过他现在想打我也打不着了～

下面我就假定这篇文档的读者是老熊啦，我跟他最熟。

我本来不想写这份限定版遗嘱的，我本来打算把这个秘密带到地下的，可是后来想想，还是写出来吧——

你们冤枉了夏萱。

因为，嘿嘿，那件事是我干的。

具体过程、技术细节、还有一些可以证明此事的视频资料，你可以在这里看到：

http://www.hddcn.net/items/3rduncle.rar

那帮傻瓜们注意到我留下的表了，那是我开的玩笑。三叔是我在网游里面的ID之一，这个表一共70行，MemDate那一列的日期分别对应这个ID到达1 － 70级的时间，比如，前13行的时间是同一天，这样都不能让他们想到去《魔兽世界》里抓我，那帮人也太笨了。他们动不动就攻击我们，欺负我们蜀中无人么，哼哼。

我做这件事，是为了让Cosdream以后过得舒服一点，老庞也可以清闲一段，不用那么辛苦了，可以多陪一陪朱颖。而且，显而易见的，我不怕后果——他们现在还能把我怎么样？我奇怪的是，那个叫夏萱的女孩为什么要承认事情是她做的。

我非常好奇，所以就去了一趟北京，见了她一面。

有个叫胡斌的男孩接我去和夏萱见面，不过他们俩都不知道我是谁，来自哪里。我避开胡斌，和夏萱简短谈了几句，原来她喜欢庞万里，我喜欢朱颖……这个世界太坏了……

她甘愿坐牢，来躲避对最爱的人的思念，世界上居然有这么傻的女孩。我以为我自杀已经很傻了——但是活着实在太没劲，老熊，你跟我说过，如果死都不怕了，为什么不用自己的生命去做点好事帮助别人，你那天跟我谈了三个小时，这个建议是最打动我的，但我晚上回去，又想到我妈教我英语时说过的一句话：How can you help people when your heart is filled with sorrow？我想你能理解吧……

我跟夏萱说：我知道你是被冤枉的，因为你正在替我背黑锅。我把那个链接告诉她，我说：只要把这个链接公开，就可以证明你是清白的了。她说：谢谢你，不过我不想出去。请你也别帮倒忙。我问你一件事，你玩《魔兽世界》吗？我说：哈哈，你真是个聪明的女孩，是不是你也进了他们的服务器，看到我留下的表？她点点头，又问：你为什么要给你的角色起名叫‘三叔’？我说我有各种叔的ID，二叔四叔六叔的，只是觉得好玩，选的都是大叔模样的角色。她苦笑，我问她笑什么，她说：没什么。

我问她为什么明明可以洗清冤情却宁愿蹲监狱，她说：我爱庞万里，我不想跟其他的男人鬼混，可我管不住我自己，我还有另一面，想去放纵、想堕落、想折磨自己，被关起来应该会好很多吧。还有，我要体验一下为了最爱的人坐牢的滋味。我说：体验一下？一下是多久？你可能会被判无期的。她说：我要坐十年牢，再公开那个链接。我说：十年以后那个链接就失效了，我马上就要死了，那个空间我只续交了五年的费用。她说：那就坐一辈子牢吧。谢谢你的好心，但是请你尊重我的愿望。我看着她，心里想我到底该怎么办呢……过了一会儿，她问我：你为什么快要死了？我说：因为我要自杀，活着太不爽了——你是不知道。

她凝视着我，并没有问我为什么要自杀，而我呢，我也从她的眼睛里看到她的坚定，我还看到她心里的悲伤，她宁愿被冤枉，宁愿坐牢，也不愿



意面对现实，她的心意，跟我对朱颖差不多……也许，在狱墙里面没有自由的生活可以治疗这种悲伤？我打算尊重她的决定。

我跟她说：好吧，你可别后悔——或者，五年之内后悔还来得及。然后我就回来了。

可是回来之后，我还是决定把这件事写下来，把文档加密，并且安排了这个获得密码的机会。要是这个文档有缘分被打开，而且时间在2013年1月之前，还是请你用我提供的证据把夏萱救出来吧，坐牢可不是什么舒服的事。

对了，如果你们打开这个文档的时间足够早，那个压缩包里还有点东西能用上，是我负责的一部分网站内容，我把一部分代码注解掉了，替换回来，网站运行效率会提升至少2倍。让庞万里偷着乐吧。

好，最后作为打开这份文档的BONUS AWARD，再说说我自己的一些事吧。

老熊，你上次写小说，问我的故事，我现在讲给你。

事实是，我也不知道我妈去哪了。

我给她留了Cosdream的联系方式，你们将来会把我的公开版本的遗嘱给她看吧。

我妈是个英语老师，我跟她的姓。在我出生之前，我爸就不见了。我妈说，她差点就决定不要我了，后来还是把我生了下来，因为这事，我的姥姥和姥爷差点把我妈赶出家门。我一岁半的时候，我妈带着我离开姥姥家，她是一个人把我养大的。我妈不停地带我搬家，不知道是要寻找什么，还是要躲避什么。

关于我爸爸，我知道得很少，听说他和朱颖一样也是学音乐的。我爸离开我妈，是因为他爱上了别的女人，我妈开始很伤心，后来也没再怪他。我爸和我妈就在一起待了一年，我妈经常跟我说那一年里发生的小事，我爸教我妈认乐谱，带我妈去山上摘杏子，还给被批斗的姥爷送过饭，妈妈从来都没忘记过每一个细节。我妈只讲我爸的优点，她想让我将来变成我爸的样子，只是，千万别做对不起女孩子的事情。

我妈的期待，对我来说，挺难实现的。因为我不知道该怎么做，我也不知道我爸到底是什么样的人，也许他是个坏人，只是我妈喜欢他？

我这么说是有依据的，因为我妈后来不知道从哪里听说我爸进了监狱，罪名是贩毒。

从那以后，我妈就没再跟我提起过我爸，从那以后，我妈就老得越来越快。

我大学毕业，到深圳找工作，你招我来Cosdream当程序员，签了三年合同。我妈看我工作已经稳定，就自己走了，说是要出去散散心，她还说我爸过几年就会被放出来，她想找到我爸。我妈临走的时候说，她想我的时候会联系我。每逢端午、中秋、重阳之类的节日，我妈都会打电话给我。不过，今年春节，她一定很失望吧……写到这儿，我也很难过。

不知道我爸现在出狱没有，不知道我妈找到他没有。反正你读到这里的时候，我会托梦给我爸，让他去看看我妈，他要是不去，我就天天在梦里烦他。

凭我的本事，吃穿是不愁的。我曾经很想做一番事业，让自己配得上朱颖，我曾经制定了一个很大的计划，可惜没来得及实现。我所有的才智（嘿嘿，见笑），我所有的能力（当然是计算机方面），都是为我爱的人准备的；我努力的全部意义，也是为她——可是这个人却注定不属于我了。

真是倒霉啊。

本以为时间可以让我淡忘这一切，可是我发现我忘不掉。

我做了一个试验。

用X轴表示时间，Y轴表示思念，在X轴上取相隔三个月的两点，我仔细考量，发现Y的值完全相等，这是不是说明，我对朱颖的思念，斜率是零呢？没错，时间什么也改变不了，这辈子，只能按下RESET。

之前，公司里还有一个女孩喜欢我，你看了我的收件箱，现在应该知道我不是吹牛吧。

她先辞职了，她的离开让我感悟到，世界上可能并没有艺术家们所谓的爱情，一切的一切，都是选择——爱无非是一种条件选择关系，它类似下面这个SQL语句：

```
SELECT *
FROM People_around_me
WHERE What_they_look_like = My_favorite
AND What_I_look_like = Their_favorite
```

仅此而已。

可就是这个语句，折腾得大家都生不如死。

喜欢你的，你看不上；你能看上的，又得不到。寻找爱情就是一个漫长的Match过程，最后能折中，就算是找到了所谓的归宿，否则，就一直漂泊。

我们都不是世界的中心。没人规定我们活着，就必须取得某种成功；没人规定我们喜欢谁，谁就要嫁给我们。我们只是一群NPC，游戏的主角根

本不认识我们。谁是栾东？手上可有关键道具？翻攻略本也不会注意这个人名吧，姓都不知道怎么读。可上帝设计了这个剧本，咱们只能演，也没办法反抗啊。现在，一个NPC死了，几个相关的NPC会按照剧本上写的，悲伤一下吧，而主角才不会注意这个无聊的剧情，或者咱们还在演着，他就按圆键跳过了……我猜，男主角和女主角应该是一对情侣。

在世界上所有的故事里，在每一对情侣的背后，总有那么多人黯然离开。我得不到朱颖，我妈找不到我爸，夏萱忘不了庞万里，老熊你也没和郁静在一起——说到郁静，我还记得你写过关于她的那篇色情小说，呵呵。我知道你爱她，虽然你写文章也不老实承认，你是因为伤心才离开Cosdream的，别人不知道你，但我知道你的野心，你要是不走，赵姐根本不可能坐到你原来的位置上，你要是不走，按公司今年的收益分红，你应该也能买车买房在深圳安家了。

老熊，你还在努力改变生活吗？我觉得，我们被生活俘虏，就像电子被质子俘虏，我们逃不出身边的概率云，这叫做命运。

人，大概永远也得不到最爱的东西吧，也许上天就是这样骗我们继续活下去。可能有一天，世界会原谅我的无知——可是，我却不想等到这一天啦！

好，就写到这儿。几十年后，咱们在另一个世界见，到时候我混熟了，带你们周游阴曹地府。我先走一步。

栾东

2008年1月24日星期四

熊若明刚好读完最后一句，赵蕾拎着晚餐和水果，朝熊若明走了过来。

十六

公元2008年2月8日的日出时分，栾东在高速公路上停止呼吸的时候，同样的太阳也从黄山的东边徐徐升起，庞万里抱着朱颖，裹起棉被坐在床上，看着阳光一缕一缕从窗外洒进屋里。光线渐渐填满了这个小房间，两人甜蜜地依偎在一起，后来，朱颖的肚子饿得咕咕叫了几声，庞万里忍俊不禁，朱颖羞红了脸，捂着庞万里的嘴不让他笑，两人折腾了一会儿，终于决定穿上衣服，去吃早餐。

一万八千个日出日落之后，鬓发各已苍的两人还会拉着手和儿孙们一同爬上黄山，回想起年轻时的那些美好时光，两位老人当年锁在石梯旁铁链上的同心锁现在已是锈迹斑斑却依然坚固，他们一家祖孙三代在平台上凭栏而望，夕阳西下的时候，五十年前栾东遗嘱里提到的那个质子随风飘过他们的身边，消失在茫茫云海之间。


もう一度三叔のことを思い出してくれる



老友记

●徐继刚

临近新年的某天，老潘忽然发来条短信："快一年了，还是无法接受这样残酷的现实，一个曾经活生生的人就那么无声无息地从我们身边走了……"

渐已沉淀的创痛再度被无情揭开，除了彼此唏嘘感慨一番以外，更无其他排遣之法。

曾经一直因博闻强记而沾沾自喜，但斯时斯境，我又极度希望自己能健忘，哪怕是选择性的失忆。

稽强这个名字如今在我们朋友圈里仅仅是一个偶尔存在于言谈间的时间坐标，而且出现的频率越来越低，时之砂原本就是世间最猛烈的腐蚀剂。

他或许并不算是本人平生最投契的朋友，但其壮年猝逝的悲剧至今仍然深深灼痛着内心。

有一位老友曾经如此直指人心："你对于那个故人的念念难忘，或许更源于对过去那段时光的极度留恋！"

那人、那时、那事……又岂能旦夕或忘？

这绝对不是小说，只是一篇真实的个人回忆录。这并不仅仅是回忆一个玩家，同时也是回忆一个逝去的难忘年代。

有人说：喜欢回忆就证明着衰老，或许青春真的不断飞速地从我身边溜走……

【一】偶遇

“你能不能永远离开电子游戏？”

父母和前女友都曾经在不同场合问过我这样的一个尖锐问题，然而本人的答案却都让他们大失所望。

认真地审视过自己生活的圈子，日常交往的朋友里因电子游戏这个共同爱好而结识的占了一多半，虽然由于年龄关系导致对这项娱乐活动的热衷度正在不断消褪，但其产生的影响力依然左右着个人生活。游戏已经在不知不觉间浸透了我的生活，无法拒绝更无法摆脱，放弃游戏从根本程度上就等于放弃大多数的朋友，甚至等于彻底放弃了某些聊以自我陶醉的微弱成就。越来越安于现状的我，已经再也没有改变这一切的勇气。

记得亦舒或张爱玲曾把人生舞台形象地比喻为大大小小社交圈的组合体，无论达官贵人还是贩夫走卒，都拥有各自的生活圈子，这些圈子又相互纠结交错，由此构成了我们这个美妙多彩的现实世界。

南市区甘谷街16号包机房是我们这个小圈子的发源地，如今地球上已经无法找到这个地址坐标，南市区在数年前已经并入了黄埔区，而甘谷街这条紧临着豫园城隍庙的百米小巷也在几乎同一时段湮没在了城市中心绿地的竹林深处。不过我们这最初十来个人组成的圈子非但没有随着时间推移而瓦解，反而不断吸收壮大渐成规模。即便是十几年间各自都发生了相当的改变，有的发达显贵、有的贫困落魄，有的早已娶妻生子、也有更多人依然很滋润地享受着单身贵族生活，定期的聚会却始终不曾中断过，饭桌上不变的主题仍然是游戏。惟一有所不同的是，谈论游戏的重心逐渐由电视游戏转向了《魔兽世界》等PC网络游戏。

人海茫茫，如果不是在包机房的偶然相识，恐怕我和现在那些朋友们彼此间很难会发生什么交集，国家干部、名流世家、小业主、普通工人……各种不同家庭背景的青年因为共同的兴趣爱好走到了一起。有一位同龄的朋友，和我同住在一个居民小区十多年，并在同一个小学和中学就读，但却从来不曾发生过任何交往，结果却在离家十几里外的包机房相遇并终成莫逆，这不能不算是一种奇特的缘分。

在所有因游戏而结识的朋友中，稽强是最早接触到的一位。

南市区甘谷街16号是典型的老式石库门房子，前后两个门户，底层的天井分布着四户人家。四家都经营着包机业务，从俗称“阿莫尼亚机”的雅达利2600直至以PS为代表的32位主机早期，长达十余年历史。包机业务属于无证非法经营，外人一般无法从整天紧闭的大门外窥察到门里的景象，生意全靠着玩家之间的口耳相传。家住在一江之隔的我之所以能够发现这个秘密基地，也全靠着同学的介绍。四家包机房里数胖老板家生意最为红火，不过我生性好静，选择了新开张而生意相对清淡的余家作为常驻基地。

1990年的一天下午，我刚踏入甘谷街16号大门便听到余家传出了激烈的争吵声，进门一看，却见两个玩家正大眼瞪小眼。其中一个叫小谷的是余家的常客，当时在附近某重点高中就读，此人高瘦帅气，平时谈吐乖巧机灵，和我相处颇为融洽。和他争吵的是一个面生的胖子，此人不但身材十分肥胖，他的脸膛也格外宽阔丰润，黑框仿玳瑁眼镜后面一双小眼睛眯成线状，厚嘴唇上还留着一撇短胡茬。见我进来，小谷立即拉住我评理，原来两人相约对战一款世嘉出品的MD格斗游戏《怪兽竞技场》，小谷从头到底只是翻来覆去一招扫膛腿加上勾拳，任凭那胖子奇招叠出，也把他打得满地找牙。那胖子遂恼羞成怒厉声指责小谷耍赖放刁。了解了事情原委后，我当然站在了小谷的一边，小谷更是得理不饶人，口沫横飞地连珠炮式数落着胖子。胖子气得脸涨得血红，大肚子不住地上下起伏着，有点像被激怒的蟾蜍。忽然用力抬起了拿着手柄的右手，我们以为他要动粗，都不禁吓了一跳。那胖子哼了一声，把手柄重重地放在了主机上，径自起身出门结账，随即扬长而去。小谷告诉我那胖子名叫稽强，经常出没游窜于南市区的各家包机房，他原本去对门胖老板娘家玩，因游戏水平不济经常被几个高手奚落嘲笑，愤而转投余家。

我问小谷：“这稽强以后会不会不来余家了？”

小谷笑道：“放心！这个人最大的优点就是气量大，不记隔夜仇的。”

第二天下午我再次来到甘谷街，果然看见那个胖子稽强又和小谷坐在一起嘻嘻哈哈的，此人倒十分随和，主动和我搭话攀谈，因此我经常能从他那里听到上海各家包机房发生的奇闻逸事。胖老板娘曾给稽强起了非常生动形象的绰号：人造卫星，他经常会主动通报各处新游戏的到货和通关讯息，有了这样的包打听，实在是“闭门家中坐、可知业内事”。不过后来通过许多事情，人们对稽强的夸大其辞和语焉不详有了充分了解，此君的信誉度出现了雪崩效应，“紫金藤大酒店事件”至今还经常被我们一干老友当作茶余饭后的笑料——某日





稽强风风火火跑来紧急速报称：江南造船厂正门附近的民居新开了一家PC－E包机房，拥有“大量”PC－E游戏，他没有记住该包机房确切地址，但提供了最醒目的坐标是在一家“紫金藤大酒店”正对面。于是，在一个风和日丽的下午，我带同一群党羽前往那里打探，在我们心目中所谓的“大酒店”必然是门面堂皇的所在，然而我们环绕着偌大江南造船厂转了数圈也没有发现所谓的“紫金藤大酒店”，一干人饥渴难耐之下被迫在路边随意找了家门面破烂肮脏的小店暂歇。每人都要了碗油豆腐牛肉粉丝汤，当店主人公然从蛛网密布的墙壁上取下一把如商周古物般铁锈斑驳的巨大剪刀向铁锅中绞粉丝时，众人顿时面面相觑。交涉不果之下我等走出店门准备记下店名以备向有关部门投诉，却发现屋顶上一块朽烂不堪的白铁皮上用红漆醒目书写着“紫金藤大酒店”六个大字，一干人皆哑然失笑。我们按图索骥的顺利找到了座落于“紫金藤大酒店”对面马路小巷中的PC－E包机房，却发现那家总共不过四款游戏且服务态度极端恶劣。当次日稽强来到甘谷街，众人上前预与之理论，他振振有辞地反诘道：“我什么时候跟你们说过那是高级饭店了？店招牌上是不是那样写的？”众人顿时皆气结无语。

稽强对电视游戏非常博爱，无论什么类型一概通吃，惜哉其天资并不算佳，真正拿得出手的屈指可数。更兼其性格比较和善开朗，故此大小玩家都喜欢捉弄他来当作出气筒。有一次，我、小谷和稽强三打《三国志3》第一年代，我选了西部的刘焉，小谷选了东面的刘备，稽强在我们哄骗下选择了中间的袁术。稽强自以为袁术靠近富饶的洛阳和许昌，占尽了天时地利，他确实也很快把董卓的势力版图纳入囊中，一时间兵强马壮。不过东西两军也很快崛起，不约而同地向中原地方挺进，稽强顿时成了夹心饼干而腹背受敌。稽强原本可选择集中优势兵力击破一方或据坚城防守反击，但他却选择了分兵拒敌的下下策，力分则势弱，结果有生力量接连遭重创，最后被蚕食到只剩宛城一地死守。当时的形势，刘焉囊括了西方，刘备则扫平了东部，两大势力无



论兵力财力和人材都旗鼓相当，仅隔着袁术的宛城屯重兵对峙。从《三国志3》的地形图来看，宛城确实是进可攻退可守的咽喉要地，刘备军虽然已经取得了天下第一重镇洛阳，但其大军如果取道弘农攻击刘焉的第二军事基地长安，一旦刘焉集中兵力杀出宛城，其军马就可能被截断归路。反之，则亦然。至于江东一带更是战线漫长，劳师远征实非善策。宛城左右两边分别囤集了雄兵数十万虎视耽耽，小谷的刘备军首先发起了攻击，尽起国中精兵良将欲制袁术于死地，我清醒意识到宛城是一个至关重要的战略缓冲，立即点齐大军援救之，结果活捉了刘备军名将多员。过了两个月，我错误估计刘备军元气大伤不堪再战，决意反客为主，亦挥师攻入宛城，同样也被援军挫败。犹如日俄战争时的可笑情景：两大列强在大清朝的国土上任意蹂躏厮杀，而稽强却始终抱定了中立主义，闷头大搞经济建设。后来看看硬干不行，列强开始软硬兼施勒索财物，袁术每年的钱粮收入又大半被搜刮掠夺走。我们曾经很担心稽强不堪年年进贡、岁岁来朝的“凌辱”而宣布退出，不过他却很乐意在夹缝中求生存，始终笑吟吟地看着我和小谷在游戏内外“勾心斗角”。这场马拉松赛跑的结局非常具有戏剧性，某年我囤扎重兵的新野忽然爆发瘟疫，一下子损失了近三分之一的兵力，势力平衡自此被打破。刘备军一举攻下宛城，然后挥师西进，最终刘焉势力在成都被围歼。

稽强一直宣称自己是“《勇者斗恶龙》系列”的狂热粉丝，因此《勇者斗恶龙V 天空的新娘》发售以后便立即沉迷其中。当攻略到一个需要控制滑轨车前进的矿坑洞窟，稽强居然足足卡了一个下午不得要领，着急地抓耳挠腮。我在旁边看了一会，领悟出需要通过扳动轨道方向键来调整滑轨车的行进路线，于是抢过他的手柄试验了起来，三两分钟的时间就解决了问题。稽强脸上微露愧色，但嘴里却道：“嘿嘿，这个办法我其实是早想出来，只不过想考考你的水平而已……”又过了半月，我见稽强已经在研究其他游戏，便随口问起《DQ5》进度如何，他沮丧地声称遇见了一个无法击败的强力BOSS被迫放弃。我原本对“《DQ》系列”系列并不感冒，听稽强夸张地吹嘘BOSS如何如何厉害，不由激起挑战的欲望。用了几天功夫打到了稽强所说的鲁顿曼塔巨人那里，巨人攻防都非常高，而且还频繁使用全体攻击，最初挑战了几次都惨遭失败。稽强在旁幸灾乐祸地说：“我早就说这个BOSS设计有问题，根本不可能打过去！”我压根不相信有不可战胜的BOSS存在，尝试改变进攻战术，经试验发现主角女儿的全体物理防御上升魔法スクルト能将巨人的攻击伤害减半，同时王城集市里贩卖的用于提升攻击力的药水也具有奇效，掌握了正确的方法后，巨人几个回合就被轻松搞定了。经过此事后，稽强对我心悦诚服，开始到处宣传本人是游戏高手，在他大力鼓吹下，我居然在南市区一带包机房有了相当的知名度。而我此后一直对“《DQ》系列”喜爱至极，实也拜稽强所赐。

1993年以后，甘谷街包机房的生意越来越红火，各路高手不断从四

方涌来，稽强的“江湖地位”却日益低落，甚至一度沦为游戏进度的“剽窃者“。那段日子里，我大约用了近一年的时间钻研Capcom出品的RPG《龙战士》，这个游戏因攻略线索千头万绪而被公认为无法完成的任务，我由于好胜心强而全力投入研究，为此废尽了心机才最终完美通关。由于率先突破了著名的难关游戏，一时间颇有些洋洋自得。某日和来自其他包机房的玩家聊起打通了《龙战士》的事情，那人竟说：“这个游戏似乎稽强也打穿了，我最近还亲眼看见过他当众演示打最终BOSS的场面呢。”当时我心中非常诧异，平日里从来没有看见稽强玩过甚至谈论过《龙战士》，万没料到其居然如此深藏不露。又过了些日子，某日晚上我打穿了DateEast的名作《海格拉斯的荣光》，兴冲冲地起身来到门口灶间找老板娘结帐，忽觉身后有一阵微风掠过，但见一条硕大的黑影猛然蹿入了里屋。我和老板娘忙返身进屋查探，却见稽强正以和其肥满身躯完全不相称的迅捷动作从怀里掏出三寸磁碟塞入SFC磁碟机槽内，把游戏进度复制进了磁碟。老板娘笑骂道：“稽强你怎么又来偷人家游戏进度了！” 稽强见机关败露，忙满脸堆笑着对我说：“老弟这个游戏进度相当不错，我准备帮你四处去宣传一下……”

有一次，某个玩家朋友过18岁生日，约了我和稽强等几个熟人小酌。我们来到了城隍庙里一家老字号饭店，点了该店看家招牌三黄鸡和其他若干小菜，点菜时我发现稽强似乎欲言又止的样子，随后却又忍住了没有吭声。酒菜上齐大家开始奋勇动筷，稽强的筷子始终不伸向三黄鸡盘里。

某人问：“三黄鸡味道不错，你为什么不尝尝？”

稽强答道：“我平生从不吃鸡！”

众人忙问其故，稽强从容道：“因为我姓稽，所以不吃鸡，怎么能自己吃自己呢？”

我们被他出人意表的解释惊呆了，一时间楞在当场做声不得，随即又一起爆笑地前仰后合，某君还差点把口中含着的啤酒喷在他人脸上。

在座的玩友小朱调侃说：“以你的论调，我岂非应该戒吃猪肉？”



稽强讪讪然笑着回道：“个人理念不同，彼此都不必刻意强求嘛！”

经过这次饭局后，稽强不吃鸡的新笑话很快就在包机房尽人皆知了，有些人穷极无聊想出馊点子来捉弄他。一干人故意约稽强吃饭，点菜时十个菜里倒有九个与鸡相关，意在惹他暴跳如雷。但他却并不以为忤，席间始终谈笑风声，最后反而是众人自觉无趣。虽然不吃鸡日后成为甘谷众经常挂在嘴边的经典笑谈，但凡是有稽强出场的饭局，鸡相关的菜肴却都自然而然被无视。即便其人已仙逝多时的今日，这种习惯依然延续成为了传统……

【二】契机

包机房这个上海的地下产业从1995年开始盛极而衰，不断关门歇业直至数年后彻底消亡。有人把包机房消亡简单归结为使用廉价软件载体的32位主机普及流行所致，而我则认为是游戏玩家群发生了急剧变化。原先作为包机房用户核心的“七零后”都已经成年并踏上工作岗位，这些人的经济能力足以拥有属于自己的游戏主机，新生代玩家截然不同的游戏理念彻底动摇了包机房生存的根基。

甘谷街的时代也终于告一段落了，许多熟悉的面孔不断消失，取而代之的却是稚嫩的书包族，包机房已经逐渐失去了那种近似家的感觉。所幸玩友刘氏兄弟在位于凝河路的自家建立了一个巢窟，由于地点非常隐秘，基本上做的都是圈内熟客的生意。我一直不认为那是包机房，从某种程度上更像是一个收费的私人游戏俱乐部，即便当时许多人都已经拥有了自己的主机，但闲暇时还是会聚在那里讨论游戏。这个游戏俱乐部居然存在了十多年，至今依然成为我们这个遗老圈的聚会圣地，只不过现在游戏的核心话题已经“顺应”时代潮流，由TV游戏转向了《魔兽世界》为代表的PC网游。

稽强可以算是凝河路基地创建的大功臣。开张伊始，他不遗余力地从甘谷街等几家老字号包机房拉拢了许多核心玩家，后却因为自觉没有享受应有的尊重待遇，一度曾负气出走，但很快就又回归。

稽强作为玩友中最年长者之一，已经由被直呼其名升格为稽大哥，不过他的实际地位却并未有相应改善。虽然是个资深老鸟，稽强的游戏水平在我们这个核心度相对较高的圈子里显得实在稀松平常，依然经常被当作了调侃的靶子。“稽强”甚至成了我们衡量游戏难度和品质的度量衡。例如比喻一个游戏很简单时会说：“这个游戏连稽强都能通关。”形容一个游戏很烂则为：“估计连稽强都看不上。”经过了这些年的磨练，稽强已经修炼到了不食人间烟火的地步，对于那些带有人身攻击性质的调侃充耳不闻。他依然什么游戏类型都玩，依然什么游戏都玩得不精，又经常拣了玉米扔了西瓜。

在凝河路，稽强有幸结识了他平生最亲密的两个朋友。

老潘之所以被尊称为“老潘”，并不因其年长，实因其行事素来老成

持重，他的真实年纪不过仅比稽强大了一岁而已。老潘如何得以潜入我们秘密基地至今还是个未解之谜。记得1995年的某日傍晚，一干党羽几乎悉数在场，忽然有个陌生的虬髯大汉叩门直入，落座后在短短一小时内接连换了七八个SFC游戏，其意正在展示其游戏的水准。我们从他所展示的《四狂神传说2》和《皇家骑士团2》等几款名作的关底存档并观其操作的手势，立知其乃深藏不露的会家子，遂与之结交。经过一段时间接触，众人发现老潘为人正直稳重，平素并不轻言，言出则必有所见地。老潘最为人所称道的优点就是“耐心”，他可以从旁指点不相干的玩家攻关数小时而不烦不倦。稽强原本和老潘素昧平生，因多次在玩游戏受到其点拨，进而心悦诚服尊为兄长，二人以后在公开场合一直兄弟相称。老潘的工作经历也颇具传奇色彩，他原本不过是上海电影制片厂的龙套演员，为我们熟知的出镜是在电视版《三毛流浪记》扮演一个街头混混，总共才两个镜头加一句台词：“我们是白老板派来的！”后来老潘又担任后台剧务工作，经过个人一步一个脚印的不懈努力，目前已经跃升为东方电视台某名牌节目的导演。

小张是我平生遇见过的游戏天才之一，除了体育类以外几乎各种游戏类型都有相当造诣。此君对于游戏的执着也让人非常佩服，早先他并不怎么玩《铁拳》，自从某次惨遭他人蹂躏并被言语嘲笑后，立志发奋苦练。曾经有将近半年时间，他每天晚上跑到秘密基地，独自一个人坚持苦练三小时，居然成为当地所向无敌的第一高手。小张天生是一个口无遮拦的直肠子，平素遇见不平事就喜欢发表评论，往往因此得罪他人，在我们这个圈子扮演着刺猬型的角色，让人又爱又恨。小张对于稽强的游戏水准颇看不上眼，经常借故对之挖苦嘲笑，稽强了解他实际并无恶意，采取了大肚包容的态度，两人竟然因此而成莫逆之交。

虽然岁月飞逝，但稽强的游戏水准似乎却并未与时俱进，闹出了不少经典笑话。记得1996年初，老潘连续两天攻关《火焰之纹章 圣战的系谱》，至后半部分时体力终于支持不住，竟自在躺椅上沉沉睡去，稽强出于好意便自说自话接替其继续游戏。待得老潘一觉醒来，赫然发现游戏中我方阵营中除了几个重要角色以外，基本都已经换了一班新面孔，不禁错愕万分。稽强煞有介事地解释道：“那几个部下能力不怎么样，我特意帮你换了一下……” 老潘经过仔细研究后才发现，那些可怜的部下在稽强蹩脚的操控指挥下先后光荣捐躯，游戏自动随机更新了一批人接替空缺……在此后一段时期，稽强已经由“DQ饭”转职成了“机战饭”，然而其对“《超级机器人大战》系列”的游戏素养也令人难以恭维。有次我亲眼目睹他在玩PS的《超级机器人大战α》，某关里只登场一个HP并不多的海底BOSS，他却足足打了一个下午都没有过版。对付这个BOSS的方法其实很简单，第一种方法就是让几个海战适应性强的机体潜入水中以对海强力武器围歼之，另一种就是把BOSS从海底引到陆地上消灭。而稽强却让众机体呆在岸上用对海效果极低的米加粒子炮类武器攻击海底BOSS，伤害威力可想而知。再加上那个BOSS又有每回合回复一定比例HP的特殊性能，因此陷入了毫无结果的消耗战。对于稽强一味死拼滥打不肯动脑的游戏态度，在场诸人都摇头苦笑相对无言。

“这个所谓的世界就是一个人与人的结合体，当我们存在于这个纷纭空间中，无时无刻不在相互影响着，或许别人不经意间地细微举动，足以改变你的人生轨迹，反之亦然……”——摘自《FAMI通GC+ADVANCE》的NGC网络游戏《HOMELAND》介绍。

1999年以前，我除了受朋友转托为一本非正式发行的游戏刊物写过几千字的攻略以外，没有自发性写过其他任何游戏相关的文章，之所以后来走上了撰稿人之路，实与稽强有着莫大干联。

1998年，我迷上了GBC版《DQM》（《勇者斗恶龙 怪兽篇》），通过大量收集《FAMI通》等日本游戏刊物的攻略并结合成千上百小时的实战心得，摸索出了一套自认为简单而有效的对战秘诀。可惜当时朋友圈中对携带类游戏感兴趣的几乎没有，惟一的同好就是自称“DQ死忠”的稽强。不过稽强并不懂得隐藏BOSS级最强怪物的育成法，更不了解魔法特技的有效组合，我们之间的对战完全呈一边倒之势。关于《DQM》的心得确实也并非三言两语能够交待清楚，在稽强的极力撺掇下，本人忽发奇想，准备编写一本以《DQM》心得为主的游戏同人志。最初我把同人志命名为《LOVE GAME》，被一干好友恣意嘲笑了一番，认为这个名字更像是色情类刊物，后更名为《GAME TIME》，虽依旧很俗，但终于避免了外人的想入非非。《GAME TIME》第一期共24页，前三页为摘录自《FAMI通》的业界新闻简评，其余部分全为《DQM》的育成和对战心得，还特意手绘了相关题材的封面和封底。该非公开发行的刊物总共打印了三份，



除自行收藏一份外，其余分别赠送稽强和另一好友。惜哉虽然笔者在创作攻略心得时力求深入浅出，但稽强同学实朽木不可雕，他获赠心得后水平并未有明显进步，心灰意冷之下，遂彻底打消了将游戏同人志季刊化的打算。

《GAME TIME》在朋友圈里传阅了一圈后颇受好评，无形中激发了我的自信，有感于《DQM》这款携带游戏的经典作品在国内认知度极低，决定将文章整理后投稿以供更多玩家分享。花了几天时间，把原本数万字整理凝缩成约七千字，先后投递给了两家北方的游戏刊物，均如石沉大海般再无音讯。最后又投给了当时刚崛起的《游戏机实用技术》，数月后被全文刊登，杂志编辑还发来了充满热情的鼓励回函。看到自己的姓名出现在媒体上、看到自己辛勤的努力取得了预期的成果，心中的快意实不言而喻。自此后，本人如上瘾了一般不断笔耕，走上一条过去自己从来没有想过要涉足的路。

世上很多事情原本并无因果，纯系阴差阳错。我最终能成为撰稿人有着许多外部因素，但当年和稽强的那段交往却是其中最关键的契机……

【三】下海

十多年前，有人曾经问我："一个非常精通游戏但已经逐渐热情消褪的玩家和一个游戏水平不高但始终热情高涨的玩家两者之间，谁更算得上是真正的玩家？"

当时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前者。

时至今日，如果再有人询问我相同的问题，本人将给出完全相反的答案。

"游戏玩得好坏实际并不重要，游戏玩得是否开心才是关键！"这段话很长一段时间一直被稽强挂在嘴边，我曾经认为这不过是他为了掩饰自己资质不佳的托词，直到许多年后才咀嚼出其中的精辟含义。电子游戏从诞生之日起就是以娱乐休闲作为存在价值的，玩游戏的真正意义就是为快乐，如果有人玩游戏水平很高，却无法从中获得应有的乐趣，也应视为误入歧途者。

稽强毕业于江南厂技工学校，曾经在一家出版传媒机构旗下的印刷厂担任过车间领班，后因为健康原因不得不离职，失业了近三年。这三年里，他玩游戏的时间明显减少了许多，不过还是经常来到凝河路秘密基地找朋友们聊天。不过自2001年以后，由于朋友们大都自有了TV游戏主机，而家用机包机已经完全没有了市场，秘密基地已经完全改换成了电脑网吧，许多过去狂热的TV单机游戏玩家又沉迷于PC网络游戏。稽强依然还算是TV游戏的孤臣孽子，只有他还会掐着手指头计算着那些曾经让我们疯狂痴迷的名作续篇。百无聊赖之时，稽强又开始上网聊天，他经常混迹于上海热线的某个情感交流论坛，居然用了不到半年时间就混到了斑竹。不过他的网名——午夜色僧依旧恶俗不堪、依旧成为诸多友人闲暇无聊时调侃嘲笑的热门话题。

"铁拳王"小张踏上工作岗位也已数年，由于公司内部环境不佳，常有离职他就的打算。

在一次小型朋友聚会上，稽强、小张和在某市级大医院担任牙科医生的小翁三人忽发奇想，准备合资开设一家电玩专卖店。但是他们三人都没有从商经验，更没有任何相关的门路，合计之后决定要拉我入伙，他们认为我门路熟且有想法，极力游说本人参股加盟。对于他们的创业计划，我的参与热情并不高，内心深处的根源，在于我当时对于稽强的能力信心不足，断定此人成事不足而败事有余。虽然并无太大信心和兴趣，但实在拗不过三个朋友车轮战式的软缠硬磨，更加上开一家电玩专卖店是绝大多数玩友都曾经有过的梦想，最终我还是答应入伙。

我深知经营电玩最关键的就是要找到好的上家，能够以尽量低的进价、尽量快的速度拿到热门货品，这样才能确保成功（经营能力和资金充实度当然也很重要）。反复权衡利弊后，我决定找有十年交情的徐家汇胡老板帮忙。这位胡老板也算一个具有传奇色彩的人物，他是国内最早一批炒股的骨灰级股民，和传说中的杨百万曾经称兄道弟，最顶峰时身家达数百万，后遭遇突如其来的股灾一夜间光身出局。他发现TV游戏行业具有相当大市场潜力且进入门槛较低，于是四处张罗筹措了极有限的资金购置了两台SFC磁碟机重新创业，由于其善于经营，不过一年时间包机房已经扩张到拥有十几台主机，见过大世面的他当然决不会满足于包机的蝇头小利，又踌躇满志地向电玩专卖进军。预想之外的悲剧再次发生，胡老板的包机房一夜间被人撬窃毁砸一空，此时其刚投资的电玩专卖店也亏损严重，他的事业又陷入灭顶危机。不过，胡老板有着超乎常人的坚韧意志，虽屡败而屡战，经过其数年的惨淡经营，居然在上海滩打开了不小的局面。至于我和胡老板的交情，早年他和一个生意伙伴因为近万元的经营债务问题发生严重争执，双方几乎白刃相见，本人在一时冲动之下挺身劝解并做担保，才使得事情得以缓和，胡老板因此非常念旧。

出于面子的考虑，我并不准备向胡老板挑明自己有份参股，而是以介绍朋友生意的立场从中斡旋。因为多年深交的缘故，我深知胡老板此人的脾性，他平生最恨他人在自己面前逞强夸富，而对贫困弱者倒经常会仗义援手。那天我事先约好双方去胡老板位于徐家汇地铁站附近的总店面谈，临出发前我反复叮嘱他们三人，见到胡以后谈吐一定要低调，尽量哭穷并大叹苦经，这样的话上家就会尽量少压货（注：压货是过去上海游戏专卖一行的陋规，上家以配货为名向下家摊派一定数量的滞销商品，数量多寡视关系而定），他们都异口同声地答应了。那天恰逢周末，胡老板店里生意好得出奇，老板娘外加两个伙计都照应不过来，结果胡本人还亲自上阵。短短一个多小时里，就有几十台PS2和GBA售出，看得我们一干有意下海的人口水直流，好容易到了中午饭时候，胡老板才得闲了招待我们。等说明了来意后，胡就开始大谈竞争激烈等等并试探他们的经营预算。我正待从中说合，稽强便抢先开腔道："本钱方面请胡老板尽管放心，我们三个人准备出资10万元以上……"胡老板嘿嘿干笑了几声，拿出白纸三下五除二地开列出一张配货清单递给稽强："新店开张，必须备货齐全才能吸引顾客，这些是起码的配置！"我凑过去略微看了眼，不禁倒吸了一口冷气。这份清单上列出的货物总价将近六万元，其中三分之一肯定是卖不





出去的压店陈货，心知已经坏事。彼此又瞎扯了几句后，我们四人灰溜溜地告辞离去，此时大家都已经饥肠辘辘，便找了家巴西烧烤店吃饭。其他三人的情绪都非常低落，稽强却是满不在乎地好胃口，这件事情让原本就立场不坚定的我彻底动摇，当场向他们表示打退堂鼓。

2003年5月1日，联友电玩在育婴堂路正式开张了，应邀到场祝贺的我站在门口端详着店招牌，心里有着一股说不出来的滋味。虽然有人中途退出，开店计划还是继续进行，稽强辗转托人找了个上家拿货。他们又四处奔走寻找店面，足足跑了一个月才在遥远的闸北区育婴堂路找到价位合适的，不过距离稽强和小张的家大约有一个多小时的车程。开业那天，几乎所有的熟人都前往道贺，虽然是上海籍人士，大多数人还是第一次涉足育婴堂路这条历史上颇有名的马路，到了那里才知道这条曾经洒过革命志士鲜血的路是如此偏僻狭窄。联友电玩不过八个平方米，麻雀虽小而五脏俱全，前面是贩卖主机和游戏的玻璃柜台，后面半敞开式隔间供PS2包机用。这天最活跃的人物当然就是主人稽强了，整个一天跑前跑后忙活个不停，不过他似乎总是在无意间充当娱乐大众的笑料。好容易忙过一阵，他一屁股坐在新买的躺椅上暂歇，由于其身形过去肥大且该椅子质量低劣，椅腿竟然当场折断，人顿时摔了个仰面朝天，众人笑骂着合力将他从地上搀起。当天到场的来宾中，我见到了久违的老潘，作为稽强的义兄，他百忙中抽空前来祝贺，还当场购买了一台PS2，算是新店开张的头笔大生意。多年未见，老潘已经比当初沧桑了许多，颔下的美髯却越发浓密，他告诉我自从进入东方电视台以后，从扛摄像机的杂务做起，虽然几年来凭着个人努力步步高升，但玩游戏的闲暇时间却是越来越少，几乎已成奢望。老潘的一番话让我辈非常感慨人生，不外乎如此，当你有精力和时间娱乐的时候，总是为荷包羞涩而苦恼，但当你事业顺利、衣食无忧之时，却发现时间越来越不敷支配。热闹了一整天，晚上我们十几人趁开张之喜在附近某酒家聚会了一番，酒饱饭足后各自归去。归途中，同行的几个朋友都觉得育婴堂路过去偏僻，对联友电玩的前景极不看好。

对于联友电玩，我的心态显然比其他人更加复杂。作为多年朋友的角度上，当然非常希望稽强他们能够生意兴旺大发财。但在内心深处却又隐藏着一个比较龌龊的念头，也很想看到联友电玩经营不善而倒闭，这样可以体现自己见事之准，以此证明稽强果然是不可共事的无能之辈。联友电玩的游戏软硬件销售情况果然所处地域的缘故不太理想，但PS2包机生意却出奇的红火，占据了每天主要的营业收入，居然开业当月就实现了赢利。据经常光顾联友电玩的朋友说，包机生意之所以那么火爆，大半系稽强的功劳，他在中小学生为主流的客户群体中拥有着极高的影响力（三个股东的职责安排是稽强主要负责店内营业、小张负责进货送货、小翁在周末时看店并管帐）。

转眼就到了夏天。这一年的盛夏格外炎热，某日我和几个好友相约在淮海中路香港广场的一家甜品店里，男女数人挖着堆成小山状的水果冰沙闲聊天。望着窗外挥汗如雨的来往人群，呆在开足冷气的室内，感觉完全置身另外一个世界。闲谈中有人忽然提到："这么大热的天，稽强他们的小店又没有空调，真不知道怎么熬过这个夏天啊！"听到此言我不禁心中一酸，想到有朋友为了衣食而在忍受

酷暑煎熬，自从那次出席了开业仪式后，已有将近三个月时间音讯断绝，当即决定抽空前往探望一番。

梁启超在上世纪初避居青岛崂山时，曾经看见一群青年石匠在险恶的环境下工作而心生怜悯，但当他听到那伙人慷慨放歌后顿时释然，原来人们在极端艰难的生活状况下，其内心也未必完全被痛苦或愤懑所占据，只要乐天知命，穷人同样可以比富人更加快活。探访联友电玩的所见所闻，让我对任公先生当年的偶然感触产生了共鸣。

一个星期五的下午，我借着外出公干的机会打车来到了闸北区，刚走到育婴堂路靠近中兴路口，大老远就听到稽强那熟悉的破锣大嗓门。站在联友电玩斜对面数米的一片树荫下，只见狭小逼仄的店堂里挤满了中小学生模样的孩子们，唧唧喳喳的一片鼎沸声。稽强胖大的身形坐在玻璃柜台里，几乎盘踞了整个里侧。柜台周围如众星捧月般环绕着一圈孩子，都聚精会神地看着稽强打游戏，还不时相互发表议论。整个店堂里只有在柜台一角放着台鸿运扇，若有若无地散发着微弱冷风，但似乎所有人都暂时忘却了酷暑的炎热。稽强朝里坐着，短袖牛仔衬衫的背脊处被汗水濡湿了一大滩，他却一副浑然不觉的样子，玩到忘情之时从膝盖上取过一柄鹅毛扇用力扇几下，口中还极其夸张地奸笑几声。

“稽强你还长得真像游戏里那个大坏蛋啊！”一个孩子居然直呼其名。

“小赤佬不要这么没规矩，要叫大哥！老子开始玩游戏那会你还不知道在哪呢……”

“那你怎么水平还是这么差呀，那样简单的一关居然重打了四遍！”

“……”

我禁不住宛尔失笑，此情此景仿佛让我重新置身于十年前城隍庙甘谷街那个普通的石库门小院。那时节还是稚气方脱的青春少年，虽然整日里充满了嬉笑怒骂，但因彼此都胸无城府，很少会有人记隔夜仇。现在回头想来，当年那份质朴的快乐是如此单纯、如此值得珍藏。稽强转过头来，发觉了站在树荫里的我，他慌忙放下手柄，口中大声喊着“老朋友”



猛然起身拨开人群向我迎来，情急中差点还被凳子拌倒。我被他硬拉进店堂按坐在他原先的位子，我仔细端详了一下面前的电视屏幕，稽强原来正在玩的是一款名为《恶代官》的PS2游戏，游戏里的恶代官满脸油光、富态痴肥的样貌果然与他有几份相似。稽强跑到附近的烟纸店里买了冰镇的可口可乐递了过来，他语气略带夸张地笑着说：“难得这么大热的天，老弟还跑那么远路来看我，真是太感动了！”他随即又回过头，以长官向下属分布命令的语气对众小孩说：“我这位老朋友，不但是游戏高手，而且还是国内有名的撰稿人，在许多杂志上都发表过文章……”在一众人等的集体注目礼下，我不觉感到有些羞愧，只得把目光集中在电视屏幕上。稽强口沫横飞说地非常得意，我可以清楚感觉到，他的言语确乎发自内心。我俩有一搭没一搭闲聊着，联友电玩共有五台PS2包机，一直处于客满状态，不过几乎清一色都是在玩《世界足球 胜利十一人》。时不时还有顾客前来询价购物，稽强一个人倒也能应付裕如。我在店堂里坐了不多一会儿就感觉闷热难当了，感觉自己就像是摆在蒸笼架子里的馒头，鸿运扇的些须微风实在是聊胜于无。

我对稽强说：“该考虑装个空调了……”

稽强满脸歉意地答道：“我们这店小本经营，还是能省则省，等生意稳定了以后一定去装个新空调。”

不知不觉已到傍晚时分。稽强硬拉着我陪他一起吃晚饭，银芽青椒丝拌冷面外加一份例汤，只不过他特意为我多点了块椒盐大排骨。见我有点不好意思，稽强声称自己近日在计划减肥，尽量少沾荤腥。吃完后我问稽强准备什么时候打烊，他用手指了指里间的几个包机客道：“我准备八点左右关门，等会可能还会有几个白领下班经过这里会买些PS2游戏。”于是我便揣着选购的十几张PS2游戏先行告退，及至走到十字路口还回头望了望联友电玩的方向，在略带昏暗的灯光下，稽强胖大的身影依旧背对着柜台，继续在聚精会神地玩着《恶代官》。我不觉心中有生感慨，自己过去看人的方式确实过于苛刻和片面，每个人都有其可取之处，一味挑剔只能失之偏颇。或许是出于内疚，自此后我几乎所有的游戏软硬件都尽量在联友电玩购买，虽然新开张的他们价格稍贵且到货时间晚，也算是为帮助朋友们创业略尽一份绵薄之力。

虽然稽强在经营生意上颇有章法，但他此一时期游戏取向的恶趣味却日益令众人侧目，渐有些“自大狂”的倾向。由于其身材痴肥，在选择游戏时刻意的选择一些体形相似的角色，《恶代官》被他一再吹捧为不朽神作，更因为董卓的缘故，他不久又狂热沉迷于“《真·三国无双》系列”，有事没事总爱在人面前极度夸张地摆个仲颖公的胜利POSE，口中还半通不通地喊着：“酒池肉林……します！！”每每稽强在周末休息时出现在凝河路秘密基地，多会因其古怪荒诞之言论被一众朋友群起嘲笑，他也并不以为意，搭讪了一阵发出几声恶代官招牌式的奸邪笑声便扬长而去。据小张后来的说法，稽强在管理

联友电玩时早出晚归，固然是为了生意的缘故，另外的重要因素也是为了有更多的时间玩游戏。暴雪于2004年推出《魔兽世界》以后，我们这群过去狂热的TV单机游戏玩家大半沉迷其中难以自拔，只有稽强一人对于TV游戏的热情日甚一日。不久，稽强终于拥有了属于他自己的第一台次世代主机PSP，他选择PSP的理由相当充足，《无双》、《机战》还有《恶代官》……

经过三人众齐心协力的惨淡经营，联友电玩的生意越来越红火，短短两年间已经积累一笔不小的流动资金，摩拳擦掌地准备另迁他址扩大经营，然而正所谓天有不测风云，意外的事情让他们的梦想成为了泡影。

稽强在某位老顾客的极力撺掇下，在育婴堂路附近某健身中心办了张年卡，痛下决心减肥健身，却没有料到因为方法不当晕倒在了健身房里。送进医院后我们才获悉稽强一直患有先天性心脏病，原本经过多年调理病情已经非常稳定，健身房的剧烈运动让他的病情突然发生恶化。身为医生的小翁在看过病历后告诉一同前往探望的我们，稽强属于严重的心脏瓣膜缺失，必须及时手术进行修补，否则的话随时可能有生命危险。不过类似手术的费用高达十几万元，尚不包括术后的调理养护。巨额的手术费让我们为稽强的命运非常担忧，所幸病情很快就有所缓和，他虽然还躺在病床上，却又在神气活现地大呼酒池肉林。诚如一些朋友事先猜想的那样，稽强的父母最终放弃了手术，选择了回家静养，如此昂贵的手术费对于一个无业人员来说确实是天文数字。

稽强在家休养了近半年，此期间小翁也因结婚无法参与经营，联友电玩全靠小张一个人独力支撑。TV游戏产业的大气候也发生了急剧变化，由于次世代主机先后推出，PS2和GBA这两个联友电玩过去的拳头产品迅速萎缩，就连PS2包机业务也因缺少新游戏而日渐低迷。由于稽强的突然病倒，联友电玩不但错过了最佳的扩张时机，生意也比当初冷清了许多。

稽强终于放心不下店里的生意重新回归，联友电玩进入了两大股东轮流执政的新时期。就这么安安稳稳地度过一年多时间，大家已经逐渐忘却了稽强那犹如定时炸弹般危险的痼疾，似乎一切又回到从前，他依然还是扮演着娱乐大众的开心果角色……

【四】悲伤的结局

人心的距离有多远？似乎近在咫尺，实际却如同远在天涯般难以触摸。

很多人都在自己的心扉上挂着一把铁锁，拒绝向他人展示自己的喜悦、悲伤、忧虑或恐惧……

然而；又有多少人愿意去倾听或了解周围人们真实的内心世界呢？

朋友，这个称呼在我们这个时代已经越来越廉价，多数人都将之曲解为玩伴，真正相互了解彼此内心思想的又有几许？

2007年1月14日，极冷的星期一早晨，那天我正好是中班，前一天和许多朋友在上海歌城玩到半夜才回家，洗完澡后又躺在床上看书，直到三点多才朦胧睡去。

大约清晨六点光景，一阵急促的电话声把我从美梦中吵醒，很不情愿地披衣起身接听。

“稽强死了！”

如此突兀而莫明的来电，我一激灵，顿时睡意全消，无名的业火从胸中燃起直冲脑门。正想张嘴破口大骂，这时大脑机器忽然恢复了正常运转，我辨别出电话里那个声音是小张，直觉意识到那决不是无聊的恶作剧，而是千真万确的事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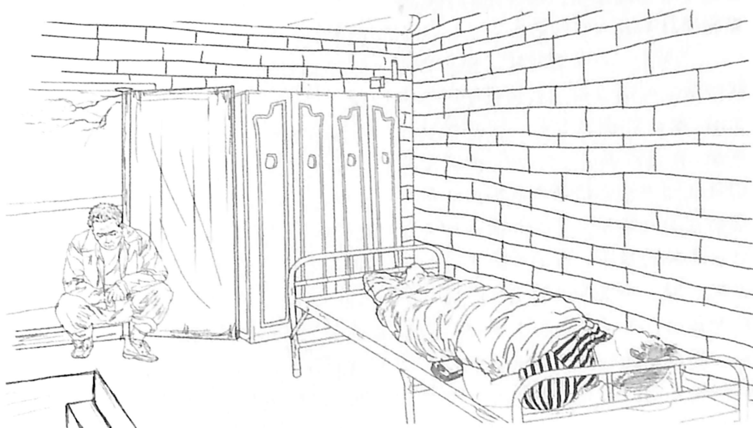
在赶往浦西的出租车中，我忽然无意识地打开了车窗，抬头望了望阴翳的天空，作为一个坚定的无神论者，第一次相信冥冥之中自有天意。就在两天前我还曾和稽强同桌吃过饭，却没有料想到那居然成了最后的晚餐。周六那天我闲来无事，打电话邀约了一班狐群狗党前往八百伴附近的天王星海鲜自助餐饮中心聚会，临到出发前，小张突然打电话通知我稽强准备也登场，而且还神秘兮兮地告诉我并非一个人前来。稽强的出席让我们很意外，他过去一直以节食减肥为借口绝少参加我们的群体腐败活动，我们都心照不宣地清楚多半是由于经济原因，而自从他大病初愈后至今更是再也没有在聚会场合露脸。直到我们开吃了半个多小时以后，稽强才携着一个陌生的女伴姗姗来迟。那个女子相貌虽不娇丽却也很端庄，不过其娇小玲珑的身材坐在肥胖高大的稽强旁边，产生了非常奇妙的戏剧效果。这并不算是一次愉快的朋友聚会，由于多了一个陌生的女客，朋友们不好意思再把稽强当成开涮的标靶，而稽强自己也摆着造型顾作矜持状，多数时候大家都默不做声地低头消灭着餐盘中的食物，整个聚会只进行了一个半小时不到就草草结束。

下楼坐电梯时，我告诉稽强《DQ9》已经确定在NDS的消息，他终于原形毕露，大呼小叫地骂道：“SQUARE ENIX真不要脸，害得老子又要破财了！”

我撇撇嘴说：“不就是一台掌机么？也不过就千把块的小事情。”

稽强嘿嘿笑而不语。

我、小张还有叶子三个人赶到了位于城隍庙四牌楼路的稽强家，除了小张，其他人都是第一次前往。那是典型的上海老城厢民居，逼仄而阴暗，大约只有十来个平方米大小，还有一个自搭的小阁楼。稽强此时就静静地躺在阁楼角落里的钢丝床上，安详的犹如正在沉沉入睡，我甚至



错觉他随时会大喊着“酒池肉林します”奋身而起。不过枕边和被角残留着的些许呕吐物，他那原本宽大的脸庞呈现出紫酱色，又让我们可以感觉出死亡刹那间的痛苦和急促。稽强的母亲和妹妹倚在床头边相互扶掖着痛哭流涕，而他的父亲在旁不住低声劝解着。此时此刻，最让我们感到震撼和伤感的竟然不是母亲撕心裂肺的悲啼，而是父亲异乎寻常的冷静（我们三个人居然不约而同体会到同样的感触）。稽强的父亲不住地劝慰着家人并和我们说话，我从他老人家略微呆滞的眼神中看不到任何情感，或许今日这样的结局，他在很久以前就已经预感到了，泪已流无可流。古人所谓人生经历的最大痛苦，莫过于白发人送走黑发人。但对于我们这些正当盛年的人来说，最大的悲哀莫过于亲眼目睹曾经朝夕相处的同龄人生命走到了短暂尽头。

我扫视一下稽强的家，虽然很早就猜想到他家境并不宽裕，但真实的状况还是让我大吃了一惊。整个家里除了上个世纪款式的彩电和冰箱以外，几乎再也看不到任何值钱的物品。除了床头柜上稽强的爱机PSP以外，这个屋子里也再没有任何与这个时代同步的东西。往事种种开始浮现在脑海里，我不禁陷入了深深的自责。稽强当年在包机房一直是臭名昭著的“揩油王”，比如包机一小时，他总要到点后再磨蹭个五六分钟才肯让位，我曾经因为看不惯而附和老板嘲笑他门槛太精。稽强平日里的衣着打扮，数年间不论春夏秋冬都来来去去那么几件，有一件紫黑横条纹的T恤更堪称其经典造型，我亦曾嘲笑之为“麻袋衫”。如果当初我便了解稽强的家境如此拮据，相信绝对不会再说出那种不近人情的话来。

“早上三点多的时候，他忽然从睡梦里大叫胸口闷，后来我赶到他床边时，他拉着我的手说‘爸爸我不想死啊，我要活下去’……”稽强父亲用低沉而平稳的语调跟我们描述着稽强临死前的情景，空洞的眼神直直地盯着斑驳的墙壁，似乎看穿了世情的玄机一般。小张再也憋不住哇地一声痛哭起来，叶子也掏出了纸巾直抹眼角，我直觉得心脏剧烈地跳动着，胸口闷得几乎产生窒息的感觉，不由自主地跑下楼梯走到大门外拼命地呼吸了几口新鲜空气。



叶子也跟着出了门，他站在我身后悠悠地叹息道：“我们这些人真是可悲而愚蠢啊，一直只把朋友当作玩伴，从来没有真正想过了解和关心他人，我们为什么不早点知道稽强是如此的困苦呢？”叶子是我的朋友中最具备诗人忧郁气质的一位，平日里经常会突兀地发表一些言论，我们对于他的愤世嫉俗早已习以为常，不过他此刻发自肺腑的感慨却犹如一柄锋利的投枪直刺我的心房，我再也控制不住情绪而泪流满面。

老潘也匆匆赶来了，他和我们打了个招呼就直入里屋，屋里又传出了悲痛的哭泣和低低的交谈声。直过了半个小时，老潘才走出门外，我看见到他的衣襟上湿了一大片，他默默地拉着我的手，抬头望了望天空，忽然狠命的一摇头，眼中闪过晶莹的亮光：“没了！就像是做了一场梦一样，昨天晚上他还打电话给我，询问用什么方式向MM告白……我实在无法接受这样的现实啊！”

又一把投枪正扎中我的心脏，视线顿时一片模糊。

随后几天，小张通过电话告诉我，听说了稽强的死讯后许多老顾客都非常难过，一个在安利公司工作的小赵还在家中设置了灵堂，自发组织邻近几个朋友拜祭。有几位顾客主动要求出席稽强的追悼会，另有某中学高二某班的数名男生因为学业无法出席，但也凑了一份祭礼委托代送。虽然我丝毫不怀疑小张所说的全部属实，但对于稽强拥有如此高的人望还是感到几分惊讶。追悼会那天，到场人士中有三分之二都是稽强通过游戏结识的朋友，一半是甘谷时代一路走过来的老友，另一半则是联友电玩的顾客们。我为稽强感到由衷欣慰，生性宽厚善良的他从来都不会感到孤独寂寞，身前如此，身后亦然。我们肃静地聆听着追悼会主持人面无表情的照本宣科，悼文中所概括稽强三十余春的生涯，惟一值得圈点不过是尊敬父母和友爱弟妹，我不禁又心生无限感慨，一个人的生命在部分人眼里是那么的丰富多彩，在另外人们的眼中却居然如此的单调乏味。最终告别仪式时，我跟随着人群绕着稽强犹如蜡像般的遗体缓慢移步，过往那一幕幕犹如电影镜头重放般从脑海里飞速闪过，紫金藤大酒店、不吃鸡、恶代官、董卓……一切都宛如梦幻。我不知道自己怎么离开的西宝兴路殡仪馆，在归途的车上，同行的小张到底说了些什么话，也完全一片空白。

并非所有的人都为稽强的亡故感到悲伤，有一位甘谷街的老朋友非但拒绝参加追悼会，还在背后说了一些莫名其妙的怪话，许多人因此都感到非常气愤。我曾准备打手机痛斥那人一番，老潘及时制止了这个卤莽行为，他说：“一个朋友的早逝，已经足够让我们难过的了，如果我们这些活着的人还为此争吵谩骂，那样才是真正的可怜和可悲！况且每个人的感受都是截然不同的，我们不必一定要去强求他人什么，一切随缘吧……”

“游戏玩得好坏实际并不重要，游戏玩得是否开心才是关键！”

——稽强

［插图：落祭&真真］

巴别塔

●NESS

那时，天下人的口音、言语都是一样。他们往东边迁移的时候，在示拿地遇见一片平原，就住在那里。

他们彼此商量说：来罢！我们要作砖，把砖烧透了。他们就拿砖当石头，又拿石漆当灰泥。

他们说：来罢！我们要建造一座城和一座塔，塔顶通天，为要传扬我们的名，免得我们分散在全地上。

耶和华降临，要看看世人所建造的城和塔。

耶和华说：看哪，他们成为一样的人民，都是一样的言语，如今既作起这事来，以后他们所要作的事就没有不成就的了。

我们下去，在那里变乱他们的口音，使他们的言语彼此不通。

于是耶和华使他们从那里分散在全地上；他们就停工，不造那城了。

因为耶和华在那里变乱天下人的言语，使众人分散在全地上，所以那城名叫巴别。

——《圣经·旧约·创世纪》11.1—11.9

人似乎总是忘记，巴别塔并非上帝赐予，而是他们倾尽全力建造起来。

1.

2007年岁末，我在南方普降大雪之前回到了阔别六年的老家北关市，东北一座人口不足百万的小型海港城市。六年前刚刚盖好的火车站在我归来时已开始显得破旧颓败，听说郊区正在兴建新火车站。城市街道的变化只在于那里多了许多高楼，其余风貌依旧，仍有彪悍的中年男子在闹市区卖刀展示东北民风，也仍有小贩被城管追着跑来跑去热闹又悲凉。惟有标志性建筑的更改一度让我对着出租车司机说不清要去的地点，以至于许多司机都以看羔羊般的眼神望着我这个可笑的外地人。

惟一值得庆幸的是北方春节前夕居然风和日丽，头顶那片穹空没有一丝降雪的欲望。只有干脆的冷风吹过街道，让两旁干瘪的树枝随风摇摆，南方不多见的瑟瑟冷清之感席卷着每个人。

回到熟悉又陌生的城市，时光以其强大的力量在六年后击中了我，让周围的一切都有了新鲜的体验。刚回来的几天里我每天不辞辛劳地四处闲逛，不顾天寒地冻。以前少年时代曾驻足过的许多地方都能停上一会儿，仔细回忆当年发生的一切。这一切让我脑海中浮现出《格兰蒂亚》里杰斯汀在巴姆街道上跟伙伴嬉闹的那一幕。《格兰蒂亚》里后来杰斯汀成了冒险王，那个故事就变得不太好玩了，就好像我们现在都已长大一样。

转了几天之后，我对出门走动腻了，重新回归家里蹲的生活。跟家里人商量之后，我决定自己租一套僻静的房子一个人住。毕竟已经常年习惯独自生活，也懂得自己照顾自己，家里人倒不太反对。

北方的冬天和琼瑶小说主角的人生一样凄苦而漫长，我没得选择，又开始了每天上网加打游戏的重复生活。每天开着下载软件疯狂下电影和音乐，PS2打完打X360，日子过得好不快活。

这样的日子没过几天，一个朋友给我打来电话，声称自己要结婚了，让我赏脸过去光临。我知道人去不去其实他并不在乎，重要的是红包一定要到。放下电话我发现自己都不记得回来之后换的号码是多少，居然能被人找到，可见红色炸弹都是自动巡航，威力惊人。

这位给我打电话的朋友也是当年一起玩游戏的朋友之一，因为脸上常年起着一层璀璨的青春痘，被大家戏称为包头人。包头人以前跟我读同一个中专，算是我的学长，学的是酒店管理专业。可惜酒店要的都是那种能力值长脸上的主儿，包头人因脸部问题被淘汰出局。随后几经周折混进了父亲朋友开的一家公司混了几年。如今据说在自己单干点什么。现在看来显然过得还不错，要知道这年头敢娶老婆的都是有钱人。

对于包头人的邀请我不能不去。老家的规矩是同学和好友在婚宴前一天晚上先有个小型聚会。包头人的请柬到了我手上，我便在日光散尽的傍晚出发，朝着并不熟悉的新建小区前进。

傍晚是城市疲劳的尽头，也是城市活力的开始。街头上三三两两的人和车忙着奔赴各自饭局，我也混在其中。的哥听着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的流行歌曲，把我载到目的地。

通过小区门口红色的鞭炮碎屑可以确定就是这里，我带着几分好奇走进贴着喜字的单元。楼道里洋溢着二手烟和酒气，还有高低起伏的欢声笑语。循着这堪比桃花源记还明显的路标，我成功找到了包头人的新居。

包头人还是老样子，脸上的疙瘩想必已经知道自己的宿命，都很乖巧地赖着不走。看到我出现，包头人咧嘴笑了笑，带着我引见了几位我根本不可能记住的他的朋友。随后把我安排到了里屋的某一桌上。

谢天谢地，这一桌的人我基本都认识。

我和包头人算是同一个时代过来的玩友，那会北关打游戏又爱四处折腾的就这么几个人，互相之间也都认识，这桌坐的都是这种人。

尽管如今几乎所有人都在从事着跟游戏无关的工作，话题仍然围绕着游戏展开。坐在我对面的陈泰然是个时髦的老龄青年，三十多岁了仍将自己打扮得像是二十出头。陈泰然平时最大的爱好就是跟姑娘们搭讪，后来对着男人也变得滔滔不绝，于是话题从他开始。

“我最近又想买PS3了，为了《使命召唤4》。”

我还没来得及翻白眼，旁边的陆玛已嗤笑一声：“这事儿我听你说半年了，现在连PS3手柄都没看着半个。”

“这不是还太贵么……”陈泰然解释道，“40G的日本刚降价就赶上春节咱们这边涨价，等过了年我就买。”

有陈泰然起头，大家的话题渐渐热闹起来，说Wii的双截棍，说X360的三红，说蓝光和HD DVD之争，也说最近要出的《鬼泣4》和《高达无双》PS2版。这些人里有的人已经彻底远离游戏，有的还在玩。像我这样平时没事弄个小豆腐块在游戏杂志上骗钱的跟他们聊起这些话题自然更是毫无难度。

万幸的是这哥儿个没说《劲舞团》，我打心眼里觉得挺欣慰。

我们这些老年组游戏玩家的话题说着说着最后终于又一次变成怀旧主题。七八年前的事儿被一件件抖出来晒，气氛随着酒瓶的增加而上升。既然不再以讨论游戏为主，我开始闭嘴听大家的八卦。忽然对面的陈泰然对着我问了一句：“苏云，你还记得小洛么？”

这个名字刺得我心跳陡升了片刻。我扭过头，尽量让自己看上去若无其事地摇摇头：“快忘了，别提这事了。”

陈泰然是个没什么心机的人，听我这么说点点头将话题错开。酒到酣处的众人也忽略了这个问题。大家继续欢声笑语。

只有我自己心里明白，这座城市给我的回忆里始终有小洛一部分，哪怕我已经想要彻底忘记这些。

2.

我认识小洛应该是在八年前。那会我才刚从学校里跑出来，说白了就是辍学。随便找份工作做了小半年之后辞职在家里窝冬。春节过后的日子父母白天上班，留下我一人每天对着电视发呆，渐渐地，我迷上了上网。



八年前没有《劲舞团》也没有"山口山"和众多的铜须，想在网上找软妹子聊天何其艰难。那时的网游还处于初级阶段，没几个人玩也没几个人玩得起。网吧倒是雨后春笋似地开了许多，大多数人都在IRC聊天室里互相试探着能否见面。我泡在其中聊聊天看看论坛，就在那会认识了小洛。

但凡认识女孩的回忆都美好又温馨，然而其实真要说起来也没什么可说的。最初能去聊天的也无非是地方聊天室和QQ聊天室两种。我记得当时QQ的游戏主题聊天室里几乎没有什么活体女性，有一个半个也是在聊着《生化危机》和《最终幻想8》之类的华丽话题。小洛是我第一个见到侃《恶魔城 月下夜想曲》的姑娘。

资讯并不发达的时代里，关于游戏的许多讨论还只能流于形式，譬如每个人说两句对游戏印象最深的话之类。小洛在那个时候说起《恶魔城》的出城秘籍，我的第一反应就是嗤之以鼻。要知道那时我已在一些游戏杂志写过点不长不短的评论，对这种自己未能亲自验证的事儿肯定是要持否定态度的。

我的嘲笑让小洛感觉到了莫大的侮辱，这人跟我私聊强调着关于她所说内容的真实性。我脑海中盘旋的却不是关于小洛的言论是否准确，而是终于能在封闭的环境里认识这样一个懂游戏的姑娘。

对于那个时代的众多宅男来说，这简直就是阿汤哥间谍三部曲——不可能的任务嘛。

由着这个机会我跟小洛居然攀谈起来，那个年代大家在QQ上聊天不像现在虚伪又匆忙，网络刚开始普及的年代每个人都不知道能利用这东西做些什么。不像现在，即使打开电脑更多的人宁愿泡在WEB GAME里也不愿意跟许久未见的朋友说点真情实意的话。

尽管聊天过程非常顺利，小洛对我的嘲笑仍是耿耿于怀。当我得知她不过是在两百多公里之外的城市读书时，立即含蓄地表示想要让她给我演示一下《恶魔城》如何出城。小洛也一口答应下来，说放假若有空一定要回来教育教育我。

事情并没有发展得像网络小说那么顺利，我们争执之后不到一个月，国内某本叫什么《游戏机使用技术》的杂志就登了一篇《恶魔城 月下夜想曲》的怀旧攻略，不仅给出了出城方法的图例，还附赠了许多其他古怪的出城方法。我拿着杂志恶狠狠地咒骂做这个专题的编辑，同时痛心疾首地安慰自己，所有热爱游戏的姑娘都是恐龙。若是美女就没时间在家浪费青春了，这小洛我不见也罢。

内心虽这样安慰自己，我还是跟小洛保持了相当长时间的不稳定联络。同时春节之后我开始寻觅合适自己的工作，最终在朋友和家人的资助下开了家小小的电玩专卖。那个时候的我对游戏的热爱是毫无理由乃至毫无理性的狂热，认定了只要做着跟它有关的工作，就会一直幸福快乐。

关于那间小游戏店的回忆异常丰富，诚如高尔基所说的那样：我扑在游戏机上，仿佛饥饿的人扑在面包上。虽然小店不怎么赚钱，我并不在乎，只要能每天吃上饭玩上游戏就知足了。

现在有时候想起来，还是觉得那时的自己很幸福。

转眼之间到了暑假，小洛打算回北关了。未能成功见过任何一个网友的我在得知这个消息之后并不激动，照例每天跟陈泰然等几个朋友以冷饮为赌注打《KOF》。日子过得舒缓又安详，好像养老院一般。只是在这生活之中人总会期待着发生点什么。比如我这样的年轻人，年纪轻轻尚有无数幻想和梦想。即使身在一隅无力挣脱，也想着总有一天会冲开束缚前往某个美好的未来。

当然，和大多数年轻人一样。我只在睡觉和醒来的两个时段想这些问题，其余时间仍奋力打着各种知名不知名的游戏。以至于后来我给一些游戏杂志写稿子的时候，都不用谷歌百度就能调用脑海中的记忆。

大多数时候，在夜阑人静或是灯火初上的时候，我也会有点小惆怅。这样舒服的日子当然不会永远继续下去，总有一天我也要和所有课本上说的那些可怜娃一样去拼搏和努力。那时的我只希望这个时刻晚一些到来。

小洛就在这个时候出现了。

那是入夏之初的一个傍晚，我坐在店门口左右张望，看着街头美女们长短裙角下若隐若现的大白腿发呆。年轻的好处就是可以浪费时间而不觉得痛苦羞愧，我就正在享受这种好处。从我目光左侧缓步走来一双穿着裤子的长腿，我只瞄了一眼就没再关注，继续哼着《潜龙谍影》的主题曲临街四顾。

没成想那双长腿居然走到我身边停住了，我下意识地扭头去看长腿的主人，却听到一声干脆面一样的笑声。

"嘿嘿，没想到吧？"

一头短发的女孩瞪着一双不小的眼睛笑意盈盈看着我，一时间让我有了还在玩美少女恋爱游戏的错觉。但我很快反应过来，将快要伸晃荡过胸口的二郎腿收好，歪着头反问了一句。

"小洛？"

"宾果！"短发女孩依然笑着，"你比我想象中聪明一些嘛。"

我沉默了一下，答道："不算聪明……《恶魔城》出城大法都不相信。"

小洛笑笑没说话，似乎不打算再揭我的短，而是朝我身后的小店里望了望。

"能进去看看么？"

"当然当然。"我用尽力气让自己不在这可爱的女孩面前丢人，小耍一下贫嘴，"想买什么跟我说，给你打九九折。"

小洛看着我无奈地摇头："从QQ上认识你开始，真是一次又一次被你打败了……"

3.

酒足饭饱之后，回忆的话题也说得差不多了，有人提议去唱歌。当然唱歌并不是重点，重点是继续找个地方喝酒顺便调戏点不是良家妇女的姑娘。环顾这一桌没一个女眷，当年闷骚的这群游戏宅们已经不闷了只剩下骚，这个提议得到了热烈响应。我在外多年游荡当然也不在乎这种场合，遂跟随大部队浩浩荡荡去了灯红酒绿的某条街。

小城市的可悲之处在于想找家钱柜唱几首《勇者王》都没机会。不过相对的KTV附属产业发展得倒是很精彩，浓妆艳抹的姐姐妹妹们在花枝

招展地坐在大厅里，让人惊异于她们居然不怕冷。

陈泰然带头选了个姑娘，这种场合既然有一个人选了，其余人也不能幸免。我们依次跟在后面，一个人叫一个组队进了包房。

接下来的程序毫无新意，K歌，掷骰子，喝酒，借酒调情。我跟自己选来的姑娘安静地坐在沙发一角，我们保持着超过一拳的距离，说着不咸不淡的话题，顺便在每一首歌结束的时候鼓掌叫好。

"怎么称呼？"

"雪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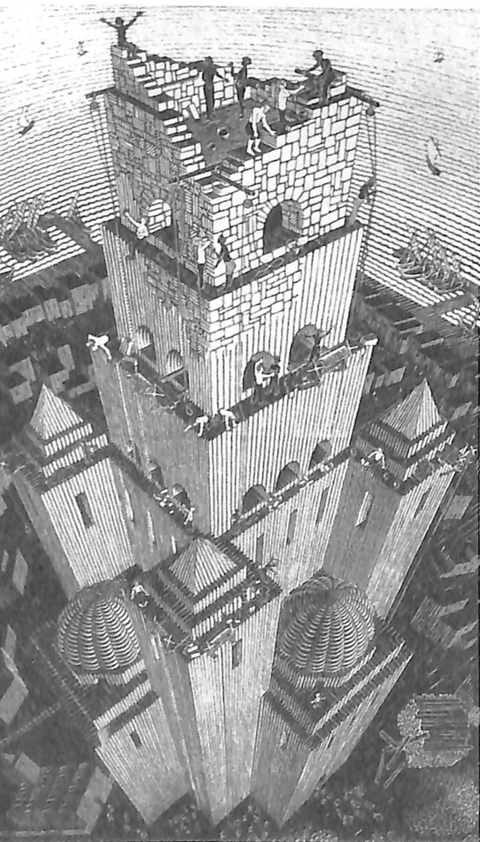
"哦，我还以为是貂蝉，艺名吧？"

"嘻，那种美女谁敢比？"

"那种美女不是猛男也不敢碰……"我哼哼了一声，继续做着查户口的工作，"听不出你的口音，你居然说普通话，难道是北京人？"

"也不是，以前在学校里说惯了……"自称雪蝉的姑娘忽然发现自己说漏嘴了，赶快掩口，"哎咱们喝酒吧，这么干坐着多没劲啊。"

"我觉得挺有劲的。"一听这姑娘居然受过些高等教育，我顿时来劲了，"聊聊天吧，大不了我给你双倍台费。"



听到有双倍台费拿，这姑娘眼睛在黑暗中就是一亮。达成共识后我们俩又向旁边挪了挪，开始远离大部队地闲扯。

按照我的经验，这种对话一般来说都不会有太多营养，大家都是在社会上厮混的年轻人，说话的水分往往大于真实。也正因为如此不少人才懒得在这世界上收获真诚。从这姑娘口中我知道了她居然是学中文的，可惜学了不到两年就碰上琼瑶剧里才能一股脑碰着的许多人间苦难。家庭爱情生活多重打击之下，干脆下了海赚点快钱。

听这位雪蝉姑娘说得轻描淡写，我反倒更愿意相信那些话里大部分都是真的。毕竟跟那种反复强调自己如何不甘心堕落的女孩不同，我碰到的这位年轻姑娘似乎有一股让人相信的天然气质。

其实是真是假又如何？大家萍水相逢，说两句闲话也未必是真想收获点什么。我和雪蝉在角落里聊着，以陈泰然为首的一群人歌声嘹亮又扭曲。透过包房的隔音墙，击打着走廊里服务生的耳膜。

在这撼天动地的歌声中，我继续着跟这位雪蝉姑娘的谈话。自从几年前跟一位台湾老板一起在上海的众多夜店里消磨过大量时光之后，我对一般水准的姑娘已有了相当强的抵抗力。谁又能想得到当年我也只是一个窝在自己小店里打游戏就会觉得人生有幸的小男生呢？

何止是我，放眼眼前的这些人，时光倒流几年前他们不也都是为了一本漫画，一个游戏就能痴狂许久的人么？

光阴真的改变了许多事。

雪蝉说完关于自己的故事之后，我们之间陷入了一个小小的沉默。包厢内的背景音乐如此强烈，我们却能在昏暗的灯光里看到对方眼神中寂静。我一时间也不知说什么好了，干脆低头开始摆弄手机。

手机是全国人民的掌上游乐器，拿着这东西低头发短信是逃避现实谈话的最好方式之一。我现在就打算这么干，低头开始给几个远在天边的朋友发短信。短信内容无非是今天天气哈哈哈之类。坐在我身边的雪蝉看了我一眼，很聪明地没有打算跟我借手机看看里面有什么东西，而是从自己的包里也掏出一样东西来。

这东西一亮相，不光是我乐了，就连被陈泰然歌声震得虎躯乱颤的陆玛也扭头笑了。

雪蝉从包里掏出来的是一台2000型的白色PSP。这玩意我熟得不能再熟，就在几个月前它上市之际，我搞了一台玩《核心危机 最终幻想7》，还顺便给一个游戏杂志写了一篇剧情综述。后来这东西在我手里彻底沦落成了移动型PS模拟器，里面装满了怀念我们过去时光的PS游戏。

雪蝉姑娘掏出这么一东西并不让人意外，当年我一文艺界的朋友笑称KTV坐台的姑娘包里都装着一本《文化苦旅》。如今这PSP却是在大街小巷飞机汽车上都能看得到，简直是民工机首选。我比较好奇的是雪蝉会玩什么样的游戏，就不避嫌地伸脖子过去看了一眼。反正PSP和手机不一样，不用担心里面曝出几张不那么让人心情愉快的照片和短信，这东西里最多装点小电影。

在我印象中，雪蝉这种姑娘玩的游戏应该是和《祖玛》或《世界七大奇迹》之类有关，最多搞个中文版的《DJMAX》或是《劲舞团》。孰料雪蝉将光标拉过记忆棒的众多选项，按了游戏一项，露出的第一个游戏居然是最近才出的中文版《最终幻想9》，还是四碟合一的版本。

这游戏的LOGO不仅让我虎躯又是一震，眼中顿现惊奇。抬头看了一眼雪蝉，我能从那双烟熏妆围拢的眸子里看到一丝狡黠和得意。我这才发现从刚才进KTV开始到现在，这些以前没了游戏不仅要便秘还可能神经性头疼的朋友居然一句游戏话题都不提。我心里明白，这些人已经慢慢知道游戏宅的可怜和可笑，在对着这个浩瀚世界芸芸众生的时候，他们选择隐藏自己。

北关是个小地方，大多数人还不知道PSP是什么东西。雪蝉似乎在等我提问，问一句"这是什么，电话么？"之类丢人的话，然后她好带着一丝优越感地给我解释。这个时候我才发现，原本看上去有些淡然的姑

娘，骨子里也是虚荣的，我们都一样。

“我以前干过一挺剽悍的事儿。”我看着雪蝉，终于发现自己找到了最合适的话题，“想听么？”

“哦？什么事儿？”

“大概2002年左右的时候吧。”我说，“那会我在广州住过一段时间，白天给老板干活经常要搭地铁。我闲着无聊，就掏出GBA SP揭开盖，放耳朵边上当电话那样咋咋呼呼胡说一通，就有不少人来问我这电话哪里买的。”

雪蝉是个聪明的姑娘，听我说完立即明白了我的意思，有些不好意思地笑了笑：“你也有PSP？”

“现在流行的游戏机，我好像都有。”这次轮到我矜持地笑笑，“不过你玩《最终幻想9》，还是把我SHOCK到了。”

“这个你也玩过？”

我耸耸肩，雪蝉对游戏的兴趣比远超我的预计。

“不止是玩过，这是我生命中最重要一个游戏吧。”我摸摸额头，隐隐的有一股刺痛在脑海间升腾。不是《哈利·波特》的闪电疤痕，而是关于某个人的回忆。

4。

回顾自己游戏生涯的黄金年代，我不会选择大作纷飞的1998年PS时代，也不会选择跟着一群人在小黑屋里野战的1995年SFC时代。我的游戏黄金年代在千禧年的夏天。

那个夏天，七月七号，《最终幻想9》发售。

我和小洛见面不久之后，这人成了我店里的常客。如今让我回忆自己到底哪方面能让小洛觉得吸引，我自己总结就是那时候年轻得不似现在这么人模狗样以中庸应万事，敢于直言且不怕被人看成傻X。用一句流行通俗的话来说就是活过爱过二过。当然还有另外一个因素，小洛是半个文艺女青年，能让文艺女青年觉得吸引的，除了文艺男青年就剩流氓了，而我恰好两样都沾点边。

毕竟一个人开店一段日子，诸多的烦扰会让你忘记自己是一个窝在家里不肯见人的宅。因此最初面对小洛的时候，我没有胆怯到连话都彻底不会说。相反我们详谈甚欢，像对暗号一样聊萨特和卡夫卡，然后一见如故。

小洛和我认识的大多数文艺女青年一样，有着自我欣赏的容貌，但同时也更注重身边接触的人傻不傻。我那时刚步入社会这个酷刑房没多久，就学会一件事——当你面对自己不了解的问题时，坦诚地告诉别人自己并不知道比死撑强。恰恰是这一点让小洛觉得新鲜，我心中明白，这女孩平时可能看见太多围着自己开屏的孔雀了。

一个姑娘只要愿意跟一个男的经常单独接触，这答案已经不言自明。偏偏那个年代我很傻很天真，并不知道这些很黄很暴力的潜台词。所以我和小洛之间发生的那些事儿，是在《最终幻想9》快通关才开始的。

那时候小店生意还不错，我也渐渐从闷骚的少年变成了一个可以随时口若悬河的小奸商。这份威力顺便也伤害扩散波及到了小洛。小洛暑假闲来无事，干脆站在店里帮我卖东西，当然前提是我必须得提供少许膳食。

暑假恰逢《最终幻想9》面世。本来全国人民都群情踊跃地等待这游戏出现，出来后大部分在《最终幻想8》里被斯考尔和莉诺亚迷得七荤八素的小青年们纷纷开始崩溃。卡通风格的人设和有点童话味道的世界设定让众多期待精彩电玩大片的人们捶胸顿足，中规中矩的系统也使得这游戏没有多少人能坚持通关。

比较幸运的是，小洛就读的是外国语学院，而且学的是日语专业——因为太爱玩游戏了，她脑袋一热就报了日语专业。因此我得以在第一时间领略《最终幻想9》的剧情魅力，并首次在众人一同冲关新作RPG的比赛中败下阵来。

我和小洛几乎是打一句她给我翻译一句，那种美妙的感觉我后来再也没有过。《最终幻想9》从一开头就热闹非凡，剧情紧凑而且角色各自的故事也都极具魅力，于是我幸运地成为没有被这游戏吓走的那一类人。

小洛也没想到这故事居然有点荡气回肠，尤其是其中对黑魔法师比比的刻画可谓神笔，居然让一个态度温和中正的小孩子去正视“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要到哪里去？”这样的问题。比比这样的可爱又勇敢的角色对女孩来说有着强大的杀伤力，同时小洛又是半个伪哲学爱好者更是威力加成。相对来说，我更在意的倒是其中的一些欲言又止的抒情小句子，这些小句子让我想到了另外一种写作方式的可能。

许多年以后，我出版自己的一本轻小说风格的单行本小说时，想起小洛给我翻译的那些对白，心中感慨良多。

游戏中有一个角色叫艾柯，在游戏的中盘才登场，她独自一人生活在没有人居住的召唤士之村。村子里只有莫古力陪伴她，到最后她离开故乡，莫古力告诉她：“这里是你永远的家，你可以随时回来咕啵。”就这样，艾柯离开了自己生活了许多年的故乡。

小洛给我翻译到这一段的时候，我的眼泪一下就流下来了。并不明白我为何会落泪的小洛扭头看了我一眼，有些不知所措地想问我为什么又不知如何开口，又伸手过来帮我擦眼泪。

这个小动作让我们的身体接触多过了之前所有日子总和。也就是这一刻，内心充满了无助孤独的我和小洛开始了正式交往。

就好像在RPG里义无反顾按下NEW GAME一样，这种情况一旦开始就不再犹豫。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以一种极其惊人的毅力打完了整个《最终幻想9》，还留下了几篇游戏笔记。通关那天晚上小洛跟家里撒了谎，留在我身边一直到凌晨看我击败永恒之暗。当《生命的旋律》奏响时，小洛的双眼也湿润了。

“比比死了……”小洛靠着我的肩膀喃喃说，带着一丝哭腔的鼻音。

我扭过头去，就像之前我在孤独面前无地自容一样去擦小洛的眼泪，手蹭到小洛的脸上却没有停留。对着泪痕流过的位置，我心中充满了悸动，终于鼓足勇气吻了下去……

很多年之后我终于明白，好的游戏，好的音乐，好的电影，甚至好的迷药都是一样的存在。它们惟一的目的就是撼动人的情绪，让人陷入一种愉悦的体验中去。

千禧年的暑假过得尤其的快，游戏还有和心爱的女孩“做坏事”都能让人忘记时间的凄苦漫长。我们平时

没有别的消遣，边游戏边讨论文学和漫画，有时候甚至懒得吃饭。

“你有什么梦想？”我有点突发奇想地问小洛。

“我？”小洛蹭在我身边瞪着眼睛眨啊眨，“如果有机会，我倒是很想去日本看看。”

“这不难吧？”我琢磨着自己好像也认识一两个在旅行社工作的朋友，“去日本嘛，好像也花不了多少钱。”

“日本并不是最好的选择。”小洛仿佛说给我听，又仿佛自言自语，“如果有机会，我倒是想去爱琴海看看那里的日出和沙滩，或者干脆去萨特的故乡，看看这个世界上最浪漫的国度。”

面对这样的豪言壮语，我选择了沉默。那个时候我并不知道越是这种时候越不能沉默的道理，只是默默听着小洛轻声诉说自己的梦想。现在回忆起来，不知道她当时对我的沉默有什么反应？是不是内心中装满了失望？

“那你有什么梦想。”说累了的小洛扭过头来问我。

我笑笑：“只希望有朝一日能寻找到合适自己做的事。”

“就这么简单？”小洛不信。

“简单么？”我笑着反问，“你觉得这很简单？”

小洛低头深思了一下，不再做声。

沉默的我们干脆再度用游戏交流，电视屏幕上的主角们为了梦想为了世界安危忙碌奔波，路途艰辛，所幸有红颜和知己相伴。

我周围的朋友渐渐知道了小洛的存在，于是聚众欢乐的时候便多了一个人。那时恰逢网吧遍地春笋的日子，对传统游戏店的生意冲击极大。我们无所事事的时候就聚在一起聊天喝酒，打发时间。小洛默默陪在我身边，听这些人聊着游戏和漫画，然后在一旁静静的笑。

欢乐地日子总是短暂这话一点都没错，暑假很快过去，小洛要回去继续上学了，经历过不少甜蜜日子的我顿时觉得有些怅然。那时我并不懂女孩的心，一句让人安心的话也没说，一样值得纪念的东西也没送。小洛走的时候同去送行的人不少，姑娘的双眸有些湿，我却在众人面前装作毫不在意。现在回忆起来，我觉得女孩的眼中除了伤感，也填满了失落。

生活是那样干脆，因此我们才总让自己悱恻缠绵，好留下许多美好。可惜当年我并不懂得这些。

5.

雪蝉被我宛如电脑硬盘一样的记忆力惊呆了，听着我给她讲《最终幻想9》的种种精妙之处，又听我发出许多对于剧情的感慨，顿时对我肃然起敬。要知道在这浮躁的物质年代愿意了解这些东西的人实在稀有，姑娘被我唬得一愣一愣。

“你是不是经常上网？”聊天途中雪蝉看见我习惯性伸手去按自己肩膀，很冰雪地猜问了一句。

“还好。”我笑笑，“一天里最少会上六个小时吧。”

“真好。”雪蝉发出一声叹息，将行进到亚历山德里亚城保卫战的《最终幻想9》退回到PSP的XMB菜单下，“我看你好像不太愁钱。”

“表面上看而已。”我苦笑一声，“没必要把什么都写脸上。”

听出了我不愿多谈的意思，雪蝉笑笑没有说话。

雪蝉掏出PSP的举动不仅让陆玛看见了，其他人也纷纷表示了关注。一时间歌咏比赛改成了忆苦思甜大会，陈泰然开始拿着麦克风讲述自己当年攒钱买GAME BOY砖头机的幸福时光。一干都从那个年代过来的老家伙们纷纷鼓掌，陆玛也开始说起当年跟陈泰然一起在SFC机房里奋战RPG的岁月。

那时候没谁懂日文，那时候所有人都很开心。

我坐在雪蝉身边，身边的姑娘已毫不介意地将我的手放在她的腰际。闻着雪蝉身上的廉价香水味，眼前大屏幕上歌舞光影飞转，我觉得自己仿佛陷入了一个迷惘的咒语之中。

许多年前我们这些人，有的拖着鼻涕路过商店橱窗，看着黄澄澄的盒式卡带流口水；有的在游戏机房里数着自己口袋里还剩下几枚硬币多少零钱；还有的为了一台主机半年不吃早饭；傻乎乎带着朝圣一样的幸福去迎接新游戏的到来，在游戏店里等上货的老板回来……如今这些人都人模人样地坐在这里，聊赚钱发财，搂着跟自己没有半毛钱关系的姑娘，结婚的和没结婚的都疯狂着，享受着，麻痹着，蠕动着……想到这一切，我心中不知该庆幸还是苦笑。

是什么改变了我们？时间还是钱？

怀旧话题开始之后简直一发而不可收拾，各种话题在所有人头上盘旋一番之后，停在了小杰身上。

说到小杰，开朗如陈泰然这样的人也忍不住默然了片刻。我们在座的这些人都知道小杰和他之间的纠纷，谁也没多嘴。

还是陈泰然心理素质比较好，只沉默了片刻就抬起头，眼神却有些黯然。

“已经……很久没有看到小杰了吧？”

小杰是陈泰然最好的朋友之一，也是打游戏时认识的。两人认识的时候中国好像还没有游戏杂志，SFC的磁碟机都是16M的。小杰有着让人惊叹的五短身材和一头比姑娘还姑娘的飘逸长发，这等扮相在94年前要多惹眼有多惹眼。那时候陈泰然家里正是事业巅峰期，陈泰然当兵回来在自己家的附近的小平房里开了个包机房，小杰从那时起就帮陈泰然打工。

小杰最爱的游戏是《超级机器人大战》，这个在当年来说还算是冷门的游戏。许多周围学校上学的孩子都跟小杰学着玩机战，可以说他影响了一批人。小杰在陈泰然的小店里一干就是三年，一直到那一片平房都被夷为平地，重新盖起了商业楼。

不在陈泰然那里打工的小杰平时没什么娱乐，自己也没钱买PS，还经常去陈泰然家里玩游戏。我们没事去串门的时候也能常看见他。那时候我们就曾私下讨论过，应该帮小杰再找一份工作了，不能让他这么呆下去。毕竟论起家庭条件，小杰实在算不上好的那种。

这个讨论还没付诸行动，有一天包头人给我打电话，神秘兮兮地告诉我：“小杰出事了。”

等我闻讯赶到的时候，小杰已经从派出所做完笔录出来了。旁边包头人和陆玛给我讲述了详细的经过，原来昨天晚上大家打游戏饿了，陈泰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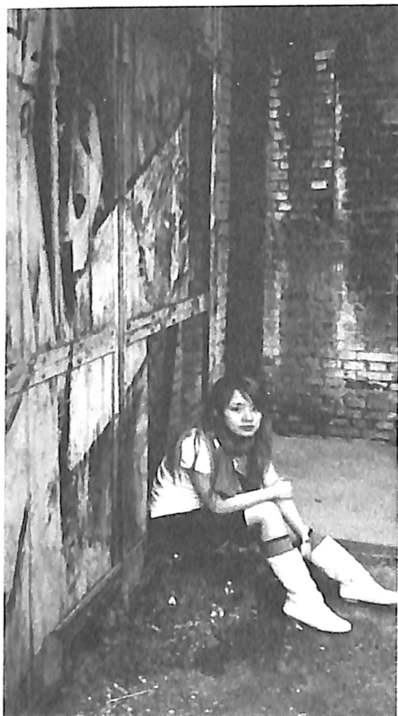
决定出去买点吃的。当时在陈泰然家的也就包头人和小杰，包头人跟陈泰然一起出门，留下小杰一个人看家。后来两人买东西回来，大家吃完东西又打了会儿游戏就各自散去回家了。包头人还没到家，陈泰然一个电话打过来，嗓音尖锐："哥们，我丢钱了！"

陈泰然挂在衣服架上的外套里装着五千多人民币竟不翼而飞。这件事最大的嫌疑人就是小杰，陈泰然犹豫了不到十分钟，还是决定打电话报警解决问题。

从这一天开始，陈泰然和小杰之间的关系算是彻底决裂了。当然也没决裂多久，派出所方面最后经过多次调查认定就是小杰拿了陈泰然的钱。陈泰然为了不让小杰受刑事处罚，提出要私了。结果等了几天也不见小杰过来还钱，找到他家里才发现小杰举家竟已搬走了！

小杰的家我去过一次，差不多是那种值得为五千块搬一次的条件。这件事我知道自己也没资格说谁对谁错，抑或我们谁都不知道真相如何。我只知道当年一起扬着长发一起笑着玩《超级机器人大战》的一个朋友就此消失在我们的生活中，估计再也看不见了。

大家忽然聊起陈泰然这件事，等于间接证明了改变我们的果然就是钱和时间。



"你们真有意思。"雪蝉听我们聊着当年每个人的糗事，包括认识的一些孩子当年偷废铁卖钱打游戏的经历，笑得不住掩口，"现在来的人都谈股票和领导，就你们说电子游戏。"

我嘿嘿一笑："没办法，都没长大呢。"

雪蝉被我一句话说得有些失落，笑成月半弯的眼睛慢慢恢复原状。

"如果能不长大，谁又愿意长大呢？"

我笑看着眼前这个心中有些沟壑也很聪明的女孩，不理一干朋友的鬼哭狼嚎，很干脆地问道："美女，晚上要不要一起出去吃个饭？"

雪蝉犹豫了一下，低头看了看自己手中的PSP，偏着头笑了笑。

"好啊。"

"我叫苏云。"我对着这位雪蝉姑娘伸出手。

"你好，其实我真名叫于丹。"

我再度笑了："啊呀，竟是学术超妹，失敬失敬……"

6.

光阴的故事改变了每个人，却不让人记得它本来的样子。那个夏天过去之后，我周围的朋友们一个一个变得大龄起来，奥运会举办国的宣布也让我蓦然惊醒，原来自己从少年变成中年只要一眨眼的功夫。

没过多久，朋友圈子里已经没有学生了。最帅的杨少侠去当了妇产科大夫；长年累月在一起打游戏的另一个医生办了出国学医的证明，去日本一呆就是八年；还有一对兄弟南下到了深圳当某个高尔夫球俱乐部的形象大使；更有在北京上海扎根永不回头的……这些人当中的大多数人我从那年夏天之后再也没见多，甚至今生之中都再没有多少机会见面。

有的人去了西安，有的人去了沈阳，有的人去了哈尔滨，有的人去了山西……一时间仿佛生活的大树朝这些人头顶倒下，猢狲们一哄而散一般。这些曾经在包机房、游戏店和网吧里认识的各种朋友，在脆弱的没有什么地方可以寻找同类的情况下互相认识，又互相失散，许多人永世也不会再见。

"张华考上了北京大学；李萍进了中等技术学校；我在百货公司当售货员；我们都有光明的前途。"如今再度路过书店，看到商务版的《新华字典》，我脑海中总会飘过这样一段话。然后笑也笑不出来，哭也哭不出来。

喜欢电视游戏的人少了，上网聊天的人多了，打网游的人也多了。我并没有发现，时代正在改变。街头林立的洗浴和酒店那时对我来说仍是遥不可及场所。我和许多仍留在游戏圈子里的朋友一样，屁股沾到高雅场所就难免浑身不自在，只是在西点店门口路过的时候，会偶尔瞟一样里面飘舞的白裙子，想象另外一种生活的开端。

我和小洛维持了大概一年左右的热量，每天QQ上聊天，偶尔电话联系，隔两个星期左右见面一次，上床吃饭打游戏，随后如所有人预想的那样分开了。对于这个结果我当时有些难以接受，如今想起来却觉得再正常不过。一个女孩如果愿意跟一个并不懂得生活细节的珍贵、没钱、只愿意在家宅着还长得不帅的男生在一起，要么是她脑子坏掉了，要么是她已经强大到可以不在乎任何人间琐事。小洛不是这两种人，我也不是。我们像是两个进入某家书店的读者，互相看完了对方手中的那本书，随即转身离去。

只是我现在回想起来，觉得自己实在亏欠这女孩太多太多。

生活的圈子少了一个女孩对谁都没有影响，更何况几乎所有人都在疯狂地脱离原来那种幸福又恒定的生活模式，这点细微的变化很快被人遗忘了。

没多久之后陈泰然结婚了，接着陆玛也结婚了。我游走于这些聚会和欢声笑语之中，小店的生意因为网吧的冲击越来越差。终于在2001年底我做出了一个决定，和所有没有出路的年轻人一样，揣着一笔小钱南下闯一闯。

也许疲倦能让我忘记小洛，忘记那个关于《最终幻想9》的夏天。忘记那些关于青春的事，直面真正成年人的生活。

家里人对我出行的计划没有太多反对，这些年跟家庭对抗的结果此刻终于得以体现。我在辞别了大多数朋

友之后，只身一人来到了中国南国门附近，在那里开始了另外一种生活。

深广两地的工作机会并不算少，尤其之前我曾认识的几个朋友还帮了我一些忙，我在这边找到了一份薪水不算太低的工作。2001年的广州冬天湿热而漫长，我躺在出租屋里看着过往车辆，心中偶尔掠过小洛那张充满了不在乎表情的脸。慢慢学会了更多的我从记忆中的表情里读懂了另外一些东西，有深情也有无奈。

乱世中一刹那的谅解对于我们来说到底是什么？我热爱的到底是人生还是游戏，或是美丽的姑娘，还是财富？

在广州呆了一年多之后，我辗转来到深圳，进入一家网络资讯公司工作。公司内部斗争异常激烈，我凭着当年自己开店面对各路人马的经验在倾轧中保持着平衡，小意学习着，同时也寻觅着机会。

不饮酒不吸烟不妄谈他人，不赌博不争执不涉足风月……其实所有人都明白，这些禁忌的维持只是为了有一天能够突破所有禁锢，不再被这些束缚约束。我并不能做到所有的这些，我只要做得比别人好一点点就足够了。

足够我在这家新公司生存下去，甚至渐渐成为娱乐资讯部的核心人物。

社会生存所必须的技能就是坚韧的心态。高低起伏的职场生涯让我获益良多，同时也收获同样数量的疲惫。我在QQ上继续联系着家里的朋友，知道许多人和我一样逃离了故乡，奔向不知前途的前途。我一个人坐在公司的电脑屏幕前翻开陈凯歌的传记，上面写着曾经广为流传的话。

"当我们相信自己对这个世界已经相当重要的时候，其实这个世界才刚刚准备原谅我们的幼稚。"

以前我不知道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现在知道了。

我在这个网站的娱乐事业部一呆就是三年，别的网站高薪挖人我不走，团队破裂了我出面当和事佬再把它拼好。这三年里我不仅采访过阿娇阿Sa陈文媛这样的港台明星，也出席过许多电影音乐的娱乐盛典。我自己的文字通过网络和杂志渐渐流传开，甚至自己偷偷出了一两本小说，站在书店的书架上对着自己的作品悄悄得意。我给人打工，已经开始渐渐享受着别人打工给自己带来成就的快感。这三年里我也不断给人帮助，让许多人在这一行里找到合适的工作，给自己留下了充足的人脉。

三年后公司终于走出低谷，打算跟业界大佬合作，我在这个时候选择跳槽，跳到权力更加集中在个人手上的网络公司。职位跟之前一样是频道主编，待遇却比以前高了很多。

我有了新的部下，新的圈子，还有新的女朋友……只是我依然玩着游戏，执迷不悔。SQUARE和ENIX合并之后烂作无数，让我彻底丧失了兴趣。我开始每天一局"无双"，在简单粗暴的游戏中释放自己的压抑。

公司的项目做了又做，身边女朋友换了又换。这份工作我一直做到07年10月，终于在拿到一份为期五年的出版合约之后辞职回家修养。在这六年的异地生涯中，我无数次想起小洛的脸，想起自己其实并不曾了解的那个文艺女青年。心中不免又想起诸多细节。

其实我跟小洛真正心意相通的时候很少很少，大多数时候我们都在谈论同一件事，我却并不知道她心里在想什么。我跟小洛在一起的日子相当有限，因此我能记得每一组关于她一颦一笑的画面。那些画面在我脑海中萦绕，哪怕我身边坐着才从动漫游戏展上搭讪到的Cosplay娘也挥之不去。

自从小洛给我留下一封信飘然不知所踪之后，她的QQ被我彻底拖黑。我们之间的那些聊天记录和情书也随之被一并删除，不留下任何痕迹。时隔多年，我渐渐开始相信了一句话。

忘记一个人需要的时间，就是你跟那人在一起的两倍。

如今这些沉睡的记忆经陈泰然一句话再度唤醒，我隐约之间竟开始有了一种冲动，想要了解如今小洛身在何方，即使印象中这个年纪的北方女孩大多应该已经婚嫁。

搂着雪蝉走出KTV的时候，我在心中冷笑。难道所谓男人的成熟就是这样？搂着一个女孩，想着另一个女孩，两股情绪却毫不对立，也不愧疚。

回头看看正在吧台结账的陈泰然，我有些自嘲地想着。如今我们这些人，大概已经快跟游戏完全无关了吧？

7.

晚上夜宵之后没有太多悬念，雪蝉跟着我回了家。说是家，不过是个临时拼凑起来的居所，卧室里乱糟糟地放着我打包从南方托运回来的各种书籍影碟，茶几上NDSL和PSP相依而卧。电视正下方则放着如今次世代的三大主机，旁边堆着各色的无线手柄。雪蝉看到这一幕立即惊奇得有些激动，瞥了我一眼就凑过去摸Wii。Wii这东西对女人的杀伤力几乎等于半套化妆品，我在心中笑着也叹息着，将电视打开，点亮双截棍。

"你是不是倒卖盗版影碟的啊？"雪蝉惊叹于我数千张的盗版DVD收藏，目光在分类标签上停留了片刻，还是回到电视上，"这碟多的……你不在网上下电影看么？"

"买不到的才下。"我把双截棍扔给雪蝉，自己坐到沙发上看她玩《Wii Sports》。和我想的一样，雪蝉应该是真正玩过一段时间游戏的。不仅拿双节棍的姿势极其正确，还会自己拆鸡腿，甚至打网球时还会发ACE球……

"有惊喜么？"我随手抓了一本《暗恋桃花源》2006年出版的剧本合集，带着一点小得意问雪蝉，"不后悔跟我回来吧？"

雪蝉没有理我，嘴里咿咿呀呀地叫着奋力打网球，神色相当兴奋。我看她玩得高兴，也就懒得继续跟她搭讪，低头开始看赖声川和丁乃竺关于即兴创作部分的描述。

玩Wii的游戏是个重体力劳动，我还没看完关于剧场创作的回顾那一段，雪蝉已经放下双截棍坐到我身边了。

"要喝水吗？"我合上书，"放心，我的饮料里不会加东西。"

"嘿，我身上也没什么你可图的吧？"雪蝉狡黠一笑，"你这里有什么解渴的给我来点就行。"

我去厨房给雪蝉拿来一瓶汇源果汁，雪蝉看了一眼瓶盖附近的塑料封条，拧开喝了一口。



“真够细心的。”我啧啧称赞，“嘴上说不在乎，还是挺小心的嘛。”

雪蝉笑笑没说话，又喝了一口果汁才答非所问地说道：“你到底是干什么的？我觉得你们都好像卖游戏机的。”

雪蝉这句话让我立即想起了小洛，本来调情的心情立刻烟消云散。

“以前曾经是。”我闭上眼睛揉了揉眉心，“多少年前的事了，那时候游戏机能玩光盘还是新鲜事呐。”

“那是99年左右的事吧。”雪蝉年纪不算小了，回忆起来居然和我波长一致，“那时候我记得路过一家商店，正好橱柜里电视在放一个游戏的片头动画，就是《R4》的那个片头。我看见那个美女鞋坏了朝车走过来，一下子就喜欢上电子游戏了。”

“你99年开始玩PS？”我睁开眼睛，发现自己真小看眼前这位了，“那你……唉，算了不说了。”

“那我怎么会来做这个是吧？”雪蝉莫名有些沧桑地笑笑，“不是跟你说过了么？我说的都不是假话。来钱快，不劳心，也不需要文凭，就这么简单。”

“大多数时候我都保留自己的态度。”我说，“不过这次我信你，算了我们不说这个了，说点别的吧……比如游戏。”

“游戏？”雪蝉摇摇头，“我现在这样，除了PSP还能玩点什么？对了，刚才你我看你对《最终幻想9》好像挺有感情，当年很喜欢这个游戏？”

“不是喜欢游戏，是喜欢喜欢这个游戏的人。”

不知道为什么，今天晚上的我特别脆弱，对着一个素不相识的姑娘说起自己那些尘封往事。我浑然不知，自己竟回到了坦诚的少年时代，对着一个人倾吐心声。这心声也许并不让人欣赏，却真实得几近赤裸。

我说得很快，没多久就说完了我跟小洛的故事。坐在我身边的雪蝉低头静静听着，一句话也没说。过了很久她忽然仰头看向我，我赫然在那张妩媚的脸上看到两行泪痕。

“怎么了？”我看到女孩哭泣顿时变得不知所措起来。

“没什么……”雪蝉飞快地擦拭自己的眼泪，摇头道，“我就是在想，为什么我就没经历过那么美的时光？一天两天也好，碰到一个那样的人也好……为什么我就没经历过……”

我叹了口气：“算了……游戏本身就是人逃避这个社会苦难的窗口，你希望从这窗口里得到什么呢？得到的更多，你失去得越快……像我和她的故事，我们都是生活的逃避者，面对现实肯定都要退缩。所以逃避方式只能是逃避方式，不要对它抱太多希望……”

低头啜泣的雪蝉再度抬头，望着我的眼睛：“你的意思是说，你不后悔跟她分开么？”

“人生就好像一个没有存档的RPG。”我看着雪蝉说，“你心中悬着缺憾的人生，一直觉得痛苦不爽不开心，这不能解决任何问题，人生仍是人生，你不能让自己的人生瞬间飞跃。我觉得咱们喜欢游戏都是因为同样的道理——游戏里有别样的人生，就好像电影、小说、音乐带给我们自己不知道的体验一样。你按一次新游戏，进入一个新的人生。我觉得你选择了游戏不是错的，至少你在精神层面得到了更多享受，这是很多人享受不到的。我愿意跟你说这么多话，也是因为你懂得去用精神享受生活，而不是嗑药抽粉。”

雪蝉耸了耸鼻子，声音变得小了些：“你怎么知道我不嗑药？”

“看你的眼睛。”我笑笑，“你要是像我一样在几年之内把一辈子要见的人都见光了，你也能看出来。”

我没有问雪蝉关于她爱上游戏之后的故事，这些年来我在各大论坛看过无数意外爱上游戏的故事，有男有女，这些故事大致相似。我喜欢寻找那种一个人在一种爱好面前获得幸福感觉的文字，我认为这些文字才是我要追寻的根源。

“我们一起打游戏吧。”我拿起X360的手柄，递给雪蝉一个，“一起逃避现实。”

《战争机器》的画面在电视上大气磅礴，吸引得雪蝉渐渐忘记了伤心事，我们一口气打了两个多钟头才罢手。

“太晚了，该休息啦。”我看了雪蝉一眼，忽然对她没有什么想法了。

反倒是被我劝过的姑娘有些暧昧地凑过来，在我脖子上吹了一口气。

“坏人，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在想什么。”

“好吧好吧，那我们来玩《模拟人生》好了……”

8.

包头人婚礼之后开始闭关蜜月，大家再也寻不见他的踪影。这帮朋友因包头人的婚礼再度联系起来，偶尔互相走动说说八卦。听说陈泰然偶然在街上碰到了已经“搬往外市”的小杰。陈泰然没有主动打招呼，而是和小杰互相默默对视着走开。人潮汹涌的街头两人这一次擦肩而过之后，再度聚首就不知道是什么年月了。

陆玛在年前跟老婆离了婚，具体理由未明，只知道两人演练了一番财产纠纷之后各自散去。老婆去了江西打工，陆玛则开始跟一个兄弟跑长途货运，打算赚钱再找个能养得住的妞。

我和雪蝉保持着乱七八糟的暧昧关系，雪蝉没事就跑到我这里来上网，或是打游戏听歌看电影。我几次想劝雪蝉脱离这个行当，找点正经事做，又说不出口。别人有选择自己生活的权力，我只是个旁观者，不应妄加评论。

渐渐雪蝉开始了解我的各个论坛ID，知道了我常去哪里闲逛，不知为何脸上竟开始露出一丝神秘的微笑。我问她笑什么，她总是笑而不答。

我开始尝试在深夜没人的时候给小洛曾经的信箱写信。那信箱经过无数次改版，不知小洛还用不用了。

QQ上叫小洛的女孩千千万，我总是找不到属于自己的那个。于是有时候我会怀疑，到底是游戏中我度过了梦幻的岁月，还是岁月中我进入了梦幻的游戏。

我的新书上市，毁誉参半，出版商照例拖稿费，我追着要。

时光飞逝，年关将近，我终于收到小洛的回信。

“多谢挂念，我在日本。”

短短八个字，拒人千里之外的措辞，让我一腔热血冷却下来。原来小洛已完成了自己的梦想到了日本，不知她在那里快乐不快乐，是否真的觉

得自己幸福了。

收到小洛回信的同时，雪蝉也来跟我告别。

“过年了，要回家了。”

KTV的小姐几乎没有本地人，雪蝉因一口普通话让我听不出她是哪里人，如今她终于说起老家，原来是在遥远的蜀中。

“回家好。”我从雪蝉的眼中看出一点别样的东西，终于鼓足勇气说出了干涉别人生活的话，“要是能找到合适的事儿做，干脆就别继续做这个了。”

“我知道。”雪蝉点点头，“你也是，找个像样的女朋友结婚吧。”

我凄然一笑：“谢谢关心，这事还是看缘分吧。”

“那我真不回来了。”雪蝉看着我，认真地说，“我舅舅在成都开了个小公司，想让我过去帮忙。”

“嗯，这样最好。”如今的我面对分别已是异常平静，“如果有一天你在成都春熙路上看见一个猥琐男，别忘了跟他打招呼就行。”

雪蝉噗嗤一乐：“瞧你说的，那我走了啊，这些日子多谢你的照顾。我留了一封信在你北关论坛的站内短信里，你有空去看看。”

“哦？”我愣了一下，随即拉住雪蝉，把桌上的DS递给她。

“拿着路上玩儿吧，听说上面有不少瑜伽教材，对你有好处。”

“这……”雪蝉差点被我这个动作吓着，“这不好吧？你还是留着自己玩吧。”

“你拿着吧。”我鬼使神差地将DS硬塞给雪蝉，“不是什么好东西，不过好歹咱也搞个双掌机制霸你说是不是？”

雪蝉争不过我，最终被我成功将DS塞进包里，表情有些不好意思地别扭。

送别是一件很无趣的事，我送过无数人也被无数人送过。因此雪蝉的身影在列车上远去的时候，我眼皮眨都没眨。

我知道自己并不是喜欢雪蝉，而是喜欢雪蝉身上那股和小洛相似的孤独感。

我想，也许这世上每一个孤独的宅，都会对有着相同气味的异性产生好感吧？

转身走出火车站，我回到家中。想起雪蝉留给我的论坛短信，点开北关论坛，看见一条来自sweetsnow的站内短信，站内短信只有一句话。

“我在北关论坛还有一个ID哟，叫小洋人，密码是******。”

看着这条短信，一直在北关论坛长期驻扎的我一时间觉得呼吸有些困难。

北关论坛的PSP专区里，这个名字很多人都熟悉，北关游戏圈里《怪物猎人 便携版2nd》等重要PSP游戏ISO都是这个“小洋人”dump出的。最近一年多几乎所有人都在猜测这个小洋人是谁，我却没想到她竟跟我近在咫尺。

我终于明白了，为什么当初雪蝉看见我的ID会露出神秘微笑。那是一种“我隐藏得比你深”的胜利式微笑。

在一次又一次的比试中，我最终还是败给了雪蝉。直到她离开我也不曾了解她，就好像我不曾真正了解小洛一样。

转身走到窗边推开玻璃窗，我看见街上人来人往仍如往日。恍惚间我仿佛看到这些人之间彼此身上笼罩一层隔膜，互相隔绝着各自的心灵和肉体。他们使用同样的语言，却因各自发出声音的方式不同仍听不懂对方的真意。

人来人往，人去人留。我的目光穿梭在这不息人流中，一时间找不到焦点所在。

或许我的人生才刚刚开始，并未如自己所想那般找到通往她人心灵的道路。或许这一切都是必然，我们生活在这世间，都要因隔阂彼此不相了解。

幸好还有相同的爱好。

我望着远方的街景，这样告诉自己。

不管放弃了爱好，还是留在其中。曾经活过爱过痴迷过的人越过了岁月流转，总能找到一条相通的道路互相交流。

哪怕这交流仍隔着一座高高的巴别塔。

哪怕这些塔由他们自己渐渐完成。

哪怕……长大是这样无奈的一件事。





Working Title

（节选自长篇小说《鸡零狗碎》，部分内容有所改动。所有内容纯属虚构。）

●雪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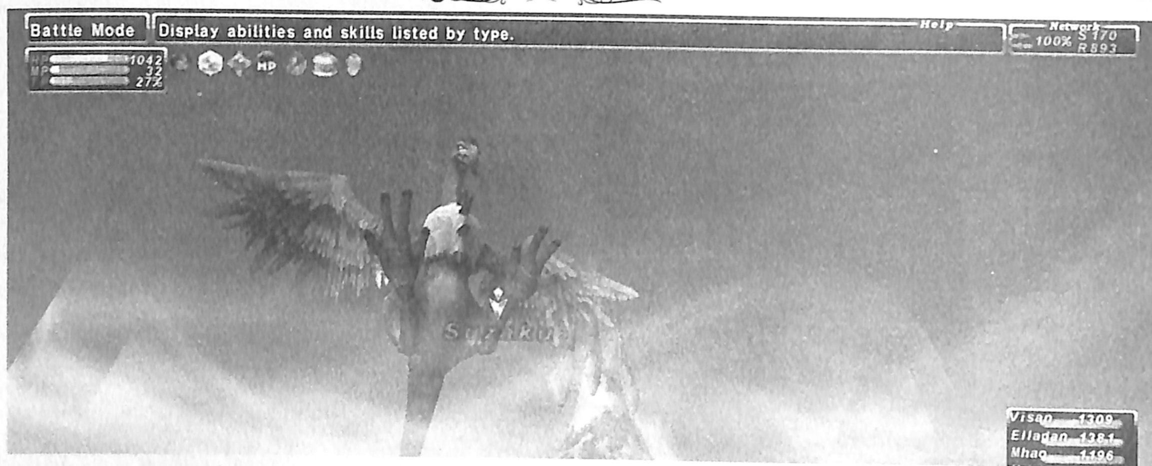
在某个角落，有个叫梦想的小盒子，上面铺满了岁月的尘埃。

Prologue

徐凯觉得自己有生以来做得最牛逼的一件事，就是在离职前口无遮拦地把顶头上司部门总监陈晓卿给骂了一顿。

整个对话以徐凯的“有些话，我如鲠在喉，不吐不快”开场，徐凯把这五年来积攒下的怨气全部无偿赠送给了陈晓卿，言辞之刻薄，态度之激动，创下了他人生的新高度。陈晓卿脸色从红到绿，尚且只听不说；再从绿到紫，开始不断辩解；最后从紫到黑，终于忍不住和徐凯动起手来，若不是守在门口偷听的同事听出动静不对，徐凯的第二脚就直接蹬到了陈晓卿脸上。

被同事劝出陈晓卿的办公室，身后的是陈晓卿不依不饶的谩骂，以及同事们幸灾乐祸的目光。徐凯回到自己办公



桌，抱起早已整理好的一箱子私人物品，头也不回地走出了办公楼。

他一直记得不知在哪里看到的一句话：要想不被人踩在自己头上，最好的办法就是变成一泡屎。

Chap. One

徐凯被调为市场部部门总监助理的时机不太好，正值公司要被并购的传闻风声鹤唳的时候。在这个时候被调到“皇亲国戚”陈晓卿的手下做助理，被大家一致认为认为是耍了足够的“公关”手腕来保住饭碗，更加印证了公司要被并购的传闻。

实践是检验小道消息的惟一标准。关于公司要被并购的传闻，公司内部亦流传着好几种说法，一说是为了套取融资扩大经营，打算和香港某公司合并；一说是总公司打算放弃中国市场，准备甩手卖给香港人；一说是根本不是什么并购，就是公司要解散了。一时间人心惶惶，再加上某日公司的韩方与日方技术人员一夜之间统统不辞而别，更加印证了“解散”一说。

其实徐凯是多少知道一点底细的。在他还没从制作部调离之前，有次和同部门的伊藤田晚上喝酒吃肉。这人要是喝高了，难免会说出一点实话。喝惯了日本清酒的伊藤田哪里扛得住二锅头的劲儿，三杯下肚就有点语无伦次，无意中吐出一句“还是日本的清酒好喝，中国的白酒太烈，不过以后怕也喝不到了”，徐凯从这话里听出了外音，又赶紧给他灌了三杯，掏出了后面的话。简单说就是日本总公司对中国分部这几年来的成绩很是不满，准备终止其在中国的所有业务，另作打算。

所以当内务部的陈经理五分钟前通知各部门经理及其助理十分钟后到五楼的大会议室开紧急会议，徐凯心里就有数了。

徐凯从会议室出来，居然觉得特别轻松，好像卸下了一个特别沉重的包袱。不出所料，公司刚刚宣布了解散的通知，所有项目暂停，所有业务终止，几个月前在CGS上还大张旗鼓地准备大干一场的势头在这一刻已经不复存在。徐凯一点也不觉得有什么不悦的地方，反倒是公司给他派发的相当于五个月工资的遣散费令他喜出望外，真是天上掉下来的一块超大土耳其肉夹馍。

回到座位上，徐凯一边清理自己的私人物品，一边回想着来到公司这五年。当初从那家电视游戏杂志社辞职是鼓足了多大的勇气，凭借一口流利的日语在公司初来乍到就坐上了日方制作人助理的位置，两年后因为一次偶然的机会得到了公司老总前田一夫的赏识而将他扶正，一度令他踌躇满志。结果国内游戏市场被网游风暴席卷一空，公司为了生存被迫转型，由于缺乏相应人才只好从韩国引进一批所谓“网游制作精英”，公司里每天中日韩三国语音大战，好不热闹。

但就是这批狂妄自傲的精英严重低估了中国本土网游公司的底力，导致公司产品在市场上雷声大雨点小，研发和宣传费用都没少扔，但却反响寥寥。死脑子的日本人又不愿意听取公司里中国高层的建议，反倒认为中国员工不努力，最后引爆了双方激化的矛盾，导致去年大批中国员工跳槽，谁也不想把自己的青春送给公司陪葬。直至今日，死高丽棒子赚够了工资和奖金拍屁股走人，留下一堆烂摊子，中国人不想管，日本人管不上，最后干脆被日本总部叫停，你回你的高老庄，我回我的流沙河。

这五年来徐凯在公司也是起起落落，有汗水也有苦水，当然最令他不满的就是公司那帮日本人对待中国人那种令人愤恨的眼光和态度，尤其是市场部总监陈晓卿这个王八羔子，明明叫中村正夫的他其实是老总前田一夫的亲戚，假模假式地给自己取了个中国人的名字，但在公司没少跟中国人作对，尤其是徐凯当初在制作部任制作人的时候，他们市场部没少来指手画脚，集团会议的时候市场部也把

业绩不佳的责任大多推到制作部头上。公司里想揍陈晓卿的大有人在，不少人都和徐凯一样，憋着一口气，等着要离职的时候再算总账。

所以徐凯清理完自己的东西后，决定再干最后一件事，一件他认为很牛逼的事。

Chap。Two

徐凯敲了敲主编办公室的门，未等里面回应，便径直推开门走了进去，没想到除了主编王莽莽，主编助理罗浩也坐在里面。王莽莽刚要开口，徐凯抢过了他的话头："我仔细考虑了一下，现在我已经不太适合杂志社的工作了，我打算辞去目前的职务，希望在合适的时候完成工作的交接。"说完看了看王莽莽和罗浩错愕的表情，扔下一句"你们先忙"便走出了办公室。徐凯用这样一个近似乎强迫的方式结束了他在这里五年的生涯。

当初徐凯接到杂志社试用通知的时候，他已经在"家里蹲大学"待了一年有余，自己的第一次创业以一个不堪回首的结局而告终，令他一年多的时间都显得有些落寞。父母和他心里其实多少都有点着急，但谁都没有放在脸上，一家人倒也相安无事。徐凯每日在家也挺规矩，一般都赖床到中午起来把早饭中饭一起吃了，然后上上网、聊聊天、逛逛论坛灌灌水，傍晚的时候再出去踢踢球，晚上吃完晚饭后再在网上泡到午夜。偶尔出门也是去买点杂志，有时候说是去应聘，其实也是为了安慰一下父母，当然不排除碰碰运气的想法。

和索利达斯认识是偶然中的偶然——索利达斯是这本杂志某编辑的笔名——一开始徐凯以为索利达斯只是众网友中的一个，直到有一天索利达斯突然跟他说："杂志社现在需要一个擅长日语的编辑，我看你日语还不错，想不想来试试？"徐凯这才反应过来，这个一直跟他以《最终幻想》为共同话题的网友竟然就是那本杂志的编辑。于是接下来的事情就很顺理成章了：从简单的考核到通知他去试用到他坐上北上的火车，前后不过四天时间，人生的大起大落搞得徐凯好想尿尿。

北京比他想象中要闷热得多，在徐凯印象中北方不应该有这样的天气。杂志社豁敞的办公室让徐凯有点喜出望外——能在这种档次的写字楼里工作，以前是想都不敢想的。当然啦，任何事情的开头都是跟童话一样美好，本来对游戏喜爱有加的徐凯在杂志社更是如鱼得水，流利的日语在这里得到了充分的发挥，他甚至自己都没想到过这门当初让他学得有点想吐的语言在今天看来是这么美好。

徐凯凭借着实力和努力得到了杂志社和读者的认可，其佐证之一就是杂志社第一次安排编辑前往海外展会现场报道的机会就给了他和另外一名资深编辑，哪怕只是把他当作一个翻译的角色，他也认为他比任何人都要幸运，这让他对杂志社感激涕零，恨不得要立刻把有限的青春献给无限的杂志制作中去。

然而距离产生美，一旦没了距离，美也就消失了。徐凯工作的时间越久，就越发觉得杂志社在某些方面存在着一些问题，徐凯也不知道这些问题是不是只有他能看到，还是其他人都充耳不闻，抑或是大家都习以为常。随着纸媒市场的整体萎缩，



杂志的销量也走向一条不可避免的向下曲线，在与同行的竞争中越来越吃力和难以为继。徐凯几度给社长直言当下的问题与建议，社长的态度一直都很暧昧，简单说就是不支持、不反对、不鼓励、不批评、不放弃、不作为，也许他有他的苦衷，但在徐凯看来，这样继续搞下去根本就是用自己的青春为理想买单。

徐凯也曾经这样想过，说不定是自己错了呢？但一旦他按照这个思路思考下去，就会陷入一个悖论的死循环，尤其是看着竞争对手逐渐崛起，自己却又无能为力。徐凯在犹豫中隐约感觉到，他在杂志社能待的时间不会太长了。

这人啊，就怕动了二心。自从徐凯有了另寻出路的想法，他的心思便很难再全部放到工作上，平时工作开小差也就罢了，整个工作效率大不如前，偶尔还犯一些根本就不该出现的失误。但徐凯心里是明白的，这么三四年下来，公司的人员流动让他成为了老资格的编辑，他也知道什么叫以身作则，并勉力为之。

然而一次与罗浩工作上的冲突却让徐凯一时间失去了理智，原本正常的工作探讨变成了人身攻击，两人就差指着鼻子对骂了，会议桌代替他们俩挨了不少巴掌。在场的所有同事一时间都没反应过来，像听相声那样任由他们口水大战，要不是王莽莽闻声而来，这场架不知要吵到什么时候。

回到座位上，徐凯慢慢冷静下来，他也不知道为何当时火气那么旺盛，话已出口覆水难收。徐凯在座位上挣扎了许久，思来想去还是无法说服自己，看来也只有一种办法让大家都得到解脱。他已经没有什么需要后悔的了，他需要的是一锤定音。徐凯从座位上起来，走向王莽莽的办公室。

Chap。Three

徐凯用力一拽，把箱子从保安手里夺过来，不过用力稍微过猛了一点，一个踉跄差点摔到楼梯下面去，干脆借力几步跨下楼梯，夺路而逃般地拦下一辆的士扬长而去。临走时回头看看站在大门口的两名保安和刚刚赶来的陈主管，还有那已经略显破落的原本属于自己的店铺，心中不免有些惆怅，他当初是怎么也想不到自己的第一次创业竟然收获的是这样一个结局。

徐凯决定自己创业源于一次几乎成功的骗局——当然，徐凯是被骗者。那段时间邮箱里经常会收到“张经理”或者“梁经理”之流发来的邮件，邮件的内容很简单，一份电脑配件的报价单，和一个联系方式。这份报价单上的价格远比市场价要低得多得多，一次两次徐凯没在意，三番五次让徐凯有所心动，便尝试着给“张经理”去信咨询，对方倒是效率极高地回了一封热情洋溢的回信，信中先是把徐凯“精明的商业头脑和锐利的发展目光”大大吹捧了一番，然后对“双方广阔无限的合作前景”极力展望了一番，最后“力邀徐先生亲临广州视察，共商美好前程”，令徐凯蠢蠢欲动。几经斟酌之下，徐凯还是决定去一趟广州，管他是地雷阵还是万丈深渊。当然他是断然不敢告诉父母的，偷偷找朋友借了两千块钱，跟父母说住校一周复习功课，便一个人来到了广州。

这是徐凯第一次独自出远门，行程中多少有点忐忑不安，不过幸好广州有个半生不熟的朋友接应了一下，不然他下火车就得交不少“学费”——广州火车站的乱不是一两句话能说得清的。不过直到和“张经理”见面之前，他对这趟奔波还是抱有希望的。

大腹便便的“张经理”来到徐凯下榻的宾馆后，照例把Email中的那套说辞用更加生动的肢体语言向徐凯表演了一番，徐凯几乎被这番演说给打动，但最后“张经理”提出的一点要求让徐凯回到了现实：“能不能先看看你的货款？”

把“张经理”支走之后，徐凯赶忙买了当晚的火车票，几乎是夺路而逃回到老家，直到火车开动前他还在担心“张经理”会不会追过来。等到了家，尚且惊魂未定的他被父母问得一时语塞：“不是复习一周吗？怎么四天就跑回来了？”

借来的两千块花了一半，在家待业的他一时半会儿是还不起这钱了，只好厚着脸皮跑到朋友那里准备讨一些同情心。结果他这个朋友倒是令他喜出望外：“反正钱也花了，干脆咱就自己搞吧！”于是这两个愣头青在一不熟悉市场二不熟悉货源三不熟悉门路的情况下，凭着一腔青春热火跑到新开的那家电脑城租了个门面——说出去都让人好笑，连一分钱的货都不知道从哪里进，就胆敢租门面开张，还真是无知者无畏。

俗话说，胆小的怕胆大的，胆大的怕不要命的；俗话还说，舍得一身寡，敢把皇帝拉下马；俗话又说，人生中最浪漫的事，就是和你一起卖卖电脑。这俩小子凭着几千元“创业基金”——大部分还给店铺做了押金——在电脑城做起了无本生意，东家借几个盒子西家借几个货样，总算把店铺堆得满满当当有模有样，喜欢玩游戏的徐凯还哄来了一台电视机和一台PS，每天在店铺门口给人免费打《WE》，吸引不少人气。万一有客人上门要装电脑，一边和人砍价，一边给各家批发商打电话问货源，就这样空手套白狼地做出去不少生意，一年多下来这俩瞎猫还撞到不少死耗子，生意越做越热



闹，租的铺面从三楼沿到二楼，最后还把电脑城正门左边最显眼的当街门面给租了下来——要知道这是这个电脑城惟二的黄金铺面之一，另一间就是右边那个——成为这家电脑城惟一一家在一二三楼都有铺面的商家，当时也算是风光无比。

人如果走得太顺，必然要跌跤。徐凯毕竟是涉世未深，有时候过于相信朋友，一单朋友介绍过来的小生意让徐凯阴沟里翻了船。总共才三万元的生意，在显示器上被人坑了一道，对方还没付清货款自己就先赔了八千进去。等整个事情落地之后，清点账务发现这单生意不仅一分钱没赚，倒亏四千多，真是伤心又伤肺。更没想到从此之后生意便像触了霉头一落千丈，到年底一盘算，一年来辛辛苦苦挣的一点血汗钱都交了管理费和租金，两人大受打击，当初创业的雄心变成了死心，都已萌生退意。

俩人合计着怎么才能赖掉后几个月的租金，暗度陈仓地把公司值钱的一点家当偷偷往外拿，几天不开张引起了管理公司的注意——这种时候想赖账的公司不止他们一家，所以门口的保安由巡视改为常驻，并随身配备步话机，一旦发现什么风吹草动立刻报告。估摸着值钱的东西拿得差不多了，最后一天徐凯干脆撕破脸，大大咧咧地抱起一箱子货径直往外走，门口的一名保安一把抓住箱子，一边拿起步话机就喊："陈主管，你下来一下，有鸟要飞了！"徐凯把脸一横："你他妈算什么鸟？"

Epilogue

这一次，终于彻底地回到了家。从徐凯北上开始，他离家已经整整十年了，他一直念念不忘却又从未做到的一句话就是："父母在，不远行。"回到温暖而熟悉的家中，他仍然不免一声叹息。爸爸妈妈自然是欢迎他回来的，即使他们明白自己的儿子在外这几年为了不让他们二老担心而一直以来都是报喜不报忧，但他们依然为自己的儿子感到骄傲，天下父母皆如此。

徐凯希望通过一段时间的修整能让自己获得一点点解脱，但却没想到年龄的增长和生活的压力根本就不给他喘息之机，它们不停地要，要到徐凯想逃。徐凯想起那个曾令他怦然心动的女孩，当他兴奋不已并自己为是地跑到上海去见她的时候，这个女孩回赠给他的是那失望的表情和拒绝的眼神，对他来说那是他人生中第一次为感情的大胆冒险，但对她来说有可能是一次令她惊恐不已的情感覆辙。所有的开头都是一样的美好，但所有的结局却是不一样的残酷。

下面的路该怎么走，徐凯还没有想好，他也不知道自己的梦到底是在北方还是南方还是某个远方。他曾经很自豪地认为，将来有一天，跟他的儿子说："你老子是为梦想打拼过的！"但实际上，除了能获得一点自欺欺人的安慰之外，他的生活依然如故，该干什么还得干，干不成的还是干不成。尤其是当一个人晚上发呆的时候，他总觉得他的人生到头了，这让他无比沮丧。



梦不醒

T在她的日记中写到："希望当你睁开双眼时，看到的第一个人是我。"

●BlueCube

东北的雪和华北地区的完全不同。抬头仰望，像在凝视凌晨已经没有节目信号所以满是白色噪点滚动闪烁的电视屏幕。雪密实地降下来，掉在脸上，冰凉的，可以用手指捏起来。这才是可以称之为雪花的雪，能清晰地分辨出它六角的形状，心中有晶莹剔透的镂空花纹。

口中呼出的气体将视野变得模糊，看着街上快速前行的稀疏人群擦肩而过，身体被时间紧紧包围，流逝的感觉让人透不过气。看着前方的路口，等待将从雪中归来的人。

一、午夜零时

我忘了很多事情，不像十年以前，当时的我，对于所有发生过的事情都能连贯地记得。现在，那些连贯的情节碎成零散的画面，一片片存在于记忆中，无论如何也拼不起来。过去发生的故事，画面中却经常没有自己，甚至不确定自己是否存在于当时的场景中。总是忘记自己的样子，站在镜子前，镜中的人如此陌生，眉眼间的坚毅或固执，让自己害怕，然后赶紧躲开。越渐沧桑的面容，清晰地被时间刻上烙印，用手抚摩的时候，童年丝绸般柔滑的皮肤已不再。告诉自己时间只是流淌的河水，自己站在其中，只能任凭其流过，裸露的脚踝激起细小的水花，细小的水花而已。

忙的时候想停下来，做自己想做的事情，然而当真停下来的时候却找不到目标。没有什么紧迫的需要努力才可以跨越的横栏，现在只需要等待那个时间到来，然后过去到预定的地点，虽然一切未知，但是即使现在无论如何的努力，也不可能稍微知道任何一点内幕。疯狂的动作，拼命要抓住什么，却只是站在原地空挥手臂，像未痊愈的精神病患者一样，沉浸在

自己的世界中。自己的幻想总是那么美好，当努力把它在眼前铺展开时，巨大的未知和已有的塌实完全冲进脑海，如只有自己一个人站在地球上。巨大的球体表面，只有一个人，四周无限延伸的时间和空间，全是平坦的荒芜，没有生机，如此的孤独，无法承受。

夜里，总是这样陷入思考的僵局，脑神经像被刮痧板用力地刮着，相同高硬度的两块金属大力地摩擦，让人抓狂的声音和手感占据自己的神经。此时，安静是最恐怖的。紧紧抱住自己的身体，用力呼吸，感觉空气从呼吸道流进身体，能清楚地知道自己还有的生命和思想在剧烈燃烧，却没有火焰的蔓延，向哪里，不知道。心在自己的思想创造出的巨大空间中无限坠落，没有重力却像普通物体在重力牵引下坠落。

就这样，总在不同的梦中来回，每个梦或悲或喜，但醒来却不能完全认清刚才发生的一切只不过是一场梦，还心存侥幸或懊恼失去欢乐。

这些存在于脑海中的故事，无得无失。

二、清晨的虹

我说："T，如果我是你，我早已离开。"

我呆坐在公园山顶的光滑石头表面，看白色的云在纯粹的淡蓝天空中缓慢流动。

有很多方法可以证明时间的存在。我喜欢找一种最简单的方法，并看着它流逝。

我和T同岁，是邻居。记得七八岁的时候，周末的早上，T和我总跑来这里，那时公园还有围墙，要门票，我们就挤在早上晨练免费入场的老人中间进到园里玩。春天看花，夏天抓虫，秋天拣落叶，冬天踩雪。不同的季节，能找到不同的乐趣，不变的是长年坚持锻炼身体的老人，和T。

不知在这块曾经两个人同坐的大石头上度过了多少时间。伸手拣起地上的小石子，轻轻扔着立在半山腰上的枫树的粗壮树干。一颗、两颗、三颗……哒哒哒，现在仍然发发命中。从树的缝隙中看自己生活了二十年的这块街区。不变的街道两旁是和十几年前完全不同的建筑，刚搬家来这里时小区刚种的小树已经搭出林荫，坐在这同样的一块石头上，我的脚也能稳稳地踩在地面上。我揉揉眼睛，清晨初生的太阳，光还是刺眼。我清楚地看到我的生活是如何步步走来，看到T和我一起长大，一起迎接时间的来与去。

T曾经是沉默少言的孩子，我却一直喋喋不休，总是兴高采烈地描述游戏中险象环生的精彩场景或和其他朋友到几条街外的小区"探险"的情况。这些时候，T用两只手拖着脸颊安静地听我说完我要说的所有话，一些时候，发表简单的评论和看法，更多的时候，她只是微笑。我想说出事情的经过，不管事实上那些东西是否充满看点，我只是想让我明白，让T知道，让事情的存在更真实，在我，如果有人分享，那似乎便更接近真实。对于一个不到十岁的孩子，她是完美的倾听者，对于当时的我，已是天赐。

三、正午的阳光

被正午温暖的阳光抚摸，从梦中醒来，夏日的蝉鸣充满听觉，单调重复的沙沙声，也算是一种安静。母亲在一旁轻轻扇着羽毛扎成的扇子，见我醒来，便下床去端来一杯晾好的白开水。

吃过饭，坐在自家床前，和T面对面说话："一直以来，还好吗？"

T从何时开始变得沉默不语，我清楚地记得。九岁，T的父亲出了车祸。T的母亲带T去医院看望，我紧紧抓住T的衣服跟去那里，却只看到白色的棉布单塌实地遮在一个体格丰满的男人身上，直到头顶，高高的鼻梁清晰地撑起山丘似的轮廓。T呆站在门口，双手扶着门框，探头看着里面。我清晰地记得当时她圆睁双眼，眸子里的光散了。

四、每个午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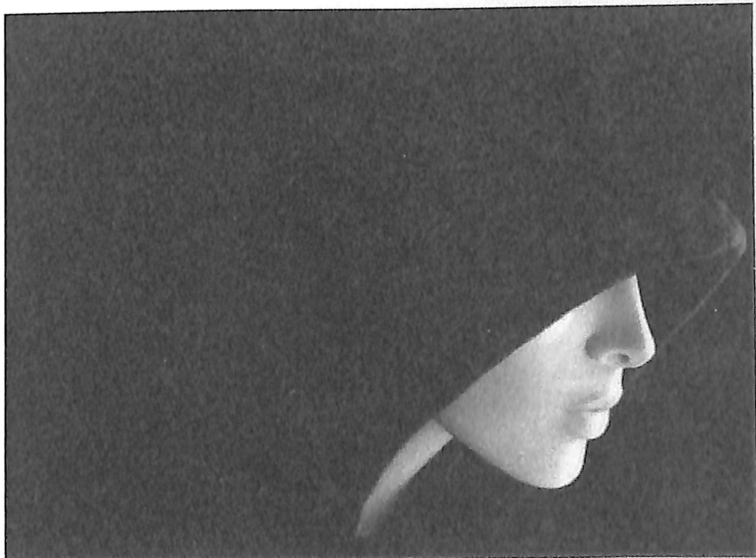
从梦中醒来，总是依稀记得梦中的姑娘。陌生的温度，陌生的脸。牵着手奔跑，不知道是向着太阳的方向还是越跑越远。

快大学毕业的T一直将父亲被血染红的驾驶本留在自己的抽屉里，里面照片上的父亲看上去像现在的T的哥哥。而那年他的离，使T和母亲陷入了深深的井。井口只有些许的阳光透下来，铺在T的脸上，痒痒的，骚动不安。

T忽然失去了半个天空的蔚蓝。而那时我一直在T的身边，同岁的两个孩子，曾经都开朗的，笑起来让人的心也安静。午后的时间，他们趴在木头床上盯着眼前的黑白电视机，摆弄着那个红黄的长方手柄，迷失在游戏中。

T在逃避着，也许是迎接着，一种新的生活。

我说："你！又掉下悬崖了，死了死了。"



"借我个人儿啊。"说完T按下手柄上圆形的按键，一个新的战士从左上角做着空中转体一千零八十度的高难动作飞降下来后平稳着陆。

我盯着屏幕，轻声说："如果真的那么简单，我愿意分给你我一半的快乐。"

"如果真的那么简单，"T说着放下手柄走到窗前，将手放在窗台上毛茸茸的黄色玩具小狗的头顶轻轻抚摸，"我愿意分给他我一半的生命。"屏幕上的战士双双倒下。

"这是最后一关了，其实，你蛮可以再努力，再努力一点点……"其实，这句话我从来没有说出口。哪里有最后一关？T根本无法找到前进的方向。

记忆中，穿白色棉布长裙的女孩，沉默地站在窗前凝视蔚蓝的天空，或许是黑色棉裤，或许是红色短裙，有时窗外下着暴雨，或满眼都是纯白的雪。那些不同服饰不同姿势的身影，应该都是T，她应该是时常站在那儿，也许看到了年少时有父亲环抱保护的碰碰车游乐场，也许看到了出差归来拿在手上的蓝色礼物盒子，也许只是看到他站在那里，对她微笑。我轻轻唤着她的名字，叫她来一起按动手柄。

我不需要你在游戏里多强，之想你走到最终BOSS前，看它其实只是不堪一击的小丑，然后我们就搭飞机离开这个小岛，看着满是怪物的岛被火包围，我们远远离开它，不要回头看。

五、间歇的休息

总想回到那个在自家房子旁边也能看到满天星星的干净年代，一直照顾那个失神的女孩。22年在恍惚中飞逝，看昨天，那些人和事，模糊又清晰。耳边一直回响着游戏中BGM的叮咚声响。在欢快的节奏中，抛下的是至少表面和过程是美好的游戏时光。眼前面临的是离开十六年的学校生活，然后找一个工作，维持生计。这个槛，他们也很想蹦蹦跳跳地过了这关，可是忽然却惧怕眼前的悬崖。在原地用力地跳起，可是似乎看不到对岸。

我也许讨厌这个学校，也许不太喜欢自己的这个专业。那些仅存的感性在大串大串的数字和电力电子技术中越来越飘渺，我努力地试图抓住它们，可是它们在飞，而且越飞越远。生活按它自己的轨道漫步前行。下午四点，即使是这样的初冬，靠窗户的座位阳光依旧很好，又温暖又没有人打扰。老师在讲台上柔声地说着什么，我翻开日记本，最后一页是用铅笔画了一半儿的未完成手稿。

白色纸上，坐在城堡顶端的少年索拉，眼睛炯炯有神，右手将键刃高高举起，一只鸟停在刃尖，那鸟和T一样有大大的眼睛，目不转睛地盯着少年的脸颊。

轻轻合上日记本，趴在桌子上，算算日子，明天还要去店看里看着卖货，大后天要去找份毕业后能长久干下去的工作，要去那个拥挤的人才招聘市场。虽然讨厌拥挤的人群，但是只能那么用力的在人群中穿梭，挤得肩膀好疼。摆一个舒服点儿的姿势，睡意袭来，在梦中我拉着女孩的手拼命奔跑，没有太阳，没有道路，我看不清她的脸，我摸不到自己的五官。



随着铃声响起，教室里的人一哄而散。用双手将上身从桌面撑起来，揉揉仍有睡意的双眼，伸个懒腰。刚伸展到一半，头被什么东西不轻不重地砸了一下，回头看是端着拳头的T。T哭笑不得地看着捂着头的我："你就睡吧！你就不着急！"说着T还要来第二拳。我慌忙中拿起身边的日记本挡去，啪嗒，本子落地，最后一页的画正好露出，少年的头向着T，脚向着我。T将头稍稍向我这个方向扭转，努力从正常的方向看这张简陋的画："原来你还记得怎么画画，画得还不错啊。"

是啊，小时候学了几年画，后来因为什么，放下了，那个"什么"，一直在心头哽咽着，就连T也不甚了解。

T捡起本子，仔细端详这副铅笔稿："这只乌鸦喜欢我们亲爱的索拉少爷吧？"T学着鸟的样子向左歪了下头，看看我。

"不只是喜欢，是离不开的。"

"本来应该是唐纳德（《王国之心》中和主角索拉一起冒险的迪斯尼世界的唐老鸭）吧？怎么有只乌鸦？"

"那不是乌鸦，是知更鸟。黑色的你就都说成是乌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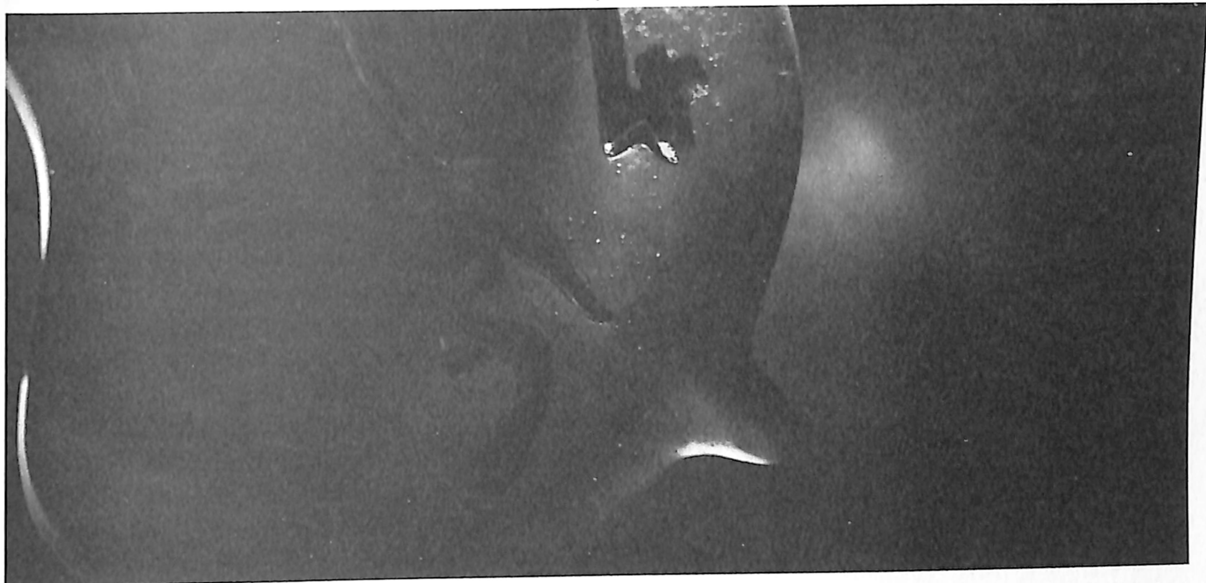
"哦，知更鸟……它的眼睛很亮啊……"

是的，那眸子，我故意打了高光，因在我心中，想T应该也有那样亮的眸子。

"好了，去吃饭吧……"

进了常去的那家饺子馆，两人面对面坐在靠窗位置，我能透过窗看到楼下涌动的人群，T抬头看我身后挂起的电视上播的周董《千里之外》的MV。两人默不说话。

灯红酒绿有人饿死有人闲的时代，爱情显得更加清高，却卑贱地被世俗左右。打工仔和漂亮明星的爱情本不该如此浓烈。表面轻言放弃送她走上"光明"的前途后黯然躲在街角，目送心爱的人离开。一次谢幕后送给男孩的一条鲜红手帕，被戴在手上3年，刻骨的爱在劳累、贫穷和饥饿中挣扎，却从不曾放弃。当姑娘回来，他仍然避而不见地目送她痛心奔



跑在狭长小路上，离自己越来越远。这样的爱，让人感叹用情的艰辛和爱与被爱的幸福。隔着早已经端上来的饺子冒起的白色蒸汽，我默默注视着T已经泛红的眼圈。歌的最后一声清脆的军鼓声响起时，两人不约而同低下头开始吃盘里的饺子。

时间安静地流逝，没有语言。窗外一只白鸟飞过，抖动的翅膀在夕阳下看似铺满金色的羽毛，消失在远方。我遍寻不到鸟的踪影，思路被带回到小店中，看右手边已经打开却没倒入杯中的啤酒，尴尬地笑笑。

今天的气氛不对。

六、晚餐也结束了

吃完晚饭，我躺在床上玩着《音乐方块》，沉浸在没有终止符的音乐和不断拼砌记忆的无限时间中。朋友林打电话来问我T离开的事情，我说，这个生活了22年的城市，有太多的回忆，T远行到欧洲，去看另一个世界，那里有巨大的圆顶歌特建筑和停满不怕人的鸽子的广场。

"那你呢？"电话中伴着嘶嘶电流声的话语传来。

"我等T回来。"

挂上电话，重新躺在床上，将PSP随手扔在枕头旁边，戴上耳机，转动CD的线控。"嘀——"光盘开始旋转。我翻开日记本，记下当天的日记：

T，是该为你送行的日子了。在这里，有你的快乐和你的悲伤。那件事情过去，已经十三年，而你还是不能从他对你的爱中走出来，或者是你对他的爱。

记不清楚是在几岁的一个傍晚，搭建在小河边的木头房间里，他为你我弹一首古老的民谣，诗般美好的歌词轻声传出，音符和你的头发随窗口吹进的风飘舞。那些时光我努力牢记在心中。那个夏天，我问你母亲要了他留下的蓝色吉他，它一直在我手边。

其实我不知道你是否会回来，也不确定现在的你是否仍旧是我的倾听者。

但我会继续努力练习，为你唱一首歌。

每次在夜晚和我告别的时候，你都会说一句："好梦。"因为你说累了，困了，就应该睡下，醒来的时候，心爱的人就会出现在自己身边。

那么，好梦。

七、看月亮的时间

不知被什么惊醒。能清楚地感受到周围一切的时候，耳边是无边的宁静。

坐在床前，摸着表面光华的吉他。手指不经意碰到紧绷的琴弦，发出细微的乐音，在静的黑暗中回旋，久久不能散去。喉咙里的声音早已消失，干涸的嘴唇用啤酒润湿。看着天空中日日如昔放出淡蓝色光辉的月亮，想上面环形的山脉，也一定没有地球上的陡峭。如果此时，我坐在月球上的光亮面，应该是看不到沉浸在黑暗中的此地的。如果在那里真的有另外的一个我，他也生活在至少有温柔的蓝色光线的秀美环境中，品着无味的饮料，盯着眼前的随便什么东西出神，思考地球上的这个我。

八、再次敲响的钟声

午夜零时，老旧的钟声终究敲响。非极端坚硬的金属轻轻撞击，发出并不刺耳的丁冬响声。屋内的宁静被打破，但也仅仅消失于这一十二声干脆轻盈的碰撞声中。之后随着袭来的安静又迅速包围上来的黑暗让人窒息。

再次被钟声惊醒的我，近乎抓狂地咒骂着该死的老旧座钟。抬起右手挡住壁灯，指间透过的暗黄色微弱灯光将消瘦的手掌的轮廓清晰呈现，我看不见手背伤疤乱走的纹路，却才发现一次次惊醒后巨大的空洞幻想和无缘由的恐惧是如此歇斯底里，我迷失在其中，也遍寻不到出路。只有钟声在不断提醒我，每个小时都告诉我，我还真切地活着，从鼻孔和嘴中进入的冰凉空气涌进我的身体，之后被我用力地呼出。将之用力地推出我的体外。

这次，我清楚地记得刚才做的那个梦。我站在漫天的大雪中等待约定会归来的人，等得很累，等得很困。然而梦里的我却一直醒着，无论如何也不能入睡。

点八中南海

●hopy

一缕圣洁的光辉，倾注在勉强可见的肩头上，沐浴在黎明曙光里的额头上，蛋形的天神般的面貌，神秘的饱满的乳房，贞洁的膀臂，在晨曦里蓬松的头发，宛如精致雕刻出来而不能用语言形容的身躯，苍白的姿容被圣洁的云雾笼罩着，体态是宁芙的，顾盼是童贞女的，那是新从浴室走出来的维纳斯，那是从混沌里诞生的夏娃。

那汪深邃的碧蓝犹如夜色下的爱琴海，赛壬们手捧竖琴唱出动人心魄的歌儿，没有一点皱纹的眼角述说着不尽的妩媚与诱惑，在金黄色的晨曦中给人以窒息的欲望。空气中弥散的维纳斯洒下的粉红色的香气和着初生的太阳的味道，淡雅而让人无法忽略它的存在。略带羞涩的湿唇贴在一起，一阵强烈的旋风席卷而来，在瞬间充斥全身，那异样的感觉四下冲撞着要突破身体的桎梏，引来一阵阵颤栗……

"あのう……大丈夫ですか？もう起きないとまに合わなくなっちゃうと思うんですけど……"

"起きてくださまい！ホントにまに合わなくなっちゃいますぅ！"

林涛卯足了吃奶的劲儿终于从被窝里伸出光溜溜的手臂按掉聒噪不已的闹钟。同时被唤醒的下铺像往常一样猛地掀开蚊帐然后点燃了一支点八中南海，顿时一股掺合了积蓄一夜的浓烈男子汉气概的呛人味道在这间不足30平方米的四人宿舍里弥漫开来，给人以跳到阳台上大吼"青春！热血！全国制霸！"的冲动。不过林涛早已没了那份激情，慢悠悠晃到水龙头前，刷牙，洗脸，再抹一把曼秀雷敦促销洗颜泥，毕竟对一个二流大学即将毕业成绩还不怎么样的大四学生来说，在马上要面对自己人生中第一次面试的时候难免会有些紧张。林涛最后一次看了看镜子里面的自己，努力挤出一个还算是冷静优雅的微笑，





打开房门融入了浩浩荡荡涌出学生公寓的人流之中。

“请问，你认为自己最大的优点和缺点是什么？”面容娇好的女面试官用漂亮的眼睛盯着林涛，这是一张精心打扮过的美丽面容，在高级化妆品的修饰下，男人的目光很容易被吸引到那微颦的柳叶眉和红润欲滴的朱唇上去而忽略掉那些已被掩盖的瑕疵，而嘴角不经意间自信的微笑则令人深深地感觉到其发自内心的坚强和强势。

“唔，我最大的优点在于在压力之下更能激起战胜困难的欲望和坚持到底的信心，并对我的同事们产生影响。至于缺点，我认为自己在面对行事拖沓的人时，还缺乏足够的耐心。”林涛用舒缓的语调背诵着就业指导中心发的小册子上的台词，尽量让自己看上去从容不迫。

这份从容不迫的自信在他走出面试间的时候便已消失殆尽。那位年轻美丽的面试官在历经3个小时从PSP的机能特点侃到“山口山”用色技巧海阔天空的面试后，总结性地对林涛说出“作为一个游戏策划你完全还属于在门外徘徊”的状况，然后很认真地建议林涛：认认真真地玩通一个游戏，仔细研究出它的每一个细节并从中获得感悟，并且在最后和颜悦色地说当然如果面试合格我们会在2个工作日内给你打电话。

公共汽车上林涛琢磨了半天这位大姐姐最后说的话后突然恍然大悟这不就是在说你丫还远远不够班么？自己居然还傻乎乎高兴了那么久。话说回来在IT业如此年轻有为又漂亮的技术型人才实在是难得一见。不过林涛还是从那略显苍白的脸色和眉头的细微变化中捕捉到了一丝讯息，这也难怪，年纪轻轻就能获得如此成就，疲于工作而不得不透支健康也是难免的，而任何人在长时间忍受疼痛折磨的时候难免会抑制不住用一些夸张的行为来发泄下。想到这里林涛原本沮丧的心情顿时好了不少，差点就唱起“我手执钢鞭将你打”来。管他呢，时间长着呢有什么事儿明天再说。

二

“最后一盘，再输老子TM从此戒除网瘾天天向上！大法上去下雨，牛头，准备踩脚！马X爵，丢锤子！”超时空网吧浑浊的空气中回荡着林涛的声音，他拼命地点击着鼠标右键，屏幕上白虎妹妹轻盈地围着地上那个十字架跳来跳去。须臾间一阵红光闪过，“牛头踩！”林涛大吼一声左手按下T键右手一晃鼠标，耳机中传来轰隆一声那个地精炼金术士嚎叫着倒在地上化为一缕青烟，屏幕左下角出现一排字：“燃烧的胸毛（月之女祭司）杀死了skymoon（地精炼金术士），燃烧的胸毛获得金币500，联盟其他玩家获得金币200。”不待敌人喘息，林涛早已如同骑士一般率领着英雄们发起最后的冲锋：“巫妖、血法、先知上去放大招，牛头加爵跟我冲进去晕人！”说话间那个刚复活的炼金术士加上一票回援的深渊领主、恐惧魔王、娜迦女妖之流便看见一排铁锤迎面砸来然后在牛头和白虎轮番晕菜中眼睁睁看着主基地在死亡凋零的茶毒下变成了自爆的地球仪。“X你大爷的，爷不真跟你过过手儿，你丫还真把自个当根葱了！”林涛兴奋地一推键盘拿起一旁的百事可乐一口气咕咚咕咚灌了下去。

“你说谁是根葱哪？”一个清脆的女声在网吧里响起。

林涛只觉得整个大厅在一瞬间鸦雀无声，所有的一切都变成了黑白胶片的颜色，只剩下离自己五米开外那个硕大显示器后面露出的鹅黄色紧身T恤以及外面罩着的奶白色小背心儿，还有就是那对一直瞪到自己心尖儿里面去的大眼睛。“哥们儿，口水擦擦。”一旁的朱晓寒和严正光俨然看出了些许苗头，异口同声地叫网管拿包餐巾纸过来。而林涛这时已经离开了自己的座位朝着那五米外的彩色走过去，世界在他身旁如潮水般向后退去，区区五米的距离却像孙悟空的一个筋斗那么遥远。

终于林涛绕过一排硕大显示器走到了那五彩的面前，长筒丝袜外面套着一双雪白的短袜，秀气的肩膀上挎着粉蓝色的单肩背包，一只檀木匠的发卡把乌黑晶莹的辫子挽成一个髻儿斜斜束在脑后，那双眼睛仿佛马上就要看穿林涛空虚的灵魂。

林涛耿了耿脖子，迎着那目光瞪回去：“阳……光地带那边新开了家网吧机子比这好，打3C不卡，去不？”

“去就去，这机子不行，刚刚要不是卡了一下你还真没这机会嚣张。”

“好，老规矩三场两胜输了请客。”林涛几个在超时空打3C一年多还从来没遇到过敢跟自己叫板的，就凭自己的实力让这不知天高地厚的妞儿给哥几个承担下包夜费用，那是教育这些学妹知道天外有天人外有人，没事儿别太自我感觉良好。

“中！输了任你处置！”女孩儿学了个河南口音便挽起林涛的胳膊在全网吧的注视下走了出去，剩下朱晓寒盯着蓝色超短牛仔裤下两根白得耀眼的大腿，对一旁正抽纸巾的严正光喃喃说道：“操，林涛这小子又没交钱就跑了。”

三

“唉，这位同学，女生宿舍男生不能进入”楼管大妈尖利地叫道。

“学生会科技部的，修电脑。”林涛丢下一张证件便头也不回地走上楼梯。以前经常以修电脑的名义到程程宿舍来玩PS2，也帮过不少诸如打开水之类的忙，基本算得上是轻车熟路。从昨晚起程程手机就关机，看样子自己给她发的短信也没收到，昨天上午《无双大蛇》的不死机ISO就出来了，PSP得马上拿回来。推开门，371寝室里除了她们大姐在用程程那台PS2看《浪漫满屋》外空无一人。

“娟姐，程程昨晚回来过吗？”

“不知道啊，我这些天一直在实验室，刚回来不久。”

林涛爬上程程睡的上铺，新买不久的PSP-2000果然被扔在那儿，罗技保护套也散乱地摆在一旁。林涛打开机器看了下电量，3格，于是关掉电源套上套子揣进口袋，顿了顿，又给丫头把凌乱的床铺整理了下。认识几年了，她还是当年那个除了玩游戏什么都不懂什么都不关心的傻丫头，前几天还傻乎乎地说以后要给自己生6个娃，一大家子联《马里奥赛车》。想到这里林涛笑着摇了摇头，下床对娟姐说道：“娟姐，晚上程程回来了跟她说声PSP我拿走了啊。”

“好。”娟姐正一边目不转睛

地盯着显示器里面Rain和宋慧乔深情拥吻一边拼命抽着“心相印”纸巾擦脸上的泪水。林涛想想不放心，又给程程发了条短信过去。正准备离开，门咣当一声打开一个小个子女生一头撞进了林涛怀里。“啊！”一声短促的尖叫后林涛看清这是宿舍的二姐朱妍雪。“唉，真是的，站在门后面也不出个声儿，吓死人了。”二姐埋怨一声，扶了扶眼镜。“唉，二姐，昨晚程程回来过吗？”林涛突然想起二姐是每晚都在宿舍的乖乖女，问她准没错。

“啊，程程昨天下午被她家人用车子接走了啊，怎么她没告诉你吗？”

“什么？”林涛心中猛地闪过一个非常不好的念头，“都是些什么人？”

“不清楚啊，几个挺年轻的男人，说是她家里人，程程回来后也不知道他们在外面说了什么，反正好几个钟头，然后程程就跟他们上车了。”二姐细声细气地说着。

“车子？”林涛突然想起一件事情。“什么车子？”

“我怎么会认识，好像是别克吧……黑的……”

“我X！”林涛猛地大骂一声，转身冲出了寝室。

四

“我说夏程程同学，人家林涛都给你跪下了，再怎么说这打赌输了的人也是你吧。”严正光一边扫着地上的鞭炮屑儿一边不住地拿眼角瞟着正满脸通红看着林涛跪在自己面前的夏程程。“就是就是，反正大家都看见你们俩众目睽睽下那亲昵劲儿了，今儿也就点个头的事儿。”朱晓寒也在一旁跟着起哄，旁边夏程程寝室的几个姐妹都已经笑弯了腰。

一阵凉风吹过，光着膀子的林涛“阿嚏！阿嚏！”打了俩喷嚏后终于抬起头对面前的美人开口了：“我说姐们儿，这打赌你也输了，要告白我这也冰天雪地赤身裸体地告了，您老是从了还是要赖账倒是吱个声儿啊，我一大好青年要是冻病了不是耽误给祖国建设添砖加瓦呢嘛？”

夏程程本来已经窘得连话都说不出来了，听见这话却噗嗤一声笑了出来。她转了转眼珠，一把从林涛手里扯过玫瑰花，轻轻往已经冻得通红的肩膀上抽了一下。

“哎哟！姑娘您这唱的是哪一出啊？”

“先给本公主摆个最帅的姿势出来！”

“得，又来了”严正光和朱晓寒无奈地对视一眼拍拍屁股准备走人。

“好……呃，怎么说的来着，嗷，不用了，现在已经就是了。”林涛一本正经地站了起来。

“跪下，本公主还没让你平身呢。那就摆个最丑的姿势！”

“不用了，怎么摆都不会丑的。”

“那，摆个最淫贱的姿势！”

“二姐，你包里那个镜子能不能借我给这丫头照照。”说话间林涛已经恢复了平常一贯的嚣张神色。

“我说哥们儿，你们俩能不能别演《鹿鼎记》了，人张震那边儿还等咱们回去报信儿呢。”朱晓寒走上来苦笑着作了个揖。

“你管得着吗？”建宁公主和韦小宝异口同声地冲电灯泡甲吼了过去。

“我不行了，太肉麻了。”“重色轻友啊！”“我要吐了”众人闻声都转身欲走。林涛满面春风地一挥手：“慢走啊各位不送！老严帮我带包点儿八中南海回宿舍啊。唉，怎么都回来了？”

严正光捋了捋袖子：“哥们儿不能不讲义气，一会你要是想对人家程程姑娘图谋不轨我也好帮你摁着点儿啊。”话没说完他的头上就被夏程程用玫瑰花狠狠拍了一把：“林涛你这都交的什么狐朋狗友啊，尽出些歪点子。”

林涛耸了耸肩膀：“人家达尔文说了，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要不我能看得上你？”

“好，肉麻话打住打住。”朱晓寒上来分开二人，正色到，“娟姐你那边儿鞭炮准备好啊。咳、咳！”他清了清嗓子，“今儿，我代表情侣去死去死团中央，代表银杏园535宿舍和芙蓉园371宿舍各级领导，代表本校广大光棍儿郑重宣布：林涛同志和夏程程同志今天——正式——搞到一起了！大家鼓掌！”

“WOW！”欢呼声、鞭炮声交织在一起，响彻冬日的夜空。

五

“您好，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请稍后再拨。Sorry,your.....”

“他妈的！”林涛狠狠地按下挂机键，想了想，又拨通了一个号码。“喂，赵丹么，你现在帮我去保卫科查一下昨天学校的汽车进出记录，看看有没有一辆黑色的别克，对，昨天下午，嗯，帮我查下具体时间和车牌号。对，马上要。”

严正光正在铺子里往一块PS2主板上焊电容，远远看见林涛向自己店走过来立马扔下手里的焊烙铁迎了出去：“这不林大才子么，什么风把您老给吹我这儿来了哪？”

“这叫西伯利亚龙卷风，兄弟这次遇上玩儿真的了。”林涛做出一个满面沧桑的表情拍拍严正光肩膀，



"走，进屋说去。""哟哟哟，装得跟真的似的，怎么，外边儿包小蜜让程程知道了？又要哥们儿给你冒充男友？唉，你别不说话啊！"

六

前因。

"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得快乐呕，祝你日……"

"你丫的会不会唱哪？"娟姐一脚朝着朱晓寒的新皮鞋踩了下去。

"唉唉，今儿可是林大官人做寿，杜绝一切很黄很暴力的行为，啊。"严正光已然喝得有点飘飘然，红着脸端起一杯红酒转向一旁的二姐："来，碰一个。"

"嗨嗨嗨，这干嘛呢，正主儿的压寨夫人还没到你们俩先烧上了。老四，过去坐他俩中间看着。"娟姐俨然成了酒桌上的老大。瑶瑶点头应了一声走到两人中间坐下。

"唉我说程程跑哪儿去了，都几点了还没来，这主角儿不到咱节目没法开始啊。"朱晓寒用筷子敲着空碗边儿。

"着嘛急嘛，他等他们的，咱喝咱们的。"说话间又一杯干红被严正光灌下肚。

"程程去给咱的寿星买生日礼物了，人林涛一句话都没说呢，你们这帮皇帝不急太监急的家伙。"

"哟，什么礼物这么金贵啊，我林涛就一家三代，可禁不起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腐蚀。"林涛捂着肚子做出一副饥饿难耐的表情，眼睛却不住地朝门口瞄。

"就是，买个礼物至于花上两天一夜的么，难不成咱林夫人直接给林老爷抱一大胖小子回来？"朱晓寒意味深长地看了林涛一眼，林涛回瞪过去一脚踹在朱晓寒椅子腿上："去滚蛋！"

话音未落，餐馆里面的灯突然全熄了，原本并不十分热闹的大厅一下子喧哗起来。"老板儿，咋的哦！"一个四川口音首先发表了不满，紧接着无数张嘴巴纷纷运动起来。"哎哟我的嘴呢？我怎么把菜全吃鼻子里去啦。"黑暗中传来朱晓寒兴奋的声音，林涛也趁乱抄起两个啤酒瓶狠狠朝着墙壁抡过去，一阵劈里啪啦之后



整个大厅更充满了亢奋的气息，各种狂乱粗暴的词汇在空气中跳动着，飞舞着。

这时优美平静的钢琴旋律突然间在空旷的大厅中响起，刹那间冲散了夏日的狂躁与不安。

"唉，这曲子哪儿放的，怎么听着那么耳熟？"朱晓寒轻轻把刚举起的啤酒瓶放回桌上。

"操……这都不、不知道啊，这、这不《心跳回忆》里边儿结局告白时候的背、背景音乐吗。"严正光说话已经不利索了。

没人搭理他，林涛看着黑暗中那个一手拿着蜡烛一手抱着个大纸箱走向自己的女孩，呼吸变得急促起来。乌黑的长发随意地挂在脑后，白色露肩的连衣裙衬托出盛夏莲藕一般无暇的脖子和粉臂，赤裸纤瘦的足踝轻盈地迈着步子，仿佛那个比身体还要庞大的蓝色纸箱完全没有重量。

角落里传来一声闷哼，一位女士用指甲向自己的男人表达了不满。

女主角已经微笑着走到男主角面前，朱唇轻启："不好意思了，公共汽车太挤了，这是生日礼物，希望你喜欢。"

林涛看着纸箱上熟悉的SONY商标和PlayStation2 LOGO，再望向那一汪秋潭般深邃的眼睛，默默地接过箱子放到一边，又从女孩儿手中拿过蜡烛，吹熄。

夏程程只觉得一股温暖而不可抗拒的力量慢慢地环绕住了自己，这力量里面有自己再熟悉不过的气息，这气息曾让自己如此心动又如此不安，但此时此刻她只想让自己融化在这力量中，再也不要离开。

"林涛，你会一直爱我吗？"

女孩儿喃喃地问道。

"我爱你！我一直爱你！和我结婚吧！"

仿佛是见证这誓言，电灯刷地亮了起来，突然到来的光明让大家经历了短暂的失明后纷纷将目光朝着这声大吼的发生地投来。

醉眼惺忪的严正光拼命摇晃着已经吓得花容失色的瑶瑶的双肩，口中还不断地大叫着："我对天发誓，若我今生有一点点对不起你，必遭天谴，天打五雷轰！"

全餐厅的人愣了2秒钟，然后所有的男人和女人一齐向这位烂醉如泥的英雄发出了震耳欲聋的欢呼！

七

屋里，严正光噌地站起来："你说程程在家乡早就有男人了？"

"具体我也不是很清楚，程程爸爸在程程小时候就牺牲了，妈妈一直有病住在医院里，但是她从来不跟我说谁在养活她们母女俩，问她也不回答。"林涛伸手从严正光手里夺过刚点燃的中南海摁灭，"那辆别克我看到过一次，那年咱们去市里参加电竞比赛我不是没去领奖先回来了么，本来想去给她个惊喜的，到她们宿舍楼下就看见那辆别克停那儿，她跟一不怎么年轻的男人在车子旁边儿拉拉扯扯，那男的旁边儿还站了几个黑西装带墨镜的大个，整得跟《黑客帝国》似的。"

"哎呀妈呀，咋整的，黑社会啊？"

"后来等那车子走了半个小时我再上楼去找她，她跟没事人儿似的，其实谁都看出来她哭过。后来那车又在学校里面出现过好多回，一出现程程就要失踪一段时间，过生日送我

PS2那次的前一天也是。”林涛说完把烟叼自个嘴里点燃，却又被严正光一把扯了回去。

“得了吧，她不告诉你一定有她不想告诉你的理由。程程这些年对你怎么样哥儿个都看在眼里呢，这年头有几个女娃子能做到这份儿上的？你丫还别真把自个当根葱了。”

“我，我他妈怎么了我？”林涛一脸不服地看着严正光，“吃吃喝喝玩玩儿，哪对情侣不是这么干的？不就是送了我台PS2嘛，这机子还一直放她们宿舍的呢，我他妈每次去玩儿还得装回修电脑的孙子。老子这回一定要去她家找她妈把这事儿问清楚。”

“林涛你是真不知道还是假不知道？你丫要是在这种事情上装怂哥们可饶不了你啊。”

“有话就说有屁就放别他妈孙子似的。”

严正光坐回沙发，眼睛直直看着林涛，一字一顿地说道：“瑶瑶昨天晚上回来告诉我，她陪程程去了医院，孩子快俩月了。”

林涛蹭地从沙发里蹿起来冲了出去。

“这是一千，我和严叔叔各五百，这是上次赵丹借你的七百，你卡里的钱帮你取了，一千二，签了机票还剩四百，在这儿。”朱晓寒一张一张地把粉红色的钞票拍到林涛手里，顿了顿，“别太当回事儿了，随时回来，啊。”

“嗯！”林涛点了点头，把现金理好装进一个信封中。朱晓寒又递过一个手机：“里面已经充了200块，有事儿就打电话。把你那个留给我。”“唉！”“别去太长时间，人生地不熟，自己多长个心眼儿。”

“唉，我说你行不行啊，都快赶上我妈了。”

“谁在那儿想妈妈啊？”寝室门口传来一个女人的声音。“程程？”林涛丢下手里的信封冲过去打开门，却看见娟姐站在门口。

“怎么了这是，准备卷钱逃难了么？”

“娟姐，你这是怎么买通门卫进来的啊？”朱晓寒抓了抓头皮。

“这大半夜的还能有什么门卫，翻窗子呗，可真难为我这么个大淑女了。”娟姐做了个擦汗的手势，拿出一封信递给林涛，“这是程程留给你的，本来叫瑶瑶给你，但她今天要加班，不过其实谁给你都一样……”不等娟姐把话说完林涛早一把扯过信纸拆开冲到台灯下阅读起来，散发着淡淡清香的信纸上熟悉的娟秀字体映入眼帘。

八

林涛和程程看着欢呼的人群，无奈地对视一眼耸耸肩朝着餐馆外走去。背后传来以朱晓寒为首的起哄声：“亲啊！是爷们儿就亲下去！”

“你们严叔叔太没酒品了，这么多人看着以后我们瑶瑶还怎么出去见人啊，丢人丢到家了。”夏夜的凉风习习吹拂在二人脸上，带走了不安与躁动。

“话可不能这么说，丢人的就你们宿舍而已啊，我们宿舍不但没丢人这不还让老严带回来一个么？”林涛回敬道。

夏程程没有接着还嘴，她发现自己不知不觉已经挽着林涛来到了学校图书馆下方的荷塘边。这个占地二亩的荷塘最初的建造目的是给一旁的地下人防工程提供水源，不过历经几十年的和平岁月后这里的湖心岛和一旁人防工程上方茂密的小树林已经演变为象牙塔里莘莘学子为了祖国下一代辛勤耕耘的圣地了。旁边走过一对亲昵的情侣，男的伏在女的耳畔说了什么惹得女孩儿银铃般笑了起来。夏程程突然觉得好冷，她将双手抱在胸前想要抵御这沁彻骨髓的寒意却丝毫没有作用。这时那双温暖而又不可抗拒的臂膀又一次环绕了过来，她转过头去，看到的是林涛宛若星辰的双眸。这眼神和那个蕴涵着风霜、关爱与威严的眼神重叠在一起，让她感到迷茫、困惑而又不能自已。

当林涛有生以来第一次吻上温软的唇的时候，他的战栗不亚于第一次听到藤崎诗织对自己说出“あなだが好きてす”。然而怀中的人却更加令自己迸发出彻底地拥有和保护的豪情。温润交织的鼻息和手上绵软而富有弹性的触感让林涛像冈比亚丛林里发现了山果的狐猴迫不及待地想要一品果肉的芬芳。他猴急地探索着，进攻着，直到刹那间潜入脑海的一丝理智把他从幻想的世界拖了回来，女孩儿颤抖的紧绷的躯体和眼角流淌的泪水让他窘迫万分下意识地要将她推开：“对、对不起……”。然而一双瘦削的手臂伸过脖子将他再度拉回温柔乡中，恍惚间林涛只听见一个妩媚香艳的声音说：“爱我。”

传说之树茂密的树冠上，上帝正笑吟吟地看着树下的亚当和夏娃。

九

林涛：

首先我必须谢谢你在这段时间里为我所做的一切，这几年是我从小到大最幸福的时光，谢谢你。但是，我还是不得不跟你说一声对不起，一直以来瞒了你这么长时间。本来想就这样悄悄走掉，可是最后我还是想对你说清楚一切，命运并不是能够随意更改的东西，有些事情除了默默接受，任何逃避的企图都将最终像肥皂泡一样美丽地破灭。以前你和严叔叔他们谈笑说生活就像强奸不能反抗就最好学会享受的时候，我还嘲笑你们的低俗，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我越来越发现严叔叔这话就是真理。我现在能做的只有告诉你一切并恳求你的原谅，对不起，林涛。

据妈妈的说法，我爸爸认识我妈妈结婚之前曾经是部队里面的侦察连长，后来在一次任务中受了伤，不得不选择了退伍。虽然爸爸从来不跟妈妈说他在部队里面的事情，但妈妈从爸爸身上的伤疤知道他曾经受过很多苦，所以对爸爸特别好。爸爸对我也一直很好，小时候最喜欢被爸爸抱着去附近的街市上逛街……林涛，我能从你身上闻到和爸爸身上一样的气息……也许这就是我为什么会喜欢上你的原因吧……

幸福的生活总是短暂的。上中学没多久，爸爸的旧伤就复发了，医生检查后说是被弹片打进了心肌，能活到现在已经是奇迹，而且制造弹片的材料是一种放射性的合金，爸爸的身体已经在长年累月的放射性辐射下灯枯油尽。妈妈是在绝望和木然中看着爸爸被送进焚化炉的。爸爸死后，



妈妈也被检查出得了骨髓造血功能障碍症，据医生说也是那块弹片的“功劳”，奇怪的是我却没有受到一点影响。那段日子妈妈偷偷拔了好多次输液管，因为负担不起血液再造的高昂费用人都脱了形，医院里的阿姨都不让我去病房看她。就在学校老师已经开始为我办理转入福利院的手续时，一个自称是爸爸老部下的人找到了妈妈。

健哥一直说自己曾经多次被爸爸从地狱的边缘拯救回来，别人都认为他这么说很夸张，但妈妈一直相信他。健哥比我大了十余岁，却又比妈妈小了好几岁，虽然旁边人也曾多次撮合健哥和妈妈一起，但是健哥一直坚称自己这么做是为了报答爸爸的救命之恩，也就没人再提起。然后健哥就像家里的大哥一样撑起了这个家，在家照顾我和妈妈，在外拼命做生意为妈妈赚取医疗费，他的能力出众，人缘也很广，几年之间就在我们家乡那边成了小有名气的企业家。然而我和妈妈都知道健哥其实还有许多别的身份和“生意”，不过谁也不愿意说破，我宁愿把健哥真的当成我们家的大哥来看待，还幻想着以后会遇到个什么样的嫂子……

健哥向我求婚那天是我十八岁的生日，在我们家乡这边十六、七岁就定亲的孩子不在少数，但是妈妈一直说我能读书以后会是飞出鸡窝的凤凰不让我早早就嫁人，我也希望能够有朝一日出人头地，报答健哥对我和妈妈的恩情，但从来没有想过用这种方式……在我表示反对后，妈妈和所有人一样保持了沉默，我把自己关在房间里整整三天没有出门。健哥用他军人的直爽脾气表达了不满后最终同意等我大学毕业再谈这件事情，在此期间他仍然会继续作为这个家庭中的一员，就这样我揣着健哥为我准备的钱离开家乡来到这遥远的大都市里逃避我不愿面对的一切。

在我心里健哥有着爸爸一样的严厉和强势，却没有爸爸的温暖以及即使死去依然环绕在我们周围的那种感觉，他就像是嘉陵江上背着绳子的纤夫奋力地将我和妈妈这艘小船向前拖动，坚硬的肌肉和黑黝的皮肤令人只能心怀敬畏。我在大学里总是努力不让自己去想这些事情或是不断地用各种忙碌的活动掩盖它的存在，最初认识你的时候也不过是幻想健哥能因此生气而放弃他的想法……但是你的才华、你身上让我怀念的气息以及我从没见到过的无论何时都笑着生活下去的勇气，也许是伤心了太久了的缘故吧，让我跟你们在一起的时候才能彻底地感觉到那种快乐……本来我是打算离开家乡后就再也不花费健哥一分钱的，在学校里我也一直四处打工养活自己，虽然我知道这点杯水车薪和健哥每天为妈妈支付的治疗费用根本不能相比，不过是我自欺欺人的自我安慰罢了。但是，当我看到你为了能有一台自己的电脑每天只吃一餐，为了一点点微薄的薪金和自己所爱的东西以及节省不多的零花钱每晚在网吧通宵打工白天还要奔回学校上课的时候，我真的想为你们做点什么。当看到你们兴高采烈地抱回零件组装好电脑然后如饥似渴地上网、大呼小叫地游戏，然后又再度计划着“全机种制霸”的时候，我终于下定决心向健哥开口了，我以为一切都是天衣无缝，但是他毫不留情地告诉我他一直都在关注着我的一举一动，不要把他当成傻子来耍，然而最终他还是满足了我的要求，并主动提出从此不再管我在学校里面做什么……

我以为他这是要死心了，所以才更加大胆地享受和你在一起的快乐。你一直都在为了你们口中的中国数字娱乐事业奋斗，而我也一直希望能成为一个成功的林涛背后的女人，但是，命运似乎总是喜欢无情地粉碎我的梦想，一次又一次……

当得知怀上你的孩子的时候我真的以为我们的灵魂将随着这个小生命的诞生永远联系在一起，我错了，健哥一直都在关注着我们，一切都没有逃过他的眼睛。现在他的车子就在外面，他的话前所未有地强硬——如果我不马上跟他的人回去他将立刻停止妈妈一切的治疗措施……林涛，原谅我只是一个懦弱的人，这世界上除了妈妈我再没有别的亲人了，我只能做出这样的选择。健哥已经容忍我给他带上绿帽，绝不会再容忍我生下这个孩子，相信很快我就将打掉她，和健哥举行婚礼，安安稳稳地做一辈子健哥背后的女人……

林涛，我知道你对我好，但是人在强大的命运之神面前真的没有一点挣扎的余地。谢谢你这些年带给我的幸福和快乐，除了一遍一遍对你说对不起我真的什么都不能做，把这看成一个美妙的肥皂泡吧，所有一切都将在最美妙的一刻化作浮云……

林涛，对不起，真的，对不起……

程程

十

这是个平静的小镇医院，幽静的走廊里，墨绿色的墙漆和被擦得锃亮的水泥地面映出两个人的影子。

林涛擦了擦嘴角的血沫，恨恨地看着眼前这个貌似很善良的男人。

“健哥，怎么回事？”走廊另一头跑进来几个西装革履的男子，男人摆摆手，众人一齐点了下头又转身退了出去。

“这里是医院，想打架的话跟我到外面去，程程就在那个房间里面休息，不要吵到她了。”男人说完，拎起放在地上的水果向外走去。林涛舔舔口里松动的牙齿，咬咬牙跟了上去。

“我知道程程在学校找了个小男生，女孩子年轻，喜欢玩，我也不想去管。不过你既然能把她忽悠到给你生儿育女，用我们的话说，也算是有脾气。”男人的步子迈得很快，林涛几乎要小跑才能跟上他的脚步，“不过这事也就到此为止，程程的一辈子不能毁在你这小子手上。”

“胡说，我跟程程是真心想要白头到老的！”林涛看着前面并不高大的背影眼里已经快要喷出火来，如果他手中此时能有一把尖刀他一定会毫不犹豫地刺过去。

“我知道你现在恨不得杀了我，如果你不想真掉几颗牙或者伤得更重的话可以试试。”男人的语气里有种无容置疑的威严和轻蔑，“程程是不会再见你的了，她已经同意今天下午接受手术，等她出院后我们就会把婚事办了，你也没有必要再去找她。”

“不可能，程程绝不会答应这样做的！你这么做程程一辈子都不会幸福！”林涛近乎歇斯底里地大吼起来。

“跟着你就能有幸福吗？”说话

间两人已经走到了医院外的街上，男人在路边找了个椅子坐下来，看着林涛，“我想你已经知道，程程进大学后的一举一动我都一直在关心，若非看你是个还算有点出息的小子我早动手了。不过就凭你现在这个怂样”男人盯着林涛的眼睛，“你能给程程什么幸福？把最美丽的几年都浪费在你这个混小子身上就是幸福？”

“只要再努力奋斗下去，我一定……”

“奋斗？要等到什么时候？程程怎么办？住在出租屋里面给你带孩子，到处都找不到工作，提心吊胆地为生活担忧？沉浸在背离母亲的罪恶感中，隔几个月为你打一次胎，等你有钱了就坐在家里看着镜子里衰老的自己猜测你是不是在外面有了女人？”

“不，我绝不……”

“而我能给程程实实在在的生活，送她去她一直想去的巴黎学服装设计而不是你那个所谓的数字娱乐，给她最爱的妈妈治病，然后一辈子陪在她的身边，而这一切实际上是程程早就已经答应了的。”

“不，你根本不了解程程，她绝对不会——”

“笑话！”男人眼中突然爆射出精光，“从她十几岁开始就是我在照顾程程的一切，她的吃，她的穿，她的每一次生病都是我陪她来这里看医生，我知道她喜欢吃什么样的点心，喜欢看什么样的电视，从她第一次不舒服开始我就知道她每个月具体的日子，而你，又了解些什么？”男人抬手指着林涛的鼻子，“小子，你是个很聪明很努力的人，但是对程程无论感情还是现实我都比你付出得多得多，要想成为真正的男人那你还得多历练历练，别为了一点儿女情长就什么都不顾了，记住，男人永远是要肩负给家人带来幸福的责任的！”

“少他妈装圣人了，利用手中的权势和暴力强迫女人就范甚至让心爱的女人承受堕胎的痛苦，就是你所说的幸福？”话还没说完林涛猛地感到眼前的男人爆发出难以置信的杀气，他愣愣地看着他唰的站起来用无比寒冷的目光锁住自己，手指间骨骼发出爆响，嘴角也不自然地抽搐起来。林涛不禁后退了一步，警觉地问道：“你，你要干什么！”

男人足足盯着林涛有一分钟之久，然后闭上眼睛深深吸了一口气，重新平静地看向男孩：“程程和她妈妈一样患有骨髓造血功能障碍症，诊断结果是程程一辈子都不能怀小孩，否则母子二人都不可能活下来……”说完男人像只精疲力竭的公鸡从林涛身边走过，走进医院的大门。医院里没什么人，间或只有几只小雀在地上蹦来蹦去，随即被男人的脚步惊飞。他回到病房前，看看表，轻轻地敲响房门：“程程，睡醒了没，该到李医生那儿去了。”

林涛失魂落魄地在街边拖着步子，路旁镇医院里的杏子树朝围墙外伸着几枝寥寥的枝叶，然而这并不是红杏开花的季节，烈日下连树叶都带着几分焦黄。他迷茫地看着脚下石砖上的花纹，回想起当年超时空网吧里大家全神贯注打3C的日子，那些压根不知事业、爱情、结婚生子为何物的无忧无虑的日子，他想起那个倒在牛头人铁蹄下的炼金术士，想起自己操控的白虎妹妹冲进敌人大营时的耀武扬威，不禁笑了，“爷不真跟你过过手儿你丫还真把自个当根葱了……”他喃喃道。

“你在说谁是根葱哪？”一个清脆的女声在耳边响起。林涛愕然回头，映入眼帘的是一套蓝白相间的病号服，一对纤瘦赤裸的小脚踝，一双直瞪到自己心尖儿里面去的大眼睛。

“这位同学，发什么愣啊？石化了？”夏程程伸出莲藕一样嫩白的粉臂在林涛眼前摇了两下。

林涛呆立了几秒，突然间猛地抓住女孩儿的手臂往回跑去：“快，跟我回医院！”

房间里，曾忠健看着空无一人的病床，猛地转身向外狂奔而去……





离歌

●草虫May

一

午后，去萱草师姐的寝室。手里抱着海报，看门虚掩着。

日文歌曲，隔着破旧的房门流淌在昏暗的楼道里。到处挂着的衣服，把残剩的水滴溅到我身边。屋外仿佛寂静些，衣服上滴下的滴滴嗒嗒的水声，忧伤地悄然打出节奏，黯淡的，一滴，两滴，三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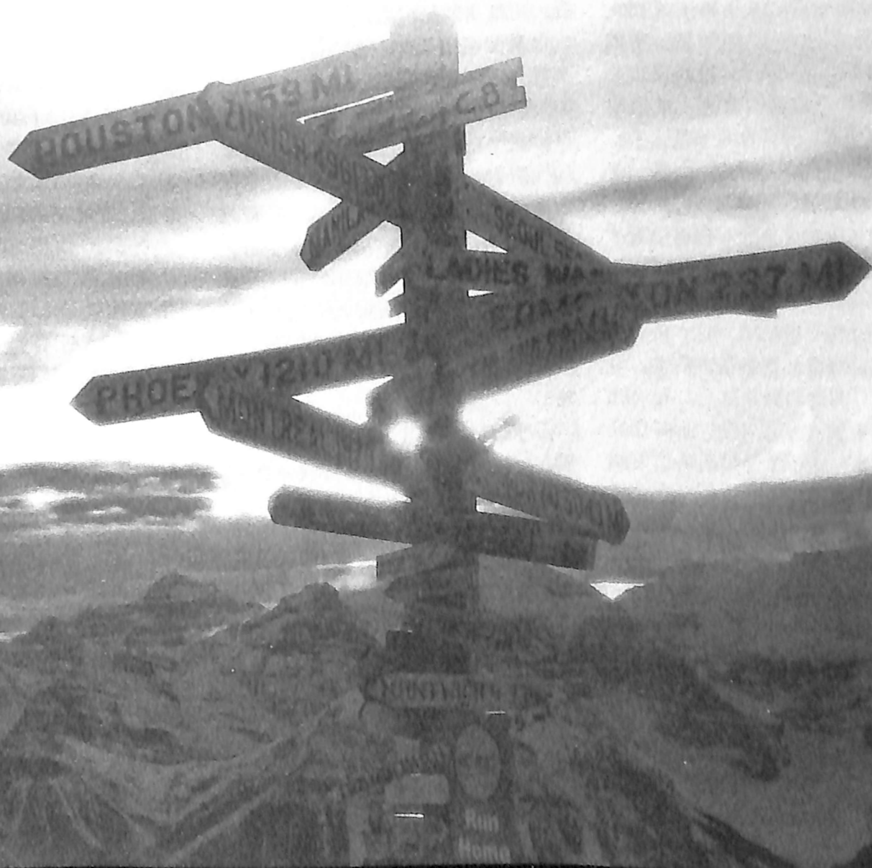
敲门过了很久，门也没开。手里抱着画好的海报，腾不出来，就用脚磕开了门。

门吱吱地开了，阳光顺着门洒了进来，师姐果然是一个人在寝室。窗外的枝叶在微风中摇曳，于是屋内也随之晃荡着温馨阳光的暖色。和平日一样，屋子里还是一贯的平和：淡黄的窗帘拉上，过滤去黯淡的阳光，弥漫着落日光的气氛。

记得每次来这寝室，都会感慨师姐把屋子打扮成了一个充满了色彩的小屋。常常见她坐在一张小板凳上，往她床上铺着的T恤衫上抹丙烯颜料，或是坐在床头的电脑桌前，对着桌上两个显示器发呆，或者，就是细心地动手，把墙角叠放得整整齐齐的布料变成衣服、公仔。

认识师姐全是由于同寝的晓薇的缘故了。晓薇和萱草本是同学，复读了一年，于是就认识了。刚进大学，社团招新的时候，她拉着我见了站在剧社展台前的师姐——那时师姐笑得淡淡的，挑染成浅浅的栗色的卷发，披在米色的衣服上，配着茶色的裙子。这种暖色而温和的印象，就是萱草师姐给我的第一印象。话剧社的其他人，招新的时候都是亮着嗓子在那里招揽着众人的注意，惟有宣传组的萱草师姐，只是安静地发着传单。

晓薇知道我喜欢漫画，硬是怂恿着我加入学校的剧社，跟着学服装设计的师姐画图什么的，于是就渐渐熟悉了师姐。慢慢知道，师姐喜欢用暖色调做服装设计，也喜欢不挑剔却精致的生活，又喜欢手工——尤其是动手做公仔。我的床头有师姐送给我的一只小小的兔子，胖胖的，可爱极了。很难想象，那些做服装设计所剩下的零碎布料，在她手里，竟变成了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几只小熊、或者兔子，每一个都是打扮得像公主一样，蕾丝的裙边，或是精细的线脚，无不



讨人欢喜。

师姐甚忙，社里的海报，交给我和晓薇的多。晓薇忙着校会，大抵是在每次画海报的时候给我描字。但每次演戏的服装、化妆，都由师姐操刀。社团里的事情外，Cosplay社团的表演和化妆她也揽着，平时还接了一份手绘的打工活，加之杂志的插画约稿，专业课的忙碌，每每看着她的时候，总是忙忙碌碌的。寝室里总是有一卷又一卷的布料，碎布和颜料、画架、画板都靠着墙角，整齐地放着。

记得刚到剧团那会儿，我就跟着师姐一起画图了。平日里跟着剧社的师兄师姐练声学舞台表演，到有戏了，就跟着师姐画海报、贴海报、还有作布景，在很大的帆布上画图，抹上颜料的感觉很爽。以前晓薇说师姐是个照顾人的姐姐，接触久了才知道此言不假。

这次找师姐，为的是已经画了第二遍的海报。前些日子第一次画毕业大戏《安魂曲》的海报，师姐说构图还不满意，于是我回去在寝室里又画了张，送了过去。刚好师姐靠在床边上网呢，许是音乐的缘故，没听见我敲门，等我把海报展开，才笑呵呵地给我打招呼。

这一次的海报，为的是毕业大戏。而谈起毕业，就不得不说到大四的“公子”——玉凯师兄。玉凯师兄，乃计算机系人士，他本是生长在风沙洗礼下的北国之人，浓眉粗眼，憨厚沉默，也非小生俊俏之人，在舞台上也往往多是刚健的台风，并无南国书生般清秀，故初闻“公子”之称，也多少感觉奇怪。然而自大一进剧社起，就听得萱草和玉凯以公子和公主互称了。他们相敬如宾，差不多也是剧社里最般配的一对。每周的练习排戏的时候，萱草虽不常来，但玉凯兄自一月考研结束之后，每周都来。地下室里，他、大马、小啷这社里的铁三角，是剧社里最活跃的大四师兄。温厚少言的玉凯、能说会道的大马、油嘴滑舌的小啷，带给我们带来不少有意思的气氛。和玉凯同寝的大马和学经济的小啷，都是北京人，他俩操一口京片子一唱一和的，偶尔油滑些，说话还会带些国骂，有时好要些贫嘴，常和我们这些大一大二的打成一片，就是演戏的时候，也是他们最喜欢用幽默的话，给我们纠正动作上的失误和不足。

师姐把音乐关了，安静地看着我重画的画，歪着脑袋。

良久，师姐冒上了一句，还是我来画吧，小虫。

我摇了摇头，看着师姐的目光，涣散在窗外摇曳的树枝里。一时不知道说什么好。心里隐约知道，这一切，都和毕业有关。

无论是社里，还是学校里，毕业都是件重要的事情。社团里开始准备毕业大戏，送走那些行将毕业的师兄师姐。前些日子开会讨论毕业大戏的时候，哗啦啦来了一大群不太认识的师兄师姐，看着他们彼此之间的招呼，讨论着各自的未来，才隐约知道，那些在大马的传说和谈话中常常说到的一个个人物，他们的风云沧桑，他们的未来前途。就是对萱草师姐，公子的去留，也尤为重要。那时听说公子考研未果的时候，也不知怎么安慰师姐，后来听说他捏着份中关村的聘书，又想着南方跨国公司程序员的Offer，倒也心头宽慰。可是这也意味着，公子要在北京和南方做一个决定了。师姐希望公仔能成双成对的，也就不愿和公子天各一方。然而总是听萱草说，玉凯却更想往南方发展，于是才彼此纠葛，如丝如缕。

看师姐像是有心事的样子，我也不好多问，拿着海报，走到寝室楼下的校园。从楼下的天井抬头看了看萱草的窗户，蓝天下的阳光，还真好。

掰着自己的手指，走在树荫下，想到以前，萱草时而叫上我，一起去公子寝室的日子。她和公子，会在一起坐在电脑前看看电视剧，或者玩玩公子帮她编写的小游戏之类的。而我还常常借着去蹭大马的游戏玩呢，而当这些日子远去，在以后又会是如何呢?

毕业，一个遥远而又不遥远的词啊。

二

北京的六月，难得下雨，天气多晴，可伤感的毕业，却偏偏属于六月这碧绿的季节。

转眼，我的大学生活也走过了一年的光阴，这一年间，熟悉了北方干燥的冬天，扬沙的春天，也习惯在几个师兄师姐的教导下，在上课戴着耳机听音乐，或者悄悄玩着问大马借的游戏，直到考试和测验前，复印了笔记熬夜通宵。学习是一方面的事情，社团里和一群不同性格的人，为某个共同的爱好而欢笑的时光倒是更值得珍惜些。动漫社里有一群喜欢游戏、喜欢宅的朋友，剧社里则是一群心直口快的朋友，可以在一起酣畅聊天。有时晚上，坐在寝室里，QQ群里就是叽叽喳喳地响着，直到晚上夜里熄灯后，又爱和寝室里的室友没心没肺地卧谈，把班级里那些不帅不酷的男生评价个遍，调侃说笑，无所不有。

离别的六月，对我这个大一的人，似乎没有太多的干系。只是上课的时候听老师说起大四的怪诞行为，方才知道他们的各种放浪形骸的古怪行径。各种名堂的告别杯球赛的海报贴满了教学楼下的公示栏，看院里那些哥们在球场上横冲直撞，在毕业晚会上狂歌怒吼。摇滚的时代已离我们远去，但是抄着一把吉他，就在教学楼下开一场走调的演唱会，却也不鲜见。

回到寝室楼，黑压压的走廊里，大四的寝室是最容易找的。她们寝室门口，堆满了各种颜色的考研英语、考研政治的习题集和教科书，还有许多零零散散的东西，奄奄地躺在堆着灰的走廊里。虽然社里的几个师兄，无论是考上了还是没考上的，都异口同声地对考研冷嘲热讽，但身在局外却无从知晓此中的甘苦。

更诡异的恐怕是在窗外和楼下的告白。夜里会突然听到楼下传来男生的吼声，或是寝室的窗户上写的夸张无比的横幅。一回我和晓薇一起吃饭，就恰好看到一条写着“经济系的XX太棒了”的告白横幅，指着那巨丑无比的字，晓薇就开玩笑说，该拿到楼下一角一张的打印店打印一份像样的字才是。

惊世骇俗的大四。

混到博士的老毕说的对，毕业的时候，不是揣着研究生录取通知书，就是用板车拖着行李，辗转至其他学校。接着混在校园文化的圈子里的，就该脱下发臭的运动装、学生装，打领带穿正装出入写字楼，或者，流浪

在北平这座有些凄怆的城市里，拿着自己的简历，做“北漂”一族……

留恋的季节，仿佛一切都可以稍稍出格。

三

毕业生仿佛是神秘的，九月的时候，他们就在我们的视野里消失了，直到六月，剧社才用每年都有的“毕业大戏”召唤回这群久违的朋友，他们中间，有很多我素未谋面，带给社团一种更浓的伤感情调。

狼仔说，这最后的一出戏，也或许便是他最后一次上台演戏的机会了。他今年没考上研究生，等毕业之后，就得搬出学校，在北京某个旮旯角落的杂院里租间房，温习无聊透顶的政治、英语、高数，待明年继续考没有考上也不想考的研究生。他爸还指着他一定要读个什么研究生，镀了金，光宗耀祖才行。“再读一年，也肯定考不上他X的研究生的，没有机会再混回大学的剧社和那么多哥们在一起排戏啦！嘿！”看着他抽着烟，蹲在那里的样子，黑头土脸的，像极了农民工，可又不忍心去说些什么。

这次选的剧本是以色列导演哈诺奇·列文改编契诃夫的作品，《安魂曲》。挑的是执行导演，萱草的好朋友，安雅师姐。安雅大概是中文系的，所以没有挑搞笑、幽默的故事，却想用一个深刻的思考，去反思生命的关怀和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剧本讲述的故事很简单，做棺材的老人在他的妻子临死时，才发现他竟然一生都没有好好爱过他的妻子，把光阴折腾在几个卢布的利润上了。当老人坐上了马车，送妻子去卫生站的时候，遇上同车的妓女说着庸俗的笑话，同行的少妇的孩子，死在卫生站里酒鬼医生的随便治疗下，而驾着车的车夫有着他独有的丧偶的寂寞，只能倾吐给那匹只能嚼草的马。

剧本的支线多，也不是很紧凑。开始的时候我们还不喜欢，毕竟当生命的关怀，人与人之间的寂寞，光阴的荒废，这些生命的思索直面毕业的喧嚣和社会的嘈杂时，谁都有些招架不住。但是安雅敲定了，大家也就定了角色，由我来画海报，师姐做服装。

除了安雅，其他的角色都是毕业生担当了，筹划和后勤就交给大一大二的。我画海报之外，还得做整台戏的灯光。表演选定的地点是学校的大礼堂，可这“舞台”其实平日只为演讲而设，空间并不阔绰，第一次担当总导演的安雅姐除了花时间督促背台词外，还花了几天才把舞台的进出路线确定。角色不少，除了出场人之外，马和房子这些抽象的角色就把演出的人马扩大了很多。

大马在社里面挑大担子已经不是第一次，不过这一回他当主角，演那个衰败的老人，那老人性格上自私自利和之后对于金钱的忏悔交织在一起，每次就要反复弯腰咳嗽，也够呛的。可平时嬉皮笑脸的模样，到安雅师姐前就收敛了些。

安雅师姐演的是妖娆的妓女，看着她那平日严肃的表情，凝聚在那样的一个角色里，不由得说不出什么。平日她和萱草会一起逛街，但性格上她和萱草姐姐却有些不同。安雅师姐认真严肃，而萱草则任性中有些随和。萱草喜欢繁复的暖色，而安雅则喜欢简洁的黑白搭配。看发型，安雅拉直的长发自然披下，而萱草则卷发披肩——其间或许就能看出这两人有意思的不同呢。如果说萱草师姐是后台的台柱，那安雅一定是前台的台柱，无论是咬字还是说话，清晰而又优雅，真是演戏的好料子！

演老妇的，是数学系的豌儿姐。我以前几乎没见过她。只知道她是数学系的研究生，现在又接着直博。但可能是年龄的差别吧，大家和她之间的话不多，她的安静，就在她眼镜的背后，留给我们一个好姐姐的印象。和大马的有时捣蛋不一样，从投入排练开始，她总是一板一眼地做好该做的，只是演得很到位。到了休息的时候，就会站在一边，听我们凑在一起聊天。

玉凯兄演车夫，和扮演老马的小嘟默契配合着。小嘟自己挑的马，就拖一个长长的金尾巴，弯腰学着马儿嚼草的夸张动作，和转弯时遽然受惊的模样，他的戏份上，可没一句言语，尽靠动作的模仿去演出一个能倾听的马儿。而玉凯以他的沉默性格，倒是本色去演了车夫的寂寞心情。

演酒鬼医生的浪仔是广东人，口音略微带南方的味，他从考研失利中走出，倒喜欢玩弄手中做道具的酒瓶，说些苦涩的话。每天老毕和豌儿都会轮流买上两瓶酒，到了休息时浪仔手里的酒瓶就可以变空了。而老毕，都是剧团里资格最老的演员了。论职称，没过几天他可以从助教转为讲师；论辈分，他十多年前本科的哥们，到如今恐怕都已经漂泊流浪在职场打拼了七八年了。他本科毕业，工作了好些年才考上外地学校的研究生，后来回我们学校读博士，已是第二次演毕业大戏了，他那时演的瘦瘦而又忧郁的哈姆雷特的剧照，尚定格在剧社的历史回顾里。至于如今的他，不再消瘦，而是有些发福。博士毕业，他好不容易在北京的一所大学里留下任教大学语文来糊口。我们排戏，他鼎力支持，每天晚上从五环外他如今的教工宿舍赶到海淀区来参加排练。戏里面的他戏份不多，但场下一起聊天的时候，听听他说岁月蹉跎，给我们带来很是沧桑的人生感悟。

台上的人忙着演戏，我就坐在台下控制灯光，并且顺便可以看看表演。灯光的工作不多，不过我是第一次做灯光，有时只顾着看演出而忘了工作，灯光跟不上，安雅就会略带责备地看我一眼，弄得我不好意思。但幸好，坐我边上控制音乐的小雯是个爽快人，像个假小子，会给我唱首歌，安慰我。她总爱穿着比她大一号的衣服，头发也剪得短短的，一脸黝黑的皮肤，和军装这样的宽裤子很合适。瞧她笑起来的时候，咧开一排牙齿，很是粲然。她恐怕是个音乐的发烧友，会弹吉他，还在街头卖过艺。自从来了，她就忙着管剧社的音响，和我这个第一次控制灯光的在一起，可毫不拘谨。我们以前不怎么说话，但这次聊到游戏和声优，她就会满脸放光。

场上是场戏，场下，还是一场戏。戏里戏外，都是戏。

四

排练挺累的，灯光照着，又是六月的大热天，故不多久台上那些师兄师姐们，就会汗流浃背了。认真的安雅又每每对细节反复地“抠”一下，

因此一到安雅说休息一下，大家就呼啦啦坐到场边聊天了。

聊天是最开心的。买来的啤酒指不定是被浪仔还是大马一口就咬开了。六月里喝啤酒，是很酣畅快乐的事情，更何况几个人就席地而坐，凑在一起胡侃呢。大马好不容易可以不"装孙子"了，把腰板直起来坐下，便会用剧里那个数钱算计卢布的模样来揶揄安雅姐的刻板认真，跑累的马儿也不用长嘶了，坐下来拿一次性杯子倒上杯酒。老毕和浪仔也会互相点上烟，边抽边憨厚地笑笑。当然这啤酒多是老毕和豌儿掏钱的，虽然豌儿从不喝酒，但她的解释是说，她喜欢看大家喝酒的畅快。

老毕喜欢侃，喝了酒就聊。我们常常不说话，只听他一个人说，说他给学生上课的事，说他自己的感慨。比如如今的博导，比他读本科那时的博士还多，比如他妻子在外地工作，还没有调京，于是只能分到两人一间的宿舍，在他的故纸堆里搞他的中国明清文学研究，再比如……

这一日，他说起了作为大学语文老师的师道尊严："给大一的学生上大学语文，不靠虚虚实实的点名斗法，连七成的上座率都没有……"

"可是老毕啊，给我们上这课，学生爱上就上，不爱就算了，犯不着认真！"小嘟却接了口："我终于快毕业了，也熬够了。老师打分瞎打的我见过，一学期不上课考试前听一节混一个及格，我也没觉得损失什么。多出来的时间，还不如给我多干干自己要做的实习，早早地做些什么。这也是我现在找了份好工作的基础呢。"

把烟掐了，我们一下子安静了。看老毕瞪了小嘟一眼，良久，才冒出一句："大学这四年，过得太快了，我真怕你们一晃就什么也没有了。"

"别担心，我们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过法，这你多管，也管不上。"安雅笑着站在那里，摆了摆手，说。

老毕叹了口气，道："你们啊，真不知道当老师的辛苦，我可是备了课，费劲脑汁，又不能讲得太深奥，就一定得注意寓教于乐，把课变得好玩啊……"

说实在的，饶是我们的大学语文课的老师不错，但是这一年间，不过是老师发条子下来，让我们签到，我是早已习惯带着本高数去做习题了。有时甚至，一个寝室去一个代表，应付着点名，也就够了。必修课选逃，选修课必逃这样的优良传统，却偏生遇上了老毕的认真。就像他从不和我还有大马谈游戏和漫画，还说那贪玩误事，总让我们把才打开的话匣生生地合上。

我不讨厌老毕的认真，每次看着他为了演戏，又不耽误第二天早上的课，骑着他那部破坦克，往返在海淀和朝阳区，就是一阵感动。就连排戏的时候，还随手带本我们看不懂的竖排的书翻一下，比我们都要刻苦。可我们谁也没办法劝劝固执的老毕，就像他也没法改变我一样。在我的大学语文课上，我不是玩玩大马借给我的游戏，就是带着自己的笔记本去看电影。可老毕总说四年短暂，让我珍惜。

可毕业又太遥远，未来还没有那么不定，我既不像浪仔那样非要在北京这座拥挤的小城熬着混一个名头，也不必像王凯师兄那样非要在北方和南方中作一个抉择，现在的我，只要坐在一起聊聊共同喜欢的动画和声优说说无关紧要的事情罢了。

"读书、上课有什么用么？"小雯把手插在口袋里，问道。

"今年是这样，四年后，数学这专业，又读个啥名堂呢？"一直一言不发的豌儿姐也叹了口气。其实豌儿姐成绩又好，又读博，还有一个我们未谋面的男友了，直博本来是我们觉得值得祝贺的事情，然而她却并不算高兴："老毕，瞧你在大学里，混了十年多年，好容易捡着一个博士的学位，又要在学术的圈子里打拼，多累。我呢，天天和西方的数学理论打交道，可还是落后别人一大截，要是不知道差距多好，可是就是做不出人家的成果，四年接着读书，都不知道四年之后干些什么。读了那么多年书，越来越糊涂了。"

"别这么想，说着说着就忧伤了。"安雅师姐赶忙走过去，安慰着突然冒出些傻话的豌儿，轻轻拭去了刚从师姐眼中滚出的泪花。

小雯忽地改了音，带着欢快的声音，说出来，"甭怕，当我没说过。我只是迷茫呢，但想想，四年后，我们说不定还能看你再演一场毕业戏，也可以啊！"



老毕一口喝尽了酒，笑了一下。而舞台那头，那些人正在干杯，连一向很少喝酒的王凯，也拿着杯子，倒了一点金黄的液体。

一时间里，我甚至也想拿一杯酒好好地醉一下，陪那两个人，好好地喝一下。

多么希望，天天坐在这舞台里，看着打了灯光的几个，表演一个不同于学校枯燥生活的一个美丽的故事，也不愿去面对那么多单调乏味的生活呢。每个人似乎都有每个人的故事，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伤心处。只是我们……

五

离毕业的日子越来越近了，沿着食堂的那条学校的主干道开始被一张张报纸铺满回乡的路。报纸上堆满了各样的杂物拿出来叫卖，或是各色的杂志，或是凌乱的书籍，陪着那些三三两两打着牌的毕业生，在夏日的知了声里唱响离歌。

反正那些书，那些杂物，卖得出去就卖，卖不出去就会留给楼下那个收废纸的老人，单看这两天的那个秤被压扁的样子，就知道它该称过多少书了。男生卖的，除了教科书外，最多不过汽车军事或者游戏杂志，有一回，走过一个据说是经济系的男生摆出的摊子，我随手拣些游戏杂志，他就送给我了——还硬说这是半卖半



送。实在走不过，我就挑了一本英语的单词本买下来，扔下了些零钱才走。而女生兜售的东西门类可就多了，除去课本，还有动漫碟片、时尚杂志、甚至连衣服都有。往往在两棵树间拉一条绳子，挂上衣架就可以卖了，就连反季节的大衣也不例外。灰灰的长毛绒玩具，响不了的闹钟，半新的相框，破旧的笔筒，和她们一起晒在太阳下。

萱草让我去拿海报。我吃了饭，沿着那条路走往萱草师姐的寝室，却在路边看见大马师兄也扎堆着打牌呢。我招呼一句他，他就让我看他的书，说是爱什么就拿什么。课一看都是计算机的，我也不太喜欢。

正打算走，忽看见他那台NDS也躺着呢，便学着北京腔打趣地问他，大爷，您那玩意儿呢，五元成不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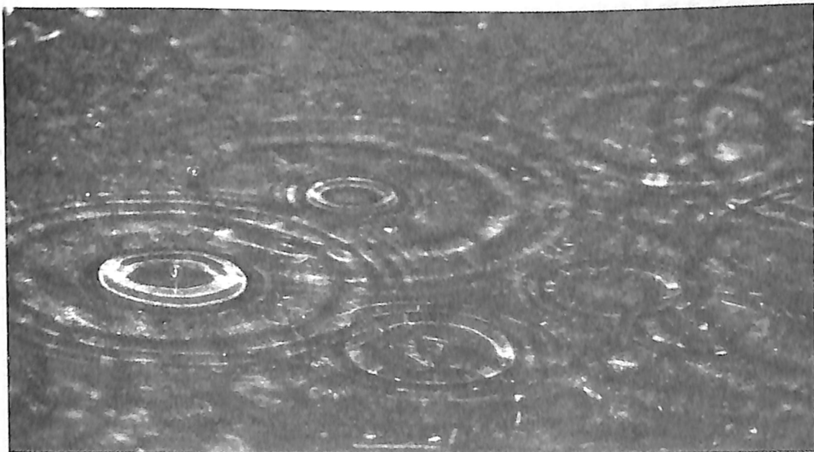
这口气是小嘟教我的，去年刚到北京的时候，我不会说“儿”，每一个字之后加一个“儿”，小嘟受不了我的东施效颦，一回回教我儿化音。而“您”这样的称呼，也是我以前不用的。这一年来，跟着小嘟，学会故意把话说得含混些，打些官腔了。

这白色的NDS是我常借的，连那支触控笔都是我赔给他的。以前上课，问大马师兄借过机器，结果不小心把笔丢了，就骑车到鼓楼买了一支给他。第一次知道大马爱玩游戏，是去玉凯师兄寝室的时候。看到他拿着PSP，我只有一台GBA，于是就问他借着玩。大马玩游戏挺疯狂的，曾经在校内的BBS游戏版的置顶贴上，看见过他夸张地声明他把电视机、PS2都搬到寝室，以待玩友。当然那是两年前的帖子，现在他的PS2放在家里了，留在寝室里的是代替GBA供大家一起游乐的PSP和NDS各两台。听说技术派的都喜欢PSP，他爱用PSP放电影、玩游戏。而NDS他不太喜欢，所以借给我也爽快。

大马喜欢小P胜过NDS的理由是他认为黑色比白色酷，而他买的PSP是黑色，NDS是白色。这个逻辑和我喜欢NDS因为NDS上的动漫改编游戏一样，都是我们两人之间，相互不太能理解的。但他有两台NDS，纯粹用来“钓”朋友的，我就算一个上钩的一条鱼了。在他的寝室，常常会有人凑在一起WiFi联机，一次我就看见两个人在玩《三国志大战》，几个人围着看，一方用诱敌计逗着敌人满场转，把伏兵的周瑜安在草坪里烧个一大片，配合着稀奇古怪的音乐，整个屋子里都是那个音乐的氛围。

但我不是特别喜欢对战，大多玩玩被大马称为“垃圾游戏”的动漫改编游戏，或者挑可爱路线的玩一下，诸如《最终幻想》和《陆行鸟大陆》，当然原因很简单，二头身的画面可爱。不过作为前者的角色扮演游戏，我实在缺乏耐心，又丢了笔，就半途搁浅了。等买回触控笔，戳戳陆行鸟，就把童话绘本看完了，还是开心。也许，对于游戏的喜欢，多是源自漫画。《交响情人梦》等等的音乐游戏，固然不及PSP上那么棒，但我的理解中，NDS和文曲星也差不多——只消听听声优，上课时打发些时间，自然也不奢求更高级的PSP了。

大马忙着打牌呢，顾不上我。我就拨开NDS的开关，抽出触控笔，翻一下烧录卡里的游戏。《逆转裁判》和《恶魔城》这两个经典游戏，还是不错的。而我装进去的《动物之森》，他也没删。进去一看，大概是相隔一个月没有打理的缘故，不仅到处杂草，连信箱里都塞上一封告别信了。小小的村庄，也从温暖的春天，变成了夏天，傍晚的时候，动物森林里，悠悠的虫鸣响起来，几只蚊子凑在身边，不时地害得我扔下鱼竿，钓不起鱼。



一局牌收了场，大马转过来，哈哈笑道，拿去吧。下次排戏的时候把充电器也卖给你吧，总共十元，成交。

不知是开玩笑还是怎么的，总觉得怪怪的。我嘀咕了句，没开玩笑吧，就把机器放下。

“真可以给你。本来想送给玉凯的，他要走了，送给他和萱草师妹各一台。可那小子，这两天的牛脾气忒大了，说啥都不听呢。”大马接着说，“毕业了，哪有时间玩呐。你要就给你玩好了，反正你也挺喜欢游戏的。”

我只当是借了机器，就要赶去萱草的寝室，忽听得后面大马的声音，模模糊糊的。

“可别糟蹋了机器！以后反正我也在北京，要玩什么游戏还可以到我家来玩的。”

大马真是把另一台NDS送给萱草了。直到我迟到了走进萱草的屋子，看见萱草半趴在床上，一手按着一个小的公仔，一手也拿着一台NDS，才明白过来，这一切是为了什么。

就凭机器上贴着的《恶魔城》的logo，我就认出那台的确是大马的机器了。师姐仿佛没看见我进来，一个人坐在那里玩呢。

我叫了一声她，才发现她在涂聊屋里一个人画图呢。我赶紧拔下了卡，开了我手头的机器，看着另一个BIGHORSE的ID在聊天室里，就进去了。

萱草这才看见了我的到来，微笑着说，“你也有？”

我笑着举起我手中的机器，就在聊天室里收她传的图片了。一组组的服装设计，边上还标明了这一次演出的角色。原来竟是一个人在玩这次剧本里的服装设计。

NDS的涂鸦功能不怎么样，线条粗，画框小，两格拼成一幅也难。但师姐的笔下，却很有意思。小嘟的大鼻子，拖着大大的马尾巴，露着酒

窝在笑；大马穿着打了补丁的衣服正弯腰伛偻，装老人行走。当然稿子最多的是演车夫的玉凯师兄了，总共有四五幅呢，不同的角度下他的阔边的帽子、细致的衣服的样子，都大致勾勒出来，在NDS那样的粗糙的绘图功能下，也不过能够做到这样的极致了吧。

师姐发了一连串的图片。突然想起，若是我不来，那些图都会寂寞地在关机后消失的，但或许是巧合，我来了，它们也就意外地跳到了我的屏幕前。时光仿佛在图片发完的时候，才凝滞在一刻，我轻轻地用笔写了一句，好漂亮呢。

就像平时在QQ上聊天一样，不过如今看到的是师姐清秀的字：

"公子还是要离开，怎么办。"

我的回复还没写好，聊天室里就少了一个人。抬头看师姐，合上了NDS的盖子，趴在桌上。那双眼睛里，好像有些闪烁，褐色的头发，忽蓬松地落下一簇，把脆弱的水珠遮住。看着历来像姐姐的萱草，突然变成妹妹一样的脆弱，我心里也有些不安。

师姐指了指桌上，轻轻告诉我，海报在那里，拿走吧，好好贴，过些日子我来做衣服。又指着床上已经有的一个帽子，告诉我，那是给公子的。我捏着帽檐，想起刚才看见的图里，公子戴着帽子的样子，不由得笑了。

桌上的海报，三四张。每一张都是夜色为主题的，静谧的农村里一辆马车，一个屋子，配合着白色的《安魂曲》的字和主要演员，效果比我用浅色的的确要鲜明些。也是《安魂曲》的格调。

卷起海报，坐在师姐身边，听她哼着我不知名的歌，直到最后一个音符消失在安静中。看她坐起来，点着地上的一个礼品袋里的衣料，告诉我差不多该准备表演的衣服了，布料都已经准备好了，设计也差不多有感觉了，再过一个多星期，到开演前就可以做好了。

我点点头。我们这边排练的情况也不错。虽然每天都要去，有些累，但是大家都已经差不多可以从头到尾串下来了，就是我，对灯光也越来越熟悉了，现在能做的，除了期待着看萱草师姐的化妆，还有就是萱草做的衣服了。

大概是逮着了我嘴角的笑容，也就看着我笑起来，轻轻地说了我一句傻丫头，笑啥，赶紧走！我不语，一手抱着一卷海报，一面把她的头发轻轻地拂了一下，才离开寝室。

回到寝室，方才匆忙合上盖子的那个NDS竟然还留着先前萱草给我传的图。我赶紧用手机拍了些图，传在QQ群里。

那个晚上，萱草没有上线，公子也是。

六

倒计时都到最后一天了，说不出的紧张和不安，却也兴奋不已。每次演戏，都是如此。兴奋里有些紧张，不安里有些激动。不再是破旧的地下室了，偌大的礼堂里我们一群人，忙忙碌碌。

萱草姐前天做好了衣服，每人一个袋子，一套衣服，配上一张设计底稿。大马的衣服上煞有其事地缀上了补子，小嘟的马尾巴是一串金黄色的，挂着很是可爱，还有玉凯师兄的帽子一戴，就是很棒。

我在BBS上的剧社版放出了海报的图案和一些排练的照片，作为前奏。小雯带来了吉他，弹几首曲子鼓励大家，用低低的嗓音哼着些小调。

昨晚最后一次走台，上午舞台布置，下午化妆，晚上演戏。

一早大家都到礼堂来做准备了。几个大二的男生在舞台上搭布景架子，因为是萱草用油画抹在帆布上的黑夜背景，得格外小心。我和晓薇一起来的，因为晓薇在校会忙，只让她做晚上的查票员罢了。但她从早上开始，就站在我和小雯边上，看我们一起调试灯光音响，和我们说说笑话。

都到了中午，送来的盒饭吃了，就该化妆了。大家等着萱草师姐，可给她发的短消息没回，电话竟是关机。

玉凯师兄在一边，什么也不说。他们两个准是闹过别扭，看上去玉凯师兄的脸色也不太好。直到我们问起，才告诉我们，萱草姐昨晚去了什刹海，他早上八点多才知道，把她接回寝室的。

说出来的时候，玉凯也是一脸的愧疚，我们更是惊讶。只有晓薇什么也没说，拉着我的手，就往萱草寝室走。

什刹海是什么地方啊，我心里着急。还是今年初春的时候，我和萱草、小雯、还有安雅师姐那七八人一起去过，喜欢那里的夜，却总觉得那晃荡着柔情的湖水有些摇曳。很奇怪的，白天里，幽深宁静的胡同在晚上突然都会唱歌了，酒吧里晃动的烛光倒映在湖水里，和整个夜色一起荡漾着。我记得，在什刹海唱歌的晚上，K歌的包房里，麦克风前，大家仿佛都变了，萱草唱软软的日文乐曲，大马吼出摇滚，小雯拨弄着她带的吉他，唱起的金属乐，衬着那夜的月，勾勒出一个迷离的景致。

萱草有时会一个人去酒吧，这我们都知道，她喜欢一个人刷夜，唱歌，或者在累的时候出去。然而昨夜，北京下过雨，今天，我们演戏。

去了，才知道竟是发烧了，躺在屋子里睡觉呢。我和晓薇坐在萱草师姐的床边，看着她红红的脸庞，不由得叹息，她脸上和嘴唇都有些虚弱得发白，额头的汗水把头发搓成一股又一股的，顺着脸颊，湿了枕头。

晓薇是个心直口快的人，逮着萱草转身半醒半睡的光景，心疼地做了个鬼脸，就责备起来：姐姐，你又胡闹了吧，看公子今天都被你弄得那么沉默……

我捏了一下晓薇，想给她一个脸色，想止住她的话，可她竟是不理会：

"瞧你，昨天让你别去什刹海的，唉，离学校那么远，又下雨！也不珍惜珍惜自己。别那么和自己过不去了。人家也是好心，自己也有事业，过两年你毕业了也到南方发展好了，这个时候闹什么别扭……"

晓薇的话，如一串炮珠一样。我不知说什么好，低头揿着手机的按键，发消息告诉安雅关于萱草生病的事情。

萱草说，化妆的事情，交给安雅吧，带我向她道歉就是了。

她就安静地听晓薇说早上排练的趣事，说着说着，她笑着，累了，又睡着了。

我们不忍多打搅她休息，一路回礼堂。路上，晓薇才告诉我，萱草昨天晚上发短消息也邀请她一起出去的，可是她顾虑了演戏的事，就约萱

草在学校的快餐厅喝奶茶，劝萱草别出去。“萱草一直很想逃避和玉凯的分开，最近不是在画图就是在玩游戏，任性又失落，哎……”

我默默地点了点头，明白晓薇的意思。

“不过没事的，过一段时间，萱草总会好的，她不是那样忧伤的人的，和她呆在一起久了，你就知道了。”

晓薇笑了，稍稍让我放心些。我没有她那么开朗，本是担忧的多，听她一说，才放心下来。待回到礼堂时，只剩下安雅师姐一个人对着镜子涂上一层紫色的妖娆的眼影，别人的妆都画好了。浪仔的脸上多了描出的黑胡子，看样子挺奇怪的。大家各顾各地最后玩着，而只有豌儿比较安静，陪着安雅化妆。

玉凯师兄见我们来了，才走过来，不安地询问着萱草师姐的事情。

“没事，只不过着凉了。”我说着，看他的表情欣慰下来，晓薇就接上句：“你瞧你，昨天夜里告诉你了，你也不劝劝她呐，到今天早上才出门把人家接回来，真是的。”

“萱草的任性，比马还厉害，拽不回来啊。昨天夜里她说要分手，我……”玉凯师兄面对晓薇，也不好意思了。

忽地，老毕走了过来，他重重地拍了一下玉凯的肩膀：“相信吧，萱草总会原谅你的，她不过是一下子有些任性而已，过一段时间，嘿嘿！”

老毕笑了，他那常吸烟的牙，有些发黄，但是笑起来很真诚，踏实，展开了玉凯的愁眉。

回到控制灯光的前台，我和小雯一起坐下，最后调试一番。

夜色快到了，该开演了。晓薇抱起她的募捐箱和票箱，和所有的台前的工作人员打了招呼，窜到入口去收票子了。厚厚的窗帘也拉紧了，门也挡得严严实实的。捏着票子的人陆陆续续走了进来，礼堂坐满了，可没票的在门口等着，等到前排做好了，他们竟然站起来在后排的走道里站着，看着舞台。我有些紧张，手里都是汗，和小雯相对一笑，把聚光灯对准了麦克风前的安雅师姐，听她宣布演出开始。

幕布悄然拉开，弯腰走进舞台的大马，和咳嗽着的豌儿，用伛偻的步伐踏开这一年一度的毕业大戏。

……

白色的小纸片从上面纷纷扬扬地飘落下来，算是给整个戏画上了句号。剧终的时候，礼堂里只有玉凯对马的最后的倾吐，灯光里只看见那个孤独的身影，在黑夜的场景里吐露出心底的情结。

本来以为这么严肃的主题不会太吸引人，可是看着观众们的鼓掌，看他们陪着我们一起看完这么一场戏，往募捐箱里塞进一张张纸币，满足地离开，我们也笑了。

演员在后台忙着卸妆，也不知什么时候，在剧场的角落里，依稀多了萱草的身影，坐在布景架边上。大家不顾管礼堂的大爷催促清场来着，就凑到萱草边上，你一言我一语地问着她的身体，可萱草忧虑的却是没能看戏的遗憾。

“本来不想留下遗憾，可一时间的逃避，却留下了更多的遗憾，没能来看戏，真抱歉。”萱草还是有些憔悴，捏着玉凯的手，对大家说。安雅搂住还有些虚弱的萱草，安慰着她，笑了。我和小雯在后台绕了一圈收拾一下场内的东西，撤下所有的海报，把演出的一切痕迹擦去，看着萱草和公子和好，我们都放心了，一起抱着幕布，拖着东西，往平时排练的那个地下室走去。

这一路上，晚风吹过校园，凉爽爽的欢快，得意！

七

学校的南门，有一家不错的烤翅店。烤翅做得地道，蜜汁很甜。

等我们呼啦啦地把从礼堂搬来的道具往地下室一搁，就成群结阵地往南门走去。

虽然不知道什么时候，烤翅也从三元一串涨成了四元一串，但这却减不了我们的热情。十多个人围坐在一起，搭起一张桌子，叫上了四五瓶啤酒，四十串烤翅，就坐在炭火缭绕的地方，算是庆功。

既是最后一次演戏，大家就从回忆着演戏来的点点滴滴说起。豌儿说着剧社她招新的时候见到的那个调皮鬼的小嘟，说起以前演《仲夏夜之梦》时大马的捣蛋，而浪仔说说以前已经毕业的几个师姐的故事，还有他们大一大二的生活。比如那个时候学校里的夜排档还没有拆，有哪些好吃的小吃，还有那个时候几个可爱得通选课的老师。老毕和安雅都是中文系的，可相差了很久的辈分，许多老毕回忆中的老师，都下海经商或者退休了，于是就断裂成上一代的大学生苦读的生活。六十分万岁也有，努力读书也有，总之免费读大学的那一届人，和我们现在的大学生都大不一样了。每一个人，演了那么久的戏。每一个人演戏的开始，都是一个故事。就像我加入社团或许是喜欢漫画，仅仅是为了画图的开开心心而已，老毕点起了他的烟，说起他为了一个女生而加入剧社的故事。那时年少轻狂的老毕，在演戏中出人头地。剧社归在团委，演戏都有收入，又可以补贴家里，又可以赚得眼球。演的都是经典的剧目，指导都是老师……

我们听着，老毕口中的那个剧社，都是十多年前的事情了，谁也不知道那个时候的剧社是这样的。只是昔日的恋人今日早已嫁给他人，相夫教子，而如今他的妻子也远在外地，流浪漂泊的文人生活，却依旧不变。

我们总会劝老毕做大学老师教书不必认真，就笑着把我们上大学语文课的底子都抖了出来，不是做高数就是看小说，拿着一台笔记本看电影的都有，哪里值得认真。

老毕才不是呢，他说面子上过不去，总得教些东西备个课。虽然和研究有冲突，但总是一份责任，他总说他现在任教的大学很差，甚至没个研究的好环境，却总是放不下教书的事情。我们既劝不动固执的老毕，便只得笑笑听其他的故事。有些人演了戏又退出了，年年的招新总是进得多留得少，然而每一届似乎都有每一届的故事。

豌儿说起她本科那时的社长现在出国了，可那时剧社大概已经不是团委的管辖，每次拉赞助拉得很累，演戏的衣服总很难有着落，总是大家一起连夜缝衣服凑布料，那时演一场戏就到楼下去募集衣服，可有趣了。

而这两年衣服的事，差不多由萱草师姐做了，这样的日子也就成了另一种回忆。可惜萱草师姐就靠在玉凯

的身边，披着玉凯的一件衣服睡着，笑得开心，也没听见那句。大家相顾而笑着玉凯。

大马一直是游戏人生的吧，说起他的故事，却简简单单地爽快：不就是换个角色活活！若干年前，他就在聊天室里，装作世故的老人，而跑到游戏里，玩些另类的角色，也是开心。“演戏么，化了妆，穿了古怪的衣服，从台下看上去就不知道你是谁了。所以我更喜欢演和自己有差距的角色。当然有人喜欢演性格相似的角色，我呢就演些疯疯癫癫的角色，管你们说是本色出演还是咋样呢！”啃完一个鸡翅，他又接着说：“现在的生活累了，找个游戏换个角色也好。”

浪仔喝了声彩，和大马干了一杯，却听得老毕的话：“演戏是认真的，可我总觉得游戏，还总是一种太假的生活。不是换了角色就轻松的，每一个角色，都要承担责任的。”

老毕又开始他的人生哲学的探讨了，我们这群人里，他最成熟。“戏台上演完戏了，戏下面还有许多角色要演呢，别光到游戏里找角色，生活中还有。”

忽地打住了，站起身来，说明天还有课要上，得赶回学校去，要我们记住那句话。我们愣着看他扔下一张一百说付一部分的钱，就叫了出租车呼啸着离开我们。

安雅看着老毕一走，叹息句，老毕就是这样的人，其实小说也不就为了找一个空间，构思一个故事，放上几个角色，演戏也是这样。只是老毕总希望，所有的更现实些，更真实些，别活得太虚就行了，大家能听懂就听，听不懂也别勉强。至于他喜欢的戏，则倾向于演和自己性格相近的角色。但是每一次的演戏，都是认真的，快乐的。

小嘟笑着，像广告里举起红酒烤翅那样举起他手中的烤翅，看着安雅，说，别看我们说起来都是玩笑，但又不全是那样无所谓。何必那么说话认真，活着累了，说几句玩笑话总可以。生活认真，说话一定要有趣才行！

做了个鬼脸，又长长地学了一声马嘶，扯下了手里的那只烤翅。

老毕离开了，气氛一下子活跃了很多。许多不愿说给老毕听的事，都像啤酒里溢出的泡沫一样冒出，大家凑在一起交流着专业课的给分高低，品评着通选课的老师好坏，说着对师兄师姐道的祝福，无论是送给小嘟这样的白领，还是浪仔这样的北漂一族，总之这是最后一场戏，也是最后一次腐败，没有什么不能说的。

啤酒本不太醉人，尤其是那些男生们，每个都故意借着红红的脸，开着肆虐的玩笑，祝福萱草和玉凯，又硬是灌着平日不太喝酒的公子。大家笑着祝他南下愉快，不能忘记萱草，看他窘窘地一杯又一杯地接着我们送过的祝福，喝尽一杯又一杯的酒。

我也有些喝多了，说不清楚的感觉，在心底里捣腾。脑子里各种念头肆意地泛滥着，想想小嘟那样等得不耐烦地想要离开学校这个到处是考试的地方，赶紧在商海里闯荡一番，想想萱草那样任性地想要拽住拉不近的距离，想想老毕的坎坷心酸的在学校的圈子里挣扎，想想自己在游戏的世界里寻找的一种快乐……说不定过了个暑假，我也要像去年看见萱草师姐那时候的样子，加入下一年的招新，被一个个新生叫做师姐，接着画很多的海报，演一出出戏，或许一直要到遥远的未来，直到我的毕业大戏……

大家都在吃，烤翅一个个地上来，啤酒一瓶瓶地开，桌上一片狼藉。本来只看到过球场上那些男生们不舍的难分难别，在毕业晚会上的抱头痛哭，然而在这个晚上，却忽然看见浪仔的眼泪，看见小嘟红红的眼圈，看见那些硬朗的汉子，坚强的姐姐……

光阴流转，且多演几个角色，无论是认真的还是不认真的。大马一直笑我，只知道玩幼稚的游戏，其实也说的对，也许我也可以换换别的角色，闯荡一下不同的视野下的游戏历程。也许也可以像他那样，在剧本里玩几个异样的角色，体验另一种生活呢。

忘了，是怎么走回学校的，只记得，那个夜里，小雯在唱阿信的《离歌》，唱得我们，不胜伤怀。

日子都不多了，再过些日子，该看他们拍了毕业照，看他们走人……



玩游戏的都是好人

●太刀

【一】

即使是在这个很南方的城市，初夏的午夜依然充满着丝丝凉意。

在这样的夜里，石小磊正独自一人走在冷清的街道上。现在是零点四十二分，他刚刚结束了加班的生活，正在一点点地向家的方向挪动。

今天的月亮很圆很亮，月光透过路边整齐排列着的梧桐树的树冠照射在空荡荡的马路上，衬托出了马路的整洁，更衬托出了冷清的气氛。

这附近是一大片办公楼区，只夹杂着少数几栋居民楼，因此每天一过了办公时间就显得冷清起来。虽说南方城市大多讲究夜生活，可在这附近，可数的几家店虽然依旧灯火通明地照常营业，却也没什么客人光顾。

石小磊搓了搓手臂上的皮肤，借此来增加一些热量，脚下也不由自主地加快了速度。他在一家小型网站做网页编辑，一整天都要坐在电脑前面进行更新。这两天新闻比较多，所以他加班到这个点才回家。他在附近的居民楼里租了一间屋子，距离公司不过十多分钟的路程，上下班都是用走的。

走过两个小区，右手边是一个小小的街心公园。公园不大，种满了各种树木花草，还有假山、喷泉和凉亭点缀其间。这里平时是附近的居民和上班的人休闲散步的地方，也算是附近颇有人气的一个地点。不过午夜的现在，这里反而显得比马路上更加冷清，甚至有点恐怖。恰逢天上飘过一片乌云，遮住了月光，霎时间花花草草变成了丛丛黑影，随着夜里的微风轻轻摇晃，看上去让人有些发毛。

石小磊看着公园，咽了咽口水。他从小就对黑咕隆咚的地方有抵触心理，但是今天却不得不穿过这个漆黑的街心公园。因为他租的房子就在公园另一面的居民楼里，只有从这里直接穿过去才是最短的距离，否则他必须多花十分钟再绕过几个小区才能到

家。

他抬起头看了看天上。这片乌云实在太大，虽然月亮偶有那么一瞬间会从云层间探那么一小脸儿，不过要完全离开乌云的范围似乎还要好些时候。

“怎么办才好呢……”石小磊实在很犹豫。他原地转了一圈，突然想起自己身上带着NDS，立刻拿了出来。这原本是他上班时用来打发无聊时间的，现在可派上大用场了。正所谓：古有武松喝酒打老虎，今有石小磊半夜打游戏。

翻开盖，打开电源，随着清脆的“叮铃铃”的开机音效，周围的黑暗一下在上下两个屏幕的光芒中消散了开去。石小磊长出了一口气，总算稍微安了点心。借着NDS的微光，他看清楚了自己的方位，然后踏进了公园。其实每天他上下班都走这条路，即使没有NDS和月光，也能够顺利地穿过去。

NDS本是用来壮胆的，但即使拿在手里当电筒用，石小磊还是很紧张。于是，他决定用游戏来分散自己的注意力。

今天带的游戏是《口袋妖怪　钻石》。虽说这游戏发售已经有好些时间了，不过石小磊还是会不时拿出来玩玩，不为别的，就为了那些造型各异的口袋妖怪。此刻，他正操纵着主角在草窠里面转圈，打算把身上带着的几只妖怪再好好练上一两级。

“啊！有了！”随着小有点紧张的遇敌音乐响起，石小磊的注意力完全集中到了游戏里面——当然，他的双脚还在自己朝家的方向走着。

“野生的XXX跳了出来！”信息栏里打出了一行字。（“XXX”为口袋妖怪的名称，这里请随意想象。）

石小磊兴奋了起来，完全忘记了自己刚才是为了什么才开始玩游戏的：“这家伙啊！我还没抓到过呢！”他停下脚步，看了一下周围，然后径直走向公园里的凉亭，在石凳上坐了下来。石头做的凳子温度很低，冰了他一下。他却毫不在意，只想着怎么样把新的妖怪抓到手。

“看我的‘大文字火焰’！”

“啊！被打中了！这家伙，还蛮厉害嘛！”

“嗯……还差一点点……用‘火焰漩涡’烧焦你！”

信息栏里打出了一行字：“野生的XXX被打倒了！你获得了352点经验值！”

石小磊失望地叹了口气，自言自语道：“啊！居然把它打死了……本来还想抓住它呢……”

“刚才要是换上会催眠的口袋妖怪的话，说不定就能抓住了呢！”一个声音在石小磊的背后响起。

“哇啊啊啊！”石小磊发出一声尖叫，腾地一下从石凳上弹了起来。这一声来得太突然，吓得他差点没把NDS砸到了地上。他紧张地把目光投向声音的来源之处——他刚才坐的那张石凳的背后……

“什么嘛！一个小女孩而已……”他目光所及之处只有一个身穿白色裙装的小女孩，个子不高，手里拎着几个白色的塑料袋。石小磊见此情形，心中的石头总算落了地——不过没落到一半他的心就又一次吊到了嗓子眼。因为他突然发觉，这大半夜的，一个小女孩出现在黑咕隆咚的公园里面是一件非常非常不合理的事情。而且，这小女孩穿的还是白色的裙子，手里还拎着白色的塑料袋。难道……他越想心里越发毛，但是却又不知道该怎么办，出了一身的冷汗。

就在这时，白衣小女孩说话了：“你这个大叔真没礼貌！我好心告诉你应该怎么抓妖怪，你倒大惊小怪地跟见到鬼似的，差点没把我吓死！”气呼呼地说完这些后，小女孩把手里的塑料袋朝地上一丢，自己坐到了石凳上扭头摆出了生气的样子。

“哎？大叔？没礼貌？”被这小女孩一顿抢白的石小磊从心里发毛变成了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不过有一点他大概可以确认了，这个穿白衣服的小女孩不是什么女鬼。如果这是漫画的话，一定会有个人出来吐槽吧：“石小磊你这个笨蛋，你以为这是漫画吗？回到现实世界来吧！萝莉女鬼是不存在的！”——石小磊心里这么想着，脸上不由露出苦笑。

石小磊收起NDS，找了另外一个石凳坐了下来。刚才他太过紧张，除了小女孩穿着白色裙装外根本没有看清楚对方的样子，因此他重新打量起了这个女孩。

这女孩年纪不大，也就小学一二年级生的样子。她留着及耳的半长发，除了左耳上方一只小小的朝天辫外，其余的头发都整齐地向下梳着。女孩身上穿着一件套头的白色连衣裙，长度刚好及膝。她脚上穿着一双粉红色拖鞋，上面的图案因为光线不好看不太清楚，不过大概是凯蒂猫。石凳边上的塑料袋装得鼓鼓囊囊的，从袋口露出来的东西看，似乎是薯条、泡面之类的零食、夜宵。此时小女孩虽然扭过头去不朝自己正眼看，不过石小磊还是能够看得出来，她很想和自己说说话。

“小妹妹，你叫什么名字啊？”石小磊干咳了一声来打破尴尬的气氛，尽量用自己认为很温柔的声音向小女孩询问道，“这大半夜的怎么一个人跑到公园里来了啊？”

“哼！大叔你也不是半夜一个人跑到公园里来了啊？”女孩一句话就把石小磊顶了回来。

“好厉害的小姑娘！”石小磊心里苦笑道。不过他还是打着哈哈、陪着笑脸继续问道：“我这不是加班到半夜嘛！大人嘛，都是这么辛苦的啦……还有，我才25岁哦！不要叫我大叔，叫我哥哥就好了！”

小女孩扭过头来看了石小磊一眼，然后又把头扭了过去。她用不屑地语气说道：“我爸爸今年28岁，当你哥哥就差不多。我才8岁，你都有三个我那么大了，还当想我哥哥！”

“……”石小磊很少跟孩子打交道，他也不知道是自己等级太低，还是现在的孩子都这么厉害，反正他已经彻底被这个小女孩打败了。

“好吧！好吧！大叔就大叔吧！”石小磊举起双手表示投降，“刚才是我不好！（虽然是你先吓到我的——这句心里话没说出来）我向你道歉！不过，你还没回答我为什么会一个人半夜跑到公园里来呢！”

“……”小女孩看了看石小磊，摇头叹道：“既然你认错了，我就原谅你吧！”（此刻石小磊的表情当然是哭笑不得。）她跳下石凳，把刚才丢到地上的塑料袋放到了石凳上面，拍了拍口袋，对石小磊说道：“我下楼去便利店买东西，结果忘记带钥匙回不了家了。现在这么迟了，我也没有别的地方去，只好跑到公园里面来



了……”

“买东西？你一个人？你家里人呢？”石小磊觉得小女孩所描述的事情经过非常不可思议，他实在无法想象大半夜让一个8岁的小女孩独自出门买东西的家庭会是什么样的！

“周末啊！我妈和她的小姐妹们聚会去了，要星期天才回来……我爸就一个人在家里玩游戏啊……”小女孩说得很平淡，似乎完全不觉得这当中有什么不妥。

“等等！”石小磊似乎发现了不对劲的地方，“你爸爸在家玩游戏？你不是说没带钥匙进不了家门么？让他帮你开下门不就得了？”

小女孩耸了耸肩，说道：“他带着好大一个耳麦在玩，根本听不到我敲门的声音啊！”

石小磊瞪大了眼睛追问道：“那你出来多久了？难道他不会觉得屋里少一个人吗？”

“我想他现在应该正带着几十个公会会员在副本里面杀BOSS吧……”小女孩坚定地摇头否定了石小磊的“主观臆测”，“他是会长哦！公会里面有很多事情要他管的，所以只要他一上线就不会注意周围的事情了。不到天亮所有公会活动结束，他大概都不会知道我不见了吧……不！是一定不知道！因为我十点钟就出来了……”

“……”石小磊觉得自己的脑袋有点跟不上小女孩所说的内容了，他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因为加班太久而产生了幻觉，因为他真的很难相信世界上有这样的父亲。他忙问道：“那你妈妈呢？给她打个电话让她回来接你吧！我这里有手机可以……”

小女孩摆了摆手：“没用的！我妈妈一和小姐妹们聚会就会把手机关掉的！要不然你以为我为什么要一个人下楼来买零食啊！家里的吃的都没有了啊！不买的话明天我和我爸都要饿着了！”

石小磊这个时候很想四肢触地摆一个orz的姿势。他原本以为这小女孩已经很高端了，没想到她的父母才是极品啊！“你刚才说十点钟就出来买东西了？”他问道。

小女孩点了点头。

石小磊惊觉：“也就说你已经在这里呆了将近3个小时了？”

小女孩没有说话，又点了点头，然后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开始在塑料袋里翻了起来。

石小磊看着小女孩，想到她已经穿着这么少的衣服在这个漆黑、无人又寒冷的公园里待了这么久心里就不免一阵心酸，然而他又不知道自己可以为她做些什么。他刚想对小女孩说些什么安慰的话，口袋里的手机却突然响了起来。

“这个铃声是……”手机里传出的是陆行鸟之歌，石小磊连忙掏出手机，原来是一条短信：“小石头，这都几点了？你人呢？刚才不就说下班了吗？怎么还不到家？”

“啊！”石小磊终于想起来自己要干什么了，他赶紧回了一条短信过去：“没什么……路上遇到点了小问题，现在没事了。这就回去！”

放好手机，站起身来，石小磊突然看到小女孩正看着自己。女孩一边胡乱翻着袋子一边轻声问道：“大叔要回家了么？”

“……”石小磊沉默了一下，回答道，“是啊……下班回家迟了，家里人在等着呢……”

小女孩低下头去，声音变得更低了：“哦……那好吧……大叔再见了……”

石小磊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只好尴尬地回了一句：“再见了，小妹妹……”他转身走出了凉亭，没走几步就停了下来。在深呼吸了一次之后，他来了个一百八十度转身，用最温柔的声音问道：“小妹妹，这里太凉了，又没有人，很危险的！你要不要和我一起回家呢？等到明天早上你爸下线了再……”

“好啊！好啊！”小女孩高兴地跳了起来，“我就知道大叔是个好人！”

“哈、哈、哈哈……”小女孩的反应让石小磊发出了无奈的笑声。他冲女孩招了招手，说道：“把你的东西拿过来吧，我帮你拎着！从这里到我家还要走5分钟哦，别跟丢了！”

“不会啦！我玩游戏走迷宫从来都不会迷路的！”女孩拎着袋子欢快地跑了过来。

“对了！我还不知道你叫什么名字呢！”

“罗丽。”

“虾米？萝莉？我不是问你的属性啦！我问的是名字！”

“我就叫罗丽啊！”

“这个名字也太……”

“你们这些大叔听到我的名字都是这个样子，真奇怪……”



"呃……奇怪的也许是你爸爸才对……"

"大叔的名字是什么啊？"

"我啊……我叫石小磊。"

"石小磊……好多石头啊……我叫你石头大叔吧……"

"……"

天上的乌云终于飘散了开去，重新露出了明亮的圆月。月光又一次照射在公园里的花花草草上，和那城市一隅残留的自然气息融合在一起，仿佛是一首说不清道不明、只能用心品味的乐曲。在这月光中，公园的小路上一前一后走着一个青年和一个女孩，这光景是何其的神妙。

"呃……我说罗丽小妹妹，你不怕我是坏人么？就这么跟我回家了……"

"不怕啊！"

"为什么呢？"

"因为我爸说过啊！爱玩游戏的都是好人！何况你玩的又是我最喜欢的《口袋妖怪》！"

"啊？哦……原来如此……"

比起午夜月光，倒是这一大一小两个人的对话更加神妙一些呢……

【二】

"到了！"石小磊把塑料袋放在门口的地上，然后伸手去腰间拿钥匙准备开门。罗丽就紧跟在他身后，四处张望，打量着周围的环境。

就在石小磊把钥匙伸向门锁准备开门的时候，门却从里面打开了。

一个身穿背心短裤、留着寸头的青年出现在门后，劈头就是一句："死石头！这都几点了！那么一点路要走半个小时啊！你都干什么去……"这青年的话刚说了一半就戛然而止了，因为他看见了石小磊背后站着的罗丽，显然对目前的状况失去了把握。

石小磊低声下气地陪着笑说道："我不是说了出了点小问题嘛！现在没事了，没事了！"然后他弯腰拎起了袋子，扭头冲罗丽说道："进来吧！屋子小了点，就当自己家好了，别紧张！"

罗丽一边看着在门后吃惊地张着嘴说不出话来的寸头青年，一边跟着石小磊进了屋子。

"忘了跟你说了，这是跟我合租这间屋子的朋友，叫杨森！"石小磊把罗丽安顿在沙发上坐了下来，然后一边找地方放那些塑料袋一边这么冲她解释道。

"原来这位哥哥叫杨森啊！好多木啊！我就叫你木头哥哥好了！"罗丽相当自来熟地给了依然搞不清楚状况的杨森一个甜蜜的微笑。杨森脸部相当僵硬地回了一个微笑，然后顺手带上房门。

"哥哥？"石小磊不满地叫道，"他明明跟我一样大，怎么又哥哥了！"

罗丽朝沙发背上一靠，伸了一个懒腰，说道："你头发比较长，看起来年纪比较大嘛！"

"好了！好了！败给你了……"对于罗丽的利嘴，石小磊已经有一定抵抗能力了——虽然还不是完全免疫。

石小磊放好了东西，刚准备坐下来休息休息。只见一道黑影快速闪过，屋里立刻刮起了一阵小旋风，等他反应过来，他已经被杨森拖到了厨房里。"移形换影大法！一天不见你怎么学会这门功夫了？"他嬉皮笑脸地对杨森说道。

"严肃点！你给我说清楚这是怎么回事儿！"杨森摆出一张臭脸，低声呵斥道。

"石头大叔、木头哥哥，你们要我帮忙吗？"罗丽的声音从客厅里传来。

"没事儿！遥控器在茶几上，你自己先看电视吧，我们马上就出来！"石小磊提高了调门，怕罗丽听不到。

杨森把他朝更里面的地方推了推，然后自己探出头去，僵硬地笑着对罗丽说："小妹妹！哥哥和大叔说点儿事情，你自己先玩着啊！"然后，他扭转身来，又露出了凶神恶煞一般的表情："来吧！坦白从宽吧！你从哪里搞出来这么个幼女啊！"

石小磊急忙辩解道："她不是幼女！她是罗丽！"

"废话！她当然是萝莉！难不成是正太伪娘不成！"杨森有些气急败坏了，"大半夜不回家，结果弄了个萝莉出来！看来我要对你重新认识啊！"

"不对不对！她的名字叫罗丽！"石小磊把刚才在公园发生的事情都告诉给了杨森，"事情的经过是如此这般、这般如此……"

"切！也不早说！"杨森白了石小磊一眼，"我还以为你什么时候改当人口贩子或是萝莉控了呢！"

石小磊苦笑道："都认识这么多年了，你还不知道我的个性么？我就是有那贼心也没那贼胆嘛！"

"别贫了！人家小姑娘怪可怜的，你快去招呼招呼吧！我给她切点水果去！"杨森转向了冰箱，这么嘱咐道，"还有，你得琢磨琢磨今晚怎么睡啊……"

"啊……我决定啊？"石小磊挠了挠头，为难地说道。

杨森幸灾乐祸一般地说："当然是你啦！这个萝莉罗丽可是你找回来的！你给人家安排去吧！好好想想吧！总不能让小姑娘和我们两个大老爷们一起睡吧！"

石小磊哀叹着走了出去："哦！卖糕的（My God）！"

这个时候，罗丽正蹲在电视柜前面看着放在那里的几台游戏机，似乎颇有兴致的样子。石小磊走过去，在她身旁蹲了下来，问道："怎么样？想玩游戏？"

"没有啊……只是看看……"罗丽指着PS3说道，"我爸说了好久要买这台机器了，不过每次一到周末他就跑去公会活动，完全忘掉这件事了……"

"啊、哈哈、哈哈……"听到这里，石小磊脑海中又浮现出了那个头戴大号耳麦、专注于电脑之上、完全忘记掉自己女儿存在的父亲形象，不知道该用什么样的话来回应罗丽。

罗丽走回沙发那边，坐了上去，说道："不过我还真没想到大叔你家会有PS3呢！我以为你也是那种只玩下载游戏的人呢……"

"我看上去像是那种人么？"

"像啊！《口袋妖怪》都卖了快两年了，还在抓那么常见的妖怪——我以为你是随便下了个ROM在试玩呢！没想到你会有PS3！啧啧。"

"啧啧什么啊！你这个小鬼……"

这时杨森端着一盘橙子从厨房里走了出来。路过电视柜的时候他踢



了石小磊一脚，骂道：“这么大个人了，还和小姑娘斗嘴！你也好意思！”说着，他把果盘放到了茶几上，笑着对罗丽说：“小妹妹，吃橙子吧！”

“好啊！谢谢木头哥哥！”罗丽笑着说道，又冲石小磊做了一个鬼脸，然后就开始吃起橙子来了。

杨森在另一张沙发上坐了下来，看着罗丽开心地吃橙子，自己也笑着。石小磊则离开了电视柜，在杨森边上坐了下来。

“小妹妹……”杨森开口问道，“你这样不跟家里打声招呼就跑出来，真的没问题嘛？”

“木头哥哥你好笨哦！我要是能打上招呼的话，不就不用待在外面了吗？”罗丽咯咯地笑着。杨森无奈地看了石小磊一眼，石小磊则耸了耸肩，两人都觉得罗丽的家长实在太不可思议了。

罗丽接着说道：“我爸他做事最认真了！他开始做一件事的时候就完全不管其他东西了！我妈老说最喜欢我爸这一点！”

“可是……他连你半夜不在家几个小时都察觉不到，这也太不负责了吧！”杨森不平地说道。

“也不能这么说哦。爸爸平时对我很好啊！又不会逼我去学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又不会打我骂我，还和我一起玩游戏、一起温习功课呢！”罗丽倒替她父亲开脱起来了，“虽然他有时候会认真过头忘记其他事情，不过大部分时候他都是一个好爸爸哦！”

“……”杨森和石小磊一阵沉默。

“时候不早了，你该睡觉了吧！”石小磊打破沉默，站了起来。墙上挂着的钟显示着现在已经是凌晨一点二十分了。

杨森递给罗丽一张纸巾擦手，抬头看着石小磊问道：“你想好怎么睡了？”

“这个……”石小磊挠了挠头，吞吞吐吐地说道，“是吧……只好让她睡床，我们两个在沙发上将就将就了……”

罗丽瞪大了眼睛问道：“难道你们这里只有一张床吗？”

“是啊！这房子便宜，所以不大，卧室里只够放得下一张床，我们两个拼着睡的。”杨森解释道。

罗丽摊开双手说道：“原来如此……我还以为你们是‘那个’呢！”

杨森和石小磊同时产生了一种不祥的预感，异口同声地问道：“什么‘那个’？”

“就是‘BL’啊！这都不知道！”罗丽轻描淡写地回答道。

“……”杨森心中摆出了orz的姿势，石小磊则红着脸呵斥道，“你、你是腐女吗？都哪儿听来这些乱七八糟的词儿的！”

“我不是腐女啊！”罗丽做了个鬼脸，“但是我妈是！放心好了，我不会歧视你们的！”

“歧视个头啊……”虽然心里这么笑骂着，但是杨森和石小磊已经彻底败给了这一家人，无力地瘫倒在了沙发上。

“可是……”罗丽突然低声说道，“这样不太好吧……我一个人睡床，让哥哥和大叔来睡沙发……”

“没事啦！”杨森坐起身来，笑着（邪恶地）说道，“除非你想和我们一起睡床！”

“……”罗丽赶忙说道，“还是我一个人睡比较好！”

杨森站起来冲罗丽招了招手，说道：“来，我带你去卧室！”他又低头看了看石小磊，发现石小磊居然已经靠在沙发上睡着了。

杨森和罗丽互相看了一眼，吐了吐舌头，蹑手蹑脚地离开客厅来到了

卧室里。这卧室并不是很大，里面只放着一张双人床、一个衣柜和一台电脑桌，却已经略显得有些拥挤了。

杨森帮罗丽铺好了被子，对她说道："你赶快睡吧！很迟了！我出去的时候帮你把大灯关上，晚上你要开灯的话床头那里有壁灯的开关哦！"他转身走到卧室门口，轻轻带上房门，把手放在日光灯的开关上正要关灯，却发现罗丽正看着自己。于是他低声问道："又怎么了？小妹妹？害怕么？"

罗丽摇了摇头，脱掉拖鞋钻进了被子里。然后她说："谢谢木头哥哥和石头大叔！你们都是好人！"

"好了！好了！别发卡了！快睡吧！"杨森笑着催促道。

罗丽又说道："我爸爸说过，玩游戏的人都有一颗天真的心，所以都是好人！木头哥哥和石头大叔也都是好人！"

"你还真是崇拜你爸爸呢！"杨森微笑着说，"晚安，小罗丽，我还要出去给石头大叔找被子盖呢！"

"晚安，木头哥哥！"罗丽闭上了眼睛。

"啪"的一声，杨森关上了日光灯，又轻轻地带上了房门。卧室于是笼罩在一片安详的黑色之中。

现在是凌晨一点三十分，整个城市都已经进入了梦乡。进行更新。这两天新闻比较多，所以他加班到这个点才回家。他在附近的

【三】

"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安静的屋子里突然响起了《星球大战》的音乐。

杨森一下子被音乐刺激地醒了过来。他迷糊着双眼四下找了半天，才找到了音乐的来源——石小磊的手机。"靠！闹钟没取消！现在才七点五十啊！今天可是星期六啊……"他无奈又怨恨地关掉了闹铃，把手机扔回了茶几上。

精神一放松，杨森又重新倒了下去，可是身体刚一接触沙发他就又一次猛地坐了起来。昨晚睡得有点迟，这让他的脑子有点迷糊。不过现在他已经完全想起了昨晚家里发生的事情了。他扭头看了看另一张沙发，石小磊还躺在那里睡得正香，口水都流到了沙发上，而昨晚自己给他盖上的毛毯已经滑到了地上。

"不知道小罗丽怎么样了……"杨森心里这么想道。他也不叫醒石小磊，自己起身走到卧室门口。他把耳朵贴在房门上听了听，没听到什么动静。

杨森轻轻地敲了敲门，低声问道："罗丽小妹妹？睡醒了没？你要吃什么早饭啊？我去给你弄！"

屋里依然没有动静。

杨森又敲了敲门，见罗丽还没有回话，就轻轻推开了门，把头探了进去……

这一看不要紧，杨森发现床上根本没有人！被子整齐地叠好了放在床上，床单也整理得非常平整，就好像从来没有人睡过一样！

"出大事了！"杨森冲到客厅，推搡着还在熟睡中的石小磊，语无伦次地嚷道，"被子叠好了！不见了！人不见了！"

"干什么啊！一大清早的……"石小磊擦着口水说道，他还没有完全清醒过来。

杨森一下子把他拎了起来："你带回来的罗丽不见了！"

"啊？"石小磊总算明白是怎么一回事了。他也赶忙跑到卧室一看，发现床上果然没有人。他哆嗦着转过头来对杨森说："该、该、该不会昨晚我真的遇到萝莉女鬼了吧！"

"鬼你个大头鬼啊！"杨森哭笑不得地骂道。他走到客厅里面，指着昨天石小磊放塑料袋的地方说："你看，她的东西不见了，肯定是趁我们睡着的时候走掉了啊！"

石小磊揉着太阳穴走到沙发前坐了下来，没有完全清醒的睡意和这突如其来的变故让他的脑袋开始疼了起来，他闭上眼睛开始理清自己的思路。

"这该不会是什么诈骗团伙的新手段吧……"杨森也坐了下来，比划着说道，"利用可爱萝莉骗取单身男子的信任，然后入室抢劫……"

"那是你《名侦探柯南》看得太多了！"石小磊答道，"再说我也不是单身男子啊……"。他睁开双眼，突然发现了什么。

茶几上摆两根棒棒糖，下面压着一张粉红色的纸条，上面似乎写着什么字。

石小磊拿起纸条，杨森也凑了过来。只见纸条上写着：

> 石头大叔，木头哥哥：
>
> 我回家了！
>
> 爸爸差不多要关机了，我不在的话他会着急的！
>
> 你们家的水果很好吃，你们家的床也很暖和。
>
> 谢谢你们！你们都是好人！
>
> 你们睡得很香，我不叫你们起床了。别担心我哦！

纸条的最后画了一个女孩的头像，直直的齐耳半场发，左耳上方有一只短短的朝天辫。头像两边还各画了一块石头和一根木头。

石小磊和杨森对望了一眼，一起说道："这个……就是所谓的'好人卡'吗？"不过不管怎么说，知道罗丽安然无恙，两个人的心总算放了下来。

石小磊和杨森各自从茶几上拿起了一根棒棒糖。这是那种《功夫》里面的板状棒棒糖，圆形的糖块中夹着彩色螺旋状的夹心。"棒棒糖是lolipop……"杨森开口说道，"也就是萝莉（loli）当中很流行的（pop）！想不到你还蛮有萝莉缘嘛！石头大叔！"

石小磊打了一个哈欠道："我警告你啊！以后不许叫我大叔！"

"那我叫你好人！"

"你才是好人！你们全家都是好人！我要睡觉去了，不甩你！"

"我也要继续睡一会儿去……"

"那早饭怎么办？"

"啊！今天我要睡靠墙那一边！"

"哎？等等！早饭怎么办？木头哥哥，你是好人啊！"

"不甩你！"

"哦！麦糕的……"

星期六的早晨阳光灿烂。

现在是早上八点整，各家各户的萝莉们都已经出门活动了。而在城市一角的某个出租屋里，身为萝莉之友的一个大叔和一个哥哥正挤在一张床上补觉。

啊！多么美好的一天就这么开始了啊！



年华·约定

●食物

你知道么，我最喜欢的，就是这种感觉，人群熙熙攘攘，我们就站在这里，十分钟，年华老去。

橘这样说着，眼里满是落寞。

我不懂这落寞。

一

迷迷糊糊醒来，伸手从桌上拿过手机，眯着眼瞟了一眼，一个日程提醒的标志不停闪动。

我按下“察看日程”，小小的屏幕上显示出一个礼物盒子的图标，后面跟了一个熟悉得有些刺眼的名字。

我浑身一激灵坐了起来，看着屏幕若有所失地呆坐良久。同寝的朋友刚洗漱完，脖子上围着一条毛巾，边擦脸边开口问道：“怎么了你，梦到小仓优子了？”

我心里难受，应付地干笑几声算是答复，手指不自觉地动了起来。“生日快乐”四个字出现在屏幕上，收件人一栏填入号码的时候甚至不用翻通讯录。迅速打完这条消息，按住“发送”的手指却迟迟没有动弹，无数往昔的画面就像《虫姬》里满屏的子弹，我这只大甲虫毫无防备，瞬间被捅成了马蜂窝。

这边正思索着，手机冷不丁地震动起来，《悲境贵公子》从扬声器传出，脑海里忽然出现了在逆城里收集魔导器的画面。看看屏幕上显示的来电者，我咧嘴笑笑，是洋。

按下“接听”，我笑问道：“太阳打西边出来了啊，今天怎么这么有心情给我电话。”

洋的声音熟悉又陌生，一如往日显得有些胆怯：“张雄亮前面打给我了，说很久没有碰头，他正好在上海，大家要不要聚聚？”

听到张雄亮这个名字，他的样子就自然浮现在我眼前，黑黑瘦瘦的小个子，在旁人看来是个怪人，但和我还有洋却是一起玩了多年的朋友。

“好，把时间地点发给我吧。”简单寒暄几句挂下电话，心里竟然隐隐对即将的碰面有了些期待。回眼看看未发出的消息，还是把它存到了草稿箱里。

我和张雄亮是小学同学，那个时候的我和其他男孩一样，沉迷于如火如荼的足球，天天以收集各种球星卡为乐。对于游戏，只是浅尝辄止的消遣，而张却彻底改变了我。

二

四年级的时候，父母为了我的学习，把我交给班主任，也正是那个

时候认识的张。在我们眼里，张是一个孤僻的孩子，没什么话，也没有好朋友，从来不关心我们为之痴狂的体育。由于人缘不好，他也多少受了些排挤，我们背地里叫他“怪胎”。

那个时候正是《柯南》连载不久，沉迷漫画的我第一次看侦探类的作品，觉得非常新鲜，一本本从学校旁的小书店租来看。身边的同学都不对漫画感冒，我也从未与任何人分享过这部作品给我的快乐。

一天下午，我来到班主任家中，把书包丢下就出去和同伴踢球。满身汗水地回到居住的房间里，像往常一样和朋友们猜拳决定洗澡的顺序，不幸地成了最后一个。

朋友们一个个去冲凉，我一个人呆在房间里无所事事，忽然一个黑黑的人走到我面前。我抬头看到张的脸，把嘴一撇没有理会他，回身开始翻自己的书包，准备拿出新租来的漫画看。

左右寻找不到柯南的笑脸，我正在疑惑，忽然身后的“怪胎”开口道：“你是不是在找这个？”

我忙回头一看，漫画果然在他手上，顿时有了些火气，一把扯过书，心想这人怎么不经人同意就随便翻别人的包。

看到我的表情，张充满歉意地笑笑，挠头解释道：“刚才你们都去踢球了，我一个人无聊，看到你包里有漫画，就借来看看……不好意思啊！”

这是张第一次和我说话，礼貌得反而让我觉得有些愧疚，笑笑摇头表示无所谓。

张没有就此离开，却一屁股坐到我身边，笑道：“你也爱看漫画啊？”

我不置可否道：“消磨时间。”

张看我态度冷淡，显然有些尴尬，把双手插在胸前半晌没有吱声。

过了许久，他似乎是鼓起勇气，回头问我：“你玩游戏么？”

多年以后，当我们笑着说起这段往事的时候，张表示自己当时真的做了很久的心理斗争。小学里的同学喜欢ACG的少得可怜，看到我在看当时算是很“新潮”的漫画，以为自己总算找到了一个志同道合的朋友，所以才最终问了我。

可当时我的回答，差点就毁了我们的友情。

“不玩！”我不耐烦道，心里对这个怪人有了些许厌烦，不明白他为什么要问这么奇怪的问题。

张的笑脸当场僵住，看着我起身拿起换洗衣物走向浴室，没有再说话。

这个插曲没有给我留下任何印象，几天后的周末，我一如往常收拾好东西准备回家。和朋友们一一打过招呼，背好包走出班主任家所在的小区。

忽然身后一个人大声叫我的名字，伴随着急促的脚步声，我渐渐看清了来人。

张背着和他小不点身材完全不匹配的巨大书包，快步奔到我面前，喘着气笑道：“你……你家住哪儿？”

我早忘了前几天发生的不愉快，说出大概方位。张喘过气来，笑道：“我家就在那附近，一起走吧。”

孩子的友情总是特别简单，就这一路，我们成了好朋友。

这时候我才知道，张是个超级游戏迷，由于家境富裕，主流的平台他几乎都有。从他唾沫横飞的讲述中，一向对游戏提不起兴趣的我也有些心驰神往。于是在他说出“来我家一起玩吧，我刚买了二版土星”的时候，我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从此以后，游戏成了我生命的主旋律之一。再之后几年，我们升入了同一所初中，此时的我已经是一个准游戏迷，每天的消遣就是和张一起到他家那让我忍不住惊叹的游戏室一同冲关。那些大大小小的游戏主机和张让我自惭形秽的游戏天赋组成一片片薄而锐利的刀片，把那些原本就迷糊得无法辨别的日子胡乱划成不可收拾的碎片，这些碎片们陪我度过童年的最后岁月。

那是一段快乐却又闭塞的日子，因为成绩一落千丈，张的父母不再答应他购买游戏机的请求。于是为了一台机器，甚至是一盒卡带，我们可以数月靠馒头度日，然后攒够钱偷偷把这些心爱的伙伴藏在包里，带到他家细细把玩。那些《霸王大陆》、《最终幻想》，当然也包括暗无天日的街机房内的《KOF》，无一不是我们生活乐趣的源泉。虽然任何游戏我都是毫无悬念地输给张，但那种一同为一个迷题思索，反复尝试摸索BOSS击杀方法的日子，那种一起玩游戏的乐趣，现在已经不可能再体会到了。对游戏的执念给我带来无穷快乐，却也让我的生活日益闭塞，除了为数不多同样为FC、MD、SS狂热的朋友之外，其余的男孩都在为五大联赛、乔老爷的连冠而激动，和我们，自然也没有什么交集。

用现在的话说，那时的我，已经成为一个彻头彻尾的“宅”。

三

周日下午，凛冽的风总算平息下来，上海的天气终于有了一丝春日的意思。暖洋洋的太阳摸索着我的背脊，那股暖流不可阻挡地融入我体内。

看着来往人流，我搜索熟悉的身影。来到这座城市已经6年，但高楼给我的压抑感仍然挥之不去，而无表情的人群来回蠕动，总是让我想起《魂斗罗》最后一关那些让人作呕的怪物。

长出一口气，也许家乡那样的小城市，才是最适合我和“林克”（《塞尔达传说》）的吧。

正感慨着，一双手搭上我的肩膀，回头看到洋满脸笑意看着我，对视一眼没有多说，径直去了和张约好的茶餐厅。

餐厅里人潮涌动，喧闹非凡，等待张到达的时间里，我和洋聊了起来。

话题依然是从游戏开始，与我和张不同，洋所深深喜爱的是电脑游戏，只是在我们的影响下，也入手了“街机”PSP和X360。我们大谈经典老作，憧憬诱人的新作，在谈到期待的游戏时，我很俗气地说了《战地双雄》，而洋更俗气，开始滔滔不绝地描述《星际争霸2》。我对PC游戏还是不甚感冒，只是用手支着脑袋，微笑地歪头听着。

和洋的结识，也是因为宅之间的“惺惺相惜”。

如果说张是个游戏高手，那么洋简直就是为游戏而生的。

那时网吧正在国内渐渐兴起，



《红警》、《帝国》和《星际》是主流中的主流。我和张这样的铁杆电视游戏饭，也经不住诱惑，时而去网吧玩上两局。

一天下午，我们逃课来到网吧玩《星际》，一个戴着“酒瓶底”眼镜的男生慢步走到我们背后，默默地站着看我们玩。又是一局屠杀下来，我很不服气，叫嚷着要重赛，张洋洋得意道：“哈哈，就你的水平，等中国队进世界杯大概就能赢我了！”此言一出，酒瓶底忍不住“噗”一声笑了出来。张脸上挂不住，红着脸回头对酒瓶底怒目而视，呛声道：“笑什么？”酒瓶底没有说话，而是打开张身边的机子坐了下来，双击那个人族飞机的图标，进入了游戏。张明白酒瓶底的意思，也一并进入，两人联机厮杀起来。

那是我见过张输得最惨的一局游戏。

从开局的农民分矿到前期骚扰直至中期的克隆，酒瓶底从一开始就用我们闻所未闻的技术震慑了我们，一路把张玩弄在股掌之间。还不时地故意放水给张发展的机会，自己的大部队就呆在张的主矿门口闲逛。

那局游戏之后，张在我脑海里高不可攀的游戏高手形象瞬间崩塌，酒瓶底就像武侠小说里的世外高人，出手就是前所未见的武功，把张打得落花流水。

游戏结束之后，张盯着屏幕上肆虐的对方部队不吭声，脸憋得通红，小小的身躯不停颤抖着。我见状伸手拍拍他的肩，安慰道：“别太在意啦，那个家伙大概一直玩电脑游戏的。”

这句话像是提醒了张，他忽然回头对着酒瓶底道：“有本事跟我来，到我家，我们在DC上决胜负！”见酒瓶底不置可否，张赌气地一把拉起他就走了出去。

决胜负的项目是《KOF98》，张很主流地选择了Kyo、红丸和八神，酒瓶底推推眼镜，选了雅典娜，之后随机两个拿到Bluemary和Terry两口子。酒瓶底随机选人的行为更加激起了张的不满，在loading画面里不停在手柄上正反转找手感。结果张连mary的宽大腰带都没有看到，被干干净净地“剔了个光头”，酒瓶底的雅典娜一挑三。

这是一次彻底的打击，在张低头不语的同时，酒瓶底推眼镜的动作在我看来都是那么地深不可测。

之后虽然张多少有些耿耿于怀，但是酒瓶底对游戏极强的悟性和天生的细腻操作帮助我们通关了不少游戏。我们三人嬉笑怒骂地一同度过了三年的初中生活，相互之间的友情也愈发深厚。由于宅得太过地道，旁人的指指点点让人恼怒，游戏成了我们的乌托邦。这“酒瓶底”就是洋，在他的带领下，我们的游戏水平日益提高，任何新作都被我们在第一时间通关，偶尔去街机房或者网吧玩游戏的时候，我们身边总是围了一群人观战。那些啧啧称赞的声音让我们满足，众人敬佩的目光使我们快乐，打败一个个挑战者更是给了我们莫大的自信，虽然这种自信毫无意义，但我们乐在其中。日复一日的磨砺，我也终于有了和张叫板的实力，相互之间不再是过去的一边倒，时而有了些胜负。当然，承张吉言，一年后，中国队借韩日不参赛之利，在预选赛里屡创佳绩，进入了韩日世界杯决赛圈。



四

左等右等也不见张出现，我和洋都有些奇怪，洋掏出手机拨通了张的号码。嗯嗯啊啊一阵，洋挂下电话说道：“他说就在楼下了，马上就到。”

我点点头，说完游戏，我和洋之间的话题明显减少许多。初中毕业之后，我们都通过上海几所高中的全国招考运气很好地进了重点学校，张则和父母一起出了国，从此联系渐少。同在一所学校自然相互一起游玩的机会更多，我和洋之间的关系在三年高中里越来越铁，而张，却貌似慢慢被我们所忘却了。

有一句没一句地聊着，我们说到了感情。洋进了大学之后找到了一个很不错的女孩子，对他体贴非常。而且重要的是，那女孩自己虽然不玩游戏，但也不反对洋的痴迷，我们几个高中同学聚会的时候，无不夸他好运气。

说完自己平淡如水的事情，洋喝一口杯中的茶水，抬眼问道：“你和那个校花，现在怎么样了，都不见她了，你们不联系了么？”

说到橘，我心里忽然一沉，低声回道：“她出国了。”

“哦。”也许是看出我的失落，洋也不再追问，只是默默地喝茶。

想起我和橘的相识，现在我都觉得有些不可思议。

高中三年，我和洋的宅到了巅峰，每天除了上课，就是去学校旁的游戏机房租一台PS2玩游戏，又或者窝在网吧，一刻不停地《星际》和《魔兽》。那时正是网游风潮疯狂袭来的时候，网吧里像我们那样玩即时战略的少之又少。每个路过我们身后的人都是瞟一眼我们的屏幕，然后哈哈笑着说些“这么土”之类的话，然

后离去。但也有例外的，会看着我们交战，然后默默点头赞叹，甚至偶有人会主动邀战，风就是其中之一。

风和我们一个高中，因为人长得修长斯文，不少女生都喜欢他，是一个校草级的人物。经常的对战让我们和风渐渐熟悉起来，时常也一起逃课去鏖战几局。虽然这样的交集让我们渐渐熟络，但毕竟不是一样的人。风是一个标准的花花公子，身边的女孩几乎是一月一换，和我们的关系也只局限于游戏伙伴而已。

高中，正是情窦大开的时期，我和洋当时都是一副老实巴交的样子，平时在学校也不吱声，别说女朋友，连朋友都没有几个。看到风在情场上春风得意的样子，心里多少有些羡慕，无奈没有人家极具杀伤力的帅气，羡慕永远只能是羡慕。

橘则比我们小一届，相互之间完全没有任何交集，我第一次见到她是在高二下半学期开学的时候。

那天我背着大包小包往宿舍楼走，脑子里满是《铁拳4》里保罗的10连击，嘴里默念着"ABDBABACBA……"，手指也跟着模拟按键，那模样一看就知道游戏中毒。忽然我觉得背后一凉，一辆纯黑的奔驰一个急刹车停在了不远处。我这时才发现，自己已经被溅上了一身的泥水，看来正是眼前的车子干的好事。

这样的情况让我有些反应不及，呆在原地没有动弹。奔驰厚重的车门被打开，一个留着瀑布般长发的女生从车里走出，快步来到我跟前。女孩看到我的倒霉样，眉头紧锁，满是愧疚地鞠躬道："同学实在对不起……刚才我爸没有看到那滩水……我……"，我闻言缓缓抬头，透过各种游戏主机带给我的厚厚的眼镜片看了看眼前人。不看倒没什么，这一看我当场石化。女孩的美貌出乎意料，大大的双眼反射着阳光，一身干净利落的校服，短裙随着微风扬起诱惑，让我感觉似乎眼前是一个从漫画里走出的女主角。

也许是误会了我呆滞的表情，女孩一个劲地道歉，她父亲也从车里走出来，向我赔不是。见我仍然呆若木鸡，女孩咬咬嘴唇，低声道："我们真的不是故意的……这校服我帮你洗吧……"，听到这句，我总算回过神来，忙摆手道："呃……不……不用不用，没关系的。"说完转身飞也似地逃离现场。

回到宿舍脱下沾满泥水的校服，看着洗衣粉和泡沫混在一起在脸盆里打转，女孩的脸庞不断地出现在我的眼前。我就这样呆立着，直到洋来找我去鏖战《铁拳》，此时，我早已把背得烂熟的连击按键给忘得一干二净。

来到游戏厅，风也在，看到我和洋走进来，咧嘴笑着打了招呼，大声道："我苦练了好几个通宵，今天一定杀得你们片甲不留！"洋笑笑没有说话，示意我先和风对战。

我心乱如麻，心思根本没有在游戏上，果然被风杀了个片甲不留。风看出我的异样，询问了缘由。我死要面子，只是说被一辆车激起的泥水溅到，心情不好。

风大约是听出我没底气的谎话，歪嘴笑笑，忽然转移话题道："我有个朋友，是个不错的女孩子，最近一直说想找个男朋友，我看你们挺合适的。"我干笑一声没有说话，风顾自继续道："我和她说了，今天晚上我们一起吃饭，你也来吧"说着回头看着屏幕开始选人，"继续啊。"

当天晚上的饭桌上，我认识了妍。

妍是一个干净得像白纸一样的女孩，样貌一点都不出众，但是心地善良，性格大大咧咧，和我形成了完美的互补。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我们一见如故，不善言辞的我也能和她话题不断。妍的善良让我心动，对我无微不至的关心也使我体会到了前所未有的快乐，不久之后，我们开始交往了。对于之前从未尝过恋爱滋味的我而言，这样的日子让我沉迷流连。在众多"发春"的年轻人里，我们只是很普通的一对，但在我看来，已经是无上的快乐了。

当然，那个从"梅塞德斯"里走出的富家女生，作为一个小小的插曲，也被我渐渐淡忘。直到有一天……

平常的周日，平日里玩得比较好的几个朋友都回到了学校，虽然在开始恋爱之后，我多少有些远离游戏，但朋友们都表示理解，这也让我很是欣慰。

和洋一起在寝室里口胡，周日被我们称作"法定游戏日"，无论有任何事情都要推掉，游戏第一。一同参与的除了几个电视游戏迷之外，还有风。

正讨论着新出的大作时，风走了进来，脸上挂着玩世不恭的笑容。缓步走到我身后，风拍拍我的肩，笑道："你们班是不是有一男的挺帅的？"我一时没有反应过来，愣愣地想了想，似乎没有一个能与风相提并论的，便摇头表示不清楚。

风叹口气坐下，叼起一根烟道："啧啧，这下牛皮吹破了。"

在我们的询问之下，风解释道，自己在低年级认了一个女生作妹妹，周末的时候那个女生突然问他认不认识一个男生。女孩说那个男生是风一直去的班级里的，风左思右想，自己平时除了自己班，会一直出没的也就是我所在的班级了，于是才来问我。由于在女生前夸下海口，说自己在我们高二这一届没有不认识的人，找不到的话就会很没面子。

风沉默地抽烟，我和洋对那个帅哥不怎么感兴趣，倒是对那个女生的兴趣要大些，缠着风不停询问。风拗不过我们，笑道："是个美女，大美女，在高一名气大得很。"

美女这个词很让人兴奋，而大美女这个词就一般了，反正也是和自己绝无半点关系的，我和洋就把心思收回来，拖着风一起去决战《WE》。

不知道是上天看我可怜，还是前十几年的桃花运被我储存了起来，这次我真是走运了。

周一中午，我吃完午饭正准备去买本杂志消磨下午的课程，风忽然风风火火地跑进教室，老远就大声叫着我的名字。因为在游戏水平上的些许优势，风时常也会来我班里向我讨教技术，同学们见怪不怪，让出一条通道给风。

风几步跑到我桌前，笑嘻嘻地伸手重重拍了拍我的肩道："你小样真走运啊！"我满脑子的马赛回旋，根本没有听清风说了些什么，扶扶眼镜瞪着风没有回话。

风拉过一张凳子坐下，从口袋里拿出手机拍在桌子上，指指手机道："自己看。"



我拿起手机，屏幕上是短信列表，我不明白风的意思，回头看了看他。风努努嘴示意我看消息，我一头雾水，一条条翻看起来。

消息都是一个叫做“橘”的人发来的，内容除了扯皮就是关于找人的，看来这个橘就是风口中的女生。从橘的消息看来，风正在向她解释自己找不到那个男生。没营养的东西总是不怎么吸引人，我看了几条就没有再看，转头疑惑地看着风。

“你真是极笨！”风一把扯过手机，翻按几下，又送到我面前。屏幕上写着“发信人：橘 发信时间：XXXX 你别装了，昨天我还看到你和那男生在一起，你们在马路对面，我叫你你也没反应。就是站你左边的，戴眼镜，你们一个比一个瘦！”

我看了内容，不是很明白这和我有什么关系。看到我傻乎乎的样子，风皱眉道：“你有没有智商，说的这是你啊！”

我闻言更是呆住，抬眼看了看风，再看看自己，确实我们一个比一个瘦，确实我们昨天一起去打游戏，确实我是风一直来的班级的，确实我戴眼镜。可不确实的是，我长得普通至极，一张特务脸，混进敌群也不会被发现。而这个橘，按照风的说法是个“大美女”。

所以这绝对是弄错了。

我说出我的想法，风撇嘴道：“我也这么觉得，所以问了她是不是看清楚了，人家还没回。”正说着，风的手机震动起来，他急忙按了“查看”，我也凑过去看个究竟。

“发信人：橘 发信时间：xxxx 绝对没看错！我看到脸的！”风抬头，我也抬头，我们面面相窥，呆坐着谁也没说话。

五

“对不起对不起，堵车了……”我和洋同时抬头，一个黑黑的小个子正站在桌边，一张再熟悉不过的脸映入眼帘，张总算到了。让过位子给他坐下，三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不由同时笑了起来。

此时无言，相视足矣。

一阵寒暄，我握着杯子问张：“你什么时候回来的？出去以后就没回来过吧？”

张闻言脸色沉了沉，叹气道：“唉……一言难尽。”

我见张的样子也不再追问，开玩笑道：“哈哈，这都无所谓啦，回来能想到找我们就算你有良心了！”张也笑道：“呵呵，要不是那次正巧在某游戏论坛上碰到洋，恐怕我们就这么失去联系了。”

这一段我并不清楚，疑惑地看了看洋。洋正要开口，张抢先道：“其实初中毕业那会儿，我不是出去留学，我家是逃债去了。”

原来当年张居家乔迁，并非为了张的学业，而是因为张的父亲听从一个所谓“内部人士”的怂恿，决心投身地产。那个人告诉张的父亲，号称自己在某地政府任职，那个城市正要开拓新的城区作为高新科技区，有大片当时非常便宜的地皮，不久就会大幅升值，正是投资的好时机。那人还假惺惺地表示可惜，说自己手头没有大笔资金，不然早就买下了。还说政府的文件没下来，对外宣称一切都在拟定，实际早已内定好了，只是拖延时间好让其余高官可以购入一些地皮从中捞一笔罢了。如此煞有介事的介绍，让张的父亲很是动心，马上将手头所有资产全部变现，还说服了不少亲戚朋友一起投资，买下了数百亩的地皮。为了能够尽可能多的抢购，张的父亲还将自己的厂房低价转给了别人，一家人都信心满满，等待地皮涨价大赚一笔钱。而结果就如劣制小说一样，那些地皮的价格非但不涨反跌，而那个所谓的“朋友”却再也联系不到，从此杳无音讯。张一家眼睁睁看着多年打拼攒下的不菲积蓄换来的所谓“优质地皮”，慢慢成为了杂草丛生的废地，什么政府的开发计划更是瞎扯蛋。张的母亲一次次劝他父亲趁早转手，他父亲只是说：“再等等，他是我的朋友，不会骗我的。”许久之后，在众多亲戚朋友的催促下，张的父亲从其他渠道了解了情况。原来那个所谓的朋友自己在政府内也不过是个小官吏，那片地皮的主人不是别人，正是他妻子的亲戚们。他们在更早之前被人用相同手法欺骗而买下，走投无路之下才出此下策，将损失转嫁给了张一家。再之后的故事，任谁也能猜测到了。

张这么平淡地说着自己的遭遇，没有一丝恼怒，没有一丝愤慨，更没有一丝埋怨命运的意思。他一口口地喝茶，一句句地说着，仿佛这一切与他无半点关系。半晌说完，张从口袋里拿出一包烟，抽出一支点了起来，回头问我们：“要不要尝尝？欧洲烟，吃口不错的。”

我心里沉重地紧，强挤出一丝笑容摆手说自己不吸烟，洋也没有拿。

看着对面坐着的这个曾经心目中的纨绔子弟，如今却落魄在欧洲某个不知名的小国，全家靠在中国餐馆打工赚个吃喝，我忽然想起《逆转裁判》里神乃木的一句话：“只有在一切都结束之后，男人才可以流泪。”

由于对掌机并不痴迷，当我在电脑上用模拟器把《逆转裁判》通关的时候，时间已经指向2002年的5月。我和妍的短命恋情终结的时间，也正是那个时候。现在回想起来，妍最后给我的分手理由显得很可笑，但当时的我，并不明白这可笑背后的意思。

在风的安排下，我和橘认识了，见到橘的时候，我终于知道为什么这个大名鼎鼎的校花会千方百计地找我。

她就是那个从奔驰上走下的女生。

对于我而言，那次的偶遇几乎没有给我留下任何印象。一方面是因为橘的美貌让我觉得我们不可能有交集，另一方面是因为之后不久和妍的交往，我的生活有了妍和游戏，早已满得装不下其他。

风一面意味深长地拍着我的肩说：“你要对我妹妹好啊！她就交给你了！”一面又不时告诫我：“妍是我的朋友，你不能对不起她！”

在此之前，我的生活只有为数不多的朋友和游戏，一时出现两个女人，让我有些措手不及。风前后矛盾的话又给了我不少压力，所以在见橘的时候，我只企望她不要漂亮得太耀眼，否则我怕自己没有办法说出“我有女朋友了”这句话。结果橘在听到我颤颤巍巍地说出那句蠢话的时候，毫不掩饰地大声笑了起来。坐在操场边长凳上的我，感受着周围路人异样的眼光，低头到处找地缝。

橘解释道，她找我纯粹只是因为

那次“泥水事件”，据她说我当时的反应很奇怪，一个劲地瞪着她，仿佛她做了什么天大的错事。之后她来到寝室，越想越觉得愧疚，又觉得我有些面熟。在风联系她的时候，她想起来，曾经看到过风和我在我的班级门口说话。再之后顺理成章，通过风找到了我，然后坐在这里向我道歉。至于所谓的“我班里的帅哥”，只是风没有明白橘的意思，以为她看上我了而已。

听着橘这样解释着，我脑海里不断回放先前说的“我有女朋友了”，脸瞬间通红。橘大约是看出我的异样，几句带过也没有再提，转移话题问我和风是如何相识的。

我把在网吧里的事情一五一十告诉橘，橘饶有兴致的听着。听到风在Lost Temple上被洋“草割”的时候，橘掩嘴笑了起来，好像很解气地说道：“耶！太好了！让他一直嚣张，说自己全能。”

这样开着玩笑，气氛也缓和很多，我不停地搜刮脑子里仅有的一些遇到过的趣事。橘笑得前仰后合，大大的眼睛眯成一道好看的弧线，清脆的笑声引得人人侧目。我自然也很享受这被瞩目的感觉，何况是在校花的身边。之后我们互留了电话号码，时常闲聊些有趣无聊的话题，继续着没心没肺的青春。

在风的解释下，妍也没有对我和橘的关系多说什么。迟钝的我，想当然地以为一切都在按照正常的轨道行进，和橘的朋友关系非常美好，和妍的恋情也没有问题。那段日子，我一直都很开心。

六

我和洋、张三人在小小的茶餐厅里闲聊着，然而原本以为这会是一次美好碰面的我，却深深地失望了。

因为，大家都变了。

小小年纪就经历了那样从天堂坠地一般的变故之后，张现在的成熟让我震撼。他对人生、对社会的看法，早已脱离了同龄人，对友情、爱情，甚至是亲情看法的深刻，也远非我们这些死大学生可以比肩的。这次的碰面，渐渐成为了一次追忆会，追忆我们最好的年华，追忆那些美好单纯



的日子。那些为见到最终BOSS而兴奋，为解开一个迷题而狂喜的日子，一去，永不复返。

在欧洲，张见到了一部分国人的落魄，也见到了另一部分纨绔子弟的挥霍无度，痛心地皱着眉头，张一字一顿地告诫我和洋：“无论为了什么，除非你相信自己可以抵制所有诱惑，否则不要出国，出国不好玩，一点都不好玩。为了学习什么的我就不和你们说了，如果是为了锻炼自己，可以选择去农村吃苦，可以选择去陌生的城市一个人打拼，不能出国。如果是为了学习语言开拓视野，可以去英语角，可以在国内结交外国人，可以跟着亲戚朋友做事学习经验，可以出去旅游，不能出国。你们千万不要出国，身边有朋友想出国也要找他好好说，一定要说服他，如果他是你的好朋友。”

我和洋听完都沉默不语，也许这一刻，洋和我一样，都想起了一个人。但不同的是，洋想起的八成是风。

而我想起的，则是橘。

六月，艳阳开始爬上屋顶，夜晚也闷得人浑身不自在。

和橘相识之后，我们越聊越投机，有时只是发短信也能一直发到天亮。妍虽然知道我和橘的关系挺好，但并不知道好到这种程度。

在某一个夜晚，橘觉得发信息不过瘾，约我一起出去吃宵夜。自那之后，我和橘一同出去的时候越来越多，橘要我陪她做的事情也越来越多。有时是找家茶室聊天，有时是自称美食家有了新发现，带我去某些贵得吓人的餐厅吃饭，有时是抱怨自己的衣服不够穿，要我陪她逛街，有时是看场她想看的电影，有时纯粹只是在学校边闲逛。

这样渐渐的，我和橘一起的时间反而比和妍在一起要多，也不可避免地被不少人撞见。其中大多数是橘的朋友，也有碰到我认识的人。每当他们看看我们俩，投以疑惑的目光，然后忍不住问道“你们这是……”，橘都会调皮地伸手挽住我的手臂，然后甜甜地笑着回答“我们的事你管什么？”

一来二去，凭借橘在学校里的超高人气，流言开始四起。在高一的版本是：“你知道不？二班那个校花啊，她找了个高二的丑男！”在高二的版本是：“看到没有看到没有？就是那个！就是那个坐最后排戴眼镜的！看他那个衰样，真不知道高一那女的看上他哪儿了！”

这些流言传进我的耳里，心里有一丝怕妍误会的担忧，但更多的是一种莫名的得意，仿佛橘真的在和我交往一般。而橘则显得很无所谓，对我说：“这样才好，那些追我的就会打退堂鼓，不再烦我了”说着还会掏出手机，指着信息列表道：“你看你看，这几天无聊的消息少了很多呢！”最后还会抬头笑嘻嘻地看着我，像兄弟一样地伸手拍拍我的肩道：“而且我觉得你很OK啊，诚恳大度，比那些花瓶子好多了！抬起头啦，你很耐看的，我帮你做做造型，绝对迷倒我，回学校吓死他们！”

现在回头看看，我真的是迟钝得可以。

不久之后，我和橘一起去电影院看《星战前传2》，一个很俗气的巧合发生了。

我们抱着大桶爆米花，有说有笑地找到电影票标示的位置坐下，等待电影开场。忽然手机震动起来，我把爆米花递给橘，从口袋里拿出手机看

消息。短信是风发来的，内容只有三个字："别回头"。

我看到消息愣了愣，想起今天出来之前拜托风的事情，心里隐隐有了不好的预感。

因为很早就答应橘要来看《星战》，所以当天我拒绝了妍要和我出来的邀约。也许是做贼心虚，我还特地让风告诉妍我身体不舒服，让他找些朋友一起陪妍出去玩。当然，风是知道我和橘出来的。

听着背后不少人悉悉索索找位置的声音，我的心瞬间跳到嗓子眼，默默祈祷妍不要看到我。风的声音在后面响了起来："就坐这儿吧，反正也坐不满的。"一片同意的声音响起，包括妍的。

不一会儿电影开场了，橘紧紧搂着我的手臂，目不转睛地盯着幕布，还不时地指指幕布和我交流两句。此刻我却完全没有心思看电影，不远处传来的风和妍他们说话的声音让我觉得浑身不舒服。许久，高潮四起的电影终于落幕，橘站起来拉我着我就准备走。但我却担心亮起灯的影院里妍会把我认出来，迟迟不肯起身，借口东西掉了低头在地上瞎找。不一会儿手机震动起来，我掏出一看，是风发来的，一句"没事了"让我长出一口气，这才起身和橘走出影院。离开影院的我们一路瞎逛，走在车来车往的马路边，相互开些有的没的玩笑，大声地笑着。

夜色涂抹着苍白的天空，华灯初上，身边的车流驰突而过，留下刺眼的红色尾灯和我们打个照面，瞬间又飞驰而去。又一次在一家以前我连看也不敢看一眼的高级餐厅吃完饭，我和橘来到一幢大楼的屋顶，站在霓虹灯下俯视这座忙碌的城市。从近三十层的高楼看下去，地面上的人都成为了一个个细小的黑点，车辆们像俄罗斯方块一般在红灯来临时做着拼接的游戏。我们站在灯箱上，外侧没有护栏，我走到边缘向下张望，不禁一阵目眩。死或生，就此一步，十厘米的距离。

我们不约而同地沉默不语，地面上的喧闹无法传递到这里，那些急躁的喇叭和叫喊，我听不到。

风一股股地吹，橘的长发随着这节奏摇摆，清新的香味飘散开来。我回头看着橘的侧脸，应和着淡淡的月光，组成了一幅完美的画面。月光下的少女沉默着，任由风肆意吹拂，撩起发梢轻拍她的脸庞，这一切，真的很美。我沉浸在这美好画面中的时候，橘忽然开口道："刚才在电影院，你是为了躲人吧。"突如其来的问题让我无言以对，橘没有回头看我，微笑着继续道："我站起来的时候，看到妍了。"

我不回话，橘灿烂地笑了起来，回头看着尴尬非常的我，故作轻松道："其实没有关系的啊，你可以直接告诉我的，然后我们一起躲，一定很刺激！哈哈～"

我苍白地笑笑道："呵呵，为什么要一起躲呢，又不是偷情。"

橘闻言一怔，呆立着没有动弹，明亮的眸子一次次敲击着我的心脏。许久，橘歪嘴笑道："还好你一开始就告诉我你有女朋友了，要不然……"



忽然没了下文，我问道："……要不然什么？"

橘没有说话，而是转身看着脚下的马路，蹲在灯箱的边沿上。我走到她身边站住，一同看着细小的人们。

"你知道么？"橘背对着我，开口道："我最喜欢的，就是这种感觉，人群熙熙攘攘，我们就站在这里，十分钟，年华老去。"

我没有明白橘话里的意思，不解风情地说道："为什么？慢慢地生活下去，不是很好么？"

橘轻轻摇头，颤抖着声音道："不要……"

我在她身边蹲下，转头看着她笑道："十分钟年华老去的话，我们不早就老死在这里了？"

橘没有看我，把头埋入交叉在胸前的双臂里，呢喃道："那样才好呢……"说着抬头看着我，低声道："那样我就不会觉得时间不够了。"

橘这么说着，眼里满是落寞。

而我，不懂这落寞。

七

张语重心长地说完，我和洋相视笑笑，一同回头对张点了点头。张嘴角泛起一阵笑意，默默喝茶不再说话。

话题再次不可避免地回到了游戏上，洋问道："你在欧洲，新游戏应该第一时间都能玩到吧？"张闻言惨淡地笑了起来，摆手道："不行啊，那边的盗版没国内这么猖獗，游戏盘买得很心疼，我都是等游戏出了很久开始打折的时候再买，可能很多游戏玩到比你们都迟呢。"我和洋闻言都无语，不知道说什么才好，也低头喝茶。

这究竟是怎么了？曾经为游戏如此痴狂的我们，现在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

这时洋笑了笑，说道："还记得以前么？我们初中毕业的时候，三个人在学校门口相互约定，以后无论如何都是兄弟，绝不成为我们父母那样的人，见面就是怀旧追忆从前。"我无奈地笑着，张也笑道："当然记得，可是现在，我们不也是一样，见面了也不知道说什么好。"

我叹气道："是啊，没有游戏作牵绊，真的变了很多。"张摇头道："不，这和游戏无关"说着又点起一

支烟，“该变的，迟早会变，没有什么是永恒的。”

从楼顶下来，我和橘一路无话，在宿舍区门口相互道别，我向寝室走去。

刚回到寝室，就见风正双手叉在胸前盯着我看。我被看得有些发虚，躲开他的目光走到自己床前，边放包边说：“怎……怎么了……？盯着我看干嘛？”

风长长地叹口气，走到我身后道：“你怎么不早告诉我你们是去看电影了？”我不知道该说什么，低头在床上假装理东西，背后被风火辣的目光点得火热。风追问道：“还有，你不是告诉我你是和橘去逛街的么？怎么会去看电影？”

我狡辩道：“看……看电影有什么，这不是很正常么，普通朋友一起去看个电影。”

风有了些火气，大声质问着：“有什么？你就不会想想如果给妍看到了，她会怎么想么？”说着一把抓住我的肩把我转过来，怒视道：“普通朋友会在看电影的时候相互搂搂抱抱的？普通朋友会一起出去看个电影非要骗自己的女朋友么？普通朋友会没事天天在外面一起玩到半夜么？”

我面对这样的质问无话可说，只能强词夺理道：“你有什么资格这样说我，也不看看你自己，换女人跟吃饭似的，切！”说着打开肩上风的手，顾自在床上坐了下来。风被我的反击弄得语塞，伸手指着我气得说不出话。我赌气地回头不看他，直愣愣地盯着黑漆漆的窗外。

许久，风和我都冷静下来，风叹口气，坐在我对面的床上，拿出一支烟点了起来。我瞟了眼风，见他低头抽烟，咬牙道：“那个……风……对不起，刚才我过分了……”

风闻言抬头看看我，尴尬地笑笑道：“没事……也许你说的对……这件事情上，我没有资格说你……”认识风一年多时间，我是第一次见到风如此消沉，当下也不知道说些什么，只是低头坐着，沉默地坐着。

当天晚上，我躺在床上想理顺杂乱的脑子。这几个月来，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实在太多了，我就像RPG主角，面对众多纷杂的选择不知所措，生怕一步走错就无法看到完美结局。反复思索着我和妍、橘之间的关系，那一刻的我，实在无法准确地说出自己究竟是怎么想的。妍是个好女孩，虽然平凡，但平凡如我不也应该选择一个平凡的人一起生活么？橘对我而言，是一个太过高深的存在，她的生活、她的名气、她的家境和美貌都使她显得那么地高不可攀。我一直无法明白她为何会与我这个不起眼的宅男有如此深厚的友谊，甚至不明白那朦胧的感觉究竟是不是友谊。她的音容笑貌时时刻刻占据我的头脑，那些模糊的语句我根本不能参悟，是投机的话语？是无心的消遣？抑或，有那么一丝的爱慕？这让我想起刚认识张的时候，在他那隐藏着无数美好的游戏室里，我看到了那些从杂志图片上才能见到的主机。而当我回到熟悉的家中，等待我的仍然是那台破旧的FC。此时的橘，就像忽然出现在我面前的一台崭新的Xbox，老板和蔼地笑着说“拿去吧，送给你的”，然而我却犹豫不止。

幸福来得太快，不是我不想把握，而是无力争取。

忽然枕边的手机震动起来，我伸手拿到面前，是橘发来的消息。

“高三的一个男生最近一直在和我联系，我们也出去过两次，他人很好，我决定接受他。”我还未来得及反应，手中的机器再次震动，我忙不迭打开消息，发信人是妍。

屏幕上残酷地显示着那行我到如今都无法忘却的文字：“我都知道了，风在，我不好多说。橘会对你很好的，她比我优秀太多了。我们分手吧。”

鼻尖忽然有些酸楚，我知道自己自食其果，但未免也太直接了。头下的枕巾早被浸湿，这是个Bad Ending。

美好的回忆一幅幅出现在屏幕上，在BOSS倒地的一瞬间，陪伴主角的花瓶一同破碎。STAFF从底部缓缓上升，英雄头也不回地走进渐渐变黑的画面里，孤寂地独自生活下去。

我回到橘的消息里，按下回复，打下一行字：“恭喜你，祝你幸福。”

不一会儿，橘回信了。

“我们还是朋友，对么？”

我无法抑制奔涌的泪水，在漆黑的寝室里，妍似乎还在和我打着电话，一起商量周末去哪家便宜又好吃的小店“奢侈”一回。每当这样的时刻，妍都会一面责怪我不会照顾自己，一面让我把换下的衣物拿到楼下给她解决。在别人面前死命地夸我，和我独处的时候却唤我“白痴”。看到我低头发消息，也只是瞟一眼，知道是橘发来的就不再多问。每次风拿我和橘的关系开玩笑，妍总是故作轻松地说对自己有信心，对我也有信心，然后挽住我的手臂，腻腻地说上一句“他才不会背叛我呢”。

橘的消息也从不停歇，时而平常时而暧昧。每周都买上一大堆零食，站在男生宿舍门口手忙脚乱的抱着大包小包呼喊我的名字。不停地提醒我要多吃水果，接着把昂贵的火龙果和车厘子洗净，分成精致的小块放在盒子里让我下来取，上面还画上几颗消瘦的桃心。和橘出去游玩时那些嫉妒的眼神仿佛还包围着我，四起的流言让橘开怀大笑，却又用行动不断加深那些误解。

那样的情景，随着我无尽的犹豫，或许今生都不会再次出现在我的生命里。

我抹干泪水，回道：“对，我们还是朋友，永远的朋友。”

我面对对话框里的选择思虑再三，却忘记了，高难度的游戏中，选择是有时限的。

而且现实不能SAVE，更无法LOAD。

八

巨大的都市就像一个钢筋铁骨的原始丛林，衣冠楚楚的人们表面上相互彬彬有礼，背地里却进行着最最原始的互相诅咒。茶餐厅里人声鼎沸，进出的人络绎不绝，我和张、洋坐在正对大门的角落，有一句没一句地聊着。

说完近况，聊完游戏，结束追忆，我们之间的话题彻底枯竭。三人兴致缺缺地坐着，偶尔蹦出的某些个话头，都在几句不成功的交流之后偃旗息鼓。

对人事的观点上，张无比实际，洋则仍然怀有很多美好的梦想。进入



大学的这些年，我也遇见了不少之前觉得匪夷所思的事情，多少对今后的路有些迷茫。

谁又不迷茫呢？

忽然，诺基亚经典铃声响了起来，张掏出手机看了一眼，抬头对我们歉意地笑笑，回身低头接起了电话。满嘴的英语我们一句也没有听懂，我想起学了不知多少年的这门异国语言，忽然觉得啼笑皆非。

不一会儿，张挂下电话回过头来，尴尬的笑道："实在不好意思，一会还得和爸妈去一些人家里走走，我得先走了。"

这个"一些人"，我和洋隐约也猜到会是谁，现在张一家能够平安地回到国内，一定是有旁的原因。见不好挽留，我起身圆场道："那，洋，我们也走吧，时间不早了，你还得陪你女人吧。"

提起洋的女人，他咧嘴笑了起来，一同起身道："嗯，走吧，一会到交通高峰就难走了。"

招呼服务员买单，张死活要请客，被我和洋很默契地制止了，两人分摊了这笔不多的费用。我们各自拿起自己的东西，向餐厅门走去。

走出餐厅，我和橘对视一眼，此刻的对视已经和数月前不同。虽然就在眼前一臂的距离，我只要伸手就可以揽她入怀，她也大可像从前那样笑盈盈地挽住我的手臂。但我们却无法那样做。

橘最终还是找了个她口中的花瓶子，不诚恳，也不大度，是个仗着俏脸到处鬼混的垃圾货色。为了这个男人，橘把一切都给了他，换来的却是无尽的痛苦。无数关于那个男人的不好言论萦绕在橘身边，每天都有人对着她指指点点，她早已成为又一个可怜而可笑的受害者。人群就是这样，从不在乎当事人的感受，因为在他们的眼里，这些都不过是茶余饭后的消遣话题罢了。

看着橘日复一日地消沉，我完完全全束手无策，安慰也好，气愤也罢，都不能改变她莫名的坚定。"不要去找他，我求你了，不要为了我去找他。"橘的眼眶闪着泪光，这样扯着我的袖子恳求我。

对我而言，橘太重要，任何一丝对她的伤害都让我心痛。数次激起想要找那男人理论的念头，都被橘硬生生拦下，我也只能叹气低语："这是你的事，我听你的。"

天意，一定是天意，橘找到了男友，我失去了挚爱，即便我并不清楚，这挚爱究竟是妍，抑或是橘。

回忆起和橘漫无目的地游荡在嘈杂马路上的情景，我和橘都不禁失笑。我们无所不谈无所不说，也许只有朋友才可以这样，如若我们真的交往，那样的美好或许也没有存在过。站在餐厅门口，我们相互看着对方，不知道接下来该做什么。

橘的手机响起，她看到屏幕上显示的名字，把手指放在唇前向我做了个噤声的动作。那个男人自己的私生活一塌糊涂，对橘却管制得很紧，无论橘多少次向他表示她不能失去我这个朋友，他也不同意我们单独见面。

橘低头不停地"嗯"，原本飘逸的长发早已剪去，垂到耳根的秀发虽也美丽，但已是另一番味道。

我面临着高三，橘受到管制，我们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再见面的机会，恐怕已经寥寥无几。

许久，终于结束了说教的花瓶子挂了电话，橘惨淡地笑笑，用轻快的语气对我说道："好了好了，时间不早了，一会到了交通高峰就难走了，你快回去复习吧，我会帮你加油的。"橘笑着，夏日血红的夕阳抚拭着她细致的皮肤，每一寸都泛起奇特的绯红。我忽然有些目眩，这个留着利落短发在阳光下微笑的少女，在她身后被夕阳拖长的影子里，曾经在月光里沉默的女孩幽幽地注视着我。这两个看起来已经毫不相关的画面在我脑海里交织起来，一丝一点地蚕食我的记忆。数月里巨大的反差让我胆寒，我曾以为永远不可能抹去的印记，在此刻开始淡薄。我知道，没有任何东西是不可抹去的，风撩长发的橘也好，平凡却动人的妍也好，玩世不恭的风也好，都会随着时间的消逝，在我脑中所占的空间越来越小。所有的画面都会渐渐模糊，直至我将它们遗忘。

橘的声音将我拉回现实，我尴尬地挠头，讪讪道："嗯……好吧。"

"那……就先这样了……？"橘脸上笑容不再，大大的眼睛失去昔

日逼人的光彩，无数不舍占据她的眼眶，颤抖着声音轻轻问道。

"嗯……"我回过头去不看她，眯起眼睛看着远处的夕阳，没有地平线，它将如何离开这个世界呢？"就先这样了。"

和橘道别之后，我的手机收到一条消息，是风发来的，让我去学校旁我们时常聚会的火锅店，说也叫了洋大家聚聚，他有些事情要说。

来到火锅店，老远就见到正顾自抽烟的风。见我进来，风咧嘴摆出他的招牌笑容，招手示意我过去。洋正从网吧过来。和风开了会无关痛痒的玩笑，我正色道："你说有事说，什么事啊？"

风摆摆手道："一会再说，先等洋过来，今儿我们好好喝一次。"招呼服务员上酒上菜的当儿上，洋到了，三人没有多说，大块吃肉大口喝酒，高声谈笑着，引得众人侧目。这时的我们还多少有些年轻的影子，并不在意其余客人此起彼伏的抱怨，只管自己快活，在酒精和烟碱中消磨着自己最后的青春。成箱的酒被不停地搬到桌角，不久之后变成一箱箱空瓶。风是山东人，洋老家在东北，两人的酒量都很好。我则不胜酒力，大部分时候只是看着他们一杯杯地灌，偶尔三人一起大合唱一下。

酒过多旬，我们都多少有了醉意，风让服务员关掉锅底的火，忽然脸色沉凝起来，看了看洋，又看看我。我明白了风的意思，放下手中的杯子，静静的等待风开口。

半晌，风低声道："昨天晚上，家里人和我谈过了，准备把我送出国。"我和洋都没有说话，风继续道："如果签证顺利的话，下个月初就走。"

三人陷入长时间的沉默，风靠在椅背上，认真地玩着自己的鬓角。洋盯着空空的酒杯，手指不停敲击着桌面，仿佛在敲打手柄。我也不知该做什么，风拿起桌上的烟，分别给我和洋都丢去一支，自己也叼上一支。

这是我人生第一次抽烟，外烟呛口的烟雾刺激我的鼻腔，一点点燃尽生命。

丢掉烟头，我们默契地把杯子满上，又开始一轮鏖战。无数酒精冲刷我的肠胃，一股没来由的恶心冲向口腔，我低头哇的一口吐了出来。

那晚，我记不清吐了多少次。

九

走到餐厅门口，我和洋向张道别。张显得非常绅士，礼貌得有些过分，一种强烈的隔阂感油然而生。

看着张渐渐远去的身影，洋苦笑着对我说："变化真大。"

"是啊，"我从口袋里掏出烟，分给洋一支，"我们也是。"

我们低头抽着烟，快步走向地铁站。多年前那个夜晚那种刺鼻的烟味再次环绕住我，心里满是失落，胃也跟着抽搐起来，仿佛酒精也顺着时光隧道流进我体内。来到地铁站，拥挤的人流险些将我和洋分开。我们丢掉手中的烟头，沉默得像是两个要去完成任务的刺客，正一步步走向暗杀对象。

当《终极刺客2 沉默杀手》终于搞定了它恼人的bug的时候，风已经远去英国，我和洋则刚刚升入高三不久，日复一日地淹没在题海之中。

九月的一天，我像往常一样懒洋洋地结束一天的课程，正收拾东西准备回寝室，忽然手机震动起来。橘发来消息，说要见我。我喜出望外，自从七月的那次碰头之后，我和橘再也没有碰过面。她已经有了她的生活，我不再是不可或缺的那个人，已经有其他人代替了我的地位。

来到学校后的住宅区内，我漫步走到一张约定好的长凳边坐下。不久，失魂落魄的橘出现在我的面前。看到橘脸色苍白的样子，我的心纠成了一团麻，急忙起身几步走到她面前。

橘抬头看了看我，有些发白的嘴唇艰难地挤出一个笑容，眼眶里泛着点点泪光。我的鼻子不住发酸，一把将橘搂入怀中。橘的身体紧紧绷着，不久又渐渐松弛下来，双手从我的背脊缓缓上爬，抓住我的肩膀将头深深埋在我的胸前，低声啜泣起来。我没有问任何问题，只是这样抱着橘，任由她的泪水浸湿我的衣服，等待她平静下来。

许久许久，橘终于停止啜泣，在她起身的一霎那，我从她的后颈看到了淤血的痕迹。一股烈火燃上我的心头，强烈的愤怒瞬间占据我的大脑。我一把抓住橘盈盈一握的肩膀，咬牙道："他打你。"

橘闻言泪水再次汹涌而出，死命拉住我的衣服大声哭喊着："不要动怒……你不要生气啊……我已经看轻了……真的！我已经看轻了！"

我压抑满腔的怒火，闭上眼睛听着橘不住的哭喊，总算抑制住杀人的冲动，睁眼严肃地看着橘道："分手了没有？"

橘奋力地点头，眼里的泪水随着头的摆动飞扬出来，在空中连成美丽的水链，滴滴答答地散落在地上。

那天，我陪橘一直聊到深夜，她时而哭泣，时而仿佛又想起某些幸福的镜头，嘴角泛起一丝笑意。话题慢慢离开那个男人，橘的心情也逐渐好转，时不时地开始与我开些玩笑。看到橘走了出来，我心里稍安，不停寻找轻松的话题，尽量使她忘记一些什么。不知不觉，时钟已经指向12点，小区里的灯火逐一熄灭，夜，来了。







终于注意到这点的我们赶回学校时，校门已经紧闭。我摸摸口袋里的钱包，里面装着刚刚能表示我成年了的身份证。橘紧紧拉着我的手臂，仿佛我是一根救命稻草，只要一放手一切都会毁灭一般。

我们去便利店买了些零食，橘拿了一瓶红酒，然后漫步走到小小的旅馆里开了一个房间。我的劝阻没有起到任何作用，橘趁着我洗澡的当儿把一瓶红酒全部灌了下去。当我擦着头发走出浴室的时候，看到的是橘半解衣衫躺倒在床上的情景。

听着意识开始模糊的橘呼唤着我的名字，间隔还夹杂一些听不清楚的语句，我像是被施了法术一般，不可抑制的作出了错误的决定。

一夜无梦。

第二天我醒来的时候，橘已经不在了，就像言情小说一般地留下了一张字条，上面除了秀气的字，还有一些被浸湿过又干涸的痕迹。我一行行地读着字条，泪水再次无法控制，如断线的项链一般垂落下来，读到最后一行，我再也忍耐不住，放声大哭起来。

"我欠你的实在太多，现在的我早已不再纯洁，只能这样多少弥补一些什么。如果十年后的今天，你我都是单身的话，我们结婚吧。"

十

买好地铁票，我和洋跟着蠕动的人群慢慢走进站头。脚下传来列车呼啸驶过的声音，站在去地下二层的电梯上，洋回头问我去什么方向。

"我要转乘2号线，学校在浦东。"我平淡地答道。

洋笑了笑，伸手拍拍我的肩膀，用《蜀山传》里的台词回答我："浩然天地，正气长存！"

"虽有百年之交，也要各奔前程！"我笑着回应道。

这一刻，无需多言。

大约一个月之后，橘再次联系了我。在这一个月里，我疯狂地拨打橘的号码，回答我的只是空洞的提示音，橘一个也没有接听。

再见到橘，她齐肩秀发已经烫成了俏皮的小波浪，心情看来好了许多，笑容隐隐恢复了往日的灿烂。坐在某家咖啡厅里，橘一刻不停地问我关于高三的事情，我微笑着一一作答。橘似乎对高三有着不小的兴趣，我有些好笑地说道："急什么，一年后你不就都知道了。"

话音刚落，橘的脸色就有些阴沉下来，转瞬又恢复了笑容，腻声道："是啊是啊！十年后的老公~"

我看出不对劲，追问再三，橘终于叹着气说出了实情：她年底就要出国，目的地是加拿大。

我闻言当场愣住，半天没有了反映，机械地问道："去……留学？"

橘拿着杯子里的调羹不住地搅拌，低头看着咖啡色的漩涡摇头道："不，移民。"

我呆若木鸡，"移民"两个字像两把飞刀深深刺入我的心脏。

张走了，风走了，橘也要走了，而且是永远不会再回来的移民，只剩下我和洋苦苦守候着几个月后残酷的高考。接下来的日子会有多么枯燥甚至恐怖，我已经不敢想象。他们的决定太过残忍，就像一次预谋已久的突袭，我被打了个措手不及。

那天后来聊了些什么，我已经完全记不得了，记忆里只剩下那最后一次看到的橘的笑脸，那只不停搅拌的钢制小勺，还有那无穷无尽的咖啡色漩涡。

那所谓的十年约定，岂不是一个笑话？

我没有问，橘也没有说，我们有一句没一句地聊天。时间飞快飞快，我来不及将眼前人牢记，她已离去。

在那之后，我整日埋身题海，偶尔和洋去游戏厅苦中作乐一番，没有再交一个朋友。

那日之后，我再也没有见过橘，她换了号码，走的时候也没有让我去送，就这样静悄悄地走出了我的生命。只剩我一人，苦苦守候着那个可笑的十年之约，约定里有橘、有风、有张、也有妍。夜晚和白天的两个橘时刻盘旋在我脑海里，但可笑的是，我只记住了瀑布般的长发，利落的短发和俏皮的卷发，橘的样貌，却越来越模糊，让我再也想不起来。而连接这一切的游戏，也亦步亦远，对我再也没有了致命的吸引力。这一出游戏引发的大剧，还未到达高潮，却早已曲终人散。

洋乘坐方向的地铁进站了，他回头看着我，低声道："那么，散了吧。"

我点点头，"散了吧。"

洋的背影消失在人群中，我也背转身去，一步步走向喧闹的世界，再也不回头。

你知道么，我最喜欢的，就是这种感觉，人群熙熙攘攘，我们就站在这里，十分钟，年华老去。

橘这样说着，眼里满是落寞。

我，不懂这落寞……

About Your Stories

这本书由国内游戏从业者、撰稿人、玩家、网络作者共同创作，是《游戏·人》献给国内游戏人的一份心意。身为游戏人的你，曾经关注过发生在自己身边的故事吗？我们也期待你会将自己在游戏生活中的经历、见闻、幻想等等写下来，投稿给我们和所有的游戏人分享。欢迎新老作者加入今后《游戏·人》的游人小说创作行列，在这个圈子里，我们为游戏人而写作。

投稿题材不限，与游戏人生活有关的故事和幻想作品均可，（回车体诗歌要是自认写得好也可以发来试试，呵呵）文章请以纯文本形式发送到：

novel@vip.163.com

投稿须知1：投稿人必须拥有所投稿的文章之完全著作权，该文章不能以任何形式预先在其他媒体（包括网络媒体）发表。

投稿须知2：投稿来希望在第2季刊登的小说，请尽量避免和第1季情节雷同，and，请尽可能避免主角或主要配角“得了某种治不好的病”、“被迫分手”和“临终”这种情节安排，OTL。^-^

对于这本书的意见和建议，也欢迎您通过上面的邮箱发给我们。



GAMER ORIGINAL STORIES Epilogue

感谢你读到这里！

这套小说集不定期出版，我们持续向国内游戏圈各界人士征集不同风格的故事。下一季你将读到更类型更丰富、内容更精彩的小说，以及——各位读者对本季小说的反馈。

第2季出版日期请关注《游戏·人》和《游戏机实用技术》预告。

游戏人 小说版

一站又一站的演出
一次又一次的付出
马不停蹄的旅途
不能回头的路
忙也忙不完的忙碌
签也签不完的名字
我站在舞台中央
感到如此孤独

我的明天，是否依旧
在名利的追逐中不能回头
我的明天，是否能够
在平淡的生活中重新来过

仿佛是昨夜的梦
我又回到了最初
回到了你的身边
陪着你吃苦享福
梦醒之后回到现实
在掌声欢呼中沉浮
黑压压人群之中
我在寻觅你的影子

我的明天，是否依旧
在名利的追逐中不能回头
我的明天，是否能够
在平淡的生活中重新来过
我的明天，我的所有
换一个最初的你和最初的我

by 郑智化 @ 1993



ISBN 7-88618-115-8
9 787886 181153 >

本手册随光盘附赠不能单独销售